思無邪匯寶

拾伍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肉蒲團

清・情隱先生 編次

思無邪滙寶 ㊗㊄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肉蒲團］

／清・情隱先生 編次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為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為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拾伍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㊉㊄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肉蒲團」

清・情隱先生 編次

《肉蒲團》出版說明

元朝致和年間，有少年書生未央生貌美聰慧，立志淫遍天下美色。偶至括蒼山，布袋和尚勸其參禪修心。不聽，乃贈一偈：「請抛皮布袋，去坐肉蒲團。須及生時悔，休嗟已蓋棺。」預言未央生由肉蒲團上悟道後，將至括蒼山尋歸宿。未央生探知鐵扉道人之女玉香有絕色，入贅其家。玉香受其父道學影響，不解風情，生以春畫誘發其情慾。後因翁婿不合，藉離家遊學爲名，一心覓天下美色。途中，巧遇豪傑賽崑崙，暢談風月之事，頗相契，結爲兄弟。生借寓廟中，特備一名冊，專記拈香美女。一日遇三名佳麗，不知其姓氏，頗悵然。未央生曾託賽崑崙代覓女色，賽譏其陽物不偉，無以取悅女性。生後訪得一老道，以狗腎改造陽具，並習得採戰之術。賽爲生介紹美女豔芳，乃趁其夫權老實外出，與之勾搭。豔芳以鄰醜婦試生能耐後，始成歡。十日，權老實歸，得悉姦情。因懼賽崑崙威勢，售讓其妻。生與豔芳乃賃屋同居。不久，豔芳有孕。未央生穿窬與秀才繼室香雲繾綣。香雲又代爲介紹表妹瑞珠、瑞玉、及寡居姑姑花晨。三女正是未央生廟中所見之佳麗。五人常聯床爲歡。權老實爲報未央生奪妻之恨，伺機至鐵扉道人家賣身爲僕，得娶丫鬟如意，又與玉香交歡成孕。恐事發，三人相偕而逃。半途，玉香小產。權老實將主婢賣至京城娼館後，天良發現，乃皈依布袋和尚門下。玉香從老鴇顧仙娘處學得房中絶技，豔名動京師。瑞珠夫臥雲生、瑞玉夫倚雲生，將玉香包養寓中，香雲夫軒軒子亦沾惠。歸家後，各對妻子盛誇風月妙處。未央生聞知，欣然前往。先返鄉，鐵扉道人謊

報玉香病死。生赴京至娼館，玉香窺見夫來嫖己，情急羞愧自縊。生遭衆嫖客毒打。後視屍首，方知是己妻。至此，未央生始思布袋和尚果報之勸。赴括蒼山，請布袋和尚剃渡爲僧，法名頑石。與權老實同門，方知玉香事始末。生雖落髮，猶屢爲肉慾所苦，乃揮刃自宮，斷絕淫念。後賽崑崙至，謂已殺豔芳及所通之僧。經布袋和尚點化，亦皈依佛門。

* * *

《肉蒲團》又稱《覺後禪》、《耶蒲緣》、《玉蒲團》、《鍾情錄》、《巧姻緣》、《風流奇譚》、《野叟奇語》、《循環報》等。除《覺後禪》爲原書副名外，其他各名，都是在此書遭禁後，出版者爲逃避官方禁毀另立的新名。本書署「情癡反正道人編次」、「情死還魂社友批評」，又有「西陵如如居士」的序。「情癡反正道人」爲此書作者，「情死還魂社友」爲此書評者。然此書末回回末總評云：「知我者其惟《肉蒲團》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團》乎！」則可知批者實即作者。劉廷璣《在園雜志》（康熙乙未—一七一五年—序刊本）謂「李笠翁漁，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創詞皆極尖新。」（卷一）此爲最早指明李漁（一六一一～一六八〇）爲《肉蒲團》作者之記載。按劉廷璣是康熙年間少數關心小說的文人，《在園雜志》記載他讀過舊時出版的大量小說，加以分類和批評。他曾支持友人呂熊（約一六四一～一七二二）創作《女仙外史》，除若干評論外，又於康熙四十三年（一七〇四）爲此書寫下「江西廉使劉廷璣在園品題」二十則。故孫楷第在〈李笠翁與《十二樓》〉中談及《肉蒲團》爲李漁所作事，謂：「劉廷璣是康熙時人，距笠翁甚近，所言當屬可靠。雖只此一證，可爲定讞也。」（《滄州後集》頁一八六）德國 Helmut Martin（馬漢茂）之博士論文《李

漁》從版本、文體和辭彙等方面證明李漁是《肉蒲團》之作者。沈新林〈《肉蒲團》作者考索〉一文中，從《肉蒲團》的創作主旨、書中意象、語言風格等各方面和李漁的其他作品比較，亦認為《肉蒲團》應是李漁所作。（參《明清小說研究》一九九〇年第一、四期頁二四七-二五九）韓南、崔子恩、太田辰夫和飯田吉郎等，皆曾有研究，肯定《肉蒲團》為李漁之作品。學術界中雖然有人不贊成此一見解，但沒提出有力的反證。

李漁初名仙侶，字謫凡，一字笠鴻，號笠翁、湖上笠翁、笠道人、覺道人、覺世稗官、隨庵主人、新亭客樵等；族人稱之為佳九公，外間則稱之為李十郎。浙江蘭溪人。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一一）八月初七生於江蘇雉皋（今江蘇如皋），清康熙十九年庚申（一六八〇）正月十三卒於杭州西子湖畔寓所，為清初著名之戲劇家、小說家。

李漁小時隨父親如松、伯父如椿在雉皋行醫，童年即能詩詞。十九歲父親病逝，隨後返故鄉婺州蘭溪。二十五歲應童子試見拔。二十七歲入金華府庠。以後屢應鄉試不獲。順治二年（一六四六）清兵攻克金華，李漁返故鄉「歸學農圃」。順治八年李漁四十歲，離家鄉去杭州以刻書賣文為生，居杭十年，寫下傳奇《玉搔頭》、《憐香伴》、《意中緣》、《風箏誤》、《蜃中樓》和小說《無聲戲》、《十二樓》等。順治十七年前後，因政治原因移家金陵。在金陵他營造住宅芥子園，並以芥子園為名經營書舖，刊刻畫譜及戲劇小說等類書籍，以精雅出名。又建家庭戲班至各地演出，由姬妾粉墨登場演出他寫的傳奇。「二十年來，負笈四方，三分天下，幾遍其二。」（《一家言全集》卷三〈上都門故人述舊狀書〉）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李漁得浙中當道之助，回居杭州，於西湖雲居山東麓建家居「層園」，三年後即卒於寓所。李漁著述甚多，有《李笠翁

十種曲》：《憐香伴》、《風箏誤》、《意中緣》、《蜃中樓》、《凰求鳳》、《奈何天》、《比目魚》、《玉搔頭》、《巧團圓》、《慎鸞交》。小說《無聲戲》、《十二樓》、《肉蒲團》、《迴文傳》等，又有詩文集《李笠翁一家言》、《閒情偶寄》、《齠齡集》。此外他還評選刊印《名詞選勝》、《笠翁詩韻》、《笠翁詞韻》、《資治新書》、《古今尺牘大全》、《尺牘二徵》、《新四六之初徵》、《綱鑑會纂》、《明詩類苑》、《列朝文選》、《古今史略》、《千古奇聞》等。

《肉蒲團》有西陵如如居士序，各版本或作題於「□酉夏五之望」，或作「癸酉夏五之望」，或作「丁酉夏五之望」。按「□酉」有缺文，可據考者惟「癸酉」、「丁酉」兩年號，配合李漁生存時代，「癸酉」可能是崇禎六年（一六三三），或為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前者李漁二十四歲，還缺乏創作《肉蒲團》的條件，後者則李漁已棄世十二年了。「丁酉」則是順治十四年（一六五七），李漁四十八歲，家住杭州，以印書賣文為生，且創作了小說《無聲戲》和《十二樓》及傳奇多種，並和當時的著名文士來往甚密。吳偉業（一六〇九～一六七一）《梅村家藏稿》卷十六〈贈武林李笠翁〉詩曰：「家近西陵住薛蘿，十郎才調歲蹉跎。江湖笑傲誇齊贅，雲雨荒唐憶楚娥。海外九州書志怪，坐中三疊舞迴波。前身合是玄真子，一笠滄浪自放歌。」此處「家近西陵」使人想起寫〈肉蒲團序〉之「西陵如如居士」，序中謂《肉蒲團》作者為「情隱先生」，是即署名編次的「情癡反正道人」，批評的「情死還魂社友」。四個名字令人眼花撩亂，恐也只是李笠翁一氣化三清的把戲了。目前所知，最早提及《肉蒲團》的是《繡屏緣》第六回回末總批，謂「若是《肉蒲團》，便形出許多賤態矣」云云。〈《繡屏緣》序〉署「康熙庚戌端月望弄香主人題」，康熙庚戌（九年，一六七〇）前《肉蒲團》已流行。

出版說明

有清一朝，屢有書禁，首當其衝者除政治有關書籍外，就是所謂「瑣語淫詞」的小說戲劇。李漁生前，順治九年（一六五二）、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皆申書禁。他的《無聲戲・二集》，且曾於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被牽入政治風波中。《肉蒲團》出版後亦可能遭禁。《在園雜志》論及時即將它歸入「悉當斧碎棗梨，遍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卷二）小說之列。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御史伯依保奏禁小說，道光二十四年浙江湖州府知府禁淫詞小說，蘇郡設局收毀淫書公啓，同治十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等書目中，《肉蒲團》皆赫然在列。然此書屢禁不絕，只是更換書名，地下流通。《肉蒲團》版本極多，而初版未見。據目前資料，此書初版應有西陵如如居士丁酉序。全書二十回不分卷。第一回類似楔子，又只有議論而沒有故事情節，故沒有回目；此回回目是後來加上的。韓南以為《肉蒲團》原來半葉八行，行二十字，和李漁的其它小說《無聲戲》、《連城璧》等一樣。第十二回未央生和玉香交媾一段，若干版本錯簡兩葉六百四十一字，而原本不錯。又原來除回末總批外，又有若干眉批（參韓南，〈論《肉蒲團》的原刊本〉，將刊載於《書目季刊》第二十八卷第二期）。《肉蒲團》版本甚多，此次以下列六個版本作校。

㈠底本　扉頁上方題「繡像風流小說」（「繡像」兩字漶漫。而此版實無「繡像」），下分三欄，中欄較大，書「肉蒲團」，右欄題「情隱先生編次」，左欄為廣告式自我推銷，謂「小說以勸懲為主，然非風流跌蕩，不能悅觀者之目，非謔浪詼諧，不能解聽者之頤。此書一出，天下無愁人矣，洛陽紙貴，奚止十倍哉。」〈肉蒲團敘〉題「□西夏五之望」。目錄第一回回目作「詞云，大春宮」，而正文則第一回無回目。目錄頁有絲欄，回目多有錯字，與正文內回目不同，可知

目錄頁爲後刻補上的。正文二十回不分卷，惟首頁首行作「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卷之一」。正文爲寫刻本，半頁九行，行二十五字。韓南指出，此本第三回回末批之末句，實由第十四回錯簡混入。第十二回未央生玉香交媾一段，又錯簡兩頁（上引文）。又第十回第六頁正面「眞要同我睡未央生道怎麼不」十二字空出。日本《舶載書目》寶曆甲戌年（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九番船持渡小說三十部」中有《肉蒲團》（頁十三），記錄中雖有若干誤抄文字（如衍「二十回」爲「二十四回」，誤「目」爲「日」之類），然就我們所知《肉蒲團》，可知爲此一版本。是知此版之印行，應在乾隆十九年前。此本頗有錯字，然在諸刊本中出現最早，亦最完整，故以爲底本。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均收藏，北京吳曉鈴及巴黎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亦各有藏本。此次據班文干藏本作校。

㈡雙抄本　此爲日本抄本，藏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序〉署「丁亥夏五之望」。目次首正文第一回回目均作「止淫風借淫說法，談色事就色開端」。書計二十回，不分卷。首回首頁首行作「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此書除第十一回外，有回末總批，與底本同。第三、第十四回回末批最後一段底本錯簡處此本沒錯。可據以校勘改正。第八回底本回末批失去一段，亦可據抄本補。然第十九回回末總批抄本不全，可據此本補入。此本又有眉批及行間夾批。行間夾批數量不多，爲抄本核對他本之校記。眉批除校記外，還有日人所寫的注音、釋詞、校正誤字等。而最可貴者是有關內容之評論七十條。據韓南研究，這些是《肉蒲團》原書的批（上引文），甚可珍貴。故此次亦據以收入校本中。韓南以爲此抄本可能據原刊本抄，故除保存有各種版本所缺眉批外，回末批亦較他本完整。第十二回正文且沒錯簡。然抄者程度不高，錯別字

觸目皆是，第十八回頁七正面、第十九回頁二正面皆漏抄一字，第十回頁九處欠一葉，第二十回頁三處起欠五葉。第十六回錯簡嚴重，可能是裝釘成冊時造成的。此本第二十回末結尾部分文字與底本有異。此本總體而言，雖較近原本，但錯字太多，而多缺頁，故不宜作底本，而爲此次主要校勘本。抄本半頁九行，行二十字。

㈢木活字本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及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均有藏本，此次據哈佛藏本校勘。此本扉頁框線上横書「情隱先生編次」，框內標「增像肉蒲團」、「活字處擺印」。接下〈序〉，題「癸酉夏五之望」，次目錄，題「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目錄」。卷一、二、五、六各三回，卷三、四各四回，計二十回書，有人物圖像十三幀，末有一隸聯：「天道禍淫，此說原爲淫者戒；吾心本善，斯書僅與善人看」。首回回目目錄頁作「情癡反正道人編次，情死還魂社友批評」，正文此回無回目，四週單邊，版心單魚尾，白口，上卷次，中回次，下頁次，卷一、二、三、五首頁首行題「覺後禪」及卷次，卷六則作「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惟卷四漏刻書名。此本半頁十二行，行二十一字，據太田辰夫及飯田吉郎的研究，謂此本「寧」作「甯」，避道光諱，可證是道光後（一八二一）刊本（《中國秘籍叢刊》，東京，汲古書院，一九八七，頁一五〇-一五二）此本誤字甚多，如目錄「道學翁」作「道士翁」，「循情面」作「回情面」、「誇長技」作「誇長枝」、「一番」作「一潘」、「穿窬」作「穿踰」、「浪揮金」作「浪輝金」、「破釜」作「破斧」、「歡娛」作「歡悞」、「無銀」作「無眼」、「得便宜」作「傳便宜」、「償」作「賞」、「兩處」作「到處」、「香閨」作「着困」、「將」作「於」、「禪壇」作「禪擅」、「相逢」作「想逢」等。更可笑的是「良朋刮目」四字，木活字本作「此處請查對」，可想像四字在底本中缺去，整理者

批明「此處請査對」而手民不明就裡照檢字，才會出現這樣的怪現象，此回正文回目亦誤作「此處請査對」。木活字本除訛誤滿紙外，亦刪去不少文字，尤以第十四、十七、十九及二十等四回最多。此本第十二回末央生玉香交媾處如底本一樣錯簡，底本第三回第十四回回末批錯簡處此本亦然，第八回回末批闕文亦與底本相同，故知木活字本乃據底本刪削排印者。

(四)鳳山樓本　此本高羅佩原藏，現藏荷蘭萊敦大學漢學院圖書館。扉頁正中署「肉蒲團」，版框上標書「一名覺後禪」，框內右欄上題「步月主人訂」，右欄題「鳳山樓梓」，無西陵如如居士序。次目錄，分四卷，卷五回，回目改爲七言八言聯語，然正文內回目則多與底本同。第一回回目爲「止淫風借淫事說法，談色事就色慾開端」。正文四週單框，版心作「肉蒲團」，單魚尾，下標卷次回次，下標頁次。半頁十行，行二十八字，此本之刪節較木活字本更多，回首詩詞及回末總評或有或無。回末總批即保存，亦多刪削。第十二回無錯簡。按台北天一出版社之《明清善本小說叢刊初編》第十八輯・艷情小說所收之《肉蒲團》即爲鳳山樓本，惟刪去扉頁及高羅佩藏書章，令讀者不知出處耳。

(五)寫春園本　排印本，四冊，不署出版時地。首有〈識語〉，自謂「寶永乙酉當我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距今二百三十八年」云云，知〈識語〉寫於一九四七年。此書有簡本，〈識語〉下標一九四三年。高羅佩《中國古代房內考》提及此一版本，謂「無名氏於一九四三年在北京出版」（中文譯本，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九〇年，頁四四七，註二三）。〈識語〉後有圖像十三面，次目錄，計二十回，不分卷。正文分四卷，每卷五回爲一冊，各卷前有與該卷內容相關之插圖。卷一有八面，卷二有六面，卷三有二十面，卷四有十八面。此本四週單邊，有絲欄，版

心單魚尾，下作「肉蒲團卷次」，下頁次、「寫春園」，半頁十三行，行二十五字，句間空一格。據〈識語〉謂「本書先就坊間縮印小本，放大鈔寫，與明活字及日本刻本參互勘校，成此足本」(頁三)。此處所謂「明活字」本即上述㈢木活字本。日本刻本見下㈥。此本第二十回末與上列各本頗不相同。又此本雖據三種版本校勘，惟所依據者均爲後出版本，錯字甚多，且經刪削，又校者於所見各版不妥之處，多以己意校改，故此本錯漏亦多。如第一回「世無失禮之民」，此本作「世無夭札之民」(頁二A)、「鬢眉常爲捉奸髡」作「鬢眉長爲捉姦掀」(頁二B)之類，不勝枚舉。

㈥寶永本　此爲日本刊本，近年日本、香港、臺灣，均仍多次翻印。此本扉頁框上橫書「天下第一風流小說」，框內中欄作「肉蒲團」，夾注「一名覺後禪」、「全四册」，右欄作「明‧情隱先生編次，日本倚翠樓主人／譯」下有「翻版必究」印，左欄作「寶永乙酉秋上梓，青心閣發兌」，次〈肉蒲團序〉題「寶永乙酉桂秋倚翠樓主人撰於五里霧中人家」。次目錄二十回，不分卷。正文分四卷，每卷五回，每卷首頁首行皆作「肉蒲團一名覺後禪」，下附卷次。書簽則題作「春夏秋冬」四卷。目錄及正文上下單框左右雙框，有絲欄。版心單魚尾，下作「肉蒲團」，接卷次，下頁次。單頁十行，行二十一字，有訓讀。書末有〈跋〉，署「柳花亭漫叟題」。此本爲刪削本，除各卷首回開頭有詩或詞外，其他各回詩詞均刪去，回末批亦較底本爲少。太田辰夫和飯田吉郎以爲寶永本是作者對自己作品的修訂本（上引文）。但在我們看來，寶永本只是後人的刪節本，但刪節得比較用心而已。又太田辰夫和飯田吉郎認爲此書出版不可能是寶永乙酉而應稍遲，訓讀者倚翠樓主人可能是陶山南濤（一七〇〇～一七六六）。兩氏認爲寶永本本文和鳳

山樓本「完全相同」。

以上六本,校記簡稱「底本」、「雙抄本」、「木活本」、「鳳本」、「春本」、「寶本」。另收清代一《肉蒲團》畫册,做爲附錄。

《肉蒲團》對中國小說的影響現在還沒有好的研究。就我們所知,《梧桐影》之第一回全抄自《肉蒲團》,《萬錦嬌麗》內的《精選勸世傳奇》第二種〈止淫風借淫事說法,談色事就色欲開端〉也是抄自《肉蒲團》第一回的。齊如山原藏,現存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小說《新刻艷芳配》和《新刻群佳樂》則分別爲《肉蒲團》的第七至第十二回和第十三至第二十回。可想到《肉蒲團》一書被拆成三部,第一部是甚麼書?至今未見。《肉蒲團》很早就傳到日本,太田辰夫和飯田吉郎據資料指出岡嶋冠山(一六七四~一七二八)用《肉蒲團》來學唐話,並謂「從江戶時代至今,日本人最愛讀的中國猥褻小說可以說便是《肉蒲團》,自江戶至今有三十種《肉蒲團》日本譯本出版,但因禁書令的制約,極少是全譯本。江戶時代日本已有《肉蒲團》的仿作《風流六女競》,又名《金勢靈夢語》,作者據說是小松屋百龜(一七二〇~一七九三)」(上引書)。在西方,《肉蒲團》也有德、法、英文等各種譯本。法文譯本已有兩部。不論在日本還是在西方,已出現多種關於李漁和《肉蒲團》研究的書籍和論文。近年來,海峽兩岸也開始重視李漁和《肉蒲團》的研究,並已發表若干有價值的論文和著作。《肉蒲團》的翻譯和研究正方興未艾。

[illegible]風流小說

情隱先生編次

肉蒲團

小說多淫詞故從各上[illegible]非風流[illegible]不能[illegible]者

之[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之[illegible]一也

[illegible]

底本扉頁

肉蒲團叙

靈天尺地耳此中日月別其鼎瑩前人提金烏持玉杵痛群魔滌滌黒〻也於是借三藏西遊事洪敷汪衍筆〻丹砂言〻石髓世人遂〻惚〻謂此小說奇品讀至鬧天翻地弄鬼屠妖筋斗騰回天之下金箍撞百怪之顱便貯目凝神掀髯咋舌世間有此孫悟空神通滑溜一至於此余從旁睨之合掌嘆息曰佛〻錯認了也唐僧那得真經卽此便是迦葉撰文曇花密諦熟讀西遊何必再誦參同契也乃今情既先生通身具眼百孔飛香取日背月汁曉成五彩於萬卷破爛之餘自躍自舞一日拍案大呼以爲糟粕原爲神奇迷川卽是寶筏不必頭上加頭屋又添屋一笑千金便是

底本叙首頁

來七寶香園繡閣可令慈空慧門踰垣即能飛錫穿穴自會良
標賊不忌碰々真如不二請謝勿見的々般若無說於之捉筆
錢空呼爲布袋寫而爲肉蒲團施羅大不得於有生之事發揮之
以盜情隱大有得於無生之理抒寫之以賊錢圓尚迫鐵船無渡
関鎖重々何處近胥一線不是飢鷹將兔餓虎擒羊乎然得見金
烏東耀王杵西輝其夜未央却被此賊劈個大明地朗月崑崙爲
諸山之祖參之則更上之孤峰寂々可捉得在皮布袋否也余則
進一偈曰家賊行竊家寶孤峰摧碎崑崙今日婆心照破方知賊
是家親噫讀此書者猶作西遊小說觀却又是行者騰空相去八
萬四千里之外矣

酉夏五之望卤陵如々居士敬題

底本叙末頁

情痴反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真樂地算來算去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朝燕酬歡處怕響晨鐘睜眼看乾坤覆載一幅

底本第一回第一頁右半



敘

壺天尺地耳、此中日月別昊晶瑩前人握金爲持玉杵、痛群人之漆〻黑〻也於是借三藏西遊事、洪敷汪衍、筆〻丹砂、言〻石髓、世人遂〻詡詡、謂此小説奇品、讀至開天赫地、靑鬼屠妖、筋斗騰四天之下、金箍撞百怪之顱、便貯

雙抄本叙首頁

之孤峰寂〻可投得在皮布袋否也余則進一偈曰、乖賊自竊家寶、孤峯撞碎崑崙、今日雙九焰破方知賊是家親咦、讀此書者、猶作西遊小說觀、却又是行者騰空相去八萬四〻里之外矣

丁酉夏五之望、鹵陵加〻居士敬題

雙抄本敘末頁

說一作況

衰一作叢

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

情痴反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說法　談色事就色開端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

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既放逐衰翁

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真樂地

小令二字作詞
草一作芋

笑来笑去、還數房中、不比繁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〻燕、幽酣眠處、怕響晨鐘、掙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小令、名曰滿庭芳草、說人生在世朝〻劳苦、事〻愁煩、没有一毫受用処、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〻劳苦、解〻愁煩、還不至于十分憔悴、照拘儒說来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门、死我户、據達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没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要早白幾年、壽夭還

序

壺天尺地再此中日月別共晶瑩前人掘金烏精玉杵痛群人之漆之黑之也於是僧王薩而造乎洪藪注衍筆之丹砂言之金石此人蓮之澗之謂此小説奇品蕤玉開天慈地弄冤

木活字本序首頁

賊行竊家破孫擧橦碎窟崙今月彈
丸照破方知賊是家親噫讀此書者
猶作西遊小說覩却又是行者騰空
相去八萬四千里之外矣

癸酉夏五之望尚陵如上居士題

木活字本序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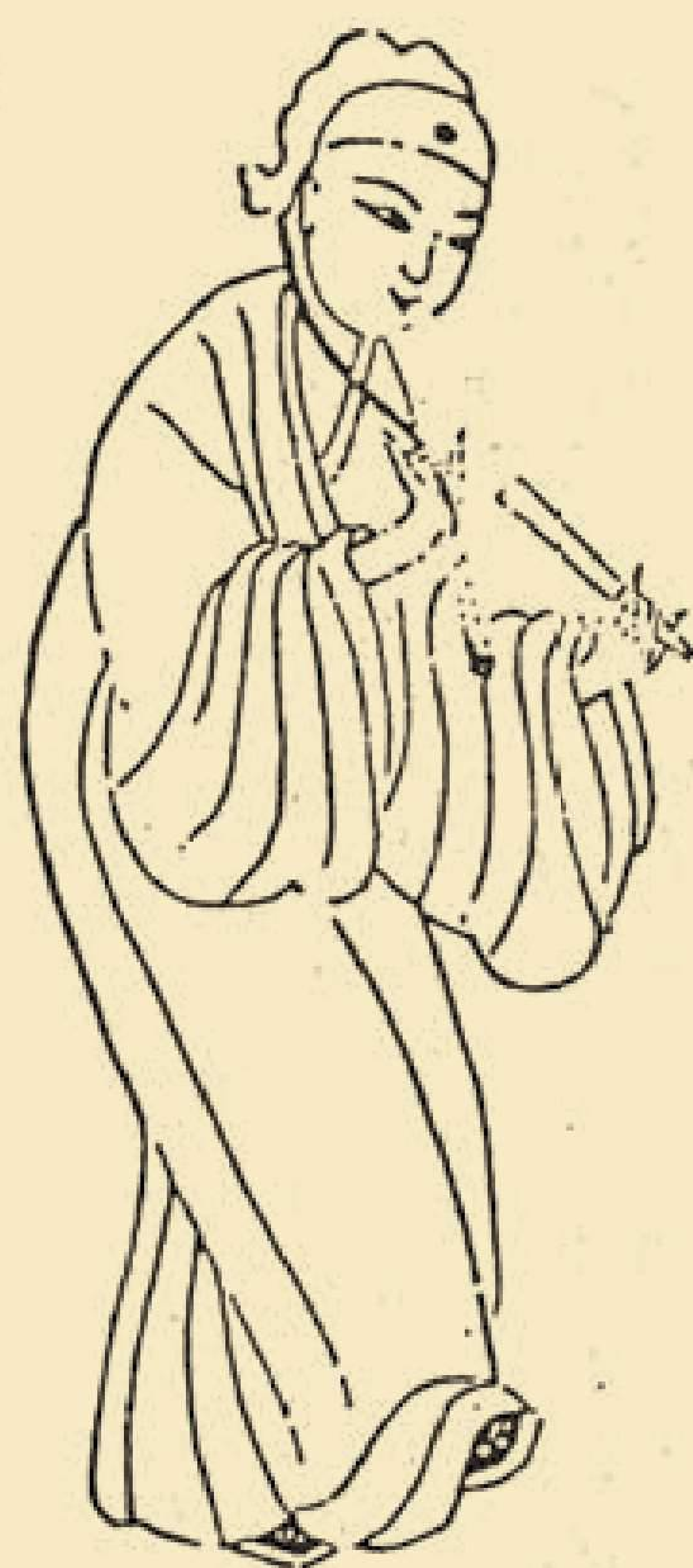
孤峰禪師



像

木活字本像一右半

未央生



木活字本像一 左半

書笥



像 二

木活字本像二右半

鉄扉道人



玉香



像 三

如意



木活字本像三左半

賽崑崙



像 四

木活字本像四右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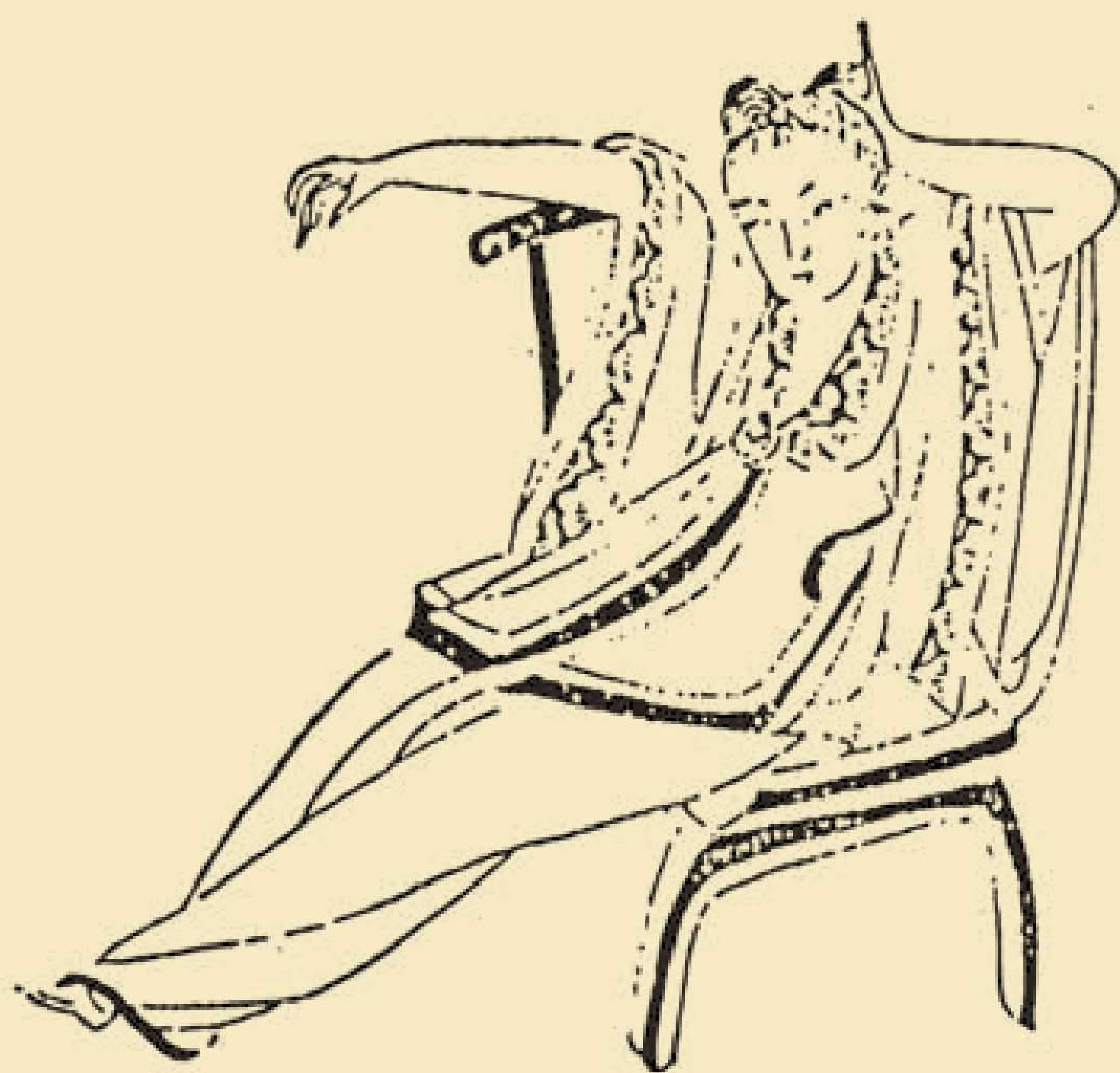
權老實



木活字本像四左半

像

艷芳



木活字本像五右半

香雲



木活字本像五左半

瑞珠



像

木活字本像六右半

瑞玉



木活字本像六左半

花晨



木活字本像七右半

天道禍淫此說原爲淫者戒
吾心樂譱斯書傳爲善人看

木活字本像七左半聯語

覺後禪卷之一

情癡反正道人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批評

第一回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顔易變人生不比靑松名利消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眞樂地筭來筭去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朝燕酣眠處怕響晨鐘睜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小令名曰滿庭芳單說人在世間朝朝勞苦事事

木活字本第一回第一頁右半

愁煩無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息勞苦解些愁煩還不至于十分憔悴照拘儒說來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門死我之戶達者看來人生在世若沒有這件東西只怕頭髮還要早白幾年壽算還要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人四五十歲髮根不白的有幾个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遠則偷婦人近則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葆元固本所以沒壽這等請看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連偷婦人的器械都收拾了不但不狎徒弟連狎徒弟的把柄都沒有了論理就該少嫩一生活上幾百歲纔是爲何面上的皺紋更比別人多些頭上白的

木活字本第一回第一頁左半

一名覺後禪

步月主人訂

肉蒲團

鳳山樓梓

鳳山樓本扉頁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一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

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叢　世間真樂地算來算去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朝燕酣眼處怕響晨鐘睜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詞名曰滿庭芳单說人生在世朝朝勞苦事事愁煩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息勞苦解解愁煩不至十分憔悴照拘儒說來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

識語

肉蒲團作者　自稱得力於孟子　但孟子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二語　實爲千古淫書惟一之骨幹　明人行文　無處不含有八股氣　作者拈出一題　如能嚼出汁漿　起承轉合　切實發揮　即是一篇絕妙八股文字　肉蒲團者　一篇鑽穴踰牆八股文字而已　推而至於水滸金瓶梅　亦何獨不然　與其斥肉蒲團爲淫書　無寧認肉蒲團爲孟藝　於時代上　於文學上　俱有相當之價值　孟子當日寥寥二語　經八股家代孟子立言　不蔓不支　筆有餘妍　題無賸義　宜其膾炙人口　入人肝脾　中間雖經若干酸腐頭巾　嚴氣正性　燒燬銷滅　終能薪盡火傳　愈久愈顯　雖欲蓋而彌彰　如揚湯而止沸　洎乎近世　隱然有牛耳文壇之勢　推原所自　不能不歸美於命題之言簡意賅　然則孟子雖有泰山巖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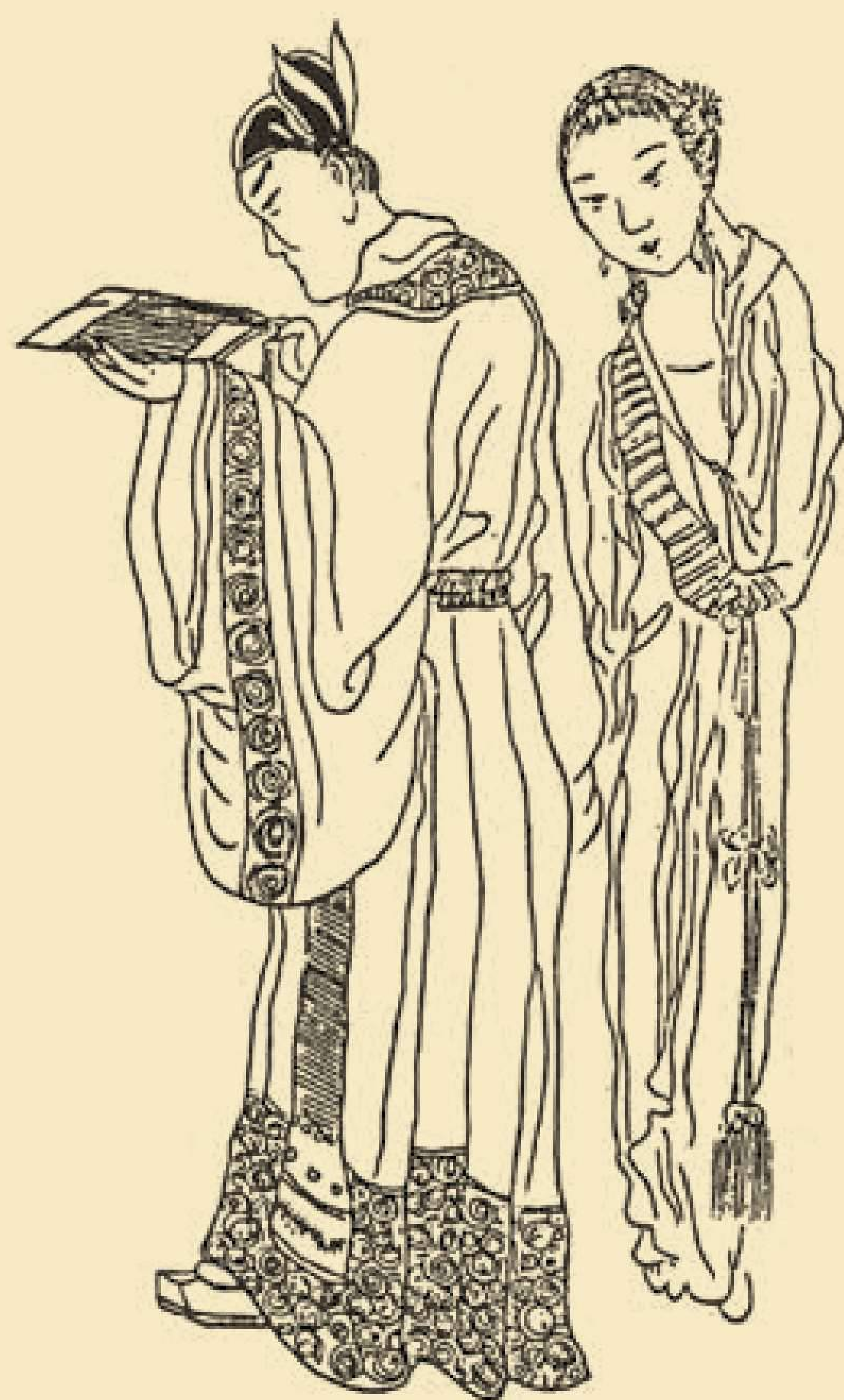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識語首頁

而以什物爲之識別　如孤峯之皮布袋　香雲之扇　瑞珠之花名册　花晨之酒牌等等　足見明人小說本來面目　別有畫册　則與隋唐艷史金瓶梅等同　同一作風　背景分明　點染襯託　橫看側看　互相印證　於記事內容　表現深切

當慕印入册　以助讀者之觀感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一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二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三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四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五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六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七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八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九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十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十一



寫春園本目錄前圖像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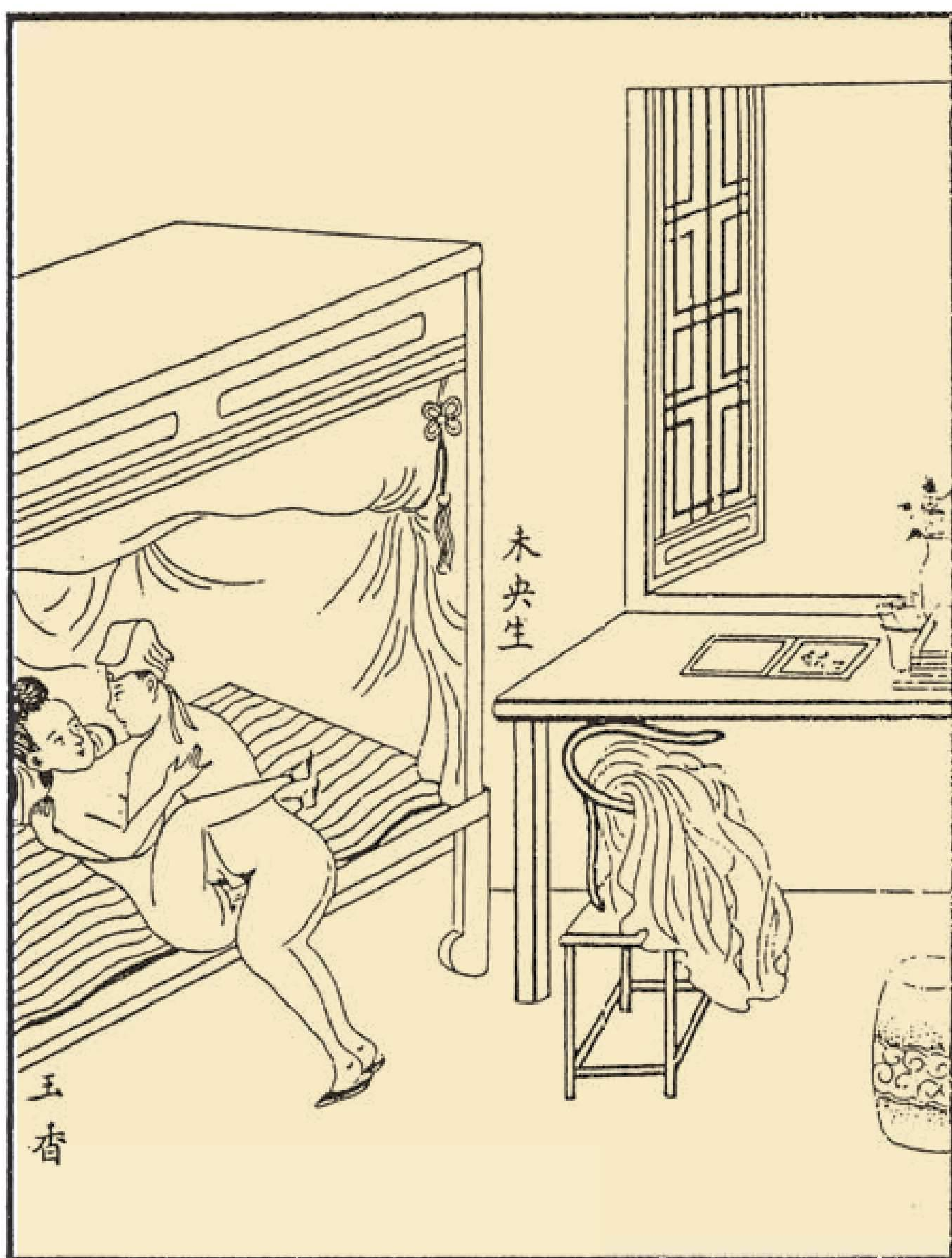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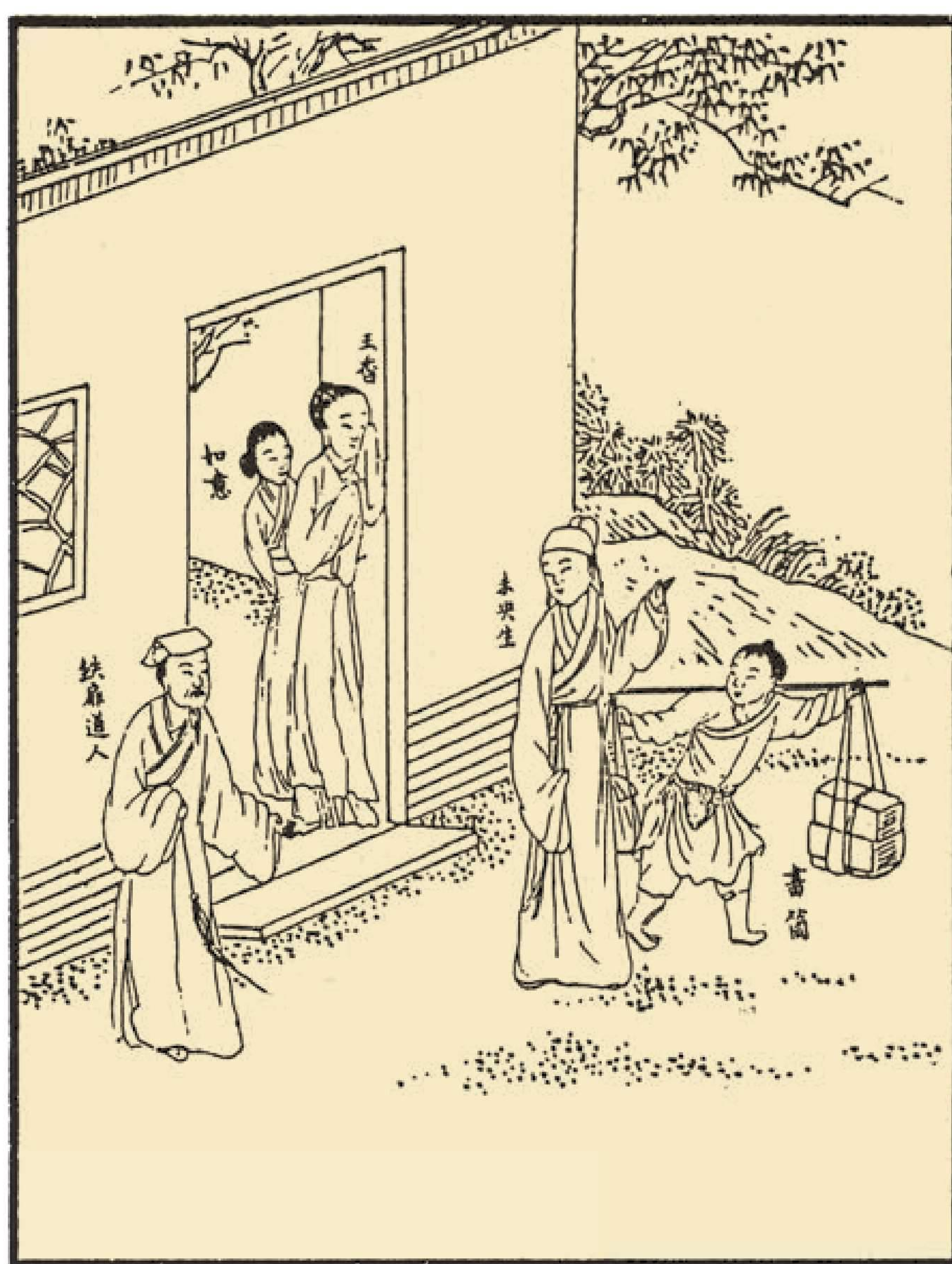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二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三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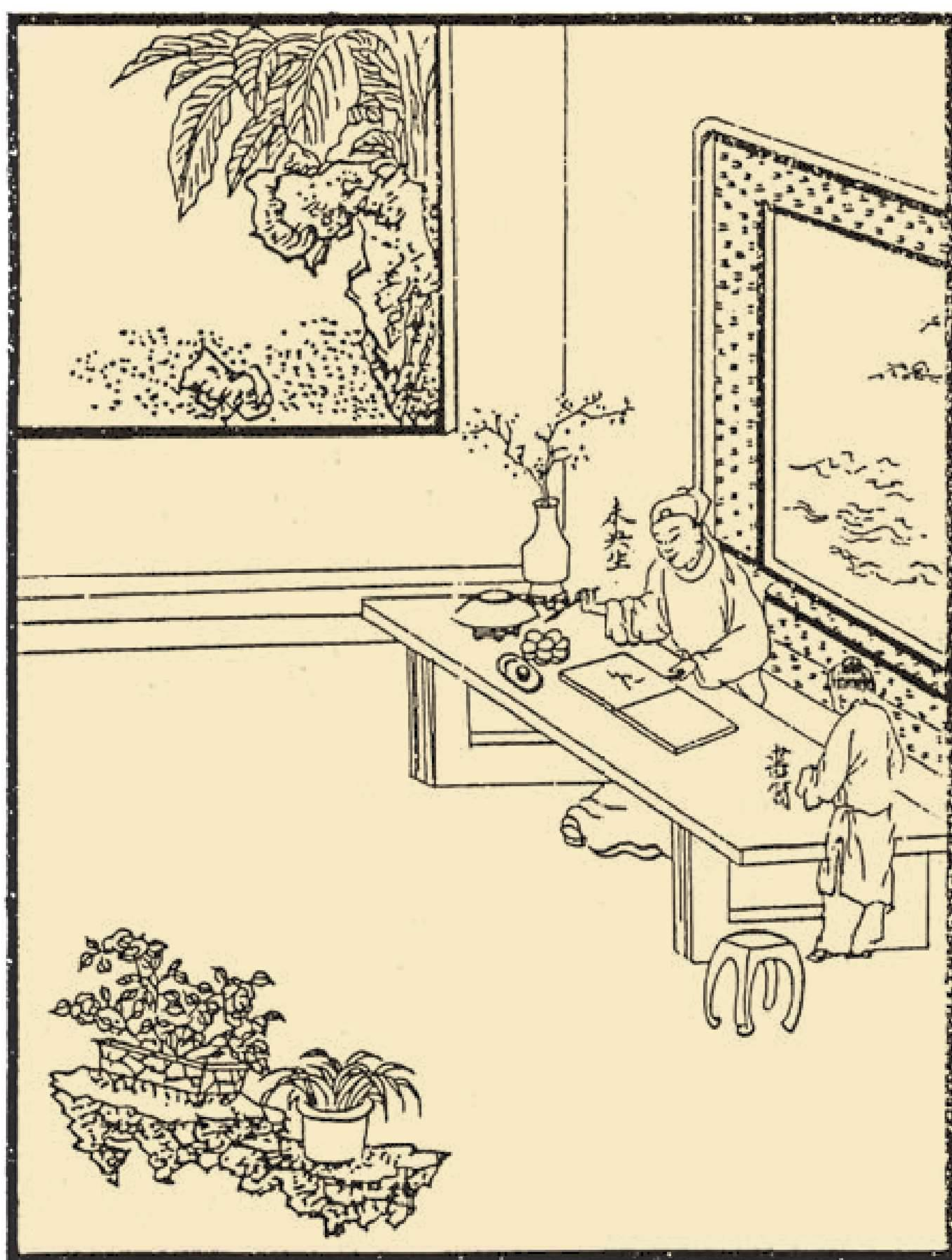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五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六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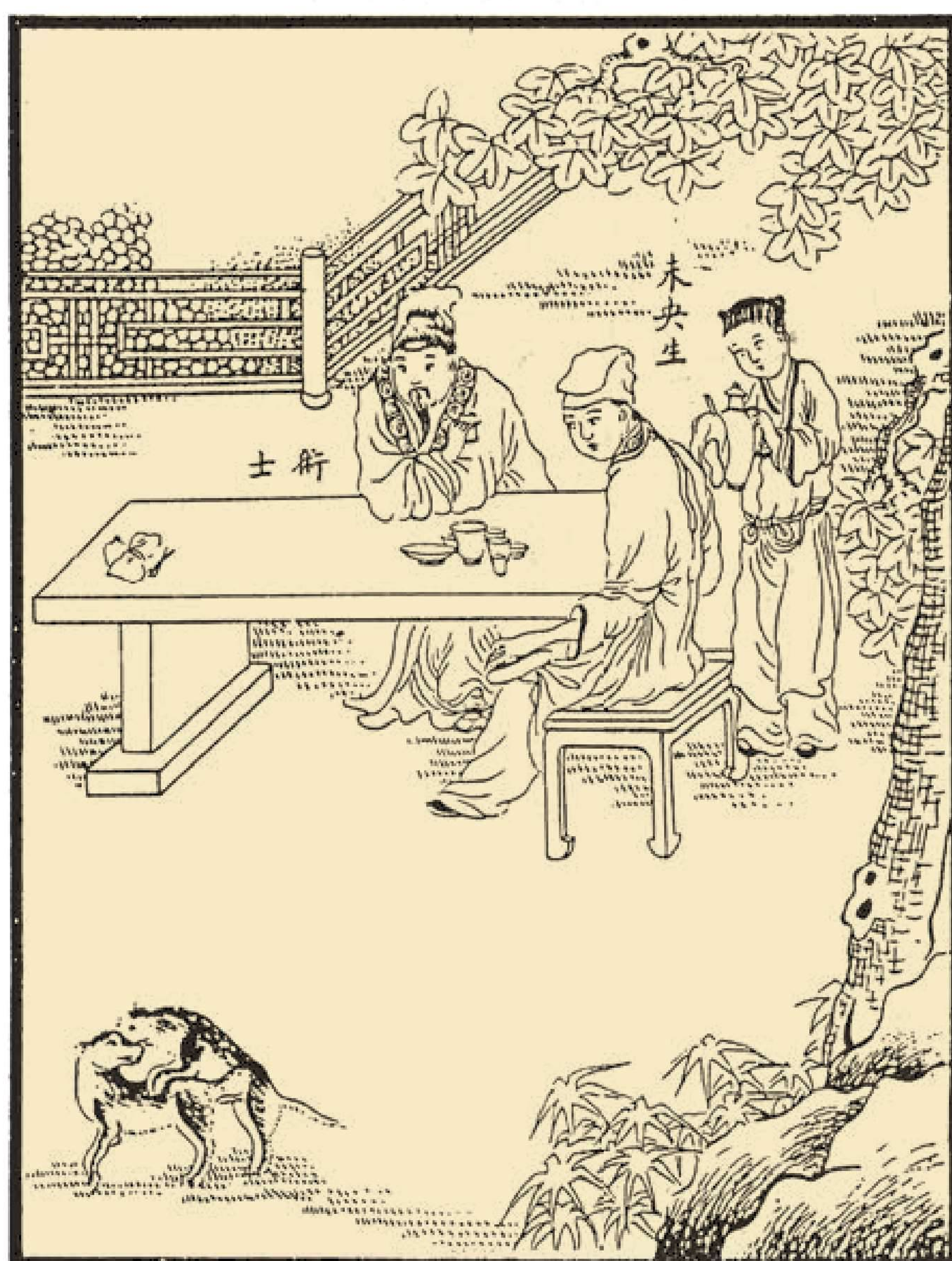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一前圖像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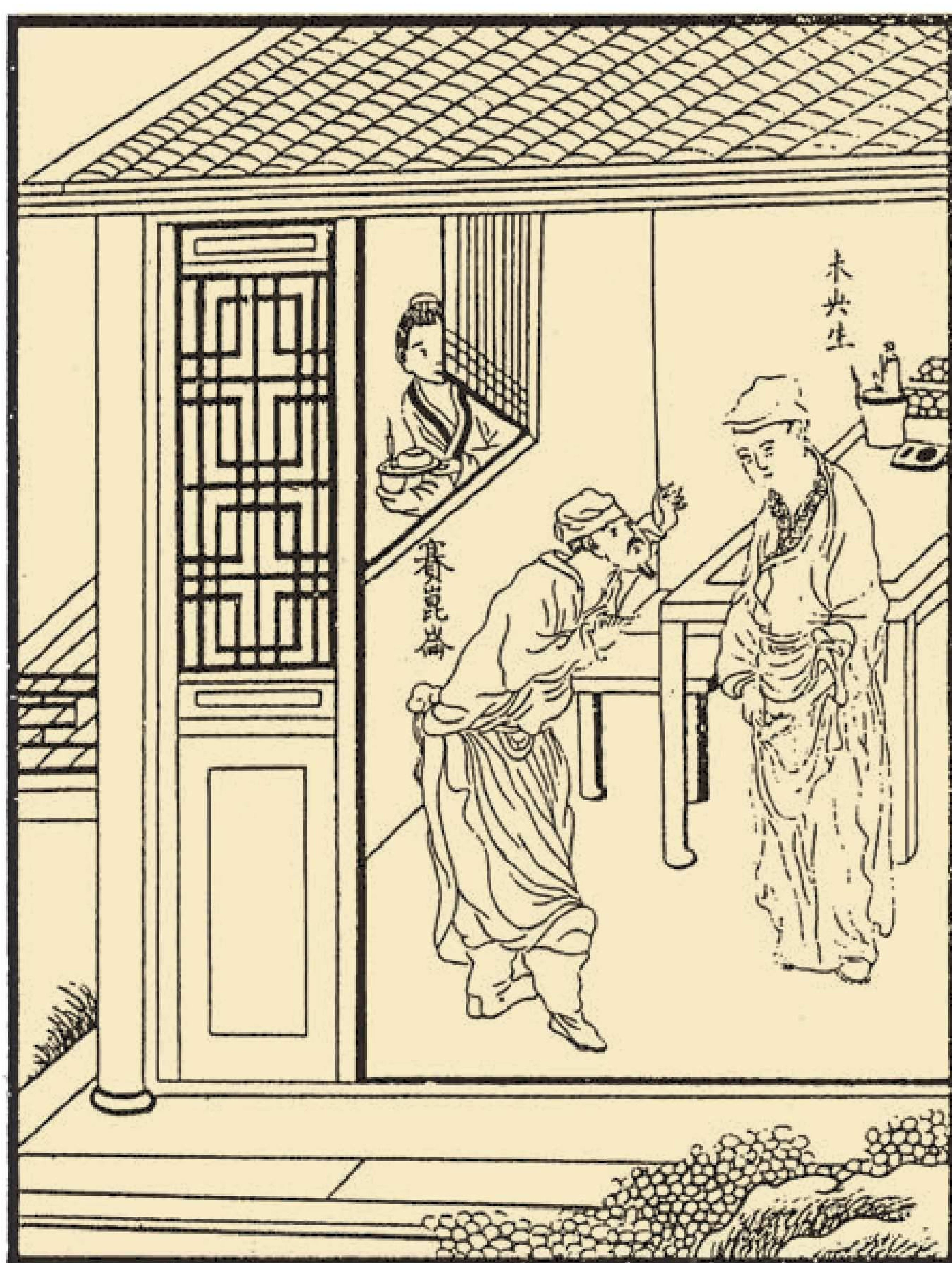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二前圖像之一



寫春園本卷二前圖像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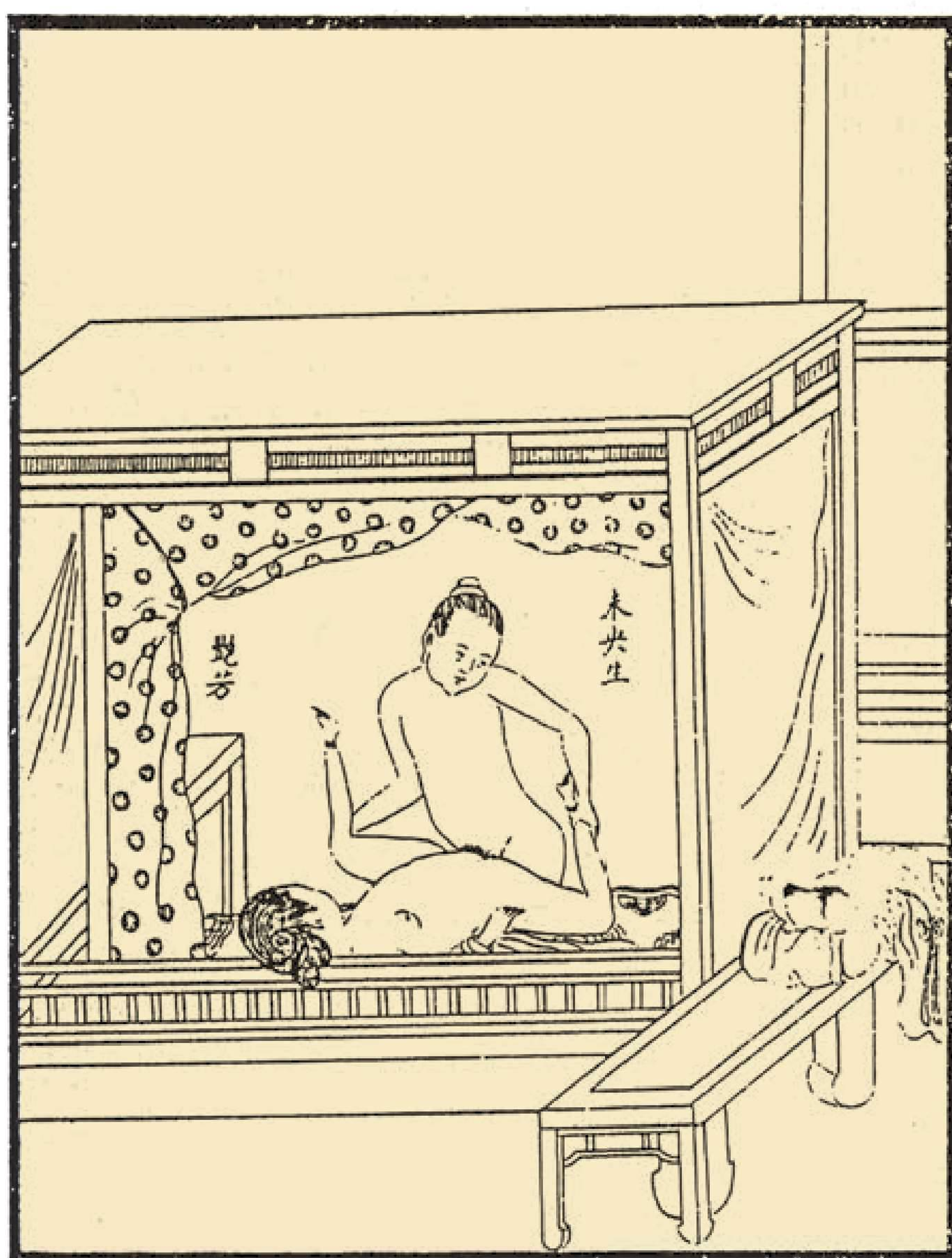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二前圖像之三



寫春園本卷二前圖像之四



寫春園本卷二前圖像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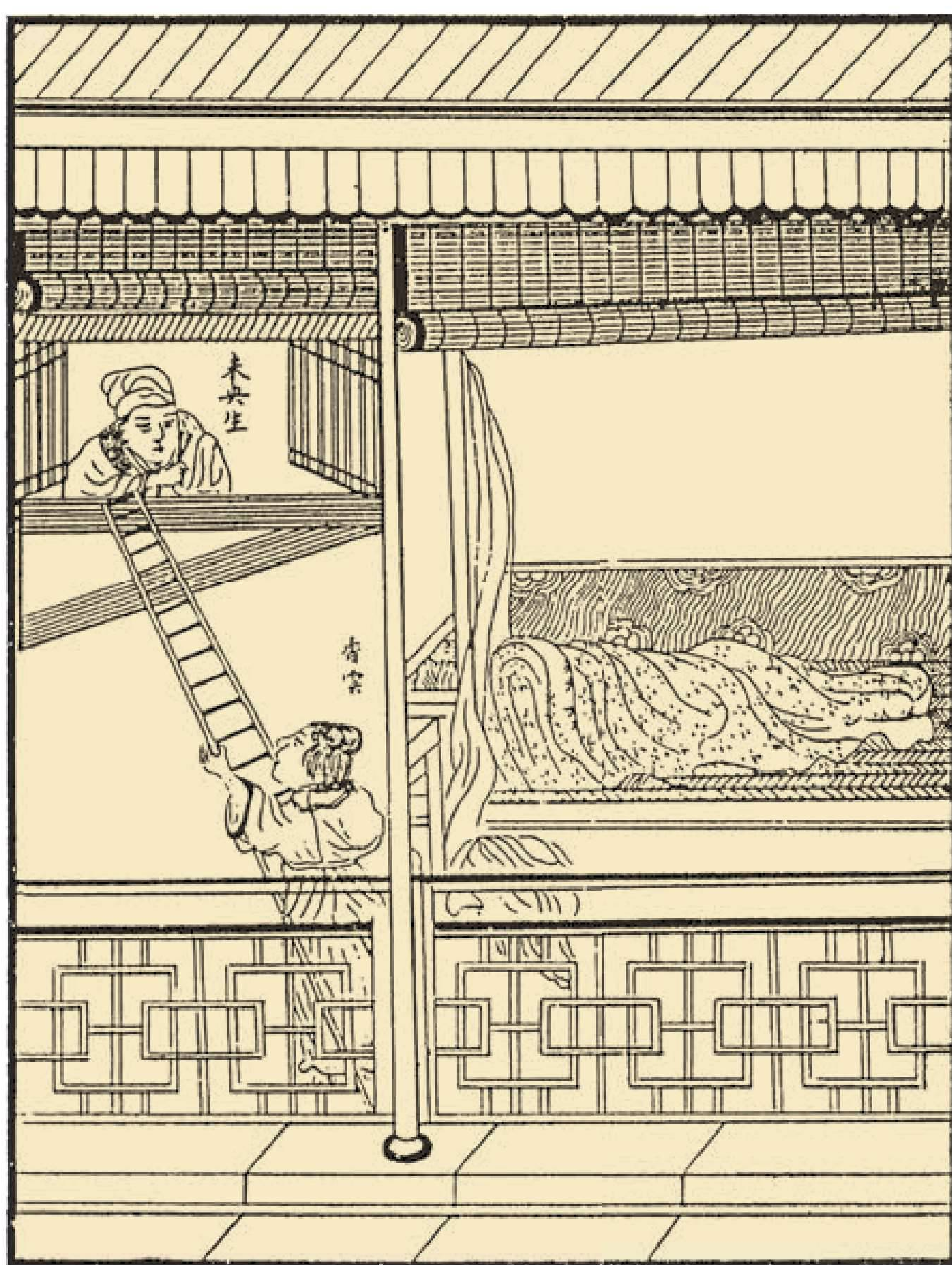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二前圖像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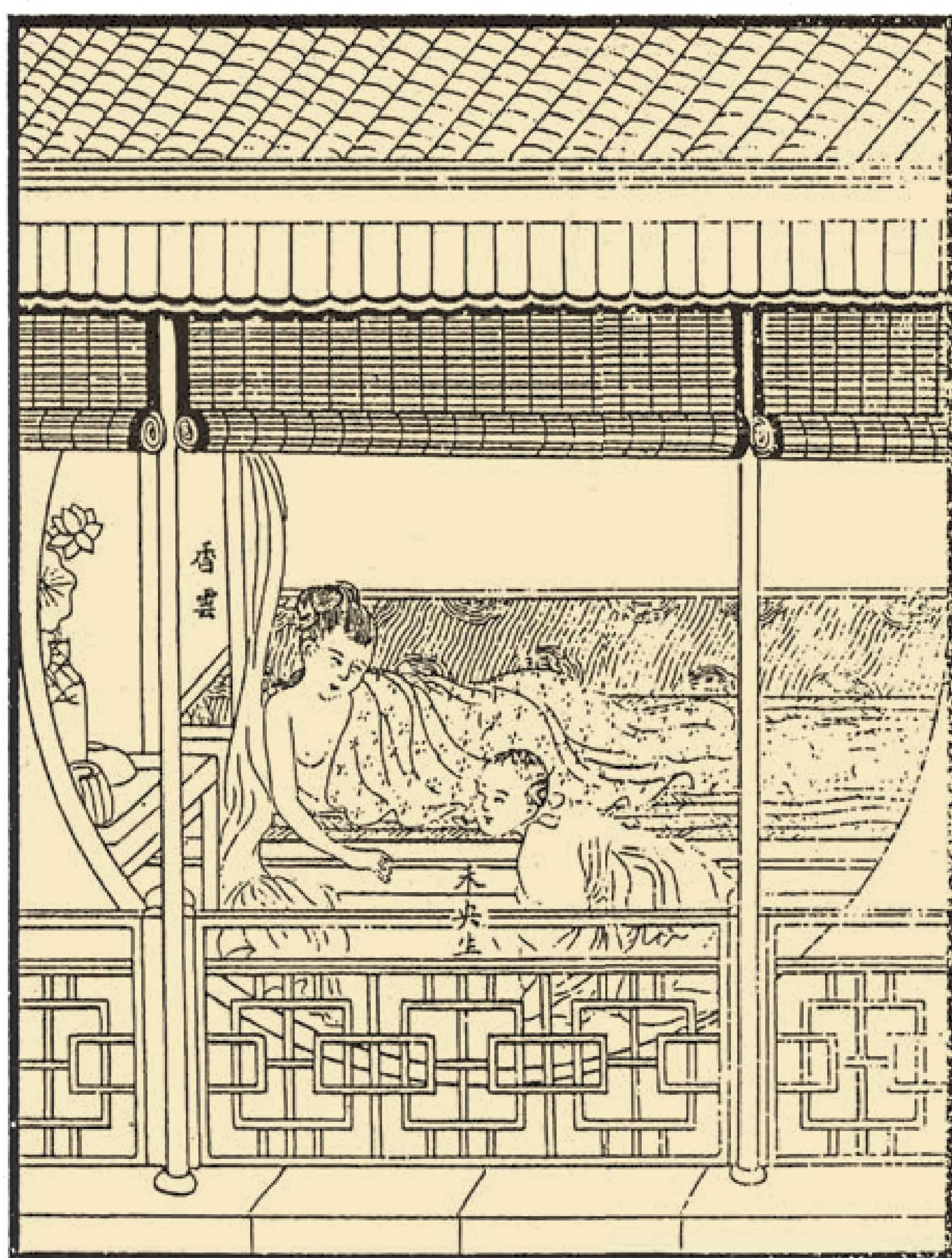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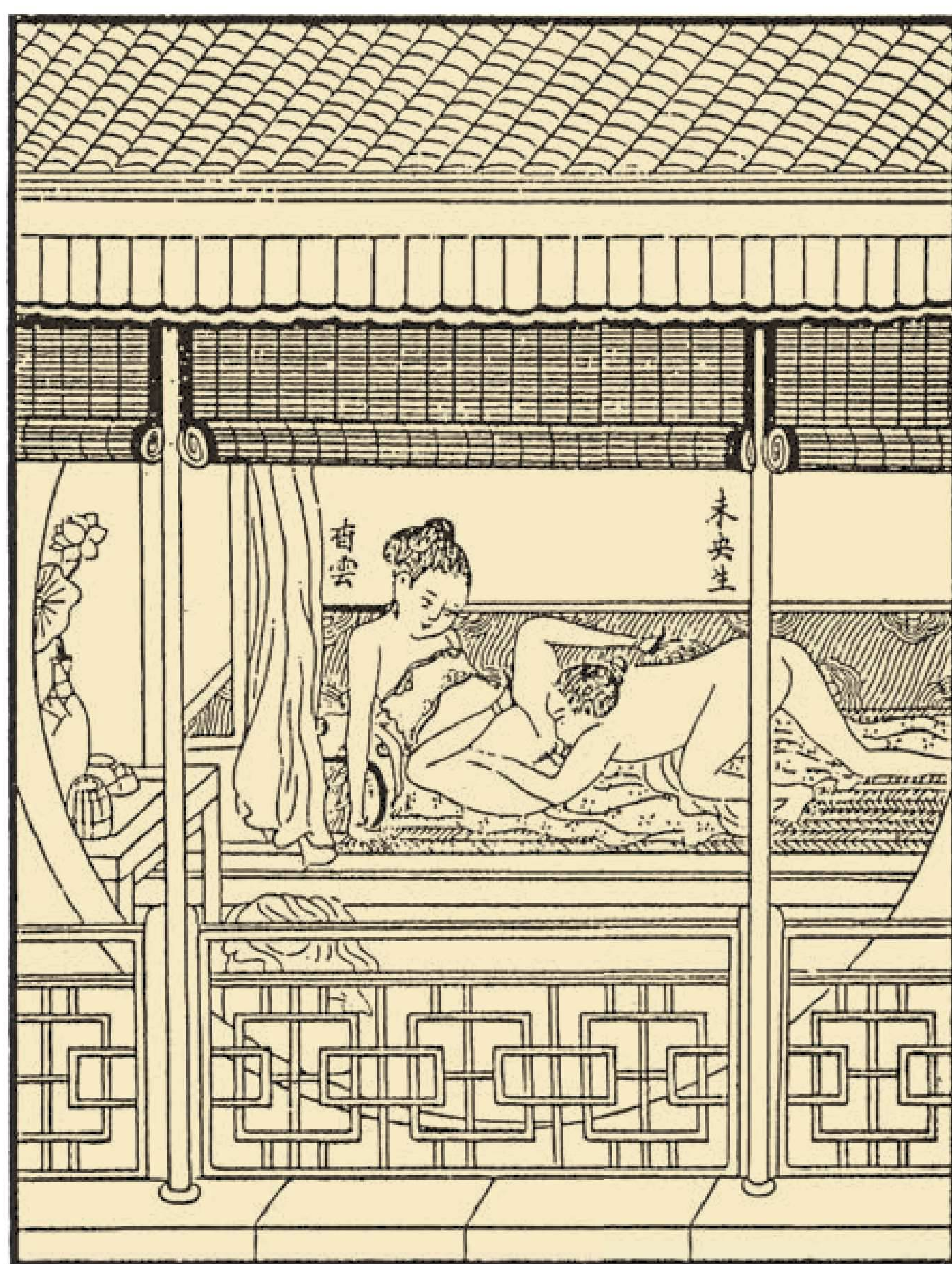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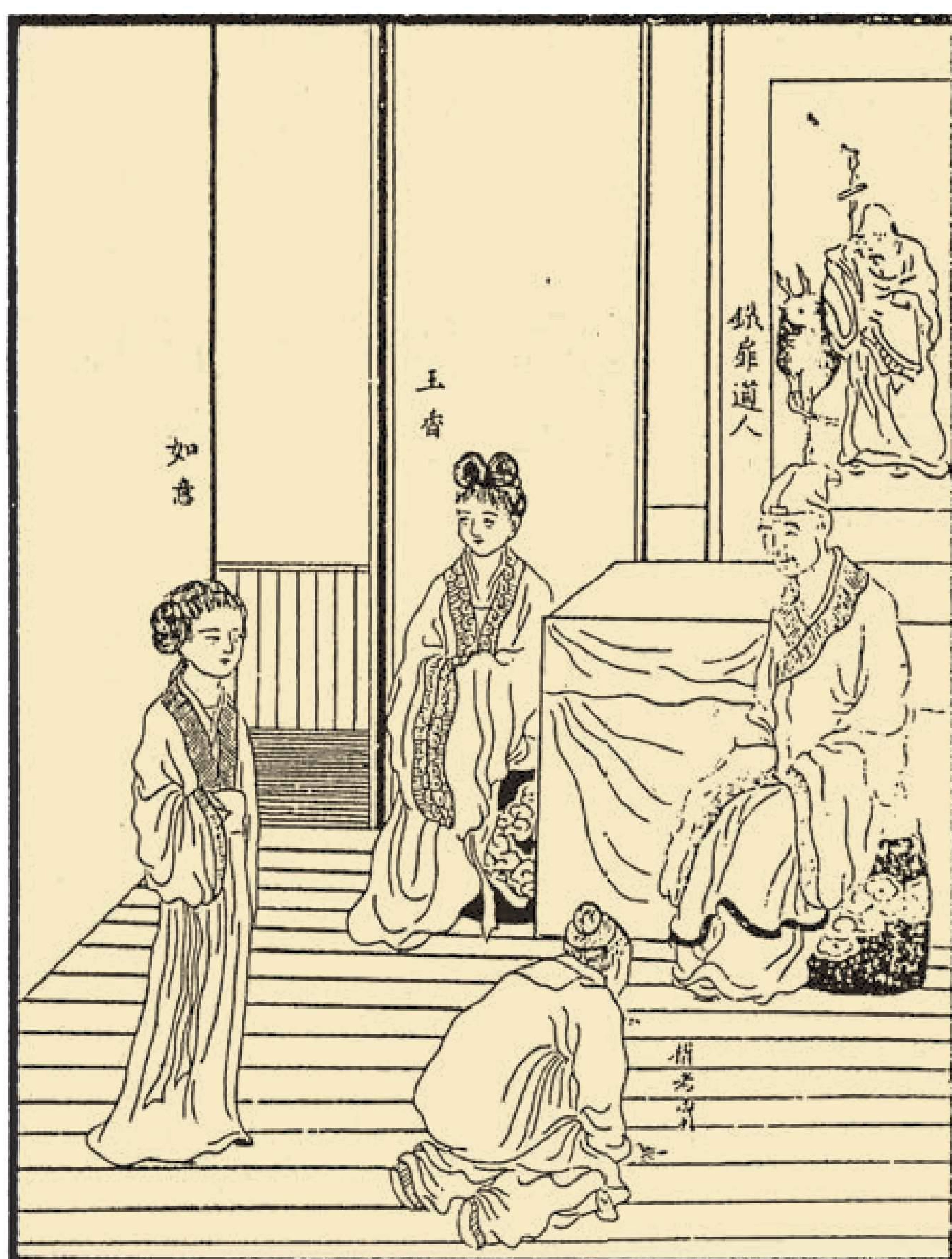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三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四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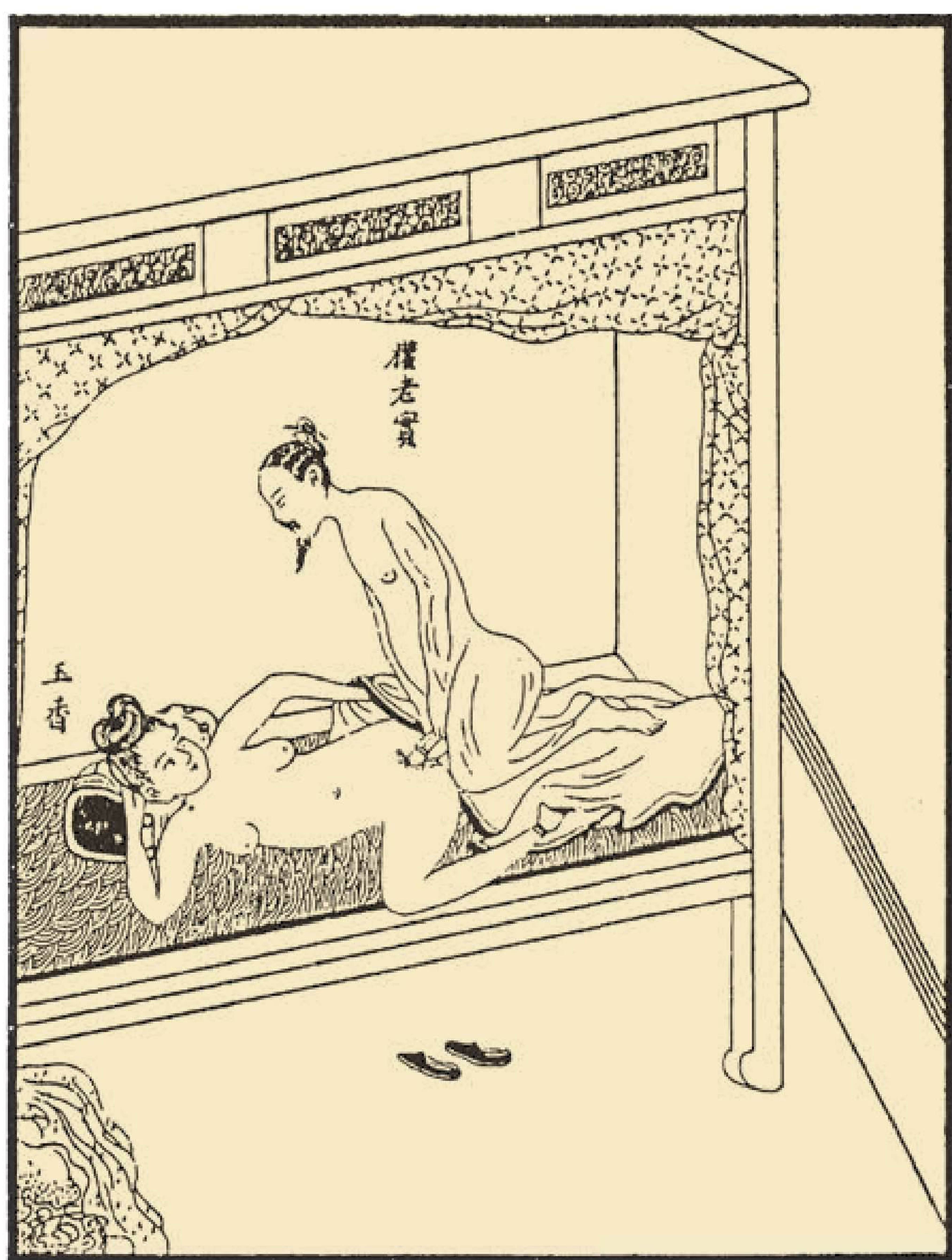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六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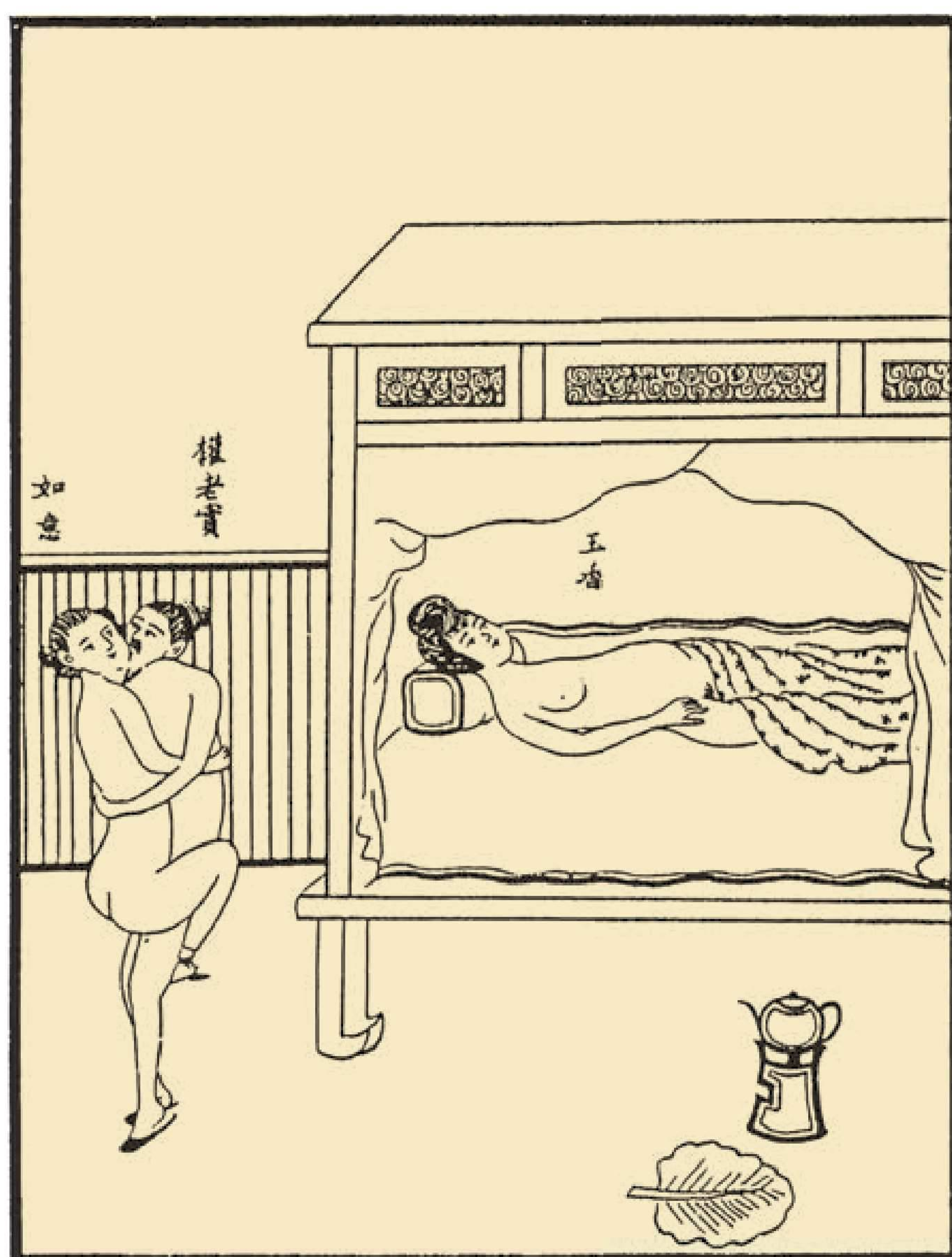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八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九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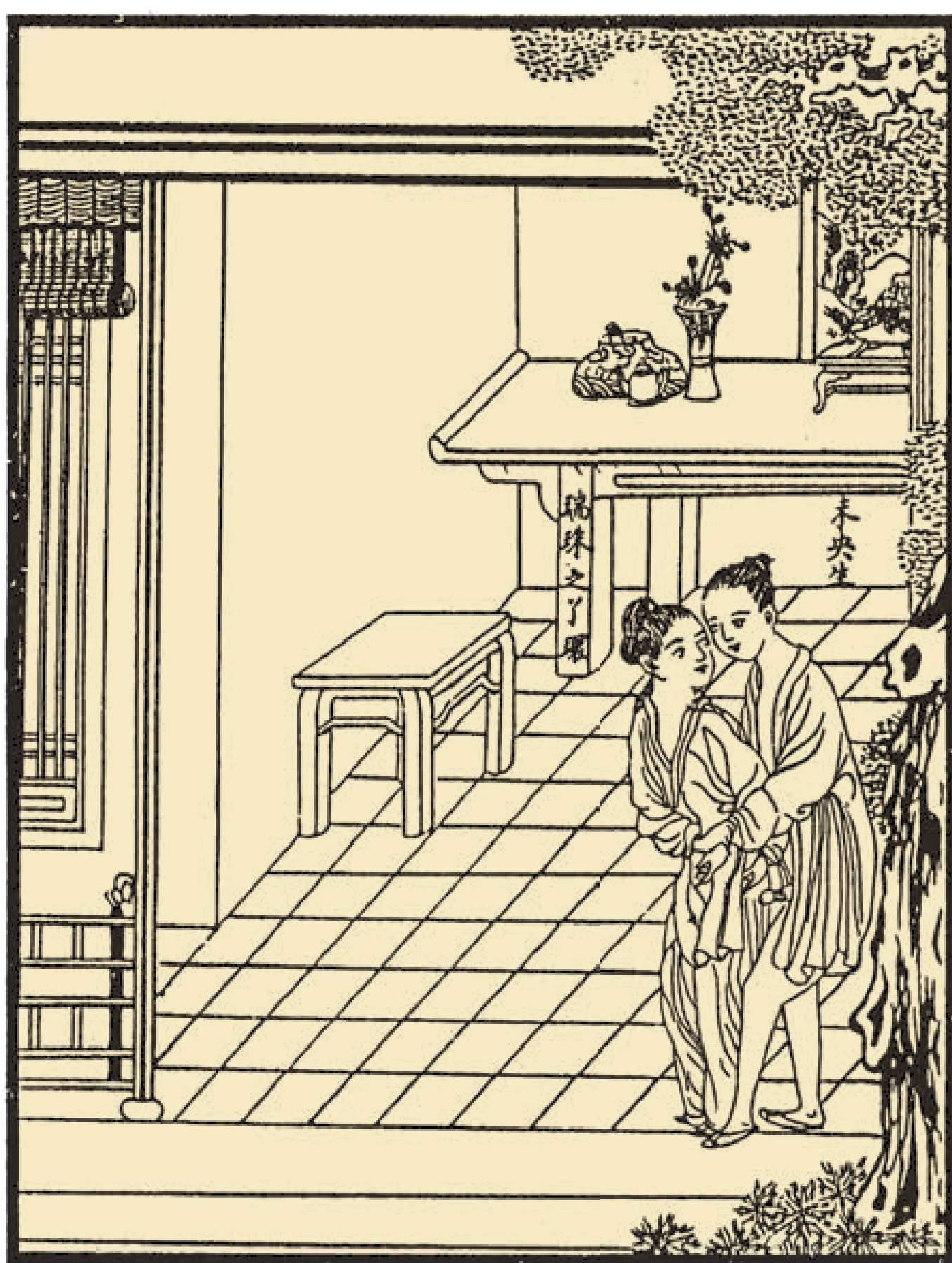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二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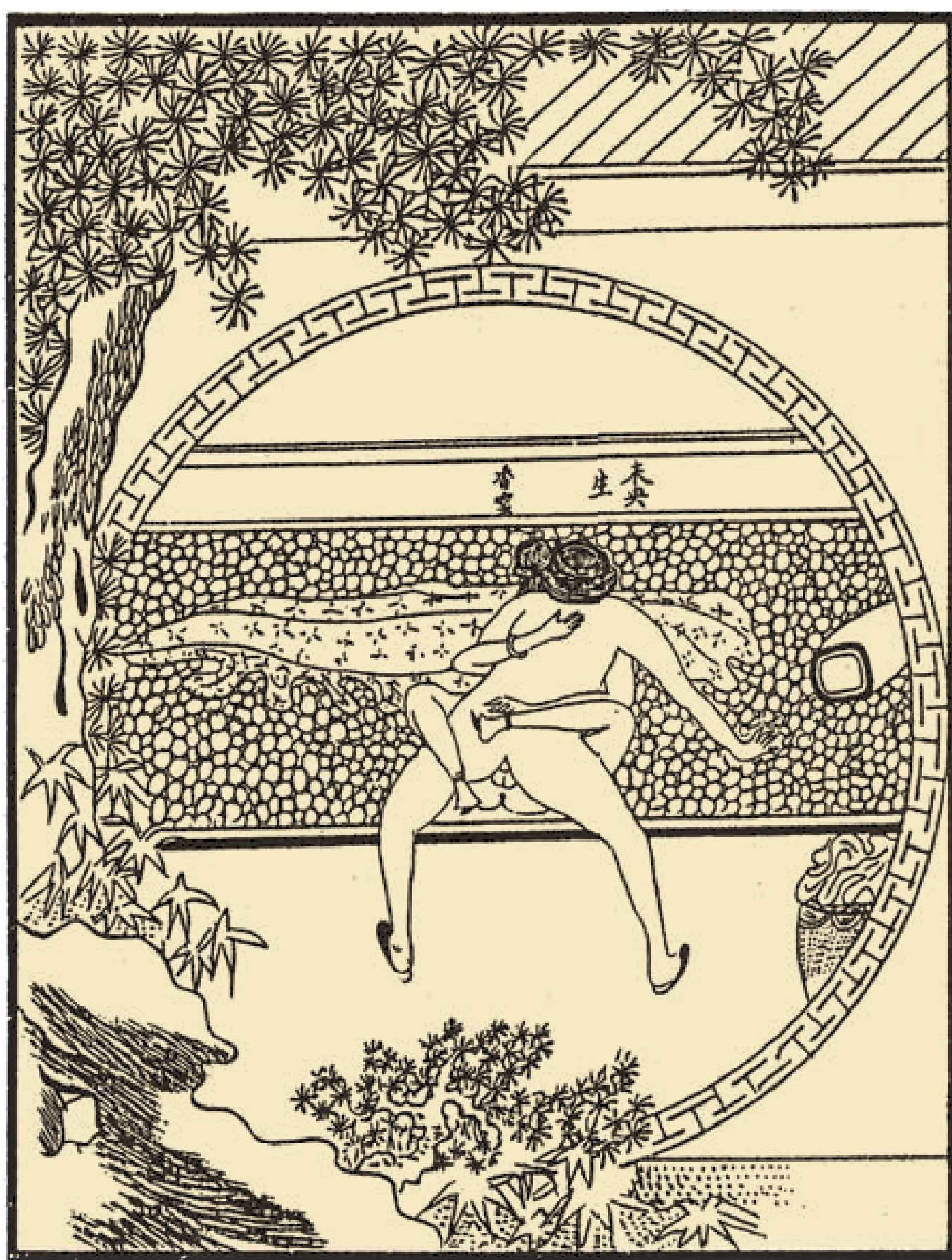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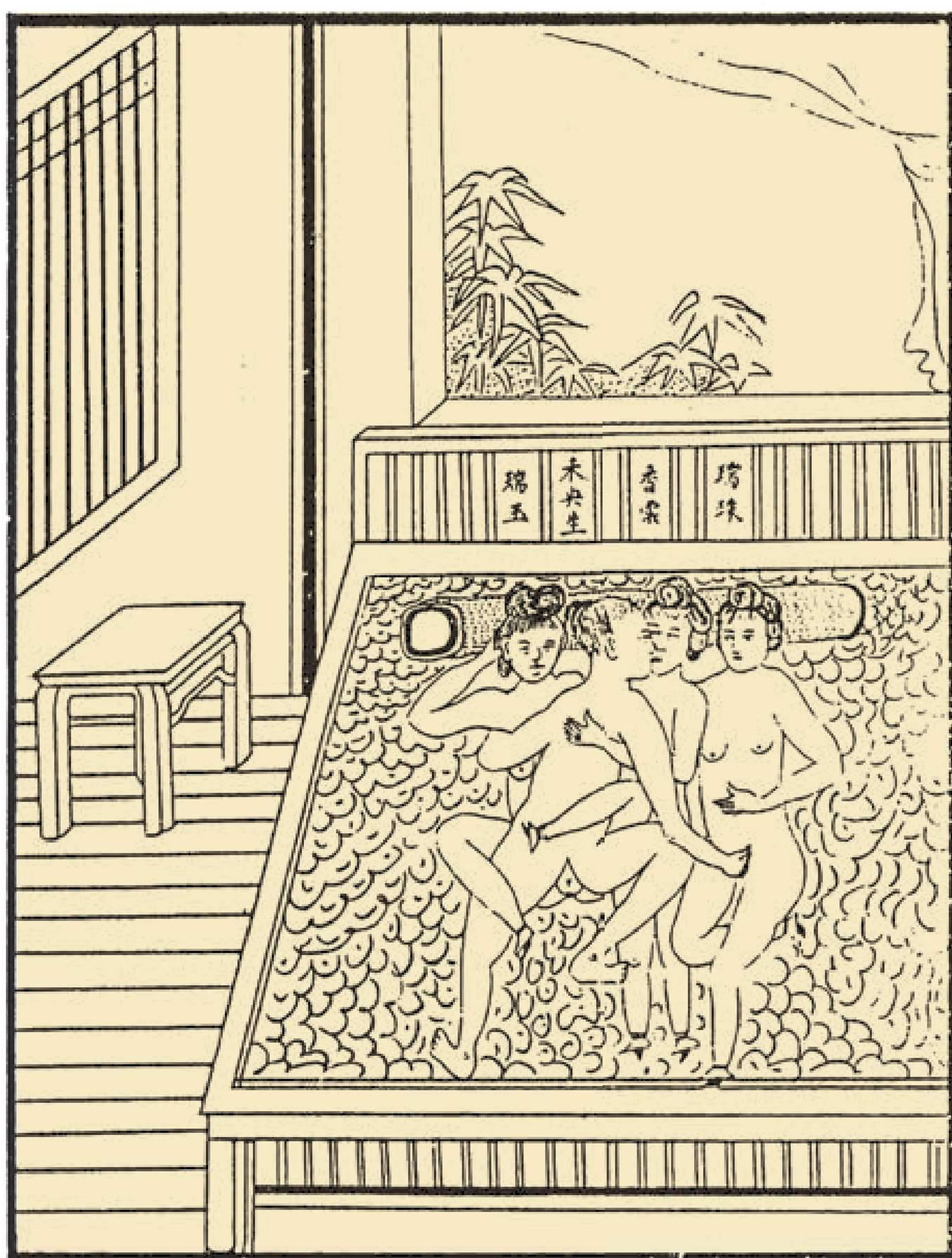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五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六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七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八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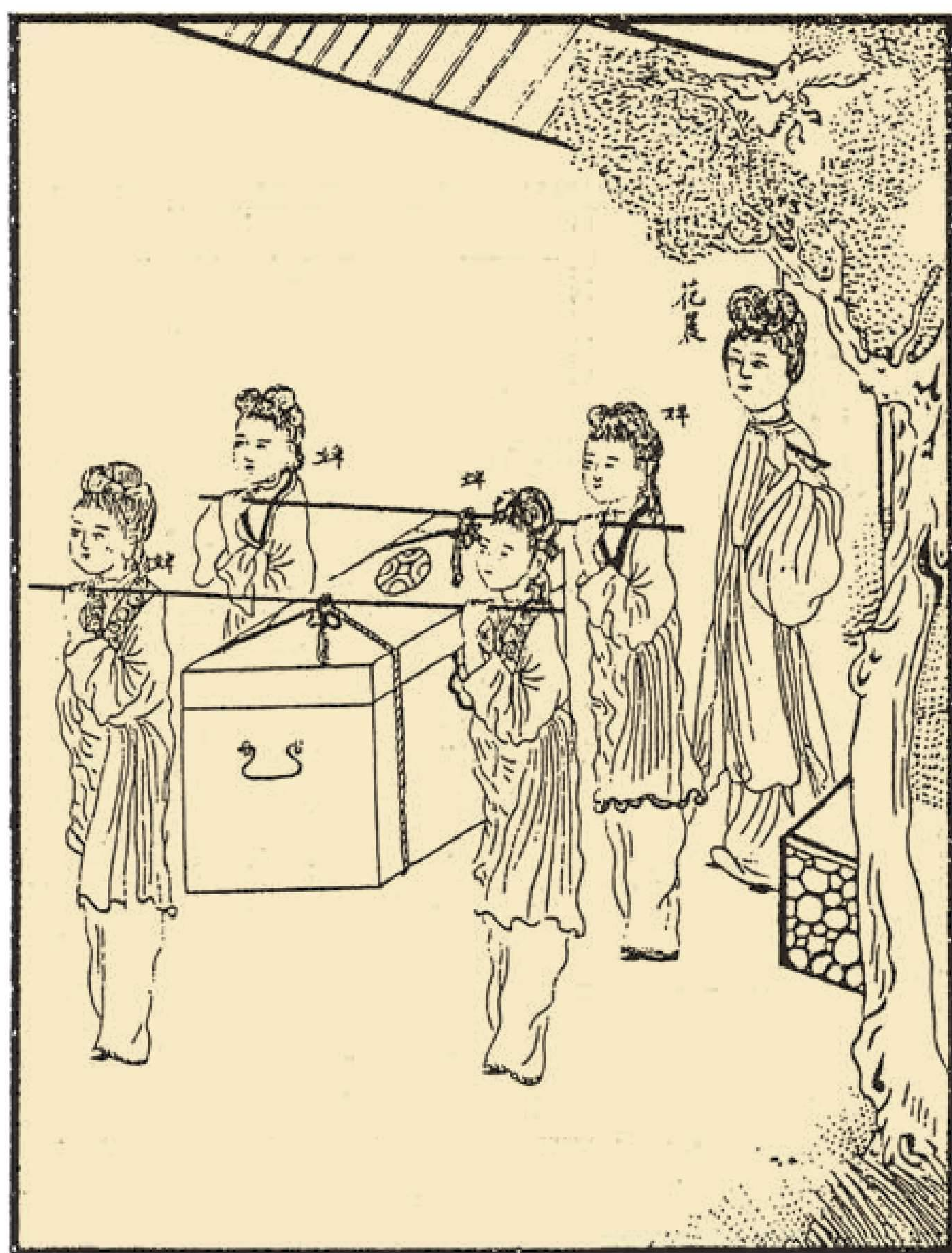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三前圖像之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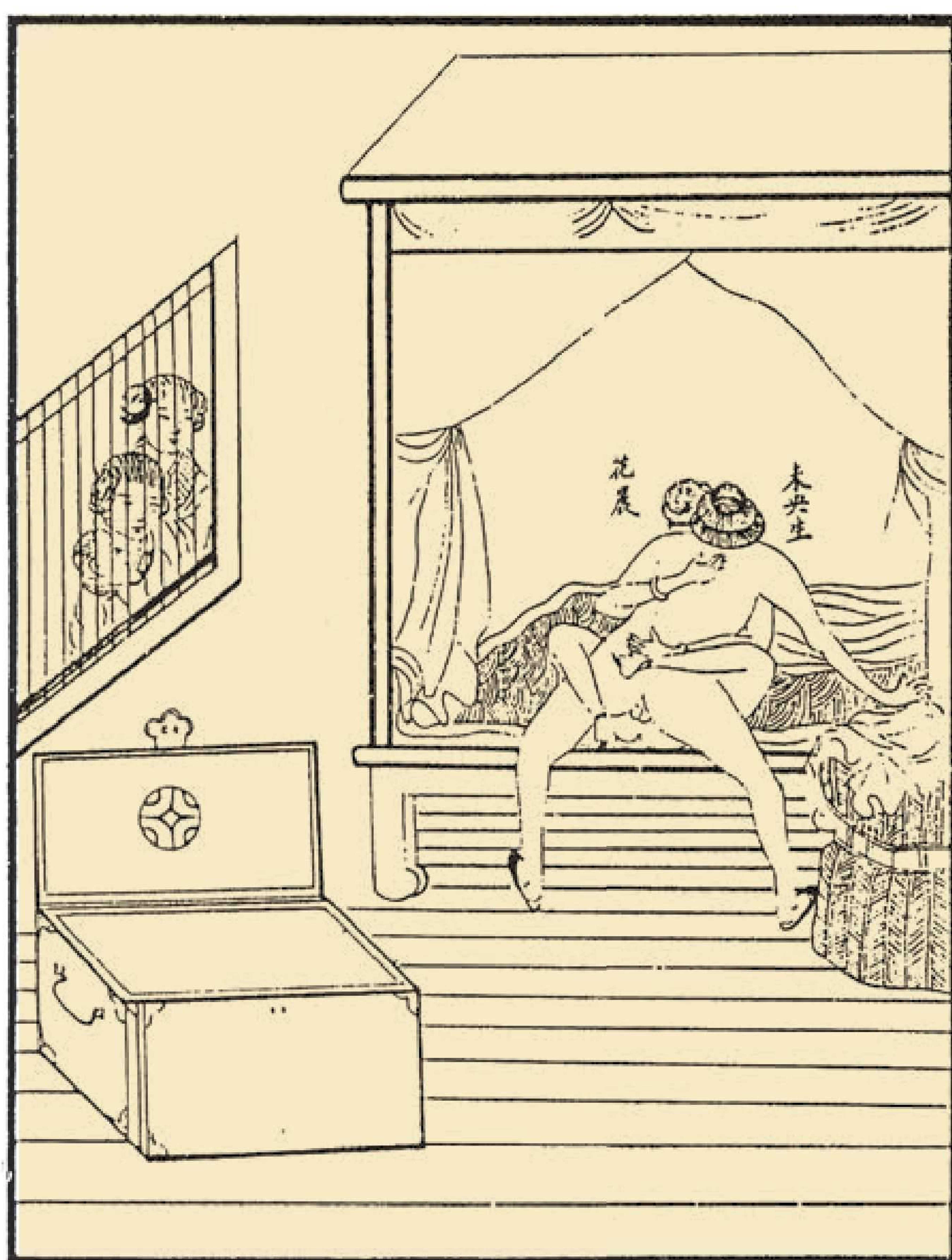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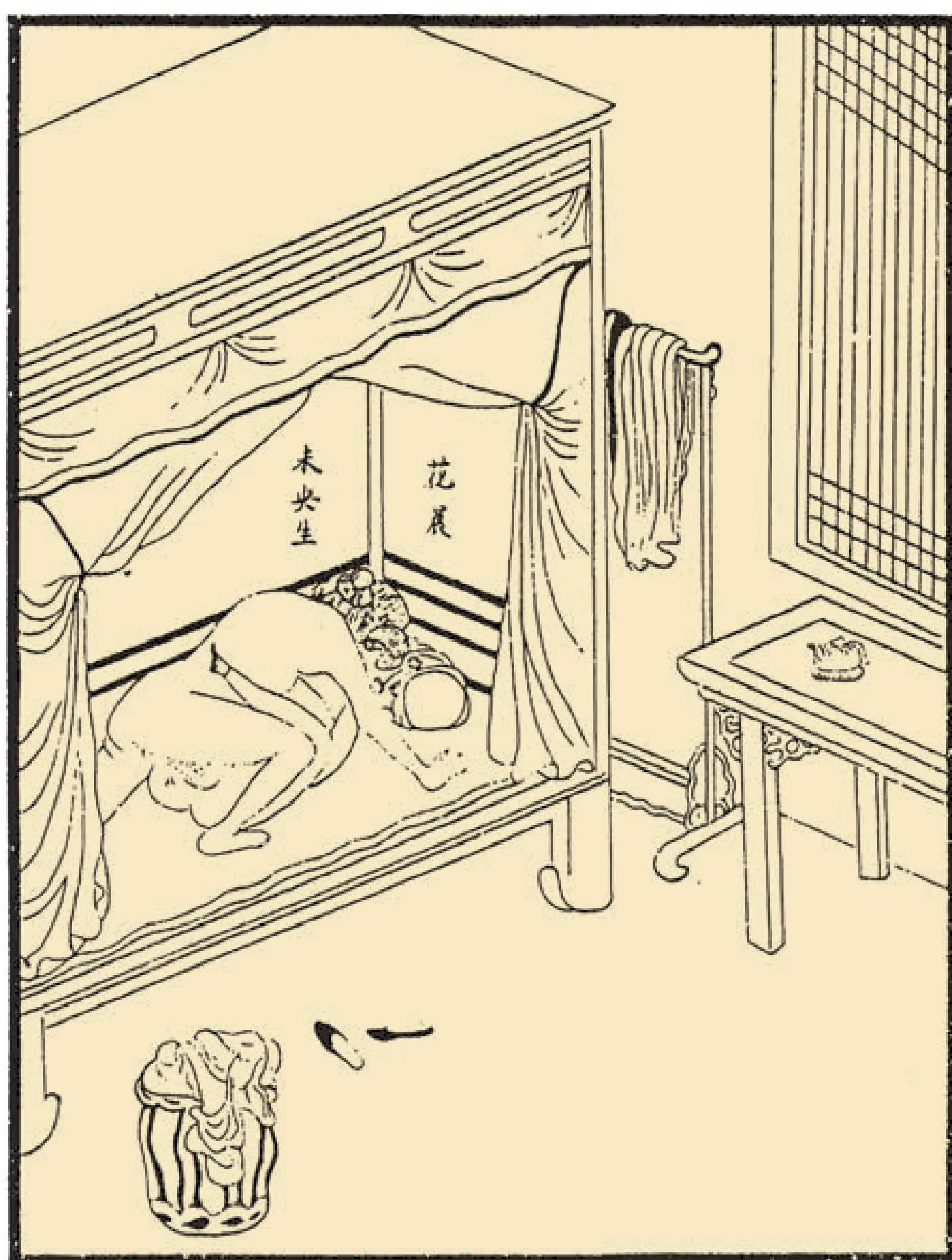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二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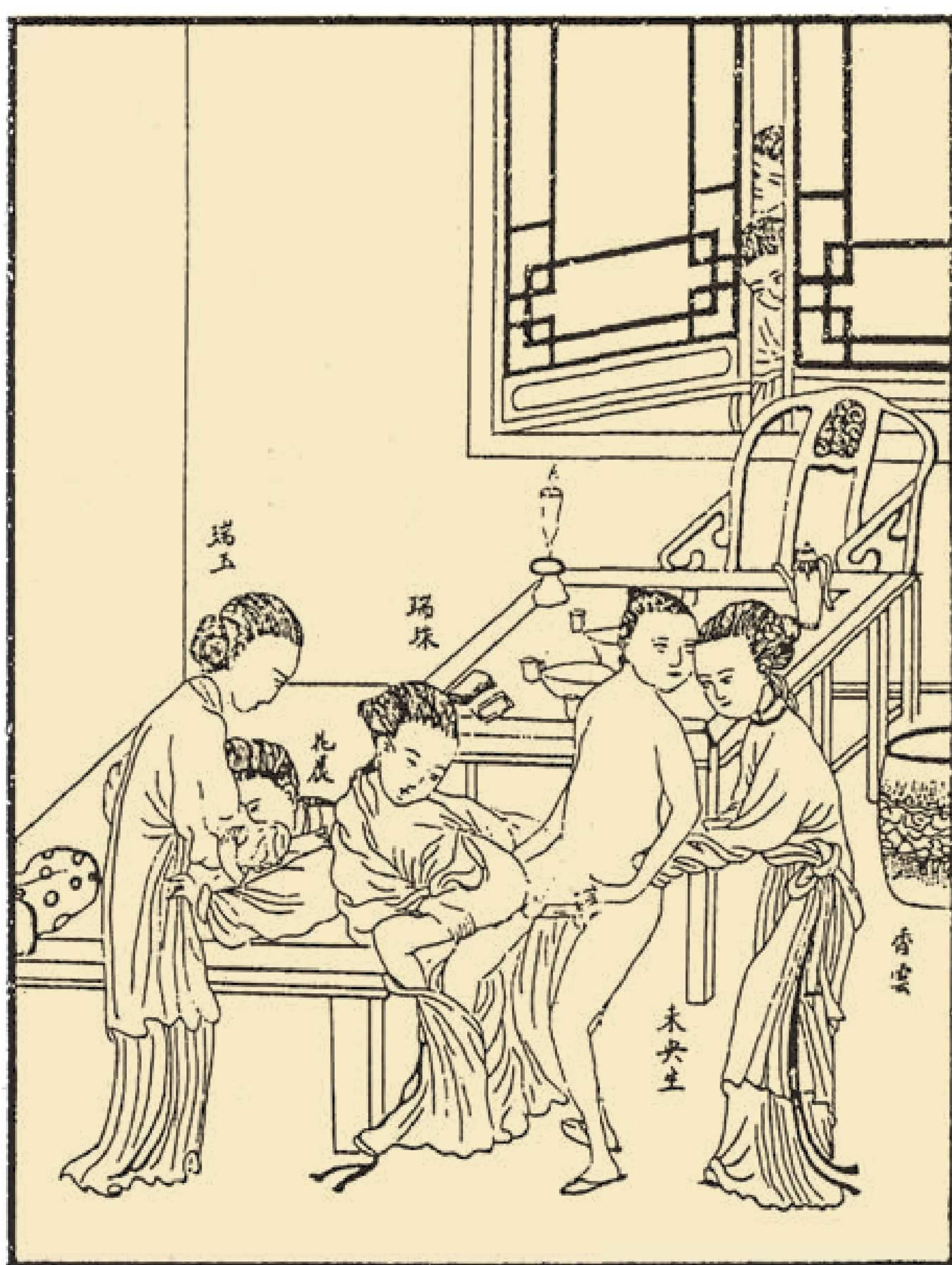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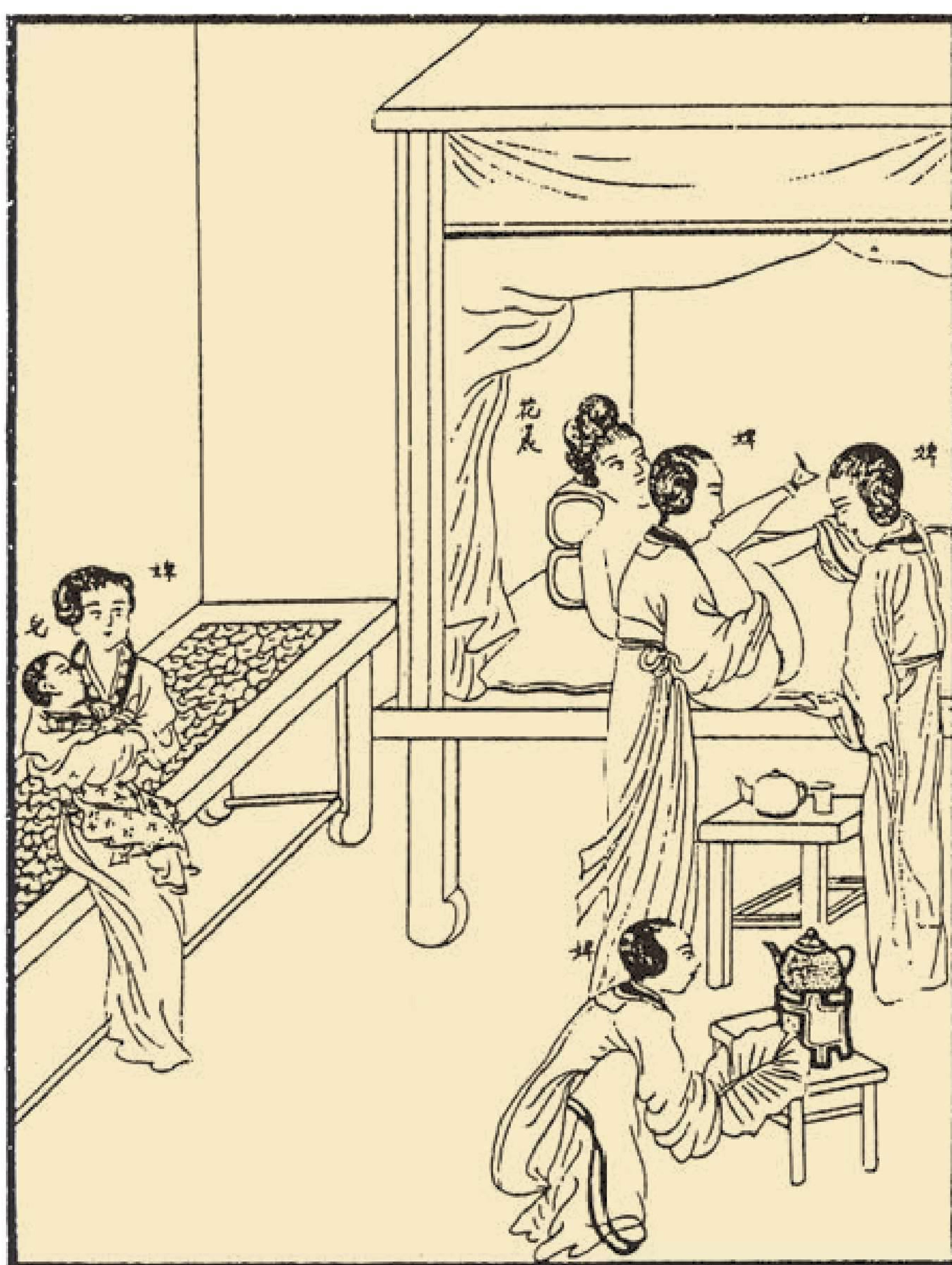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五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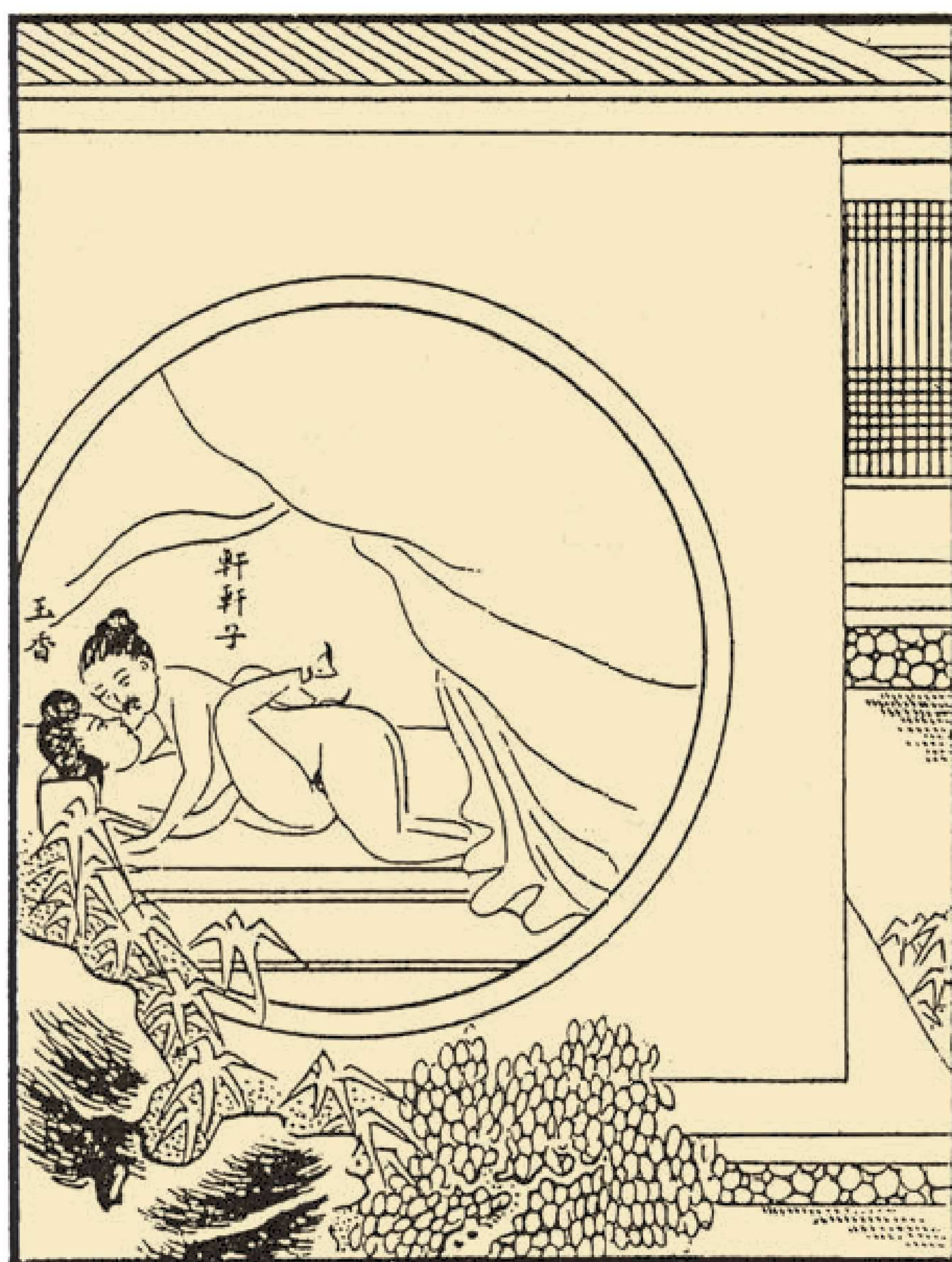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七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八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九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一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二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三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四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五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六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七



寫春園本卷四前圖像之十八

肉蒲團序

多情盡餘青以男女人有攜
逑求而未免譯焉蓋物祥
之以史夢之以好色之人大怯空
淫必報之明影此叢書姜而鏡台
際金䕶而出新之男情也懷大
男子不克相趾兮女子忘從而重

節操自適去歸和漢両之齋家治
國之妙訓而正君之化忘不外是者
主人又恐世間正之方之夫子猥為
淫形誕妄動人意淫之畫不敢買
而讀嗚呼是太阿誘多情也哉乎
嘗請一校本之評曰吾告畫樂後
夢之之不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

買不讀者惟道學先生耳然而亦
道學先生未見不買不讀者獨有
一種假道學先生要以方正欺人
不敢買去讀耳抑又見說彼雖
不敢自買未必不倩人代買矣不敢
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是乃做
這部小說者之語而為多情畫餅之

庶可序視勞苦之說遂出而与之

寶永己酉桂秋傳暴楼主人撰

於五里霧中人家

肉蒲團一名覺後禪卷之一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

詞曰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風。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戀芳樂。　世間眞樂地。算來算去。還數房中。不比榮華境。歡始愁終。得趣朝朝燕。酣眠處。怕響晨鐘。睜眼看。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詞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朝勞苦。事事愁煩。沒有一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

寶永本第一回第一頁右半

聖人、制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〻勞苦解〻愁煩
不至十分憔悴哭拘儒說来。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
門死我戶。據達者看来人。生在世。若沒有這件東西。只
怕頭髮還早白幾年。壽筭還畧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
的和尚。有幾人。四五十歲頭髮不白的。有幾个。七八十
歲肉身不倒的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太路。
或偷婦人、或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
以沒壽、這等請看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不狎徒
弟。連那偷婦人狎徒弟的器械都沒有了論理就該少
嫩、一生活〻幾百歲纔是為何面上的皺紋比別人多

跋

聾丈禪官諸家云所要不過
勸懲毋間男女之婆心也吾
既因家則貞德為推察小志
節義而傳唯引勝之事業不
如亦列甚流談譚之語而危者
皆讀之有味之時自不計疑致化

寶永本跋右半

之語以醒心耳之餘也甚恨誤多年而未有如此書刻至今極處者今夫此書一出天下無愁人之洛陽紙價奚止騰百倍哉

柳葊亭隱史題

寳永本跋左半

肉蒲團叙❶

壺天。尺地耳。此中日月。別具品瑩。前人握金烏。持玉杵。痛羣人之漆漆黑黑也。於是借三藏西遊事。洪敷汪衍。筆筆丹砂。言言石髓。世人蓬蓬詡詡。謂此小說奇品。讀至鬧天赫地。弄鬼屠妖。筋斗騰四❷天之下。金箍撞百怪之顱。便竚❸目凝神。掀髯咋舌。世間有此孫悟空。神通滑溜。一至於此。余從旁睨之。合掌嘆息曰。佛。佛。錯認了也。唐僧那得眞經。卽此便是迦葉撰文。曇花密諦。熟讀西遊。何必再誦參同契也。乃今情隱先生。通身具眼。百孔飛香。取日菁月汁。澆成五彩。於萬卷破爛之餘。自躍自舞。一日。拍案大叫。以爲。糟粕原屬神奇。迷川卽是寶筏。不必頭上加頭。屋又添屋。一笑千金。便是三乘七寶。香閨繡闥。可同慈室❹慧門。踰垣卽能飛錫。穿穴自會乘杯。睚眦不忌。確確眞如不二。請謝勿見。的的般若無訛。於是提筆鏤❺空。呼蜃❻布架。寫而爲。肉蒲團。施羅大不

得於有生之事。發揮之以盜。情隱大有得於無生之理。抒寫之以賊。鐵❼圍高迥。鐵船無渡。關鏁重重。何處通❽霄一線。不是饑鷹搏❾兔。餓虎擒羊乎。那得見金烏東耀。玉杵西輝。其夜未央。却被此賊劈個天明地朗。且崑崙爲諸山之祖。賽❿之則更上之。孤峯寂寂。可捉得在皮布袋否也。余則進一偈曰。衆賊自⓫竊家寶。孤峯撞碎崑崙。今日雙丸照破。方知賊是家親。咦。讀此書者。猶作西遊小說觀。却又是行者騰空。相去八萬四千里之外矣。

癸酉⓬夏五之望西陵如如居士敬題

校記

❶寶本、鳳本、春本、無此叙。

❷「四」原作「回」，據雙抄本、木活本改。

❸「室」原作「空」，據雙抄本、木活本改。

❹「竚」原作「貯」，據木活本改。

❺「鏤」原作「錢」，據雙抄本、木活本改。

❻「蟹」原作「爲」，據雙抄本改，木活本作「昬」。

❼「鐵」原作「錢」，據雙抄本、木活本改。

❽「通」原作「近」，據雙抄本改。

❾「搏」原作「將」，據雙抄本改。

❿「賽」原作「參」，據雙抄本改。

⓫「自」原作「行」，據雙抄本改。

⓬「癸酉」原作「酉」，雙抄本作「丁酉」，木活本作「癸酉」。

目錄

校記

❶「止淫風借淫事說法，談色事就色慾開端」原作「詞云，大春宮」，雙抄本作「止淫風借淫說法，談色事就色開端」，木活本作「情癡反正道人編次，情死還魂社友批評」，今據寶本、鳳本、春本改。

❷「技」原作「枝」，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❸「陽」原作「陽」，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❹「聆」原作「令」，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❺「勁敵」原作「動徹」，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❻「揮」原作「輝」，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❼「磕」原作「瞌」，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❽「破釜焚舟除隱恨，臥薪嘗膽復姦讎」原作「斧楚舟除隱恨由，節薪普膽復姦讎」，據春本改。

❾「銀」原作「愧」，據正文回目及寶本、鳳本、春本改。

❿「刦」原作「却」，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⓫「得便宜因人瞞己，遭塗毒為己驕人」原作「得便宜盡人瞞己，遭塗毒至為驕人」，據正文回目及雙抄本、寶本、鳳本、春本改。

⓬「欠」原作「文」，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⓭「索前逋」原作「素前逭」，據正文回目及諸本改。

⓮「禪機將發諸般美色盡成空」原作「禪機於發諸般業已盡成官」，據正文回目及雙抄本、寶本、春本改。

⓯「旃」原作「稱」，據正文回目及雙抄本、寶本、春本改。

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❶

情癡反正道人　編次
情死還魂社友　批評

第一回　止淫風借淫事說法　談色事就色慾開端❷

詞云

黑髮難留。朱顏易變。人生不比青松。名消利息。一派落花風。
悔殺少年不樂。風流院放逐衰❸翁。王孫輩。聽歌金縷。及早
戀芳叢。❹　世間眞樂地。算來算去。還數房中。不比榮華
境。歡始愁終。得趣朝朝暮暮。❺酣眠❻處。怕響晨鐘。睜眼看。
乾坤覆載一幅大春宮。

這一首小令。名曰。滿庭芳。單說。人生在世。朝朝勞苦。事事愁煩。沒有一

毫受用處。還虧那太古之世。開天闢地的聖人。製一件男女交媾之情。與人息息勞苦。解解愁煩。還不至於十分憔悴。照拘儒說來。婦人腰下之物。乃生我之門。死我之戶。據達者看來。人生在世。若沒有這件東西。祇怕頭髮還要早白幾年。壽算還要略少幾歲。不信。但看世間的和尚。有幾人四五十歲髮根不白的。有幾個七八十歲肉身不倒的。或者說。和尚雖然出家。一般也有去路。遠則偷婦人。近則狎徒弟。也與俗人一般。不能保元固本。所以沒壽。這等。請看京裡的太監。不但不偷婦人。連偷婦人的器械都收拾了。不但不狎徒弟。連狎徒弟的把柄都沒有了。論理就該。少嫩一生。活上幾百歲纔是。爲何面上的皺紋更比別人多些。頭上的白髮。更比別人早些。名爲公公。實像婆婆。京師之內。祇有掛長壽匾額的平人。沒有起百歲牌坊的內相。可見女色二字。原於人無損。只因本草綱目上面。不曾載得這一味。所以沒有一定的註解。有說。

他是養人的。有說。他是害人的。若照這等比驗起來。畢竟還是養人的物事。他的藥性。與人參附子相同。而亦交相爲用。只是一件。人參附子雖是大補之物。只宜長服。不宜多服。只可當藥。不可當飯。若還不論分兩。不拘時度。儘飽吃下去。一般也會傷人。女色的利害與此一般。長服則有陰陽交濟之功。多服則有水火相尅之弊。當藥則有寬中解鬱之樂。當飯則有傷精耗血之憂。世上的人若曉得。把女色當藥不可太疏。亦不可太密。不可不好。亦不可酷好。未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毒也。胡爲懼之。既近女色之際。當思曰。此藥也。非飯也。胡爲溺之。如此。則豈但陽不亢。陰不鬱。世無失禮之民。亦可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於王者之政。亦不爲無助矣。只是一件。這種藥性。與人參附子件件相同。只有出產之處與取用之法。又有些相反。服藥者不可不知。人參附子是道地者佳。土產者。服之無益。女色這件東西。倒是土產者佳。道地

者。不惟無益。且能傷人。何謂土產。何謂道地。現在的婦人。自家的妻妾。不用遠求。不消錢買。隨手扯來就是。此之謂土產。任我橫睡倒眠。沒有阻撓。隨他叩戶敲門。不擔驚恐。既無傷於元氣。且有益於宗祧。交感一番。渾身通泰。豈不謂之養人。艷色出於朱門。嬌粧必須繡戶。家雞味淡。不如野鶩新鮮。舊婦色衰。爭似閨雛少艾。此之謂道地。若見此等婦人。眠思夢想。務求必得。初以情挑。繼將物贈。或踰牆而赴約。或鑽穴而言私。饒伊色膽如天。到底驚魂似鼠。雖無誰見。似有人來。風流汗少而恐懼汗多。精液遍從毛孔洩。兒女情長而英雄氣短。鬚眉常為捉奸髡。試身不測之淵。立構非常之禍。暗傷陰德。顯犯明條。身被殺矣。既無償命之人。妻尚存兮。猶有失節之婦。種種利害。慘不可當。可見世上人於女色二字。斷斷不可舍近而求遠。揀精而擇肥。厭平常而求怪異。做這部小說的人。原具一片婆心。要為世人說法。勸人窒慾。不是勸人縱慾。為

讀回語。毛髮俱竦。好色者當銘座右。

人秘淫。不是爲人宣淫。看官們不可認錯他的主意。說話的。你既要使人遏淫窒慾。爲甚麼不著一部道學之書。維持風化。却做起風流小說來。看官有所不知。但凡移風易俗之法。要像大禹治水一般。因其勢而利導之。則其言易入。近日的人情。怕讀聖經賢傳。喜看稗官❼野史。就是稗官野史裡面。又厭聞忠孝節義之事。喜看淫邪誕妄之書。風俗至今日。可謂靡蕩極矣。有心世道者。豈可不思挽回。若還著一部道學之書勸人爲善。莫說要使世上的人將銀錢買了去看。就如好善之家施舍經藏的一般。刊刻成書。裝釘成套。賠了帖子送他。他不是拆了塞甕。就是扯了吃烟。那裡肯施舍眼睛去看一看。不如就把色慾之事去歆動他。等他看到津津有味之時。忽然下幾句針砭之語。使他瞿然歎息道。女色之可好如此。豈可不留行樂之身。常遠受用。而爲牡丹花下之鬼。務虛名而丟實際乎。又等他看到明彰報應之處。輕輕下一二點化

之言。使他幡然大悟道。姦淫之必報如此。豈可不留妻妾之身自家受用。而爲隋珠彈雀之事。借虛錢而還實債乎。思念及此。自然不走邪路。不走邪路。自然夫愛其妻。妻敬其夫。周南召南之化。不外是矣。此之謂。就事論事。以人治人之法。不但做稗官野史之人當用此術。就是經書上的聖賢。亦先有行之者。不信。但看戰國之時。孟子對齊宣王稱說王政。那宣王是聲色貨利中人。王政非其所好。只隨口贊一句道。善哉言乎。孟子道。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宣王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孟子就把公劉好貨一段做人家的話去引進他。宣王又道。寡人有疾。寡人好色。他說到這一句。已甘心做桀紂之君。只當寫個不行王政的回帖了。若把個道學先生。就要正顏厲色規諫他道。色荒之事。從古帝王具有規箴。庶人好色則亡身。大夫好色則失位。諸侯好色則失國。天子好色則亡天下。宣王若聞此言。就使口中不說。心上畢竟回覆他道。這等。寡

如此看書。眞是必然之理。却從來讀書人都未經道破。

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用先生不著了。誰想孟子却不如此。反把大王好色一段風流佳話去勾住他。使他聽得興致勃然。住手不得。想。大王在走馬避難之時。尚且帶著姜女。則其生平好色。一刻離不得婦人可知。如此淫蕩之君。豈有不喪身亡國之理。他却有個好色之法。使一國的男子都帶著婦人避難。大王與姜女行樂之時。一國的男子婦人。也在那邊行樂。這便是。陽春有脚天地無私的王化了。誰人不感頌他。還敢道他的不是。宣王聽到此處。自然心安意肯去行王政。不復再推寡人有疾。不然。焉知他不又把寡人好酒。寡人好氣的套話來謙遜兩番。孟子這段機權。眞是火裡生蓮的手段。做這部小說的人。得力就在於此。但願。普天下的看官。買去當經史讀。不可作小說觀。凡遇叫看官處。不是針砭之語。就是點化之言。須要留心體認。其餘形容交媾之情。摹寫房幃之樂。不無近於淫褻。總是要引人看到收場處。纔知結果。纔識

道來包甕吃烟者。皆橄欖書也。橄欖初吃時苦。回味好。

警戒。不然。就是一部橄欖書。後來縱有回味。其如入口酸嗇。人不肯咀嚼何。我這番形容摹寫之詞。只當把棗肉裹著橄欖引他。吃到回味處。也莫厭攤頭絮繁。本事下回便見。

評

這部小說。惹看極矣。吾知書成之後。普天之下。無一人不買。無一人不讀。所不買。不讀者。惟道學先生耳。然而眞道學先生未有不買。不讀者。獨有一種假道學。要以方正欺人。不敢買去讀耳。抑又有說。彼雖不敢自買。未必不倩人代買。讀之雖不敢明讀。未必不背人私讀耳。

校記

❶首頁首行作「肉蒲團小說一名覺後禪卷之一」，然全書無分卷。

❷原無回目，據寶本、鳳本、春本補。

❸「衰」原作「哀」，據雙抄本、寶本、鳳本、春本改。

❹「叢」原作「業」，據雙抄本、春本改。

❺「暮暮」原作「燕」，據文意及詞牌字數逕改。

❻「酣眠」原作「酬眼」，據雙抄本、寶本、春本改。

❼「稗官」原作「裨官」，據文意改，下同，不贅。

第二回　老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愛坐肉蒲團

詩云

慾海微茫似不深。却同弱水比浮沉。
饒伊輕似蜻蜓翼。點著波痕没處尋。

話說。元朝致和年間。括蒼山中有一個頭陀。法名正一。道號孤峯。他原是處州郡學一個噪名諸生。只因性帶善根。生下來彌月之時。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咿咿唔唔。就像學生背書一般。父母不解其故。有個行脚僧上門抄化。見丫鬟抱在手中。似啼非啼。似笑非笑。僧人側耳聽之。說他念的是楞嚴。大藏眞經。此子乃高僧轉世。就向他父母乞爲弟子。父母以爲妖言。不信。大來教他攻習舉業。雖則一覽數行。過目成誦。怎奈功名之事非其所願。屢次棄儒學佛。俱被父母痛懲而止。不得已。出來

請看三種議論有隻字經人道過否。即此便知作者是何胸襟。是何見解。豈作說（部）之人哉。

應試。垂髫就入泮。入泮就幫補。及至父母亡後。他待三❶年服闋。將萬金家產盡散與族人。自己縫一個大皮袋。盛了木魚經藏等物。落去頭髮。竟入山修行。知道者稱爲。孤峯長老。不知道的。只叫他做皮布袋和尚。他的修行❷與衆僧不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戒得甚堅。就於僧家本等事業之中。也有三戒。那三戒是。不募緣不講經不住名山。人問他。爲甚麼不募緣。他道。學佛之事。大抵要從苦行入門。須不住的勞其筋骨。餓其體膚。使饑寒之慮日迫。饑寒之慮日迫。則淫慾之念不生。淫慾之念不生。則穢濁日去。清淨日來。久之。自然成佛。連經也可以不必念。咒也可以不必持也。若還不耕而食。不織而衣。終日靠著施主拿來供養。腹飽則思閒步。體暖則愛安眠。閒步而見可欲。安眠即成夢想。無論學佛不成。種種落地獄之事。不求而自至矣。我所以自食其力。戒不募緣。人問他。爲甚麼不講經。他道。經懺上的言語。是佛菩薩說出來的。除

非還是佛菩薩纔解得出。其餘俗口講經。猶如癡人說夢。經一番詮釋。多一番支離。當初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書。尚且不敢求其甚解。況以中國之人。讀外國之書。而可妄加翻譯乎。我不敢求爲佛菩薩之功臣。但免爲佛菩薩之罪人而已。以此知愚守拙。戒不講經。人又問他。爲何不住名山。他道。修行之人。須要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天下可欲之事。不獨在聲色貨利之中。就是適體之淸風。娛情之皓月。悅耳之禽鳥。可口之薇蕨。一切可愛可戀。使人低徊不能去者。皆是可欲。一居勝地。便有山靈水怪。引我尋詩。使人撇不下當年筆墨。月姊風姨。攙人入定。使我坐不安子夜蒲團。所以入名山讀書者。學業不成。入名山學道者。情根難淨。況且那一處名山沒有燒香的女子。隨喜的仕宦。月明翠柳之事。乃前車也。我所以撇了名刹。來住荒山。不過要使耳目之前。無可沾帶的意思。問者深服其言。以爲從古高僧所未

發。他只因有此三戒。不求名而名日彰。遠近之人。發心皈依者甚衆。他却不肯輕收弟子。要察他果有善根。絕無塵念者。方纔剃度。略有一毫信不過。便拒絕不收。所以出家多年。徒弟甚少。獨自一個在山澗之旁。構幾間茅屋。耕田而食。汲泉而飲。寫一副對聯。貼在屋柱上道。

學佛無安樂身。　須活遊遍一十八層地獄。

參禪非容易事。　問已坐破幾千百個蒲團。

即此一聯。便見他生平的苦行。一日。秋風蕭瑟。木脫蟲吟。和尚清晨起來。掃了門前的落葉。換了佛前的淨水。裝香已畢。放下蒲團。就在中堂打坐。偶然忘了閉關。忽有一少年書生。帶兩個家僮。走進門來。那書生的儀表。生得。

神如秋水。態若春雲。貌擬潘安。腰同沈約。面不傅粉。而白皙有如婦人。唇未塗脂。而紅艷宛同處女。眉長能過目。體弱不

勝衣。戴一頂漆黑縐紗巾。雅稱面龐如冠玉。穿一鞴鮮紅刻

絲履。輕移脚步似凌雲。

這是他通身的俊俏。合體的風流。亦不過言其大概。若把他五官四肢

逐件形容起來。就做幾十篇賦。幾百首贊。也還摹擬不盡。別的雖然秀

麗。還與人相去不遠。獨有那雙眼睛。更覺生得異樣。怎見他異樣。有西

江月詞爲證。

兩縫細如纖玉。雙眸湛比寒晶。瞳人(仁)黑白太分明。光

焰常流不定。　遇見男兒似白。一逢女子偏青。常嫌阮籍

欠多情。不作紅顏水鏡。

這種眼睛。就是世上人所說的色眼。有色眼之人。大約不喜正觀。偏思

邪視。別處用不著。惟有偷看女子。極是專門。他又不消近身。隨你隔幾

十丈遠。只消把眼光一瞬。便知好醜。遇著好的。就把眼色一丟。那婦人

若是正氣的。低頭而過。不看到他臉上來。這眼色就丟在空處了。若還世上有色眼婦人。有男子一樣毛病的。這邊丟來。那邊丟去。眼角上遞了情書。就開交不得了。所以不論男子婦人。但生下這種眼睛。就不是吉祥之兆。喪名敗節。皆由於此。看官們的尊目。若有類此的。不可不愼。彼時。這書生走進門來。對佛像拜了四拜。對和尚也拜了四拜。起來立在旁邊。端然不動。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時。不便回禮。直待完了功課。方纔走下蒲團。也深深回了四拜。送坐已定。就開口問其姓名。書生道。弟子乃遠方之人。遊藝浙中。別號未央生。聞得師父乃一代高僧。世間活佛。故此齋戒沐浴前來拜仰。說話的。你方纔說和尚問其姓名。他爲何不稱名不道姓。却說起別號來。看官要曉得。元末之時士風詭異。凡是讀書人不喜稱名道姓。俱以別號相呼。故此。人都另有個表德。有稱爲某生的。有稱爲某子的。有稱爲某道人的。大約少年者稱生。中年者稱

子。老年者稱道人。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取義。或是情之所鍾。或是性之所近。隨取二字以命名。只要自己明白。不必人人共曉。書生祇因性耽女色。不喜日而喜夜。又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見詩經上有。夜如何。其夜未央的兩句。故此斷章取義。名爲未央生。當時和尚見他稱譽太過。愧不敢當。回了幾句謙遜的話。其時瓦鐺之中。齋飯已熟。和尚見他徒步遠來。必然饑餓。就留他吃了晨齋。兩個對坐談禪。機鋒甚合。原來未央生性極聰明。不但精研舉業。凡三教九流之書。無不流(瀏)覽。這禪機裡面。別人千言萬語參不透的。他只消和尚提頭一句。就徹底了然。和尚口中不說。心上躊躇道。好個有知識的男子。只怪造物賦形有錯。爲何把一副學佛的心胸。配一個作孽的相貌。我看他形容。察他舉止。分明是個大色鬼。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將來必致鑽穴踰牆。釀禍閨閫。天地間不知多少婦人。受其塗毒。我今日不見則已。見了構

亂之人。而不爲衆生弭亂。非慈悲之道也。即使他孽根已固。不可動移。我亦自盡其心而已。就對他道。貧僧自從立心度世以來。這雙眼睛閱人多矣。那些愚夫愚婦。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就是走來參禪的學士。聽法的宰官。也都是些門外漢。大抵悟禪與悟道。是兩種聰明。悟道易。悟禪難。在儒教中。聞一知十的。走到佛教中來。只好聞一知二。誰想賢居士竟有如許靈明。以此學禪。不數年可登三昧。人生在世。易得者是形體。難得者是性靈。易過者是時光。難過者是刼數。居士帶了作佛的資性來。不可走到鬼魅路上去。何不乘此朝氣未散之時。割除愛慾。遯入空門。貧僧雖是俗骨凡胎。猶堪作他山之石。果能發此大願力。證❸此大因果。百年以後。上可配享於僧伽。下亦不致聽命於羅刹。居士以爲何如。未央生回覆道。弟子逃禪之念。蓄之已久。將來少不得要歸此法門。祇是弟子尚有二願未酬。難於擺脫。如今年紀尚幼。且待回去畢

姓岳名鵬舉。諡武穆。

了二事。安享數年。不枉爲人一世。到那時節然後來摩頂皈依。未爲晚也。和尙道。請問居士有那二願。莫非是要。策名天府。下酧所學。立功異域。上報朝廷麼。未央生搖頭道。不是。功名二字雖是讀書人分內事。然而必得者少。不得者多。當初劉蕡也曾下第。李白亦未登科。即有必中之才。也須必中之命。弟子豈能自司其命乎。就是建功立業。也有個天數。若還天不容你建功。人不許你立業。縱有岳武穆之忠。關雲長之義。只好自盡其心。自棄其身而已。豈能必其有濟於國家。這些名利關頭。弟子倒看得破。所以不在於此。和尙道。這時居士所願者。畢竟是何事。未央生道。弟子所願者。乃是自己力量做得來。自己心上信得過。不是妄想。不是難得的事。不瞞師父說。弟子讀書的記性。聞道的悟性。行文的筆性。都是最上一流。當今這些名士。不過是勉強記誦。移東換西。做幾篇窗稿。刻一部詩文。就要樹幟詞壇。縱橫一世了。據弟子看來。都是

些假借。要做眞名士。畢竟要讀盡天下異書。交盡天下奇士。遊盡天下名山。然後退藏一室。著書立言。傳於後世。幸而掛名兩榜。也替朝廷做些事業。萬一文福不齊。老於牖下。亦不失爲千古之人。故此弟子心上有私語二句道。要做世間第一個才子。和尙道。這是第一句了。那第二句呢。未央生正待開口。又復呑聲。却像怕和尙笑他。不好說出的意思。和尙道。第二句居士既然怕講。待貧僧替說了罷。未央生道。弟子心上的事。師父那裡說得出。和尙道。且待貧僧說來。若還不是。情願受罰。只是說著了。居士不要假推不是。未央生道。師父若說得著。不但是菩薩。又是神仙了。正要求你指引迷途。豈敢遁辭推託。和尙不慌不忙。從容說道。要娶天下第一位佳人。未央生聽了。不覺目睜口呆。定了半晌。方纔陪笑道。師父眞異人也。這兩句私語。是弟子心上終日念的。師父竟像聽見的一般。一口就猜著了。和尙道。豈不聞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乎。

未央生道。論起理來。情慾之言。不該對著法座講。只是師父說到此處。弟子不敢不以實告。不瞞師父說。弟子道心尚淺。慾念方深。從古以來。才子佳人四個字再分不開。有了才子。定該有佳人作對。有了佳人。定該有才子成雙。當今絕世佳人。弟子尚不曾見。常見❹略有幾分姿色的婦人都配著醜陋男子。不能不爲紅顏抱恨。弟子的才華且不必說。就是相貌也不差。時常引鏡自照。就是潘安衛玠生在今時。弟子也不肯多讓。天既生這等一個男人。豈不生那般一個女子相配。如今世上若沒有佳人則已。倘或有之。求佳偶者。非弟子而誰。故此弟子年過二十。尚未定親。是不肯辜負才貌的意思。待弟子回去。覓著佳人成了配偶。生一子以繼宗祧。那時節良願已酬。無復他想。不但自己回頭。亦將勸化室人。同登彼岸。師父以爲何如。和尚聽了。半晌不言。冷笑一聲。方纔回覆道。這等看來。居士的念頭一毫不差。只是生人造物的天公老

請問自開闢（闕）以來。隨你那一位高僧說法。那一部小說勸人。有如此明白透徹。使人喜聽樂從否。即欲不以奇書目之。其可得乎。

大有些不是。若把一副醜陋形骸付與居士。居士具一點不昧之靈。或者反能歸於正果。所以古來之人。常有癩疾瘋症。手折脚蹺。因受天刑而成仙作佛者。就是這種道理。居士只因賦形之時。天公忒驕縱了些。就如父母愛子一般。幼小之時。惟恐損傷皮肉。惱壞性情。不忍打他一下。罵他一句。兒子大來。只說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父母養就的。必無損壞之日。所以任意去爲非作歹。犯下罪來。受官府之鞭笞。遭朝廷之刑戮。方恨父母驕縱太過。致有今日。這副細嫩皮肉。驕傲性情。不是好祥瑞也。居士。因你的相貌。是第一個才子。就要去尋第一位佳人。無論佳人可得不可得。就使得了一位。只恐這位佳人他額角上不曾註寫第一的兩個字。你見了強似他的。又要翻起案來了。那好似這一位的佳人。若與居士一般生性。不肯輕易嫁人。要等第一個才子的居士還好娶來作妾。❺萬一有了良人。居士何以處之。若斷了妄想。依舊不

曾娶得第一位佳人。若千方萬計求遂所願。則種種墮地獄之事。從此出矣。居士還是要墮地獄乎。上天堂乎。若甘心墮地獄。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若還要上天堂。請收拾了那些妄念。來跟老和尚出家。未央生道。師父起先的話。都說得津津有味。只是天堂地獄四個字。未免有些落套。不似高僧之言。參禪的道理不過是要自悟本來。使身子立在不生不滅之處。便是佛了。豈眞有天堂可上乎。即使有些風流罪過。亦不過玷辱名教而已。豈眞有地獄可墮乎。和尚道。爲善者上天堂。作惡者墮地獄。果然是兩句套話。只是。你們讀書人事事俱可脫套。惟有修身立行之事。那些舊套子。一毫也脫不得。無論天堂地獄。明明不爽。即使沒有天堂。不可不以天堂爲向善之階。即使沒有地獄。不可不以地獄爲作惡之戒。你既厭聞套話。我且去了將來的陰報。來說現在的陽報。只是說來說去。少不得又是❻套話起頭。古語二句道。我不淫人妻。人

不淫我婦。這兩句。是從來極陳極腐。極平常的套話了。只是世上貪淫好色之人。不曾有一個脫得套去。淫人妻者。妻亦爲人所淫。汚人女者。女亦爲人所汚。若要脫套。只除非不姦不淫則已。若要姦淫。少不得要被套話說著。居士還是要脫套乎。要入套乎。若要入套。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若要脫套。請收拾了那些妄念。來跟老和尙出家。未央生道。師父這些言語極講得透徹。只是爲愚蒙者說法。不得不講個盡情。使他聽得毛骨悚然。纔知警戒。若對我輩說理。恐亦未必如此。天公立法雖嚴。行法亦未嘗不恕。姦淫必報者雖多。姦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若還挨家逐戶去訪緝姦淫。淫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去償人淫債。則天公亦甚褻矣。總之。循環之道。報施之理。大概不爽。爲不善者不可不知。這就是勸化的大題目了。何必如此膠柱。和尙道。照居士這等說來。世上的姦淫亦有不報的麼。只怕天公立法。並不曾使人漏網。或者居士的

耳目忠厚。略有使人漏網處。據貧僧看來。淫人妻女而不報者。古今並沒有一個。書史所載。俗口相傳者。盈千累萬。出家受戒之人。不便出之於口。居士請試思之。凡是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多。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不肯對人說。故知道的少。內中還有妻瞞其夫。女瞞其父。連自家也不知道。還說姦淫之報必無此事。直到蓋棺之後。方信古語不誣。到那時節。這句了悟的話。又對人說不出了。無論姦了人的妻女。總以妻女償人淫債。祇姦淫之念一動。此時妻女之心。不知不覺。也就有許多妄念生出來了。譬如自家的妻子生得醜陋。夜間與他交媾之時。不十分起興。心上想著日間所見的標致女子。把妻子權當了他。自取其樂。焉知此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想著日間所見的標致男子。把丈夫權當了他。自取其樂。此等事。家家有之。人人有之。雖無損於冰霜之操。頗有傷於匪石之心。亦男子好淫之報也。

舉心動念。尚且如此。何況身入其室。體壓其膚。而鬼神不見。造物不嗔。使其妻子爲完名全節之婦乎。貧僧這些言語。都不是套話。居士以爲然否。未央生道。極講得入理。只是一件。還要請問師父。有妻有女者淫了人的妻女。還有妻女相報。倘若是個無妻無妾的光棍。沒兒沒女的獨夫。淫了人的妻。姦了人的女。把甚麼去還債。這天公的法度也就行不去了。還有一說。一人之妻女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譬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妾。一兩個兒女。却淫了天下無數的婦人。即使妻女壞事。也就本少利多了。天公將何以處之。和尚見他說到此處。知道是塊頑石。推移不動的了。只得用個半放半收之法。就對他道。居士談鋒甚利。貧僧愧不敢當。祇是這種道理。口說無憑。直待做出來。方見明白。居士請回。待娶了佳人之後。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有實際。貧僧自此以後不敢再饒舌矣。只是一件。居士有超凡入聖之具。登峯造極之資。貧僧

實不忍舍。萬一到豁然大悟之後。還要來惠顧貧僧。商量歸路。不要因貧僧之言不幸言中。相見無顏。竟自割絕了。貧僧從明日起。終朝拭目而待。說罷。裁半幅箋紙。提起筆來。寫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

請抛皮布袋。去坐肉蒲團。
須及生時悔。休嗟已蓋棺。

將來折做幾折。遞與他道。粗笨頭陀不識忌諱。偈語雖然太激。實出一片婆心。屈居士留之。以爲後日之驗。說完。立起身來。竟像要送他的意思。未央生知道見絕。不便留連。又重他是個高僧。不敢悻悻而去。只得低頭陪罪道。弟子賦性愚頑。不受教誨。還望師父海涵。他日重來。尚祈收納。說罷。依舊跪下來拜了四拜。和尚也一般回禮。送他出門。又叮嚀了幾句。方纔分別。和尚的出處。此回❼已盡。後面祇說未央生迷戀女色之事。不復再敘孤峯矣。要識高僧結果。直到末回始見。

評

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孤峯乃末脚也。他人執筆。定將未央生說起。引孤峯作過客。此是小說家正派。此獨首敍孤峯。極其詳悉。使觀者疑孤峯後來或有淫行。誰料却大不然。直到打坐參禪忘記關門處。纔露出正意來。使人捉摸不定。此從來小說之變體。乃作者闘盡窠臼處。即使他人用此法。又必使題旨錯亂。頭緒紛然。使觀者不辨誰賓誰主。此獨眉眼分明。使人看到入題處。便自了然。末後數語。又提清線索。不復難爲觀者。眞老手也。水滸而外。未見其儔。有謂與金瓶伯仲者。無乃淮陰絳灌乎。

校記

❶「三」底本作「二」，據雙抄本、寶本、春本改。

❷「他的修行」四字原無，據雙抄本補。

❸「證」原作「註」，據雙抄本、春本改。

❹「常見」原無，據雙抄本補。

❺「妾」原作「妻」，諸本作「妾」，據改。

❻「是」原作「有」，據雙抄本、寶本、鳳本改。

❼「回」原作「句」，據雙抄本改。

第三回　道學翁錯配風流婿　端莊女情移輕薄郎

詩云

婦性從來總善淫。　却非無自啟邪心。
枕邊不説崔家事。　牆外誰挑卓氏琴。
情劇莫從堂上演。　靡詞少向閫中吟。
休言野史傷風化。　悟到頭來字字金。

却說未央生自從別了孤峯。一路啣啣噥噥的埋怨道。好沒來頭。我二十多歲的人。一朶鮮花纔開。就要教人削髮修行。去尋苦吃。世上那有這樣不情的人。我今日之來。不過因他是由名士出家。胸中定有些不同的見解。要領略他些禪機。好助我的文思。誰想竟受他許多怠慢。口裡的刻薄也夠得緊了。還做一首烏龜偈贈人。教人怎當得起。一個七

尺昂藏的丈夫若做了官。還要治天下。管萬民。難道自家一個妻子就❶管不下。等他做出別樣事來不成。我如今偏要與他拗一拗。不遇著好婦人就罷了。倘遇著好婦人。決不當面錯過。略做幾樁風流罪犯。拚得把自家閨門放緊些。且看有那個男人來討得債去。不是誇嘴說。隨你甚麼婦人。嫁了我這樣標致丈夫。就有別個男子引誘他。只怕也看不上眼了。那失節之事。料得定是沒有的。他方纔那一首偈。論理就該扯碎了。丟還他。祇是以後相見。要塞他那張毒口沒有憑據。我且留在這邊。且看他後來見了。悔過不悔過。思量已定。就將偈語搓作一團。塞在衣帶之中。回到家裡。吩咐幾個伴當。各路去傳諭媒婆。要尋世間第一位佳人。他原是個閥閱之家。又兼有潘安之貌。子建之才。那一個男子不願得他爲婿。那一個婦人不願得他爲夫。自從傳諭之後。日日有幾個媒妁尋他說親。小戶人家。任憑他上門去相。從頭看到腳底。若是

大戶人家。要顧惜體面的。或是約在寺院之中。或是訂在荒郊之外。兩下相逢。以有心作爲❷無意。一般相得分明。惹了多少婦人回去害相思。他却一個也看不上眼。有個媒人對他道。這等看來。別的女子都不是你的對頭。祇有鐵扉道人的小姐。名字叫做玉香。方纔配得你上。祇是他父親古板。定不肯使人相。你又定要相。這樁事又是做不來的了。未央生道。他爲何叫做鐵扉道人。你爲何見得他小姐標致。既然標致。又爲何不肯使人見面。媒人道。這個老者是通縣有名的宿儒。做人極爲孤介。家中有田有地。無求於人。生平沒有一個朋友。獨自一個坐在家裡讀書。隨你甚麼人去敲門。他祇是不開。有一個貴客慕他的名。不遠百里走去訪他。敲了半日門。莫說不開。連答應也不答應。那貴客沒奈何。只得題詩一首。寫在門上而去。中間有兩句道。

但知高士蓬爲戶。　誰料先生鐵作扉。

他後來見了詩句。道。鐵扉兩字。甚覺新異。又且道得不差。就把他做了別號。叫做。鐵扉道人。生平沒有兒子。止得一女。生得如花似玉。我們做媒的眼睛。見千見萬。再不曾見有強似他的。又且讀了一肚書。都是父親所教。提起筆來。隨你詩詞歌賦。沒有一件做不出。他家的閨門。極是嚴緊。又不走去燒香。又不出來看會。長了一十六歲。不曾出頭露面。至於三姑六婆飛不進門。越發❸不消說了。只有那一日老者立在門前。見我走過。叫住問道。你莫非是作媒的麼。我應道。正是。他就把我引到家中。指著女兒對我道。這是我的小姐。要招個像樣的女婿當兒子養老。你可留心替我訪擇。我就把相公說上。他道。我也聞得他的才名。但不知德行何如。我又道。相公少年老成。毫無破綻。只是一件。他要親眼相一相。纔肯下聘。小姐這樣才貌。自然是中意的。但不知可肯容他上門。他聽到此處就放下臉來道。胡說。只有揚州人家養的瘦馬肯與人

相。那有正經女兒許男子見面之理。我見他說了這一句。就不好再講別話。竟自出門來了。故此知道這頭親事。定做不成。未央生聽了這些言語。心上躊躇道。我如今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孤身一人。明日娶了妻子。靠那一個拘管。就是自己行監坐守。難道沒有出門的時節。這老兒的心性如此。那齊家的法度不問可知。我若贅在他家。不消我去提防。他自家的兒女自然會照管。我就出門一世。也不妨了。那有這樣湊巧的事。只是不相一相。究竟不放心。媒人的口。那裡信得。就對他道。照你說來。親事是極相當的了。畢竟求你生個法子。使我窺見些影響。只要大段不差。也就罷了。媒人道。這個斷斷不能。你若不信。只好去求籤問數。卜之於神。該做就做。不該做就罷。那鐵扉裡面。定然是鑽不進的。未央生道。也說得是。我有個朋友。請仙判事極其靈驗。待我請他回來判斷過了。然後回你的話。媒人答應而去。未央生到了次日。齋戒沐浴。把

請仙的朋友延至家中。焚香稽首已畢。就低聲禱祝道。弟子不爲別事。祇因鐵扉道人之女。名爲玉香。聞得他姿容絕世。要娶爲妻。但屬耳聞。未曾目擊。所以請命於大仙。如今所問。也不在婦德之貞淫。也不在女工之巧拙。就是子息有無。自有定數。也不必預曉。單問他。容貌何如。若是姿色果然好。弟子就與他聯姻。稍有不然。即行謝絕。伏望大仙明白坦易。指引迷途。勿示模糊之言。使弟子參詳不出。說完又拜四拜。起來扶住仙鑾。(鸞)聽其揮寫。果然。畫出一首詩道。

紅粉叢中第一人。　不須疑鬼復疑神。
祇愁艷冶將淫誨。　邪正關頭好問津。

右其一

未央生見了這一首。心上思量道。這等看來。姿色是好的了。只是後面二句。明白說他。冶容誨淫。難道這個女子已被人破了瓜去不成。詩後

既有其一二字。畢竟還有一首。且看後作何如。祇見仙鑾(鸞)停了一會。又寫出四句道。

婦女貞淫總不差。但須男子善齊家。
閉門不使青蠅入。何處飛來玉上瑕。

右其二 回道人題

未央生見了回道人三字。知道是呂純陽的別號。心上大喜道。此公於酒色二字極是在行。他說。好。畢竟是好的了。後面一首。又破我心上之疑。可見此女原未破瓜。不過要我著意提防的意思。有這樣古板丈人替我拘管。料然沒事。後面二句道。閉門不使青蠅入。何處飛來玉上瑕。明明說。他鐵扉之中無人鑽得進的意思。不必再疑惑了。就望空拜謝了純陽。叫人喚媒婆來。吩咐說。仙詩判得甚好。如今不消去相。你竟去說親罷了。媒人甚喜。走到鐵扉道人家。把未央生求親的意思傳述一

遍。道人道。他起先要上門相親。就是個重色不重德的人了。輕薄可知。我要招個有品有行的女婿。不要這等鶩外之人。那媒婆要趁媒錢。只得千方百計。把巧話去回護說。他要相的意思不是爲色。只怕舉止輕佻。沒有福相。後來做不得夫人。如今訪得府上的閨訓甚嚴。小姐的閫德又備。故此心安意肯。特地央我來求親。道人見他說得近理。就許了親事。約定吉日過門完姻。未央生雖然聽了媒人的話。信了仙詩之言。祇因不曾相得。到底有些狐疑。直到成親之夜。拜堂已畢。同入繡房。定睛細看。方纔喜個不了。怎見得新人的好處。有新詞一首爲證。

人窈窕。渾身滿面都堆俏。都堆俏。愁容可掬。顰眉難效。還愁不是新人料。腰肢太細如何抱。如何抱。柔如無骨。將人驚靠。

右調憶秦娥

怎見得新郎與新人成親的樂處。也有新詞一首爲證。

星眸合處羞郎盼。枕上桃花攲兩瓣。多方欲閉口脂香。却被舌攻唇已綻。嬌啼歇處情何限。[4]酥胸已透風流汗。睜開四目互相看。兩心熱似紅爐炭。

右調玉樓春

却說。玉香小姐的容貌。眞是天下無雙。人間第一。無可憎嫌的了。只是一件。姿容雖然有餘。風情未免不足。還有一二分不中丈夫之意。只因平日在家。父訓既嚴。母儀又肅。耳不聞淫聲。目不睹邪色。所讀之書。不是烈女傳。就是女孝經。上面所說的話。都與未央生心事相反。所以言動舉止。未免有乃父之風。丈夫替他起個渾名。叫做女道學。對他說一句調情的話。就滿面通紅起來。走了開去。未央生極喜日間幹事。好看婦人的陰物以助淫興。有幾次替他脫褲。他就高聲大喊。却像強姦他的一般。只得罷了。夜間幹事。雖然也委曲(屈)承當。只是察他的意

思。都是無可奈何的光景。但見其苦。不覺其樂。與他行房的套數。只好行些中庸之道。不肯標新取異。要做隔山取火。就說犯了背夫之嫌。要他倒澆蠟燭。又說倒了夫綱之體。就是勉強要搭他兩脚上肩。也費許多拔山舉鼎之力。至於快活上頭。莫說不肯叫死叫活。助男子的軍威。就喚他幾聲。心肝。乖肉。也像啞婦一般。不肯答應。未央生甚以爲苦。心上思量道。可惜一個絕色女子。沒有一毫生動之趣。猶如泥塑木雕。睡在身邊。有何樂處。我如今沒奈何。只得用些陶養的工夫。變化他出來。就到書畫舖中。買一副絕精絕妙的春宮册子。是本朝學士趙子昂的手筆。共有三十六幅。取唐詩上三十六宮都是春的意思。拿回去放在繡閣之中。好與玉香小姐一同翻閱。使他知道。男女交媾之事。不是一端。其中有千變萬化生發出來。以備閨房之樂。可見往常那些套數不是我創造出來的。古之人先有行之者。現有程文墨卷在此。取來證驗。

起初拿到之時。玉香不知裡面。只說不是山水。定是花卉。接到手中就揭開細看。只見開卷兩頁。寫著四個大字道。漢宮遺照。玉香思量。漢宮之中有許多賢妃淑媛。一定是些遺像。且看是怎生一班相貌。就做得那樣好事出來。及至揭到第三頁。只見一個男子。摟著一個婦人。精赤條條。在假山石上幹事。就不覺面紅耳赤。發起性來道。這等不祥之物是從那裡取來的。放在這邊。玷污閨閫。快叫丫鬟拿去燒了。未央生一把扯住道。這是一件古董。價值百金。我問朋友借來看的。你若賠得百金起。只管拿去燒。若賠不起。好好放在這邊。待我把玩一兩日。拿去還他。玉香道。看些名畫法帖。以陶養性情。這樣沒正經的東西。看他何用。未央生道。若是沒正經的事。那個畫工肯去畫他。那個收藏的人也不肯出重價去買他了。只因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樁正經事。所以文人墨士。拿來繪以丹青。裱以綾絹。賣於書畫之肄。(肆)藏於翰墨之林。

使後來的人。知所取法。不然。陰陽交感之理漸漸淪沒。將來必致夫棄其妻。妻背其夫。生生之道盡絕。直弄到人無噍類而後止。我今日借來。不但自己翻閱。也要使娘子知道這種道理。纔好受胎懷孕。生兒育女。不致爲道學令尊所誤。使我夫妻兩口後來沒有結果的意思。娘子怎麼發起惱來。玉香道。我不信這椿勾當是正經事。若是正經事。當初立法的古人何不教人。明明白白在日間對著人做。爲何定在更深夜靜之時。暗室屋漏之處。瞞了衆人。就像做賊一般。纔行這椿勾當。即此觀之。就可見不是正經事了。未央生笑道。這等說來。怪不得娘子。都是你令尊不是。把你關在家中。不見天日。沒有一個在行的女伴對你說說風情。所以孤陋寡聞。不曉人事。只說。普天下的男子祇有我一個風流。普天下的女人都像你一般道學。日間不做此事。定要到夜裡纔動彈的。竟不曉得。世上的夫妻那一對不在日裡幹事。那一遭幹事不是明

公正氣。使人知道的。我且問你。若還男子婦人日裡不行房。這書畫之人怎麼曉得這些套數。怎麼描寫得這樣肖神。就像活的一般。使人一看就動興起來。玉香道。這等。我家父母一般也是夫妻。爲甚麼不在日間做事。未央生道。請問娘子。怎見得令尊令堂不在日間做事。玉香道。他們若做。我畢竟撞著。爲何生長一十六歲。並不曾撞著一次。莫說眼睛不曾看見。就是耳朵也不曾聽見。未央生大笑道。好懵懂婦人。這樁事。只是兒子看見不得。女兒聽見不得。除了兒女。其餘的丫鬟使婢。那一個不看見。那一個不聽見。他們要做這樁事。畢竟待你不在面前。把門閉了。然後上場。若被你看見。就怕引動春心。思想男子。生出鬱病來了。故此瞞著你做。娘子不信。請問你母親房裡的丫鬟。說他兩個日裡幹事不幹事。玉香想了一會。道。他們日裡也常關門睡覺。或者是幹此事。也不可知。只是羞人答答的。你看了我。我看了你。如何做得出來。未

央生道。日裡行房。比夜間的快活更加十倍。其間妙處。正在。我看了你。你看了我。纔覺得動興。世間祇有兩種夫妻。斷不可在日間幹事。除了兩種夫妻。斷不可不在日間幹事。玉香道。那兩種夫妻。未央生道。醜陋丈夫。標致妻子。此一種也。醜陋妻子。標致丈夫。此一種也。玉香問道。爲何這兩種人日間做不得事。未央生道。做這樁事全要。你愛我。我愛你。精神血脈彼此相交。方纔會快活。若是妻子身上生得肌膚雪白。又嬌又嫩。就像美玉琢成的一般。丈夫把他衣脫了。摟在懷中。一面看一面幹。自然興高十倍。那腰下之物不覺又堅又硬又粗又大了。祇是女子看了男人。就像鬼怪一般。身上的皮肉又黑又粗。穿了衣服還不覺得。此時脫了。醜態露盡。一毫掩飾不來。況與雪白的膚肌相映。八分醜陋的。就覺有十二分。妻子看了。豈不憎嫌。心上既然憎嫌。就要形於辭色。男子看見。不知不覺。堅硬的也軟了。粗大的也細了。快活事不曾做得。

醜陋男子切記。切記。

反討一場沒趣。不如在夜裡行房。還可以藏拙。這是標致妻子與醜陋丈夫幹事的樣子。那標致丈夫與醜陋妻子行房的情弊。也與此一般。不消再講。我所以說天地之間衹有兩種夫妻不可日間幹事。若是我和你這樣夫妻。白對白。紅對紅。嬌嫩對嬌嫩。若不在日間取樂。顯一顯肌膚。終日鑽在被窩裡面暗中摸索。可不埋沒了一生。與醜陋夫妻何異。娘子不信。我和你試一試看。比夜間的趣味何如。玉香聽5到此處。不覺有些醒悟。口裡雖然不肯。心上却要順從。但覺兩腮之上。紅暈漸生。眉目之間。騷容已露。未央生心上道。有些意思來了。本待就下手。衹是此女慾心初動。饑渴未深。若就把甜頭到他。譬如饞漢見了飲食。信口直呑。不知咀嚼。究竟沒有實際。我且熬他一熬。急他一急。然後同他上場。就扯一把太師交椅自己坐了。扯他坐在懷中。揭開春宮册子。一幅一幅。指與他看。那副册子。又與別的春意不同。每一幅上。前半頁是

春宮。後半頁是題跋。那題跋的話。前幾句是解釋畫上的情形。後幾句是讚歎畫工的好處。都是名人筆蹟。未央生教他設身處地。存想裡面的神情。將來纔好摹倣。就一面看。一面念與他聽道。第一幅乃縱蝶尋芳之勢。跋云。女子坐太湖石上。兩足分開。男子以玉麈投入陰中。左掏右摸。以探花心。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入手之初。未逢佳境。故眉眼開張。與尋常面目不甚相遠也。第二幅乃教蜂釀蜜之勢。跋云。女子仰臥錦褥之上。兩手著實。兩股懸空。以迎玉麈。使男子識花心所在。不致妄投。此時女子的神情近於饑渴。男子的面目似乎張惶(皇)使觀者代爲著急。乃畫工作惡處也。第三幅乃迷鳥歸林之勢。跋云。女子欹眠繡牀之上。雙足朝天。以兩手扳住男人兩股。往下直椿。似乎佳境已入。惟❻恐復迷。兩下正在用功之時。精神勃勃。眞有筆飛墨舞之妙也。第四幅乃餓馬奔槽之勢。跋云。女子正眠榻上。兩手纏抱男子。有如束縛之

春宮妙者甚多。如此題跋。得未曾有。眞名筆也。

形。男子以肩承其雙足。玉塵盡入陰中。不留纖毫餘地。此時男子婦人俱在將丟未丟之時。眼欲閉而尚睜。舌將吞而復吐。兩種面目。一樣神情。眞化工之筆也。第五幅乃雙龍鬪倦之勢。跋云。婦人之頭欹於枕側。兩手貼伏。其軟如綿。男子之頭又欹於婦人頸側。渾身貼伏。亦軟如綿。乃已丟之後。香魂欲去。好夢將來。動極返靜之狀。但婦人雙足未下。尚在男子肩臂之間。猶有一線生動之意。不然。竟像一對已斃之人。使觀者悟其妙境。有同棺共穴之思也。玉香看到此處。不覺淫興大發。矜持不來。未央生又翻過一頁。正要指與他看。玉香就把册子一推。立起身來。道。甚麼好書。看得人不自在起來。你自己看。我要去睡了。未央生抱住道。心肝。還有好光景在後面。一發看完了。同你去睡。玉香道。難道明朝沒有日子。定要今日看完。未央生知道他急了。就摟住親嘴。往常親嘴。把舌頭送過去。他的牙門還緊閉不開。若要他伸過來。一發不能夠

了。做過一月夫妻。還不知舌長舌短。此番纔靠朱唇。那尖而且嫩的舌頭。不知不覺。已度過兩重牙門來了。未央生道。心肝。我和你不消上床。就把這太師椅當了假山石。照册頁上的光景。摹擬一番何如。玉香故意惱起來道。那豈是人幹的事。未央生道。果然不是人幹的事。乃神仙幹的事。我和你權做一刻神仙。就伸手解他的褲帶。玉香口雖不允。手却允了。搭在未央生肩上。再❼不去阻撓。未央生把褲子脫下。只見褲襠之中。濕了一大塊。乃看畫之時。淫水瀊出的緣故。未央生把自家褲子也脫了。扯他坐在椅上。兩脚分開。將玉麈挿入陰中。然後脫他上身的衣服。爲甚麼起先不由上而下。直到脫褲之後。纔解上衣。要曉得。未央生是個老在行。若先脫他上面的衣服。他心上雖然著急。外面還覺怕羞。畢竟有許多做作。且把要害處據了。其餘的地方。自然不勞而定。這就是行兵裡頭。擒王搗穴的道理。玉香果然不出所料。聽憑他鬆金

千古風流當推作者爲第一。其余(餘)談風月者。猶弋陽戲子唱崑腔。不過其鼓板耳。

剷解絲縧。除了脚上褶褲不脱。其餘衫裙抹胸等件。一概卸得精光。爲甚麽渾身衣服都脱了。只留褶褲不脱。要曉得。婦人身上的衣服件件去得。惟有褶褲去不得。這是甚麽緣故。那褶褲裡面就是脚帶。婦人裹脚之時。只顧下面齊整。上邊一段未免參差不齊。沒有十分好處。況且三寸金蓮。畢竟要一雙凌波❸小襪罩在上面。纔覺有趣。不然。就是一朵無葉之花。不耐看了。所以未央生得竅。只除這件不脱。替他脱完之後。把自己身上的衣服也盡皆卸去。不留一絲。然後大整旗鎗。分開一雙小脚架在椅上。挺起玉麈。向陰中左掏右摸。也像第一幅春宮尋覓花心的光景。掏摸了一會。玉香就把兩手伸直。抵住了交椅。漸漸把陰戶湊將上來迎合玉麈。玉麈往左。以左承之。玉麈往右。以右承之。忽然抵著一處。覺得裡面有些不同。似酸非酸。似癢非癢。使人當不得。又使人離不得的光景。就對未央生道。如今祇是這樣罷了。不要左掏右搠。

玉香可謂善學古者。

搠壞了人。未央生知道花心已得。就依了他。拚力只攻一處。不去聲東擊西。漸漸放出手段來。由淺而深。由慢⑨而緊。提了數百提。又見玉香的雙手不覺來在身子後面。扳住兩股。往下直湊。竟不知是那裡來的力氣。起先一齣是有意摹倣春宮。這些光景。却是無心暗合。不知其然而然。連春宮上的精神。却像還有摹寫不到處。未央生也伸手去扳他兩股。要做個旗鼓相當。不想已浸在波濤洶湧之中。其滑如油。無可措手處。心上思量道。此女淫興已極。論理還該刁鑽他一番。只是頭一次開葷。須要等他吃個盡飽。待得著滋味之後。便好用養鷹之法了。就把雙足提起。放在肩上。以兩手抱住纖腰。盡根直抵。此時。玉麈更覺粗大。塞滿陰中。不見有一絲空隙。又提了數百提。只見他星眼將矇雲鬢欲墜。却像要睡的光景。未央生撲兩撲道。心肝。我知道你要來了。這椅子上難爲人。到床上去完事罷。玉香正在要緊頭上。恐怕走上床去。未免

要取出玉麈來。把快活事打斷了。況且此時手酸脚軟。動彈不得。要走也走不上床。見他說這一句。只是閉了雙眼。搖頭不應。未央生道。心肝。你莫非走不動麼。玉香把頭點一點。未央生道。我舍不得心肝走。抱你上去就是。竟把兩隻手緊緊摟住纖腰。口裡含了絳舌。抱將起來。玉麈留在陰中。並不抽出。還一邊行走。一邊抽送。做個走馬看花的出數。到了床邊。把玉香放倒。帶橫睡著。取枕頭襯在腰間。架起雙足。從頭幹起。再抽數百餘抽。玉香忽然叫起來道。心肝。我要不好了。說得這一句。把手緊緊摟住未央生。口裡哼哼嗄嗄。就像大病之人要絕命的一般。未央生知道陰精已至。把玉麈頂住花心。兩脚懸空。用力一揉。也陪他死了。兩個抱住睡了一刻時辰。玉香醒轉來道。心肝。我方纔死了去。你知道麼。未央生道。我怎麼不知道。這不叫做死。叫做丟。玉香道。怎麼叫做丟。未央生道。男有陽精。女有陰精。幹到快活盡頭處。那精就來了。將來

未來之時。渾身的皮肉。連骨頭一齊酥痲起來。昏昏沈沈。竟像睡去的一般。那精纔得洩。這就是丢了。方纔那春宮第五幅就是這個模樣。你看過了。難道還不省得。玉香道。照你這等說。丢過之時還會活轉來。竟是不死的麼。未央生道。男子與婦人幹一次。丢一次。還有陰精來得快的婦人。男子丢一次。他丢幾十次的。這叫做快活。那裡會死。玉香道。照像這樣快活。就死也情願。何況不死。這等。我以後日日要丢。夜夜要丢了。未央生大笑道。何如。我勸你不差麼。這副春宮册子。可是件寶貝麼。玉香道。果然是件寶貝。若買來放在家裡。時常看看也好。只怕那朋友要來取去。未央生道。那是哄你的話。其實是我自己買的。玉香聽了。喜不自勝。兩個說完起來。穿了衣服。再看春宮。看到興高之處。重新又幹。夫婦二人。從這一日起。分外相投。愈加恩愛。玉香自看春宮之後。道學變做風流。夜間行房。不行中庸之道。單喜標新取異。蠟燭也肯倒澆。隔

山也容取火。那三寸金蓮。竟愛擱在丈夫肩上過夜。要放他下來。反要費些拔山舉鼎之力了。至於幹事的騷聲。助興的狂態。漸漸在行。一發不消說得。未央生要助他淫興。又到書舖中買了許多風月之書。如。繡榻野史。如意君傳。癡婆子傳之類。共有一二十種。裝釘成套。放在案頭任他翻閱。把以前所讀之書。盡行束之高閣。惟恐他棄新溫舊。又要露出道學本色來。他夫婦二口的枕席之歡。眞是。琴瑟不足喻其和。鐘鼓不能鳴其樂。就畫三百六十幅春宮。也還描寫他不盡。後人有詞一首。單說他夫妻二人看春宮的樂處。詞云。

疊坐繡窗前。斜倚香肩。揭開冊子共留連。始信合歡非隱事。

今古相傳。個個鬢雲偏。鳳倒鸞顚。金蓮十對九朝天。願學畫

中人到老。夜夜神仙。

右調賣花聲

未央生至此。可謂樂之極矣。只是一件。夫婦裡面雖然極是和諧。翁婿之間甚覺有些不合。爲甚麼緣故。只因鐵扉道人是個古執君子。喜的是質樸。惱的是繁華。忌說的是風流。愛講的是道學。自從未央生入贅之後。見他衣服炫麗。舉動輕浮。心上就覺有些懊惱。歎一口氣道。此子華而不實。必非有成之器。吾女失所歸矣。只是聘禮已收。朱陳已結。不可改移。也只得將錯就錯。等他成了親事。要待成親之後。以嚴父拘管。把他磨鍊出來。做個方正之士。所以詞色之間。毫不假借。莫說言語舛錯做事差池。定要訶叱他教訓他。就是行起坐臥之間。稍有不端正處。定要聒絮一番。古語道得好。江山易改。秉性難移。未央生少年心性。又兼父母早亡。不曾有大人拘束到。他那裡受得這般磨難。幾次要與他相抗。只怕妻子有所不安。有妨琴瑟之樂。沒奈何。只得隱忍。忍到後來。忍不過了。心上思量道。我當初不過慕他女兒姿色。因他不肯遣嫁。定

要招入。我所以屈志來就他。又不是貧窮之人。沒穿少吃。希圖丈人家產業。來招布袋的。如何竟把泰山勢來壓我。他那樣一個腐儒。我不去變化。他也罷了。他反要變化起我來。況且我這等一個風流才子。將來正要做些竊玉偷香。膾炙人口的事。難道靠他一個女兒。就夠我終身大事不成。都像這等拘管起來。一步路也不許亂走。一句話也不容多說。若還做出件分外事來。倒不問我一個死罪。我如今仔細思量。與他拗又拗不得。忍又忍不過。只有一著。除非把女兒交託與他。只說要出門遊學。且往別處走走。如今世上第一位佳人已被我娶著了。倘若遇見第二位。縱不能夠娶他。便做幾夜露水夫妻。了了夙緣。也是好的。主意定了。要先對玉香說過。然後請問丈人。又怕玉香貪戀枕蓆之歡。不放他去。若先受他一番阻撓。就不好再對丈人說了。只得瞞了玉香。背後與丈人商議道。小婿僻處山色。孤陋寡聞。上少明師。下無益友。所以

學問沒有長進之日。功名絕無到手之期。如今心上要拜別岳父。遊藝四方。使眼界略寬。胸襟稍大。但見有明師益友之處。就在那邊下帷。遇了場期。就到省中應試。或者博得一科兩榜。也不枉岳父招贅一場。不知可容小婿出去。鐵扉道人道。你在我家做了半年女婿。只有這一句話纔堪入耳。往常說的。都是些浪子之言。你肯離家讀書。是極學好極向上的事了。我爲甚麼不肯。未央生道。岳父雖然見允。只怕令愛怪小婿寡情。新婚未幾。就要遠出。如今照小婿的意思。祇說出自岳父之心。非干小婿之事。若是如此。方纔沒有牽帶。可以率意逕行。道人道。極說得是。兩個人商量定了。道人當著女兒。勸未央生出門遊學。未央生故意不肯。道人正顏厲色。苦說一番。未央生方纔依命。玉香正在得趣之時。忽然聽得丈夫要去。就像小孩子要斷乳一般。那裡苦的得過。少不得把行客餞了又餞。贐了又贐。連出門以後的欠賬都要預支了去。未

央生也曉得。長途寂寞。一時未必有婦人到手。儘著力量奉承。就像辦酒席的一般。雖然是爲客而設。也落得自家奉陪。一連幾夜的綢繆。眞是。別人替他說不出。只好夫妻兩口自家知道而已。未央生臨行之時。要留一個伴當在家中給薪水。只因鐵扉道人是個酸嗇主子。平素舍不得閒飯養家人。所以一門之中只有親丁三口。與兩個丫鬟。是妻家隨奩來的。此外並無童僕。故此未央生要留下一個。就把往常隨身的小子都叫來。立在丈人面前聽他揀擇。誰想鐵扉道人一個也不中意。爲甚麼不中意。只因未央生平日是水陸並進的。女色也好。男風也好。身邊所用的管家。沒有二十以外之人。不是梳油頭的俊僕。就是穿華服的狡童。鐵扉道人心上。常勸女婿逐去的。如今見說要他揀擇。心上躊躇道。家中薪水之僕其實原少一個。只是女婿出門。女兒在家獨處。豈可容此妖冶之僮在門內出入。薪水事小。閨門事大。斷不可貽悔於

將來。對未央生道。這些遊手好閒之人。只有你用得著。我家無所用之。你都帶去。我若要人用。自然會討。薪水之事不消你記掛。未央生見他言詞峻絕。不敢強留。又怕他性子慳吝。不肯另討。只得留下幾兩買僕之資。將原有家僮盡帶隨身而去。這一回。是未央生初配佳人的始末。此後奇遇尚多。靜聽各回分解。

評

說道理勸人。使聽者毛髮俱悚。說情慾動人。又令觀者神魂俱蕩。不知者以首鼠兩端。爲作者病。殊不知。委曲動人處正是刻意勸人處。但思玉香未看春宮以前。是何等正氣女子。旣觀題跋以後。是何等淫慾婦人。貞淫貴賤。判於頃刻之間。皆男子導淫之過也。爲丈夫者。可不愼歟。⑩

校記

❶「就」原無，據雙抄本、寶本、鳳本補。

❷「作爲」，雙抄本、寶本、鳳本作「粧作」。

❸「越發」，底本、木活本作「一法」，雙抄本作「一發」，春本作「越發」，從春本改。

❹「限」原作「恨」，據諸本改。

❺「聽」原無，據雙抄本補。

❻「惟」原作「能」，據雙抄本改。

❼「再」原作「要」，據雙抄本改。

❽「凌波」，底本漶漫，據雙抄本補。

❾「慢」原作「快」，據雙抄本、木活本改。

❿以下原有「懲奸」至「此類是也」等二十九字，係第十四回回末批語錯簡，據雙抄本刪。

詩云

道學先生談道學。　風流子弟說風流。
一般都要知心聽。　不是知音話不投。

未央生別了丈人妻子。出門遊學。信足所之。沒有一定的方向。祇要有標致婦人的所在。就是他安身立命之鄉。每過一府一縣。定要住幾月。他是個少年名士。平日極考得起。又喜結社。刻的文字最多。千里內外。凡是讀書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他的。所以到一處就有一處朋友拉他入社。他把作文會友當了末著。只有尋訪佳人之事。是他第一件正經。每日清晨起來。不論大街小巷。定去遊歷一遍。所見的都是尋常女子。再不見有天姿國色。他心上想的是這一件。口裡念誦的也就是這一

件。無論行起坐臥。不住的噥聒❶道。難道這樣好所在。就沒有看得的婦人。這兩句話。莫說在別處念不住口。就上一次毛坑。也少不得說上幾遍。起先還在沒人的去處自己唧噥。後來竟成了慣相。不管遇著生人熟客。隨口就念出來。那些讀書朋友。背後都叫他色癡。一日。在個荒郊旅店之中。兩個隨身伴當一齊生起病來。動身不得。要出門走走。沒個跟隨的人。怕婦人家見了不像體面。獨自一個坐在下處。甚覺無聊。正在愁悶之際。祇見隔壁房裡。有個同下的客人走過來。道。相公獨坐在此。未免寂寞。小人有壺酒在那邊。若不棄嫌。請過去同飲一杯何如。未央生道。萍水相逢。怎好奉擾。若要如此。除非待小弟作東。那人道。我聞得。讀書人是極喜脫略的。相公爲何這等拘執。自古道。四海之內皆兄弟。又道。人生何處不相逢。小人雖是個下賤之人。也極喜結朋友。祇是相公前程遠大。不敢高攀。如今同在旅店之中。也是難逢難遇。就屈

奇峯突兀。

坐一坐何妨。未央生正在悶極之中。巴不得扯人講話。又見他意思來得眞誠。就應允了。同他過去。他把未央生送到上面坐了。自己坐在旁邊。未央生再三不肯。扯他對坐。兩個說了幾句閒話。方纔各問姓名。未央生把自己的別號說了。也問他是何尊稱。那客人道。相公讀書人纔有別號。小人是個俗子。那有這樣斯文表德。只有個混名。叫做賽崑崙。數百里內外。若說起來。人都曉得的。未央生道。這個尊稱。來得異樣。爲何取這三個字。那人道。若說起來。只恐相公要害怕。就不害怕。也要走開去。不屑與小人對飲了。未央生道。小弟也是個豪俠之人。不羈之士。隨你神仙鬼怪立在面前。也不怕的。至於貴賤賢愚。一發不論。豈不聞孟嘗門下有鷄鳴狗盜之雄。荊軻游於燕市。嘗與狗屠醵飲。只要意氣相投。有甚麼不肯。賽崑崙道。這等。就不妨直說了。小人平日乃是個做賊的。慣於飛牆走壁。隨你財主人家有幾千丈的高樓。幾百層的厚壁。

賊中菩薩。

我只除非不去就罷了。若去尋他。不消費一些氣力。就直入他臥榻之中。把東西席捲出來。不到第二日。也不使他知道。人說。當初有個崑崙奴。飛入郭令公府中盜取紅綃出來。他一生一世不過做得一次。我不知做了幾百次。故此把我叫做賽崑崙。未央生大驚道。你既然久做此事。又出了名。人人都曉得。難道不犯出事來。賽崑崙道。若犯出事來。就不為豪傑了。自古道拿賊拿贓。贓拿不著。我就自己對他說。他也不敢奈何我。這遠近的人。沒有一個不奉承我的。惟恐得罪了我。我要算計他。我却也有些義氣。生平有五不偷。未央生道。那五不偷。賽崑崙道。凶不偷。吉不偷。相熟不偷。偷過不偷。不提防不偷。未央生道。這五種名目就來得有意思了。請逐件說一說看。賽崑崙道。人家若有顛沛之事。或是生病。或是居喪。或是有甚麼飛災奇禍。他正在急難之中。我若再去偷他。就如火上添油。他一發當不起了。我所以不去。人家有喜事。或是

賊中神道。

賊中俠士。

娶妻嫁女。或是生子壽誕。或是起造搬移。他正在吉慶頭上。我若去偷他。他失些財物不要緊。使他沒有好綵(彩)頭。將來做事就蹭蹬了。我所以不去。那一面不相識的人。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或是知道我。不屑與我相處的。我去偷他。這不爲過。若還是終日相見。拱手作揖的人。去偷了他。他就不疑我。我見了他。也覺得有些慚愧。譬如我方才請你吃酒。你若拒絕我不來。就是個驕傲之人。把我不放在眼裡了。隨你住在那裡。將來也放你不過。你如今欣然過來。又肯與我對坐。這種有趣的人。我難道還好偷你不成。那財主人家。金銀多不過。不曾有人偷過的。我去下顧一次。只當打他個抽豐。何爲之過。若偷過一遭。得了甜頭。只管去騷擾他。就是個貪得無厭之人了。這樣事我也不做。那提心吊膽的人家。朝朝慮賊。夜夜防賊。口裡不住的說賊。他以不肖之心待我。我就以不肖之心待他。偷他遭把。使他知道我的見識尙似他的。容

賊中豪傑。

近來讀書人所行之事。皆賊所不屑爲者。倘大世界。不但無人。亦且無賊。奈何。

易料不著。省得把賊看輕了。若是寬胸大度之家。知道錢財是淌來之物。要便等人偷去些。或是大門忘了不閉。或是房門設而不關。我若去偷他。就是個欺軟怕硬的人。眞所謂鼠竊狗偷。乃先師柳盜跖恥而不爲之事。我豈肯做他。這就叫做五不偷。是我生平得力的所在。遠近之人見我有這些好處。所以明知我是賊。不以賊待我。明知我做賊。不以賊防我。日夕與我相處。不以爲玷辱。我自己也說。沒有甚麼玷辱他。如今相公若還不棄。就在這裡拜個弟兄。以後有用著小人處。只管效勞。就是死也肯替。不像你們讀書人結拜的盟兄盟弟。有好事就來相幫。一見有患難就推辭不管。這樣人是我輩不屑做的。未央生聽他前的話。不住的把頭亂點。心上嘆息道。不意盜賊之中。竟有這般豪傑。我若同他相與。別處還用不著。倘若遇了絕世佳人如紅綃紅拂之類。在高門大宅之中。或是消息不能相通。或是身子不能出入。我就把他當了

崑崙。何等不妙。今日相遇。或者是我該有奇緣。天使異人相助。也不可知。思量到此。不覺手舞足蹈起來。後來聽說要同他結拜。心上就有些躊躇起來。口裡雖應道。如此極好。只是答應的光景不見十分踴躍。賽崑崙知道他意思。就開口道。相公口裡決了。心上還未必決。莫非怕有連累處麼。無論小人的本事高強。做賊的事。斷然不犯。就是犯了出來。死便自家死。決不扳扯無辜之人。相公不消多慮。未央生見他參破機關。又解了疑慮。就滿口應承。不敢推託。兩個人各出分資。辦了三牲祭禮。寫出出生年月。就在店中。歃血爲盟。誓同生死。賽崑崙年長。未央生年幼。叙了兄弟之稱。兩個又同享祭餘。吃到半夜。杯盤狼藉。要分別了各房而睡。未央生道。兩處睡了。大家都寂寞。不如同在小弟床上。抵足談心。消此長夜。何如。賽崑崙道。也說得是。兩個人就把衣服脫了。同床合被而睡。未央生未睡以前。因與他飲酒說話。沒有閒暇工夫。竟把往

常念誦的言語丟了一日。此時酒吃完了。話講住了。纔爬上床。還不曾睡倒。就露出慣相來。把那兩句話一連說了幾遍。賽崑崙道。標致婦人那一處沒有。賢弟爲何道這兩句。莫非不曾娶弟婦。要往各處求親麼。未央生道。弟婦是娶過了。只是一個男子。怎麼靠得一個婦人相處到老。畢竟在妻子之外。還要另尋幾個換換眼睛纔好。不瞞長兄說。小弟的心性是極喜風流的。富貴功名。將來唾手可得。都不放在心上。如今只有這椿事著緊。此番出來。雖然以遊學爲名。却是爲訪女色。去過了許多州縣。看見的婦人。不是塗脂抹粉。掩飾他漆黑的肌膚。就是戴翠項珠。遮蓋他焦黃的頭上。那裡有一個本色婦人。不消打扮自然標致的。所以小弟看厭了。不住把這兩句放在口頭。發洩我牢騷不平之氣。賽崑崙道。賢弟說差了。天下好婦人。決不使人見面。使人見面的。決不是好婦人。且莫說良家子女。就是娼妓裡面。除非是極醜極陋。沒人愛

的。方纔出來倚門賣笑。略有幾分聲價的。就坐在家中等人去訪他。就去訪他。還要推三阻四。直待請上幾遍方纔出來。何況好人家兒女。大人家妻妾。肯立在門前使人觀看。你若要曉得。當今之世有好婦人。沒有好婦人。只除非來問我。未央生聽見這一句。不覺昂起頭來道。這又奇了。長兄又不在風月場中著脚。爲何曉得這樁事。賽崑崙道。我雖不在風月場中著脚。那風月場中的事。只有我眼睛看得分明。耳朶聽得分明。就是當局的人也祇好得其大概罷了。這些細微節目他那裡知道。未央生道。這是甚麼原故。賽崑崙道。請問。天下標致的女子。還是富貴人家多。貧賤人家多。未央生道。自然是富貴人家多了。貧賤人家那裡討得起。賽崑崙又道。這等。富貴人家的標致女子。還是臉上搽了脂粉。身上穿了衣服纔看得仔細。還是洗了脂粉。脫去了衣服纔看得仔細。未央生道。自然是洗脫去了纔見本色。若臉上有脂粉。身上有衣服。

那裡辨得出。賽崑崙道。這等就明白了。我們做賊的人。那貧賤人家自然不去。去走動的。畢竟是珠翠成行綺羅作隊的去處。自然看見得多了。去的時節又不在日裡。定在更深漏靜之時。他或是脫了衣服。坐在月明之下。或是開了帳幕。睡在燈影之中。我怕他不曾睡著。不敢收拾東西。畢竟要躲在暗處。把這雙眼睛釘在他身上。看他響不響。動不動。直待他睡著了。方纔動手。所以那幾刻時辰。極看得仔細。不但眉眼面貌體態肌膚。一毫沒有躲閃。就是那牝戶之高低。陰毛之多寡。也都看得明明白白。這數百里內外財主做官的人家。那個婦人生得好。那個婦人生得不好。都在我肚裡。你若要做這樁事。只消來問我。未央生起先還在被窩之中。側著耳朵聽他講話。及至說到此處。就不覺露出胸膛。赤了背脊坐起來道。有理。大人家女子。隨你甚麼人不得見。就見也有不分明。惟有你們相得到。今日若不講起。幾乎當面錯過。這等。還有

一說。你看了那樣標致的婦人那樣豐滿的陰物。萬一動起興來。矜持不定。却怎麼處。賽崑崙道。起先少年的時節。初見這種光景。也熬不住。常在暗地之中對著婦人打手銃。只當與他幹事一般。後來見得多了。也就不以爲意。看著陰戶。就像尋常動用的傢伙。一毫不覺得動情。祇是見他與丈夫幹起事來。口裡哼哼嗄嗄。陰中唧唧咋咋。那時節。未免又有些動興起來。未央生見他說到至妙處。雖然坐在床上相去不遠。還怕隔了二三尺路。聽不親切。就掇轉身子。睡到一頭去聽。賽崑崙道。你若不嫌褻瀆。待我把耳聞目見的事。說一兩樁。使你知道。我做賊之人是風月寨中的細作。烟花路上的功曹。不是個蠢然無知之物。風流兩個字不曉得怎麼樣寫的。未央生道。妙極。若得如此。眞是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了。快請講來。賽崑崙道。我生平看見的事也多。不過從那裡說起。如今隨你問一件來。我就說一件罷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

千古奇文。

這等。婦人裡面。還是喜幹的多。不喜幹的多。賽崑崙道。自然是喜幹的多了。却一般也有不喜幹的。大約一百個之中祇有一兩個不喜幹。其餘都是喜幹的。只是這喜幹的裡面。也有兩種。有心上喜幹。口裡就說要幹的。有心上喜幹。故意做那不要幹的光景。待丈夫強他上場。然後露出本相來的。這兩種婦人。倒是前面一種好打發。我起先立在暗處。見他催丈夫幹事。不顧羞恥。只說是個極淫之婦。通宵不厭的了。誰想抽不上幾下。就丢。一丢之後。也就精神倦怠。只想睡覺。隨丈夫幹也罷。不幹也罷。不去扯扯拽拽。使丈夫躲不得懶。惟有心上要幹。假說不要幹的婦人。極難相處。我曾去偷一家。見丈夫扯妻子幹事。妻子祇是不肯。丈夫爬上身去。又推下來。丈夫只說果然不要幹。竟呼呼的睡著了。那個婦人故意把身子翻來覆去。要礙他醒來。見礙他不醒。又把手去揑他。誰想丈夫睡到好處。再不得醒。他就高聲喊起來道。房裡有賊。若

把別個做賊的。就被他嚇走了。我知道他不是喊賊。是要驚醒丈夫。好起來幹事。果然不出所料。只見丈夫嚇醒之後。他又把巧語支吾道。方纔是貓捉老鼠。跳一下響。我誤聽了。只說是賊。其實不相干。就把丈夫緊緊摟住。將牝戶在陽物旁邊挨挨擦擦。丈夫纔動起興來。上身去幹。起時抽送的時節。還勉強熬住。不露騷聲。抽到幾百抽上。纔漸漸哼嗄起來。下面的淫水流個不住。等丈夫幹一會。揝一會。服事個不住。幹到半夜。丈夫丟了。他的騷興正發。看他意思。好不難過。又不好教丈夫再幹。祇得裝聲做氣。却像有病的光景。教丈夫揉胸摸肚。不容他睡。丈夫拗不過。只得又爬上身。從頭幹起。一直幹到鷄鳴。方纔歇息。累我守了一夜。正要收拾東西。天又明了。只得潛身而出。竟不曾偷得他。所以曉得這種婦人。極難相處。未央生道。這便是了。請問。婦人幹事的時節。還是會浪的多。不會浪的多。賽崑崙道。那自然是會浪的多了。却一般也

有不會浪的。大約十個之中有一兩個不會浪。其餘都是會浪的。只是婦人口裡有三種浪法。口氣相同。聲音各別。這些光景。惟有我們聽得清楚。那幹事的男子反不知道。未央生問。那三種。賽崑崙道。初幹的時節。還不曾快活。心上不要浪。外面假浪起來。好等丈夫動興。這種聲氣。原聽得出。大約口裡叫喊身子不動。叫出來的字眼是清清楚楚。不混亂的。幹到快活的時節。心上也浪口裡也浪。連一身的五官四肢都浪起來。這種聲氣。也聽得出。叫出來的字眼是糊糊塗塗。上氣不接下氣的。到那快活盡頭處。精神倦了。手脚軟了。要浪浪不出。這種聲氣。在喉嚨裡面。不在口舌之間。就有些聽不出了。倒是這聽不出的所在。使聽的人當不起。我曾偷一家。見他夫妻兩個幹事。起先亂顚亂聳。響聲如雷。我外面聽了。心上一毫不動。幹到後面。那婦人不響不動。竟像被男子肏死了一般。我又側著耳朶走到近處去聽。只見喉嚨裡面。噫噫呀

呀。似說話非說話。似嘆氣非嘆氣。我聽了那種光景。知道他快活極了。不覺淫興大動。渾身酸癢。又不曾打手銃。那精竟自己流出來。所以曉得。婦人口裡又有這一種浪法。未央生聽到此處。就像有個極淫的婦人在他耳朵跟前浪的一般。也就渾身酸癢起來。那多時不洩的陽精。不知不覺。竟流了一蓆。還要問他別的話。不想天已大明。兩個起來。梳洗已畢。依舊對坐談心。少不得是這些妙語。說者有時倦怠。聽者再不厭煩。兩個綢繆幾日。交情愈加密了。未央生就對他道。小弟自出門以後。也見了許多婦人。竟沒有個入眼。只說當今之世。沒有佳人。據長兄說起來。所見甚多。不止一次。小弟生平以女色爲性命。如今得遇長兄。可謂三生有幸了。若不以心事相託。豈不當面錯過。要求長兄。把見過的婦人裡面。揀第一個標致的。生個法子。使小弟經一經眼。若果然是絕色。不瞞長兄說。小弟的賤造是有紅鸞照命的。生平一見了婦人。我

賊中聖賢。

不去尋他。他自然會來尋我。到那時節。求長兄顯個神通。成其好事。焉知賽崑崙不就是崑崙再世。助小弟作崔千牛乎。賽崑崙搖頭道。這個使不得。劣兄生平有偷過不偷之戒。偷過他一次。連財物尚不忍再偷。何況於有關名節的婦人女子。祇好從今以後。留心替你尋訪。走到人家。見有標致婦人。就不必偷他的財物。竟走回來與你商量。做成一樁好事。這還使得。未央生道。小弟有眼不識義士。方纔的話。唐突多了。只是一件。既蒙金諾。就要替小弟留心。若果然見了絕色婦人。千萬不可偷他財物。不要見財起意。忘了今日之言。若做得事成。小弟後來自然圖報。賽崑崙道。這等看來。你果然有眼不識義士。我若是想你圖報的人。又不如拿那現在的穩了。怎肯不見財起意。就是你要圖報。也不過是到做官之後。許我打幾次抽豐。那打抽豐的銀子。也看得見。打你十次抽豐。不如我自己做一次賊。這樣的報也可以不圖。我如今許你一

個標致婦人。少不得明白還你一個標致婦人。只是纏他上手的工夫。在你自家去做。我包不得許多。未央生道。那些訣竅是小弟的專行。不消長兄記掛。賽崑崙道。你如今既遇了我。不消到別處去了。且在這邊賃幾間房子讀書。也不要靠我一個。你若看見有好的。就自己去做事。我若看見有好的。也走來通報。這兩路搜尋。自然會遇著個把。決不至落空了。未央生喜之不勝。就央人去尋寓處。臨別之際。又扯住他拜了四拜。方纔分別。別的盟兄盟弟都是八拜之交。獨有他是十二拜。後人有詩一首。正說他好色貪淫結交匪類的過處。詩云。

色慾迷人萬事昏。窮途認賊作崑崙。

萑苻隊裡盟金石。鼠狗行中敘季昆。

此膝已經爲賊屈。他時何以拜皇恩。

知君不是無高見。世上於今此輩尊。

評

賽崑崙的人品。高似未央生十倍。不是未央生結交匪類。還是賽崑崙結交匪類耳。孤峯之三戒賽崑崙之五不偷。皆千古絕奇絕快文字。自有小說以來未經再見者也。即欲不傳。其可得乎。❷

校記

❶「噥聒」原作「噥話」，據雙抄本改。

❷「得乎」原缺，據雙抄本、木活本補。

詩云

二八佳人貌及時。　風情還到後來知。
枕邊忌作羞郎面。　陣上難容避敵師。
已作娘親方到老。　未生兒子尚嬌癡。
但須留得豐姿在。　鬢點霜花總不遲。

未央生自與賽崑崙別後。搬在一個廟中作寓。這廟是送子張仙的行宮。裡面房間甚少。往常是不寓客的。只因未央生不惜重價。別處一兩一月。他情願出二兩。道士貪圖微利。所以破格租與他住。爲甚麼他肯出重價。不尋到別處去。定要寓在廟中。只因本廟的張仙極其靈驗。遠近婦人來求子者極多。未央生要借此處做個選場。所以謀在這邊作

寓。果然。進寓之後。每日定有幾班仕女進來燒香。那進來燒香的仕女。又與別處燒香的不同。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將就看得。這是甚麼緣故。難道未央生好出張告示。禁止醜婦不得入廟。單放標致的進來不成。要曉得。各處寺院都有婦人燒香。內中也有老年的。也有中年的。也有少年的。老年中年的倒去了兩分。少年的只得一分。自然看得的少。看不得的多了。到此處燒香的女子。都是爲求嗣而來。老年的經水已絕。必無生理。中年的經水將絕。子興已闌。所以進來求嗣的。畢竟是些少年女子。就有幾個老成的陪來。也就無多了。但凡女子到十四歲之外二十歲之內這五六年中間。無論好歹。面上都有些桃花色澤。隱隱動人。所以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將就看得。未央生每日清晨起來。打扮得齊齊整整。就像戲臺上的正生一般。不住在神座面前走來走去。望見有婦人來。就躲在張仙背後。聽道士替他通誠。又看他拈香禮拜。

無處不作波瀾。

無極不臻至語。

把面龐態度。看得一覽無遺。然後攻其不備。從裡面闖出來。那婦人見他姿容絕世。又且飄飄欲仙。個個都吃一驚。只說因自己心上至誠。把泥塑的張仙拜活了。下來送子與他。直待他走下街沿。搖擺一會。方纔曉得是人。至曉得是人。那條靈魂已被活張仙勾去了。弄得那些女子心花意亂。或把眉稍致意。或將眼角傳情。都戀戀的不忍回去。也有故意掉下汗巾來的。也有有心留下扇子去的。未央生一日到晚。定收著幾椿表記。從此以後。舉止分外輕佻。精神愈加放蕩。竟說世間標致女人該是我受用的。我這樣標致男子該是女人奉承的。不叫做甚麼奇事。自起先入廟之時。就釘下一本袖珍册子藏在夾袋之中。上面題四個字道。廣收春色。凡是燒香女子有幾分姿色的。就登記入册。如仕女某人。年歲若干。良人姓某名某。住居何處。都細細註在下面。那名字之旁又用硃筆加圈。以定高下。特等三圈。上等二圈。中等一圈。每一名後

心細如想。曲釣方能作此種文字。

非如作詩賦。古文可以直舒胸膽者也。

孤峯之言驗矣。

面。又做個四六批語。就像鄉會場裡的硃卷一般。形容他的好處。說話的。你方纔的話講脫節了。婦人進來的時節。他只好立在旁邊相一相面貌罷了。連婦人自己的姓名尚且不知。怎麼曉得他丈夫的名字。連住處都記了下來。難道好扯住婦人。細細的問他不成。看官。你又不明白了。但凡婦人入廟燒香。定有個香火道士立在旁邊替他通誠。少不得是。到之時就問他姓甚麼。名字叫甚麼。年紀多少。係那一位信士之妻。住在何坊。何里。那婦人就不說。也定有個家人使婢替他答應。未央生就在此時記在腹中。待他去後。取出冊子登記上去。這有何難。所以。不上數月。把一方的女色收羅殆盡。祇是一件。他的考法雖恕。取法極嚴。冊子上雖然錄了許多。都是些上等中等的。要那三圈頭。竟沒有一個。心上思量道。我生平的志向。原要娶世間第一位佳人。起先在家裡娶著的。只說是第一位了。照如今看起來。與他一樣的儘多。可見還算

風流才子之識。

不得第一位。既然算不得第一位。天下的女色豈有有了榜眼探花。而無狀元之理。畢竟有一位在那邊。我還不曾遇著。如今看來看去。都是些中選之材。只好存在這邊做備卷。若還終久遇不著。就要拿來塞責了。我且姑待幾日。看以後進來的何如。從此以後。不但取法加嚴。連考法也不恕了。一日。精神怠倦。正在房裡睡覺。忽然有一個家僮從外面趕進來道。相公。快起來。看標致女子。遲一刻就不得見了。未央生連忙爬下床來。戴新巾穿麗服。又要照照鏡子。未免躭擱了一會。及至走到外面。只見兩位少年女子。一個穿銀紅。一個穿藕色。陪伴來的是個半老佳人。都燒過了香。要出去了。未央生隔著許多路。把那兩個少年女子大概一看。眞是。巫山神女洛浦仙妃。比往常所見的大不相類。但凡看婦人的方法。與看字畫一般。不用逐筆推求。只消遠遠掛了看他氣魄。氣魄好的自然是名筆。若還氣魄淹滯。又不生動。就像印板印的一

風流才士之識。倘儻名士之言。騷雅文人之筆。至此而不下序者。必讀書識學之人也。

般。那樣字畫。隨你筆墨精工。不過是畫匠之畫書手之字而已。有何貴重。婦人家的姿色。要等男子近身細看方纔露出好處來的。那婦人的姿色就有限了。若還是眞正佳人。不但隔水間雲凝花阻竹掩不得他的好處。就是藏在門縫裡面。躲在黑地之中。那一種嫵媚之意。自然會透露出來。使男子見了。眞不知胡然而天。胡然而帝。這種好處。說在形體之中又不在形體之中。說在形體之外又不在形體之外。使人解說不出。所以爲奇。未央生見了這些光景。不覺風顚起來。見他要走。還不曾出門。就如飛趕去。跪在門檻之外不住的磕頭。把兩個家僮與香火道士嚇得目定口呆。只怕婦人要發作。誰想他外面雖覺得風顚。心上却有個主意。料那三個婦人。若是肯走這條路的。知道我見他生得標致。愛他不過。所以跪拜他。雖在人面前不好回禮。料想也決不發作。若還是些正氣女子。不徇情面的。他若發作起來。我祇推是外面走來的

極奇極險之峯。是來又如平地。文人作性。遂至行此。

人。要拜張仙求嗣。見有女眷在內。混雜不雅。所以不敢進去。跪在門外磕頭。他難道曉得我寓在廟中。同我說話不成。把這個鑽心計較放在胸中。立於不敗之地。所以纔敢如此。果然。那三個婦人不知就裡。只說他是求嗣的。都縮轉身去。立在旁邊。直等他拜完。方纔舉步。拜的時節。那兩個少年女子雖然也一般顧盼。只是那種意思。還在有意無意之間。不覺得十分出像。獨有那個半老佳人。對著未央生十分做作。自己掩了口不住的笑。又把兩隻手臂去礙那兩個女子。却像要他掉轉身來受拜的意思。臨行之時。還把未央生睃了幾眼。方纔出去。未央生癡呆半晌。不能出聲。將去一二里。纔問香火道士道。方纔這三個是那家的女子。這等生得標致。道士見他輕舉妄動。幾乎惹出事來。還埋怨不了。那裡肯對他說。未央生要跟著轎子去踪跡他。又知道去遠了。追踪不上。只得回到房中。悶悶的坐。心上思量道。有這等可恨的事。就像那

些不中意的。個個都曉得他姓名。知道他住處。偏是這兩個極中意的。一個也不知下落。可惜一對絕世佳人。當面錯過。怎麼懊悔得了。就取出那本冊子放在面前。要添這兩個上去。怎奈提起筆來。竟無名字可寫。只得先記一筆在前面道。

某月某日。遇國色二名。不知姓氏。姑就所衣之色隨意命名。彷彿年齒性情。開列於左。以便物色。計開。

銀紅女子一名。（年可十七八。察其情意。似于歸未久。而慾竇未開者。）

批

此婦態若雲行。姿同玉立。朱唇綻處。嬌同解語之花。纖步移時。輕若能飛之燕。眉無憂而常蹙。信乎西子善顰。眼不倦而慵開。應是楊妃喜睡。更可愛者。贈人以心而不贈人以物。將行無雜佩之遺。示我以意而不示我以形。臨去少秋波之轉。殆女中之隱士。而閫內之幽人也。置之巍

等。誰曰不宜。

藕色佳人一名。年可二十許。察其神氣。似適人雖久。而原陰未斲者。

批

此婦風神綽約。意致翩躚。眉無待畫之痕。不煩京兆。面有難增之色。焉用何郎。肌肉介肥瘦之間。妙在瘦不可增而肥不可減。粧束居濃淡之際。妙在濃似乎淺而淡似乎深。所可憐者幽情鬱而未舒。似當開不開之菡萏。心事含而莫吐。殆未謝愁謝之芳菲。所當與前美❶並壓群芳。同稱國色者也。俟面試後。再定元魁。

批評已畢。心上又思量道。這兩位的姿色不消說了。就是那個半老佳人。也不減少年豐致。別的且不要說。只是那雙眼睛就是一件至寶了。兩個瞳人(仁)竟是會說話的。他起先丟上許多眼色。我只因注意那兩個。不曾回得他一眼。如今想來。甚不過意。他年紀雖然略大了些。

姿色雖然略減了些。身上的肌肉雖然肥❷胖了些。只是與那樣標致婦人同行。不是妯娌。定是親戚。也就要看標致的分上。寬待他幾分了。況且又肯幫情湊趣。引那兩個顧盼我。分明是個解人。我若尋得他著。何愁那兩個不入彀中。只是沒頭沒腦。叫我那裡去尋。我如今也把他附在冊上。加一個絕好的批評。一來報他自己的繾綣之情。二來推那兩個的屋烏之愛。三來。若有尋著的時節。就把這本冊子送與他看。先把他奉承倒了。不愁他不替我做事。就提起筆來。先把第一行上。國色二名的二字加上一點。改做。國色三名。因他身上穿的是玄色紗衫。就添上一個名字道。

玄色美人一名。年疑四九。姿同三六。觀其體致。似慾事久疎。而情焰甚熾者。

批

此婦幽情勃動。逸興遄飛。腰肢比少婦雖寬。眉黛與新人競曲。腮紅不減。

祇緣花色本來濃。肌瑩猶然。具見玉情生處好。最消魂者。雙星不動而眼

波自流。閃爍幾同巖下電。寸步未移而身容忽轉。輕飄酷似嶺頭雲。所當

略齒言情。舍形取意者也。即與二美鼎足。奚多讓焉。

寫完。每一個名字上圈了三個大圈。依舊折好了。藏在夾袋之中。從這一日起。那張仙殿上。去也得。不去也得。進來的婦人。看也可。不看也可。只把這三個佳人時刻放在心上。終日帶了這本册子沿街去撞。再不見一毫踪影。心上思量道。賽崑崙的見識最高。路數又熟。爲甚麼不去問他。只是一件。他原許替我尋一個。這幾日不見。想是去尋了。我若對他說。他祇道我有中意的。倒把擔子丢開了。況且沒名沒姓。教他那裡去查。我且放在肚裡。再等幾日。他或者尋一個來報我。也不可知。別的東西怕多。標致婦人那怕有幾十個。且把他的弄上手。再去圖這幾個也不爲遲。自此以後。每日爬起來。不是出門閒撞。就是在家死等。一日。

從街上走過。劈面遇著賽崑崙。就扯住他道。大哥。向日所許的事。爲何不見回音。莫非忘記了麼。賽崑崙道。時刻在心。怎麼會忘記。只是平常的多。絕色的少。尋了這一晌。近日纔遇著個把。正要走來報你。不想恰好撞著。未央生聽了。滿臉堆下笑來。就對他道。既然如此。這途次之中不是說話的所在。請到敝寓去講。與他綰手而行。一同入寓。把家僮打發出去。兩個關了房門。商量好事。不知是那一家婦人造化。弄著這個會幹的男子。又不知是那一家丈夫晦氣。惹著這個作孽的姦夫。看官不用猜疑。自有下回分解。

評

從來小說家祇有叙事。並無議論。即有議論。亦在本事未叙之先。敷衍一段做個冒頭。一到入題之後。即忙忙說去。猶恐散亂難收。豈能於文鋒對

壘之時。作揮麈談玄之事。爲此書者。獨能於忙中騁暇。熱發賣冷。每在緊急叙事中間。夾一段舒徐議論。自問自答。井井有條。使觀者不但不厭其煩。亦且惟恐其盡。及至說完之後。接叙前事。又覺筋脈相聯。毫無間隔。眞神手也。此法自此公創之。亦惟此公能之。他人學用此法。徒取厭倦而已。

校記

❶「美」，底本無，據雙抄本補。

❷「肥」，雙抄本作「略」。

第六回　飾短才漫誇長技　現小物貽笑大方

詩云

不是房中作幹材。休將末技惹愁胎。
暗中誰見潘安貌。陣上難施子建才。
既返迷魂歸楚國。問伊何事到陽臺。
生時欲帶風流具。尺寸還須自剪裁。

賽崑崙坐下地來。先問未央生道。賢弟。這一向可曾有甚麼奇遇麼。未央生怕他要卸擔。只回。沒有。回過之後接口就問道。長兄方纔所說的。是那一家。在那一處。多少年紀。怎麼樣的姿色。快請講來。賽崑崙道。我如今尋著的。不止一個。共有三個在那邊。說來聽你揀擇。但是三個之中。只許你一個。你却不要貪心不足。都想要做起來。這就成不得了。未

央生心上疑惑道。我心上有三個。他口裡也說三個。莫非就是前日見的不成。若果然是。只要弄得一個上手。那兩個自然會來。何須要他幫助。就回覆道。豈有此理。只要有一個也就夠得緊了。怎敢做那貪得無厭之事。賽崑崙道。這等纔好。只是一件。各人所好不同。我說好的。你未必說好。有便有這三人。還不知你中意不中意。未央生道。長兄見廣識多。自然曉得好歹。只有小弟中意的長兄未必說好。豈有長兄說好的。小弟反不中意。賽崑崙道。這等。我且問你。你還是喜肥的。喜瘦的。未央生道。婦人家的身體。肥有肥的妙處。瘦有瘦的妙處。但是。肥不可勝衣。瘦不可露骨。只要肥瘦得宜就好了。賽崑崙道。這等看來。三個都合著你意思。我再問你。你還是喜風流的。喜老實的。未央生道。那自然是風流的好了。老實婦人睡在身邊。一些興趣也沒有。倒不如獨宿的乾淨。小弟生平極怕的是老實婦人。賽崑崙搖頭道。這等說來。三個都不是

你的對頭。未央生道。請問長兄。怎麼見得那婦人老實。賽崑崙道。這三個婦人。不約而同。總是一般的家數。若論姿色。都有十二分。只是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未央生道。這個不妨。婦人家祇要本色好。那風情態度是教導得來的。不瞞長兄說。你弟婦初來的時節。也是個老實頭。一些風情也不諳。被小弟幾日工夫。把他陶鎔出來。如今竟風流不過了。只要那三個婦人果然姿色好。就老實些。小弟自有變化之法。賽崑崙道。這也罷了。我還有一件要問你。你還是一見了面就要到手的。還是肯熬幾月工夫。慢慢伺候到手。未央生道。不瞞長兄說。小弟平日慾火極盛。三五夜不同婦人睡覺。就要夢遺。如今離家日久。又不曾去嫖一次。這點慾心慌得緊了。遇不著標致女子還可以勉強支持。若見了好的。又與他有些情意。只怕就涵養不住了。賽崑崙道。這等。丟了那兩個。單說這一個罷。那兩個是富貴人家女子。一時難得到手。這一個是窮

絕妙形容。出閑情美人賦之上。

漢的老婆。容易設法。我往常不到窮人家走動。只因許了你這樁事。終日放在心頭。不論日裡夜裡。遇了婦人。定要看個仔細。那一日。偶然從街上走過。看見這個婦人坐在門裡。門外掛著一條竹簾。雖然隔著竹簾子看不明白。只覺得面龐之上紅光灼灼白焰騰騰。竟像珍珠寶貝。有一段光鋩從裡面射出來的一般。再看他渾身的態度。又像一幅美人圖。掛在簾子裡面隨風吹動的一般。竟把我身子逗留住了。走不過那間門面去。立了一會。只見一個男子從裡面出來。生得粗粗笨笨。衣服又是襤褸。背了一捆絲到市上去賣。我就走去問他鄰舍。鄰舍說他。姓權。因平素爲人老實。人就叫他做權老實。那婦人就是他的妻子。我還怕隔著簾子看不仔細。過了幾日。又從門首經過。他又坐在裡面。我乘其不意。掀開簾子闖進去。只說尋他丈夫買絲。他回我道。男人不在家。若要買絲。家裡儘有。取出來看就是。口便回我。身子卻坐了不動。我

近來大脚婦人。留用高底藏拙。不穿高底。正是賣美(弄)小脚處。

就哄他取絲出來。好看他的脚手。只見。十個指頭就像藕簪一般。尖也尖到極處。嫩也嫩到極處。一雙小脚還沒有三寸。又是不穿高底的。一毫假借也沒有。手脚雖然看見了。還有身上的肌膚不能夠看見。未知黑白何如。我又生個法子。見他架子頂上還有一捆絲。就對他道。這些都不好。那架子頂上的。取下來看看何如。他答應了。就擎起手臂去拿。你曉得。此時熱天。他身上穿的不過是件單紗衫子。擎起手來的時節。那兩雙大袖直褪到肩頭上面。不但一雙手臂全然現在外邊。連胸前的兩個肉峯。也都隱隱約約。露些影子出來。眞是雪一般白。鏡一般光。粉一般細膩。我生平所見的婦人。這就是第一等裡面算賬的了。我因勞了他半日。不好意思。只得問他買了一捆絲來。如今請問賢弟。這個婦人。你還是喜不喜。要不要。未央生道。這等說來。竟是個十全的了。有甚麼不喜。有甚麼不要。祇是這個婦人。怎麼就能夠見面。見了面。怎麼

就能夠到手。賽崑崙道。不難。總做些銀子不著。我如今就拿幾錠銀子同你去伺候。等他丈夫出門。依舊用前面的法子。闖進去買絲。你中意不中意。一見就決了。只要你愛他。他再沒有不愛你之理。終日對著那個粗笨丈夫。老老實實。一些情趣也沒有。忽然見了你。豈不動心。你略做些勾引他的光景。他若當面不惱。我回來就替你商量做事。管取三日之內定然到手。到手之後。就要做長遠夫妻。也都在劣兄身上。未央生道。若得如此。感恩不盡。祇是一件。你既有這樣神出鬼沒的計較。又有那樣飛簷走壁的神通。天下的事。只怕也沒有難做的了。爲甚麼這一個就做得來。把那兩個竟丢過一邊全不說起。難道畢竟是窮漢好欺負。那富貴人家不敢去惹他麼。賽崑崙道。天下的事。除了這一樁。隨你甚麼事。都是窮漢好欺負。富貴人家難惹。只有偷婦人的這一節。倒是富貴人家好欺負。窮漢難惹。未央生道。爲什麼原故。賽崑崙道。富貴

上理妙論。乃爲富貴人說法。使他五省。非輕薄富貴人也。

妙激法。

人家。定有三妻四妾。丈夫睡了一個。定有幾個守空房。自古道。飽暖思淫慾。那婦人肚裡吃飽了。身上蓋暖了。沒得思量。單單思著這椿事。想到沒奈何的時節。若有一個男子鑽進被去。他還求之不得。豈肯推了出來。就是丈夫走來撞見。若要捉住送官。又怕壞了富貴人家體面。若要一齊殺死。又舍不得那樣標致婦人。婦人舍不得殺。豈有獨殺姦夫之理。所以常有忍氣吞聲裝聾做啞。放條生路等他走去的。那窮漢之家。只有一個妻子。夜夜摟著睡覺。莫說那婦人爲饑寒所迫。不起淫心。就作起了淫心。與那個男子約了。也沒個幹事的所在。萬一偷摸上手。被他丈夫撞見。那貧賤之人是不顧體面不惜恩情的。不是拿住送官。就是一同殺死。所以窮漢極不好惹。富貴人家極好欺負。未央生道。這極講得是了。只是既然如此。爲甚麼你今日所說的事。又與這兩段議論相反。賽崑崙道。不是我做的事與說的話相反。只因這一分人家與

秀才不讀書甚多。遇著此輩。寧可叫他秀才。不可稱爲讀書人也。

那兩分人家所處的地位。恰好相反。所以。這一家好設法。那兩個婦人一時不能到手。未央生道。如今小弟心上已注意在這一邊了。只是那兩個婦人。何妨也說一說。等小弟知道長兄的盛意。爲我這樣費心。賽崑崙道。那兩個婦人。一個有二十多歲。一個只好十六七歲。他兩個在娘家是嫡堂姊妹。在夫家又是姻親妯娌。夫家世代做官。只有他丈夫這一輩沒有舉人進士。是兩個名色秀才。雖然在學。却是不讀書的。哥哥叫做臥雲生。與那二十多歲婦人做親四五年了。兄弟叫做倚雲生。與那十六七歲的婦人成親不上三月。兩個的容貌與方纔說的婦人一般。都有十二分姿色。只是一樣老實。與丈夫幹事的時節。身也不動。口也不開。看他意思。竟像不喜幹的光景。婦人又不好淫。丈夫又沒有三妻四妾。夜了一房宿歇。所以不好去算計他。要算計他。除非千方百計。引動他的淫心。又要伺候他丈夫不在。方纔可以下手。這不是一個

好誇法。

月兩個月的工夫。方纔說的那賣絲婦人。一來容易見面。二來丈夫常不在家。所以容易設法。未央生見他說那兩個婦人的話。與前日所見之人有些相似。心上還舍不得丟開。又對他道。長兄的主意雖然不差。只是也還有見不到處。你說那兩個婦人老實。沒有淫心。所以不好下手。只怕他與丈夫幹事的時節。還是他丈夫的本錢微細精力短少。幹得他不快活。所以如此。若還遇了小弟。只怕那老實的也會不老實起來。賽崑崙道。我看那兩個男子。本錢也不叫做微細。精力也不叫做短少。只是比了極粗大極長遠的也就算不上了。我正有一句話要請問賢弟。賢弟好色之心如此堅切。想來畢竟有所恃了。請問。賢弟的本錢有多少大。精力有幾時長。也要見教一見教。等劣兄知道你的技(伎)倆的深淺。好放心替你做事。未央生欣然道。這個不勞長兄掛念。不是小弟誇嘴說。精力也還支持得去。本錢也還應付得來。隨你甚

麼大量婦人。定要等他吃得儘飽飲得爛醉。方纔散席。決不像酸子請客倒把飽的吃餓了。醉的吃醒了。埋怨替他邀客的人不達時務。賽崑崙道。這等就好了。只是略說一說也不妨。賢弟往常與婦人幹事。大概提到多少提數。方纔得洩。未央生道。這也不曾去數他。只是。記得數目出來的。那本事也就有限了。小弟與婦人幹事。沒有甚麼規矩。只等他吃一個無算酌罷了。賽崑崙道。數目記不出。時屬是記得出的。大約耐得幾更天氣。未央生的眞本事。其實祇有半更天。因要賽崑崙替他做事。恐怕說少了。他要借端推諉。只得加上半更。湊個整數。就答應道。小弟的力量。足足支持得一更。若肯熬一熬忍一忍。或者還延捱得幾刻。也不可知。賽崑崙道。這等說來。也是平常的精力。不叫做高強。若是夫妻之間家常幹事。有些本領也就好了。若還要隔家過舍。去做偷營刼寨的事。只怕不是這樣平常力量可以做得來的。未央生道。長兄不消

春方既是臨傷（場）補藥。則角先生乃代考業師矣。腫（胸）內空虛者。與其吃補藥。不如煩先生代考。還不露馬脚。

過慮。小弟前日買得有絕好的春方在那邊。如今祇爲沒有婦人。使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要好事做得成。到那臨事的時節。拚得用些搽抹的工夫。不怕他不長久。賽崑崙道。春方祇能使他長久。不能使他堅大。若是本錢粗大的。用了春方。就像有才學的舉子。到臨考時節吃些人參補藥。走到場屋裡自然精神加倍。做得文字出來。那本錢微細的。用了春方。猶如腹內空虛的秀才。到臨考時節就把人參補藥論斤吃下去。走到場屋裡也只是做不出。若還只圖延捱。不論實際。就坐在號房裡三日三夜。有何用處。況且春方是騙人的多。知道他驗不驗。我如今也不問你驗過不驗過。只說你的本錢果然有多少大。幾寸長。你且說一說看。未央生道。不消說得。只還你不小就罷了。賽崑崙見他不說。就伸手去扯他的褲襠。要他脫出來看。未央生再三迴避。只是不肯。賽崑崙道。若是這等。劣兄就不管。看你的精力又不叫做強健。若還本錢正是

渺小的。萬一幹得那婦人不疼不癢。故意喊叫起來。說你去強姦他。怎麼了得。到那時節弄出事來。反是劣兄躭誤你了。怎麼使得。未央生見他講得激切。只得陪個笑臉道。小弟的本錢也看得過。只是青天白日在朋友面前取出來。覺得不雅相。如今長兄既然過慮至此。沒奈何。只得要獻醜了。就伸手下去。把褲帶解開。取出一副嬌皮細肉的陽物來。把一隻手托住。對著賽崑崙掂幾掂。道。這就是小弟的微本。長兄請看。賽崑崙走近身去。仔細一觀。只見。

本身瑩白。頭角鮮紅。根邊細草蒙茸。皮裡微絲隱現。掂來不響。祇因手重物輕。摸去無痕。應是筋疎節少。量處豈無二寸。秤來足有三錢。外實中虛。誤認❶作蒙童筆管。頭尖眼細。錯稱爲胡女烟筒。十三處子能容。二七孌童最喜。臨事時。身堅似鐵。幾同絕大之蝗乾。竣事後。體曲如弓。頗類極粗之蝦米。

憂愁憤懣之人讀此。莫不狂笑。此書一出。天下無愁人。

賽崑崙把他的陽物看一會。又把他臉上看一會。定了半晌。再不則聲。未央生只說見他本錢粗大。所以吃驚。又對他道。這還是罷軟的時節。不過如此。若到振作之後。還有可觀。賽崑崙道。罷軟時節是這等。振作起來也看得見。小弟知道了。請收進去罷。說完這一句。不覺掩了口大笑起來。道。賢弟。爲何這等不知分量。自家的本錢沒有別人三分之一。還要去偷別人的老婆。難道那婦人的陰物是一隻鞋子。嫌他家裡的楦頭小。要把你的塞在旁邊做個木釘❷不成。我見你各處搜尋婦人。只說定有絕大的傢伙帶在身邊。使人見了要害怕。所以不敢輕易借觀。那裡曉得是根肉搔頭。祇好放在陰毛裡面擦癢。正經所在是用他不著。未央生道。這件傢伙也將就用得了。或者長兄自己的生得魁偉。所以俯視一切。把他不放在眼裡。不瞞長兄說。小弟這根賤具。也曾有人喝采過的。賽崑崙道。有人喝采。那未經破瓜的處女不曾出初的孩

童若見了他。自然要讚嘆幾句。除了這兩種人。只怕就與劣兄一樣。不肯奉承尊具了。未央生道。照長兄說來。難道世上人的肉具。都大似小弟的不成。賽崑崙道。這件東西是劣兄常見之物。多便不曾有。一二千根是見過的。只怕也再沒有第二根像尊具這般雅致的了。未央生道。別人的且不要管他。只請問。那三個婦人的丈夫。他腰間之物。比小弟的何如。賽崑崙道。比賢弟的強不多。大也只大得一兩倍。長也只長得一兩倍。未央生笑一笑道。我知道。長兄的話不是眞言。乃不肯替小弟任事。要借端推諉的原故。如今我試出來了。我且問你。那一家兩個的。或者你夜間去偷他。看見了也不可知。這一賣絲的婦人。據你說不過日間去一次。又是與婦人講話。不曾遇見男子。怎麽知道他的東西。比小弟的長大一兩倍。賽崑崙道。那兩個是目見的。這一個是耳聞的。我初見的那一日。走去問他鄰舍。他鄰舍對我說了姓名。我又問他道。這

無想妙論。觸手必來。使作者應接不暇。行文至此眞樂也。

棒槌。

樣標致女子。嫁了那樣粗蠢丈夫。不知平日相得不相得。那鄰舍道。他丈夫的相貌雖然粗蠢。還虧得有一副爭氣的本錢。所以將就過得日子。還不十分吵鬧。我又問道。他的本錢有多少大。那鄰舍道。量便不曾替他量。只見他夏天脫了衣服。那件東西在褲子裡蕩來蕩去。就像一根棒槌一般。所以知道他的本錢爭氣。我就把這一句話牢牢記在心頭。今日定要問你借觀。就是爲此。不然。爲甚麼沒原沒故。借人陽物看起來。未央生聽了這幾句。纔曉得他是眞話。漸漸有些沒趣起來。定了一會。又對他道。婦人與男子相處。也不單爲色慾之事。或是憐他的才。或是愛他的貌。若是才貌不濟的。就要靠著本事了。小弟這兩件都還去得。或者他看才貌分上。恕我幾分。也不可知。還求長兄始終其事。不可以一短而棄衆長。把爲朋友的念頭就中止了。賽崑崙道。才貌兩件。是偷婦人的引子。就如藥中的薑棗一般。不過借他些氣味。把藥力引

入臟腑之中。及至引入之後。全要藥去治病。那生薑棗子都用不著了。男子偷婦人。若沒有些才貌。引不得身子入門。入門之後。就要用著眞本事了。難道在被窩裡相面。肚子上做詩不成。若還本錢微細。精力短少的。就把才貌兩件引了身子進去。到幹事的時節。一兩遭幹不中意。那婦人就要生疎你了。做男子的人。既然拚了性命偷著一個女子也要與他心投意合。相處一生半世便好。若要祇圖一兩遭快活。爲甚麼費這樣心機。就如我們做賊的人。走到人家一次。索性偷他一千五百。也不枉躭個賊名。若只取他一兩件東西。有名無實。倒不如不去了。且不要說男子偷婦人要圖個長久快活。就是婦人家瞞丈夫偷著一個男子。也可憐費多少提防。躭多少驚嚇。也把些實際到他。等他快活幾十次幾百次便好。若還一些受用也沒有。就像雌雞受雄的一般。裡面還不曾得知。就完了賬。豈不誤他一生。空壞了一場名節。自己心上也

按。寬而無當。謂婦人牝戶寬大。物微力不可得而當敵也。

過意不去。賢弟。不要怪我說。都像你這樣的本錢。這樣的精力。只要保得自家妻子不走邪路就夠了。再不可癡心妄想去玷汚人家女子。今日還虧劣兄老到相體裁衣。若還不顧長短。不問寬窄。信手做去。使衣服大似身子。豈不壞了作料。等那婦人抱怨也罷了。只怕賢弟心上還要怪我謀事不忠。故意尋那寬而無當的婦人來搪塞你。爲兄是個直性的人。出言粗魯。賢弟不要見怪。從今以後。若是要銀子用。要衣服穿。劣兄只管送來。若說起這樁事。劣兄決不敢領命了。未央生見他言語激烈。料想好事不成。知道他銀子衣服都是賊贓。恐怕送來貽禍。就回他道。小弟雖在窮途。資斧還不曾告竭。粗布衣服也有幾件帶在身邊。不勞長兄破費。賽崑崙又安慰了幾句。就要別他起身。未央生興致索然。也沒有心腸留客。竟送他出門去了。他從這一番掃興之後。收心不收心。改過不改過。莫說看官不知。連作者也還拿他不定。直要做到下

回。方纔定局。從此以前。心術雖然壞了。品行還不曾壞。居然是個可以爲善之人也。

評

每一番議論之中。定有幾個絕精的譬喻。無不使人快心。無不使人絕倒。如春方乃臨場補藥。才貌乃藥中引子之類。不可勝數。雖屬詼諧之語。實有至理存焉。我竟不知作者的心肝。有幾萬幾千個孔竅而遂玲瓏至此也。

校記

❶「認」原作「應」，據雙抄本改。

❷「木釘」原作「金針」，據雙抄本改。

第七回　怨生成撫陽痛哭　思改正屈膝哀求

詞云

堪嘆人心不足。未到窮途先哭。更有不祥人。喜處偏將眉蹙。
没福。没福。祇爲胸中多慾。

右調如夢令

却說未央生一團高興。被賽崑崙幾句話從頭掃到脚底。別過之後。就像死人一般。話也懶得說。飯也懶得吃。獨自一個坐在寓中。反覆思量道。我生長二十多歲。別的物事見也見得廣。識也識得多。只有陽物這件東西其實不曾多見。平常的人藏在衣服裡面。自然看不出了。只有那些年少的龍陽。脫下褲來與我幹事。方纔露出前件。他的年紀輕似我。物件自然小似我。終日所見。都是小似我的。所以就把我的形大了。

我自己少年時節也曾做過龍陽。與同窗朋友彼此相兌。他的年事與我相仿。物事自然與我相同。我就習以爲常。只說由此觀之。天下之物相似也。照他方纔說來。所見之物沒有一根不長大似我。這等。我的竟是廢物了。要他何用。只是一件。我在家中與妻子幹事的時節。他一般也覺得快活。就是往常嫖女客偷丫鬟。他們一般也浪。一般也丟。若不是這件東西弄得他快活。難道他自己會浪自己會丟不成。既然我的是廢物。爲甚麼往常不廢。如今忽然廢起來。可見他的話究竟不是眞言。還是推諉的意思。猜疑了一會。又思想一會。忽然悟轉來道。不是這等說。妻子的牝戶是件混沌之物。從我開闢出來的。我的多少大。他的就多少寬。我的多少長。他的就多少深。以短投淺。以細投窄。彼此相當。裡面沒有餘地。所以纔覺得快活。譬如取耳一般。極細的消息放在極小的耳朵裡面。轉動起來一般也爽利。若還是寬耳朵遇著細消息。就

未必然了。前日賽崑崙說。婦人有心上不浪。口裡假浪之法。焉知那些丫鬟女客。不是因得了我的錢財。受了我的恩惠。不得不奉承我。心上其實不要浪。口裡假浪騙我。也不可知。浪既可假。豈有丟不可假者乎。他今日這些說話。雖不可全信。也不可不信。以後遇著男子。要留心看他的陽物。且看與賽崑崙的話相合不相合。就明白了。從此以後。與朋友會文的時節。朋友小解。他也隨去小解。朋友大便。他也跟去大便。把朋友的看一看。又把自己的看一看。果然。沒有一個不雄偉似他的。就在路上行走。看見野上坑上有人解手。也定要斜著眼睛。把他的陽物看個仔細。天下的事再當不得一個疑心。他起先說自己的大。就遇著個薛敖曹。也只說自己的強似他。他不過中看而已。未必果然中用。如今心上惟恐自己的小。就遇著個童男子。也只覺得他強似我。我的就與他一般。也未必像他堅硬。這種念頭。看官不要笑他。正是他滌姦蕩

邪的機會。修德立行的根由。當初閉門不納的魯男子。坐懷不亂的柳下惠。未必不是這種念頭。挾持他做了千古的義士。未央生自從比驗之後。那慾心也漸漸的輕了。色膽也漸漸的小了。心上思量道。賽崑崙的話。句句是藥石之言。不可不聽。他還是個男子。我前日被他一番取笑。尚且滿面羞慚。沒有藏身之地。萬一與婦人幹事。弄到半中間。被他輕薄幾句。我還是自己抽出來不幹的好。還是放在裡面等他嘔唾出來的好。從今以後。把偷婦人的事請收拾起。老老實實來幹我的正經。只要弄得功名到手。拚些銀子。討幾個處女做妾。他的物件小似我的。我自然只受奉承。不受怠慢了。何須賠了精神。去做燒香塑佛的事。算計已定。果然從這一日起。撇却閒情。專攻舉業。看見婦人來燒香。不但不趕去看。就在外面撞見。也還要避了進來。只怕炎熱之時。衣裙單薄。被婦人瞧見些影子。要在肚裡暗笑。至於街坊上行走。看見婦人。低頭

而過。一發不消說了。也虧他少年老成。準準熬了十幾日。到半月之後。就有些大樣起來。只把裙子外面加上一層肚兜。遮住所短一物不許婦人竊窺。其餘一切所長。依舊肯在人前賣弄。一日。從街上走過。看見一個少年婦人。把一隻手揭開簾子。露出半個面龐。與對門的婦人說話。未央生遠遠望見。就把脚勢放鬆。一步匀做三步走。好慢慢的聽他聲音。看他面貌。只見吐出來的字眼。就像簫聲笛韻一般。又清楚又嬌媚又輕重得宜。沒有一句話說完之後沒有些餘音。鑽在人耳朵裡不肯出去。及至走到門前。細看他面龐態度。竟與賽崑崙所說的話件件相同。也像珍珠寶貝。有光芒射出來。也像一幅美人圖。在簾子裡隨風吹動。心上猜疑道。他前日所說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相了一會。走過幾家門面。故意問人道。這邊有個賣絲的人。叫做權老實。不知他住在那裡。那人道。你走過了。方纔那簾子裡面有婦人說話的。就是他家。未

央生知道果然是了。就復轉身來。又看個仔細。方纔回到寓中。心上思量道。起先賽崑崙在我面前形容他的標致。我還不信。只道他口裡雖說在行。未必果然識貨。那裡曉得竟是一雙法眼。這一個相得不差。那一家兩個的。自然也不消說了。有這樣傾國的佳人。又有那樣非常的俠士肯替我出力。只因這一件東西不替我爭氣。竟把三個好機會都錯過了。怎麼教人恨得過。懊惱一番。又把房門關上。解開褲帶。取出陽物來。左相一會。右相一會。不覺大怒起來。恨不得取一把快刀。登時割去。省得有名無實。放在身邊現世。氣了一會。又埋怨道。這都是天公的不是。你當初既要驕縱我。就該驕縱到底。爲甚麼定要留些缺陷。這才貌兩件。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你偏生賦得完備。獨有這件要緊物事。舍不得做情。難道教他長幾寸大幾寸。要你費甚麼本錢不成。爲何不把別人的有餘損些下來補我的不足。就說各人的形體賦定了。改移

不得。何不把我自己腿上的肉皮裡的筋渾身上下的氣力。勻些放在上面也就夠了。爲甚麼把這上邊的作料。反勻到別處去。使人要用的又沒得用。不要用的反餘剩在那邊。這豈不是天公的過處。如今看了這樣標致女子。不敢動手。就像饑渴之人見了噴香的飲食。口上生了疔瘡。吃不下去的一般。教人苦不苦。思量到此。不覺痛哭起來。哭了一會。把陽物收拾過了。踱到廟門前去。閒走遣悶。只見照牆上面。貼上一張簇新的報帖。上面的說話又與別的報帖不同。竟是一首四言絕句。就像天公見他哭得可憐。特地遣個神仙下界。替他消愁解悶一般。那報帖云。

天際眞人。來授房術。能使微陽。變成巨物。

這首詩是前面的大字。後面空隙之處。還有一行細字道。偶經此地。暫寓某寺某房。願受者速來賜顧。遲則不及見矣。未央生把前面的詩與

後面的字一連看上幾遍。心上不覺大驚大駭。狂笑起來道。有這樣的奇事。我的陽物渺小。正沒擺佈。怎麼就有如此的異人到這邊來賣術。又恰好把一張報帖貼到我眼面前來。豈非天意。就如飛趕進廟去。封了一封贄見禮。放在拜匣之中教家僮捧了。自己尋到寓處去。只見那位術士是個童顏鶴髮的老人。相貌也生得奇偉。見他走到。拱一拱手。就問道。尊兄要傳房術麼。未央生道。然也。術士道。尊兄所問的。還是爲人之學。還是爲己之學。未央生道。請問老先生。爲人之學便怎麼樣。爲己之學便怎麼樣。術士道。若單要奉承婦人。使他快活。自己不圖歡樂。這樣的房術最容易傳。不過吃些塞精之藥。使腎水來得遲緩。再用些春方搽在上面。把陽物弄麻木了。就像塊頑鐵一般。一毫痛癢不知。到後來丟也得。不丟也得。這就是爲人之學了。若還要使自家的身子與婦人一齊快活。他的陰物要知痛癢。我的陽物也要知痛癢。抽一下兩

邊都要活。抵一下兩邊都要死。這纔叫做交歡。這纔叫做取樂。只是快活之極。就未免要丟。婦人惟恐丟得遲。男子惟恐丟得早。要使男子越快活而越不丟。婦人越丟而越快活。這種房術最難。須是修養的工夫做到八九分上。再以藥力助之。方纔有這種樂處。尊兄要傳。除非跟在下雲遊幾年。慢慢的參悟出來。方有實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傳得去的。未央生道。這等不能夠。還是爲人之學罷了。這種要藥。學生有在那裡。不敢相求。只是一件。尋常的房術但能使之長久。不能使其粗大。方纔見尊稟上有。能使微陽變成巨物的八個字。所以特來請教。不知是怎麼樣一個方法。就能改變得來。術士道。做法不同。大抵要因才而施。第一。要看他本來的尺寸生得何如。第二。就問要做的人於本來尺寸之外要擴充多少。第三。還要問他熬得熬不得。拚得拚不得。纔定規矩。不是信手就做的。未央生道。本來大的怎麼樣。本來小的怎麼樣。擴充

多些便怎麼樣。擴充少些便怎麼樣。熬得拚得的便怎麼樣。熬不得拚不得的便怎麼樣。都求老先生明白指教。好待學生擇路而行。術士道。若是本來的尺寸原不十分短小。又於本來尺寸之外擴充不多。這樣做法就容易了。連那拚得拚不得。熬得熬不得的話都不必問他。只消用些麻藥敷在上面。使他不辨寒熱。不知痛癢。然後把藥替他薰洗。每薰一次。洗一次。就要搓一次。扯一次。薰之欲其長。洗之欲其大。搓之使其大。扯之使其長。如此。三日三夜。就可比本來尺寸之外長大三分之一。這種做法是人所樂從。不必疑慮的。所以不問他臨了一著。若還本來的尺寸原生得短小。又要於本來尺寸之外擴充得多。這種做法。就要傷筋動骨了。所以要問他。熬得熬不得。拚得拚不得。他若是個膽小的人。不肯做利害之事。也只好罷了。若還是個祇愛風流。不顧性命的。就放膽替他改造。改造之法。先用一隻雄狗一隻雌狗關在空屋裡面。

婦人倘欲酹動。則功狗功人。不可後(復)辨(辦)笑。(矣)

此膝又經一屈矣。

他自然會交媾起來。等他一邊交媾不曾完事之時。就把兩狗分開。那狗腎是極熱之物。一入陰中。長大幾倍。就是洩精之後。還有半日扯不出來。何況不曾完事。趁這時節。先用快刀割斷。然後剖開雌狗之陰。取出雄狗之腎。切爲四條。連忙把本人的陽物用麻藥麻了。使他不知疼痛。然後將上下兩旁割開四條深縫。每一條縫內塞入帶熱狗腎一條。外面把收口靈丹即時敷上。只怕不善用刀。割傷腎管。將來就有不舉之病。若還腎管不傷。再不妨事。養到一月之後。裡面就像水乳交融。不復有人陽狗腎之別。再將養幾時。與婦人幹事。那種熱性。就與狗腎一般。在外面看來。已比未做的時節長大幾倍。放入陰中。又比在外的時節長大幾倍。只當把一根陽物變做幾十根了。你道。那陰物裡面快活不快活。婦人心上歡喜不歡喜。未央生聽到此處。竟像已死之人要重新活轉來一般。口裡還不曾答應。那一雙膝頭不知不覺跪將下去。就

跪在術士面前道。若得如此。恩同再造。術士連忙扶起。道。尊兄若要做。學生服事就是了。爲何行此大禮。未央生道。學生賤性好淫。以女色爲命。無奈被先天所限。使我胸中的志願再不能酬。如今得見異人。眞是千載的希遘。怎敢不行北面之禮。就好造次奉求。說完。就喚家僮取禮過來。自己親手遞過去道。些須不腆。暫爲拜見之儀。待改正之後。自當竭力奉酬。決不相負。術士道。這樁事。說便是這等說。十有九分還是做不成的。這個盛儀。不敢輕領。未央生道。沒有甚麼做不成。學生的賤性。也是祇愛風流。不顧性命的。若還託天做得好。果使微陽變成巨物。將來感恩頌德。自然不消說了。就或者有下手差訛。用刀舛❶錯之事。割傷了性命。也是數該如此。雖在九泉。亦不敢怨恨。老先生不必多疑。術士道。這個法則。在下若還做不慣拿不穩。怎敢以人命爲戲。所慮之事。倒不在此。只是。改造之後。有三樁不便處。都有礙於尊兄。所以不敢輕

此老大要積陰德的人。又不來做此事了。

易任事。須要逐件說過。若還情願如此。纔敢領命。倘若三件之中有一件不情願。就不好相強了。未央生道。那三樁不便。快請講來。術士道。第一樁不便。做過之後。有一百二十日行不得房。一行了房。裡面就要傷損。使人陽狗腎。兩下分開。不但假的黏不牢。連自己眞的也還要爛却。我起先所說熬得熬不得的話。就是爲此。是說熬得不行房。不是說熬得不叫痛也。第二樁不便。做過之後。除非二三十歲的婦人。方能承受。未滿二十者。就是已經破瓜。未曾生育的。初幹之時。也要受許多磨難。至於未曾出嫁的處女。一發不消說了。幹一個。死一個。決無倖全之理。要做這樁事。除非戒了不娶頭婚。不御少婦。方纔使得。不然。豈但本人的陰德難全。連代做之人。罪過亦不小也。第三樁不便。做過之後。後天的人力雖然有餘。那先天的元氣。割的時節却未免洩漏了些。定然不足。生兒育女之事。就保不定了。即使有兒女生出來。也都是夭折者多。

長命者少。我起先所說拚得拚不得的話。就是爲此。是說拚得不娶頭婚。不生兒女。不是說拚得丟了性命。不怕死也。我看尊兄是個青年有志的人。一來。慾心太躁。熬不得三月不想行房。二來。色心太貪。保不得將來不幸處女。三來。年事甚輕。恐怕令郎還不曾有。就有。也不多。所以知道這三樁事都有礙於尊兄。起先聽見之時但知其利。不知其害。所以歡欣鼓舞。恨不得立刻動手。如今知道利害。自然不敢輕試了。未央生道。這三樁事。一件也礙學生不著。老先生放心。只管替我改造就是。術士道。怎見得礙不著。未央生道。我如今在客邊。比在家裡不同。就是不做此事。尚且整日孤眠。終朝獨宿。難道做了此事。反有甚麼走動不成。那第一樁事是於我無礙的了。有甚麼做不得。天下的婦人。只有結髮的妻子不可不娶頭婚。其餘的婢妾都可以不論了。學生的荊妻已經娶過。可以不消慮得。況且女色之中。極不受用的是處女。一毫人事

精于文者始精于情。數語妙絕。

不知。一些風情不諳。幸處女的人。僅僅圖個名色而已。有甚麼樂處。要幹實事。定用是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婦人。纔曉得些起承轉合。與做文字一般。一段有一段的做法。一股有一股的對法。豈是開筆的蒙童做得來的。那第二樁事。不但於我無礙。又且與我相投了。有甚麼做不得。至於子息一事。別人看得極重。學生看得甚輕。天下人的子嗣。克肖者少。不肖者多。孝順者少。忤逆者多。有幾個善繼的武周。有幾個養志的曾子。若還僥倖生得個好的出來。我做了現成人家交與他。他備些現成飲食供養我。只算扯得個直。不叫甚麼奇事。若還生個不肖不孝的來。把家業敗去。把父親氣死。到那時節。還悔恨當初多行了這一次房。多灘了那些膿血。以致如此。這是說有子的不過如此了。況且天下的人。十個之中定有一兩個無子。那是他命該絕嗣。難道也是因改造陽物洩了元氣。所以絕嗣不成。我今日起了這點念頭。就是個無子之

兆了。又自己情願無子。一定要割。沒有一毫轉念。就可見是天地祖宗曉得我後來無子。所以聽我自割。不來阻撓。一發是無子之兆了。命中無子。割也沒有。不割也沒有。萬一命中有子。到那臨割的時節。元氣又會硬將起來。不至於十分漏洩。將來依舊會生兒育女。生出來的兒女。一般會長命。不至夭亡也不可知。這總是意外的事。我不想他。祇打點做個無子之人就是了。老先生所說之事。學生熬也熬得。拚也拚得。老先生之所謂不便者。皆學生之所謂至便者也。如今不消疑我。竟替學生改造就是了。術士道。既然尊意甚堅。一定要做。在下不好作難。這等。須要選個日子。或是約在尊館。或是屈到小寓。須要做得隱靜。不可使一人知道。若有人知道。走來竊看。就不便行事了。未央生道。敝寓房間窄小。又且往來人雜。看見不雅。難行此事。不如還到尊寓來罷。兩個相約定了。術士纔把贄儀收下。問他年紀生月。取出一本通書。選了三四

個日子。都是火日。陽物屬火。取火旺則陽盛的意思。內中又選一個與本命不相剋的。方纔定了改造之期。未央生千歡萬喜。分別而去。他生平造孽之根。皆始於此。可見天下的房術是學不得的。學了房術。就要壞了心術。官府若要緝訪姦淫。只消在春方舖子裡等。從來沒有買春方學房術。單爲奉承妻子者也。

評

他人執筆。定於賽崑崙掃興之後。即說未央生知道陽物短小。急急尋人改正。改正之後。好敍淫慾婦人之事。使看書之人精神踴躍。無枝多幹少之嫌。豈肯夾入不看婦人一段。使風流子弟忽變爲道學先生。以冷觀者之目。作者獨於此處著意。顧盼留連。不肯即說過去者。殆有深意存焉。非止故作波瀾。使文情振動而已。蓋爲姦淫之人留一退步。使未央生果於

此時改絃易轍。則後來名節無傷。陰德不損。無妻妾償淫之事矣。可見極惡之人。一念回頭。即是善士。但不可於回頭之後。再轉一念耳。讀此書者。當在此等處著眼。則於棗肉之中嚼出橄欖之味。作者深心。不待終篇而始見也。

校記

❶「舛」原作「外」，木活本同，鳳本作「差」，據抄雙本、春本改。

偷香老手。

第八回　三月苦藏修良朋刮目　一番喬賣弄美婦傾心

詞云

宋玉才情潘岳貌。柳比風流。花比人年少。性子溫存心不躁。五般總是偷香料。　更有兩樁難假冒。緣要生成。命要紅鸞照。七事俱全尋竅窕。只須拚著精神耗。

右調蝶戀花

未央生別了術士。回到寓中。獨自一個睡了。就把改造陽物以後與婦人幹事的光景。預先揣摩起來。不覺淫興大發。心上思量道。我是個久曠之人。許多時的慾火都鬱在胸中。不曾發洩。明日割裂之後。那裡熬得不舉。該趁此時未經割裂之先。尋個婦人幹幾次。只當吃一服大黃湯。瀉瀉積滯纔好。想到此處。就有些睡臥不安。要爬起來尋妓婦。又怕

他有了嫖客不肯開門。熬過一會。又思量道。我身邊現有救急的傢伙。爲何不拿來用用。却丟了不曾上門的南門。走去那已經閉塞的北路。就喚隨身一個家僮上床去睡。把他權當了婦人。恣其淫樂。他隨身服事的共有兩個家僮。這一個叫做書笥。那一個叫做劍鞘。書笥纔十六歲。因他識幾個字。未央生把一應書籍都交付他掌管。就像個藏書的篋子一般。所以取名叫做書笥。劍鞘大書笥幾歲。未央生有一口古劍。是傳家之物。一向付與他收藏。就像個護劍的套子一般。所以取名叫做劍鞘。兩個的人物都一樣妖姣。除一雙大脚之外。其餘的姿色都與絕標致的婦人一般。劍鞘還老實些。不會作嬌態。未央生差便不時弄他。還不覺十分得意。書笥年紀雖小。性極狡猾。又會幹事。與未央生行樂之時。能聳駕後庭。與婦人一般迎合。口裡也會做些浪聲。未央生最鍾愛他。所以這一晚不用劍鞘。單叫他上床。好發洩狂興。書笥等他完

小巧二字。妙。妙。

事之後。做出嬌聲來問道。相公這一向單想婦人。厭棄男子。把我們拋撇久了。爲甚麼今夜高興。沒原沒故。忽然溫起舊賬來。未央生道。我今晚不是同你幹事。是與你作別。書笥道。爲甚麼做起別來。難道你舍得賣我不成。未央生道。怎麼舍得賣你。這作別二字有個解說。不是我與你作別。是我的陽物與你的後庭作別。書笥道。這是甚麼原故。未央生道。你曉得。我這幾日就要改造陽物了。改造之後。一根有幾十根大。就是婦人家的陰物。略略緊窄些尚且承受不起。何況你們的後庭。我和你今晚一幹之後就不能再幹了。難道不是作別。書笥道。由他小巧些罷了。爲甚麼要改造他。未央生就把婦人與男子不同。喜大不喜小的話對他說了一遍。書笥道。這等。你改造之後。就要去偷婦人。用我們不著了。未央生道。便是。書笥道。你去偷婦人。少不得要一個使喚的隨身扈駕。就把我帶在身邊。若有多餘的婦人你睡不了的。賞我一個。等我

嘗嘗女色的滋味。也不枉跟個風月主人一場。未央生道。這個容易。飽將手下無餓兵。正經的同我睡了。那手下的丫鬟任憑你睡。莫說一個。就要幾十個幾百個也有。書笥聽了歡喜不過。倒爬上身去。澆了一回本色蠟燭。方纔下來。未央生睡到第二日。備辦臨期所用之物。買了一隻極肥極健的雄狗。又尋一隻雌狗相配。分作兩處。養在寓中。等到那一日。叫書笥牽了。自己一同過去。又吩咐劍鞘備一桌酒。隨後送來。術士因自己賣的是這種秘術。所以尋的寓處。就是個極秘密的所在。空地又多。房子又大。沒有閒雜人往來。把門關了。極好做事。見未央生走到。就叫他取出陽物來。預先上了麻藥。好待臨期用刀。那麻藥初搽上去。就像冷水激了一下。一激之後。竟像沒了此物一般。掐也不知疼。搔也不覺癢。未央生放了一半心。知道割的時節沒有苦吃的了。不多一會。酒已送到。與術士一邊吃酒。一邊等雄狗與雌狗幹事。那兩個騷畜

生還祇說新主人肯行方便。特地把他牽到僻靜處來便於作事。省得那些雄狗走來爭風。雌狗走來吃醋。騷擾他幹得不自在。所以不敢拂主人的盛意。走到一處就聯絡起來。那裡曉得是個窮主人要問他借本錢的。起先牽來的時節。一個頸項裡原有一條索子。後來並不曾解去。如今等他幹到興高之時。只消叫兩個家僮捏住兩根牽索。用力一扯。那兩隻狗自然分開。做出個藕斷絲連的樣子。雄狗舍不得開交。口便亂吠。那兩隻後腿還緊緊夾住陰物。惟恐他開去。誰想陰物夾不牢。連陽物都扯去了。雌狗也舍不得開交。口便亂吠。那兩隻後腿還緊緊夾住陽物。惟恐他出去。誰想陽物夾不牢。連陰物都帶去了。術士割了狗腎下來。就連忙剖開陽物。每一條縫內切一條狗腎帶熱塞進去。外面敷上靈丹。用汗巾裹紮好了。兩個依舊吃酒。未央生這一晚就在術士寓中借宿。夜間抵足之時。又傳授了許多戰法。到第二日纔回去將

養。這三個月之中。也虧他把持得定。不但不看婦人。不想慾事。連自己新改的陽物。眼也不去看一看。手也不去摸一摸。只當還是仍舊貫的一般。直等過了一百二十日的關頭。方纔解去汗巾。把他刮洗出來。仔細一看。不覺大笑道。魁梧奇偉。果然改觀。有此異物。可以橫行天下矣。又過了一二日。正思去尋賽崑崙。求他始終前事。不想他恰好走來。對未央生道。賢弟一向不出門。在寓中靜坐。想來舉業的工夫自然略長進多了。未央生道。舉業的工夫還不過如此。倒是房術的工夫略長進了些。賽崑崙笑道。資質不高。長進出來也有限。勸你不去講究他也罷。未央生道。長兄說的甚麼話。士當三日不見。便須刮目相待。何況小弟別了三月。難道就沒些進益。還受長兄的怠慢不成。賽崑崙道。就有進益。也不過是些敷衍的工夫。濟不得實事。譬如學武藝的人。畢竟要身材魁偉。氣力強健。學起武藝來自然中用。若還身材不上三尺。力氣不

滿十斤。隨你終日去操演。就是一十八般武藝件件俱能。也只好在傀儡場上殺賊罷了。難道衝得眞鋒。打得實仗不成。未央生道。長兄一發差了。豈不見。三尺之童後來變成大漢。豈不聞。脫兎之師起先有若處女。祇有死人的陽物只會消不會長。那有活人身上的東西。不長不大。使人料得定的。賽崑崙道。這句話。劣兄就不信了。十三四歲的孩子。那雞巴不曾出汗。就會一日大似一日。豈有二十以外之人。陽物還會發作的。就發。也發不多。不過論絲論毫。決無論分論寸之理。未央生道。莫說論絲論毫。就是論分論寸。也看不出來。除非發胖得幾倍。方纔有些覺察。賽崑崙道。豈有此理。世上祇有暴發的財主。不曾見有暴發的陽物。既然如此。求取出來。借與劣兄看一看。未央生道。前次取出來受長兄許多怠慢。就從那一日起。寫了個立誓不借陽物的戒約貼在壁上。再不在人面前出醜了。賽崑崙道。賢弟不要取笑。快借出來。若果然長

進些。待劣兄奉承幾句。請罪他就是了。未央生道。口頭奉承也沒幹。除非尋件實事等他做做。一來試驗他。二來鼓舞他。那纔見長兄作養人材的盛意。賽崑崙道。也說得是。但願如此。我就把前日說的那樁事作養他就是了。未央生道。這等。說不得依舊要出醜了。那時節是初冬天氣。上身穿著綿襖。下身穿著夾褲。他恐怕衣服礌堆。礙手礙腳。取出來看不仔細。就把一條鸞帶束在腰間。先把衣衿搴起。次將褲子卸下。然後把兩手捧住陽物。就像波斯獻寶一般。對著賽崑崙道。長進不長進。看就是了。賽崑崙遠遠望見。還只說那裡尋來的一段驢腎。掛在腰間騙他。及至走近身去。仔細相驗一番。方纔曉得是眞貨。就不覺睜眼吐舌。吃一大驚。問未央生道。賢弟用甚麼方法。就把一相極猥獕的物事。弄得極雄壯起來。未央生道。不知甚麼原故。被長兄一激之後。他就平空振作。竟像要發狠爭氣的一般。連我自家也禁止他不住。賽崑崙道。

你不要騙我。看這皮膚上面現有刀痕。四面四條。又另是一種顏色。這畢竟是用甚麼巧術造做出來的。好好對我直說。未央生被他盤駁不過。只得把遇著術士用狗腎補造的話細細說與他聽。賽崑崙道。賢弟好色之心。堅忍至此。可見是有進無退。不可阻撓的了。劣兄沒奈何。只得完你這樁心事。喜得今日還有幾錠銀子帶在身邊。就同你撞到他家去看機會。未央生喜歡不過。連忙換了一套衣服。戴了新巾。同賽崑崙出去。走到相近的所在。賽崑崙把他安頓在一處。自己去打探消息。不多一兩刻。就帶著笑臉走來報道。恭喜。恭喜。也是你的造化。只要有緣。還你今夜就成事。未央生道。面也不曾見。怎麼就保得今夜成事。賽崑崙道。我方纔去問鄰舍。鄰舍說他丈夫往遠處買絲去了。有十幾日不得回來。你如今同我撞進去。用心勾搭他。只要他有些情意。我晚間自有方法送你進去。包管有十幾夜同他快活就是了。未央生道。全靠

長兄扶持。兩個連忙走去。只見那婦人坐在裡面絡絲。賽崑崙把簾子一掀。同未央生一齊鑽進去。道。權大爺在家麽。婦人道。不在家。出門買絲去了。賽崑崙道。在下要買幾斤絲。恰好大爺不在。却怎麽處。婦人道。別家去買罷了。未央生就接口道。絲怕沒處買。只因一向是府上的主顧。不好去攬承別人。況且別人家的絲未必淸水。不如府上買去的放心。婦人道。既是舍下的主顧。爲甚麽我不認得。賽崑崙又接口道。大娘好記性。我夏天來買絲。也遇著大爺不在。是大娘親自交易。從架子頂上取下來賣與我去的。難道就忘記了。婦人道。是記得有這一次。未央生道。既然大娘記得。可見不是空口來打價的了。如今只要有絲。取出來交易就是。爲甚麽把自家的生意推到別人家去。婦人道。絲便有幾斤。不知你中意不中意。未央生道。府上的絲。豈有不中意的。還是忒好了些。怕我這酸子家買不起。婦人道。好說。這等。相公請坐了。待我取出

來。賽崑崙就叫未央生在上面坐了。自己坐在下面。上面近著婦人。待他好調情的意思。那婦人取出一捆絲來。遞與未央生看。遞便遞與他。却是正顏厲色。沒有一毫顧盼之容。未央生還不曾接絲到手。就回覆道。這捆絲顏色太黃。恐怕用不得。及至接到手中。仔細一看。又對賽崑崙道。好古怪。方纔大娘拿在手裡。覺得是焦黃的。如今接到我手上。又會白起來。這是甚麼原故。故意想了一會。又對賽崑崙道。是了。大娘的手忒白了些。所以映得絲黃。如今我的手黑。所以把黃絲都映白了。婦人聽見這一句。就把一雙眼睛湊著未央生的手相了一會。纔回覆道。相公的尊手也不叫做黑了。說便說這一句。也還是正顏厲色。沒有一毫嬉笑之容。賽崑崙道。他的手比了我們的。不叫做黑。若比了大娘的。就不叫做白了。婦人道。既然覺得絲白。何爲不買。未央生道。這是賤手映白的。可見不是眞白。畢竟要與大娘的尊手一樣顏色的。方纔是好

絲。求取出來看看。賽崑崙道。世上那有這樣白絲。只要像你臉上這樣顏色。也就用得過了。婦人聽見這一句。又把一雙眼睛湊著未央生的臉相了一會。方纔舍個歡喜之容。對他笑一笑道。只怕如今世上。也沒有這樣白絲。看官。你道他爲甚麼以前不笑。直到此時纔笑。以前不顧盼。直到此時忽然顧盼起來。原來這個婦人是一雙近視眼。隔了三尺路就看不見人的。起先未央生進去。還衹說是尋常買賣之人。及至聽見酸子二字。方纔曉得是個秀才。也還衹說是尋常人物。不把眼去相他。因爲睜眼看人有些費力。所以遇見男子不大十分顧盼。但凡近視的婦人。標致者多。醜陋者少。聰明者多。愚蠢者少。只是一件。那點雲雨之心。却與色眼男子一樣。都是要認眞做事。不肯放鬆的。從來有俗語二句道。婦人近視眼。幹事不躲懶。若是色心太重的婦人。眼睛又能遠視。看見標致男子。豈能保得不動私情。生平的節操就不能完了。所以

造化賦形。也有一種妙處。把這雙眼睛付與他。使他除了丈夫之外。隨你潘安宋玉都看不分明。就省了許多孽障。從來近視婦人裡面完節的多。壞事的少。總虧那雙眼睛不會惹事。這個婦人。若不是把幾句巧話引他眼睛上身。隨你立在面前調戲到晚。他只當在雲霧之中。那裡曉得。只因手上一看。臉上一看。兩看看花了心。就覺有些開交不得。對著未央生道。相公當眞買不買。若果然要買。我房裡有一把好的。取出來看就是。未央生道。特地尋來。豈有不買之理。快求取出來看。婦人進去一會。果然取出一捆絲來。又叫一個鬎鬁丫鬟捧了兩鐘清茶。一鐘遞與賽崑崙。一鐘遞與未央生。未央生不敢吃完。留了半鐘。做個轉奉主人之意。婦人看見。又對未央生笑了一笑。方纔遞出絲來。未央生接絲的時節。就趁手把婦人揑了一把。婦人只當不知。也把指甲在未央生手上兜了一下。賽崑崙道。這一捆果然好。買了去罷。就把銀包遞與

未央生。未央生照他說的價錢秤了。遞過去道。這銀子都是成錠的。大娘請看。婦人道。銀子便成錠。只怕是中看不中用的。未央生道。大娘若不放心。我把絲與銀子都放在這邊。今晚就夾開一錠。試他一試。何如。不是誇嘴說。我們的銀子與人一樣。都是表裡如一的。婦人道。也不消如此。若果然不差。下次還可交易。不然。只好做一遭主顧罷了。賽崑崙拿了絲。催未央生回去。未央生臨行。又把婦人睃了幾眼。婦人雖不看見。也能領略大意。竟把一雙眼睛收做兩條細縫。做個似愁非愁。似笑非笑的模樣送他。未央生走到寓中。與賽崑崙商議道。這樁事。有八九分要成了。只是。今日晚間怎麼樣一個去法。也要做得萬全纔好。賽崑崙道。我細細打聽過了。他家沒有第二個人。只有方纔那個丫鬟。纔十一二歲。夜間跌倒頭就睡著了。聽見甚麼響動。他家那幾間房子是看得見的。又不是樓房。又不是土庫。那裡經得我下手。若是動了牆壁。被

人看破。第二次就去不得了。祇消背了你爬到他屋上。掀去幾片瓦。搖去一根椽。做個從天而下罷了。未央生道。若還被他鄰舍聽見。大家捉賊起來。却怎麼處。賽崑崙道。有劣兄在身邊。再不會如此。你不消多慮。只是一件。那婦人方纔的話。你聽見不曾。只怕你是中看不中用的。若還幹得他不快活。就是一遭主顧了。劣兄以前的話。如今可驗了麼。你須要自己掙扎。不要被他考倒。只進一場。到第二三場就不得進去。未央生道。決不至此。長兄不信。你便做個瞭望的。立在高處聽就是了。兩個笑了一場。巴不得金烏西下。玉兎東升。好做進場舉子。但不知那位試官是怎生一個考法。須待題目出來。方知分曉。

評

小說。寓言也。言既曰寓。則非實事可知。吾願讀是編者。萬勿以辭害志。此

回割狗腎補人腎。非有是理。蓋言未央生將來所行之事。盡狗彘之事也。猶第三回與賽崑崙結盟。而且以兄事之。蓋言其人品志向。猶出盜賊之下也。皆深惡而痛絕之詞。分明罵他做。狗烏龜賊烏龜耳。世人不得認貶爲褒。以虛作實。謂狗眞可割而割之。賊眞可交而交之。使作誡之人。反蒙作俑之謗。斯千古文人有同幸矣。

第六回賽崑崙口中既說。此婦老實。風流二字不十分在行。此回賣絲一段。與未央生接談。機鋒不避。旗鼓相當。不但不老實。竟風流到絕頂處。大與前說相左。不知者。定以爲針線不密。尋出作者破綻來矣。誰知他把近視二字藏在胸中。做個行文的轉軸。故前後自相矛盾。有意伏此奇兵。使人攻擊。乃❶文章詭譎處也。前之所謂老實者。以其眼睛近視。不曾看見標致男子。無所用其風流也。此間敍其風流者。亦以其眼睛近視。忽然看見標致男子。無可容其老實也。可見標致男子。斷不可使近視婦人見。而

作者欲垂訓于閨門。特借一人爲鑒。非止作文字波瀾而已。觀者不可不知。

校記

❶「乃」以下一百零八字底本原缺，據雙抄本補。

理正言順。

第九回　擅奇淫偏持大體　分餘樂反占先籌

詩云

淫婦從來喜説貞。　却非無故盜虛聲。
此中別有冰霜操。　不過奇姦不動情。

却說權老實的妻子。乳名叫做艷芳。是個村學究之女。自小也教他讀書寫字。性極聰明。父母因他姿貌出衆。不肯輕易許人。十六歲上。有個考案首的童生央人作伐。父親料他有些出息。就許了他。誰想做親一年。就害弱病而死。艷芳守過週年。方纔改嫁與權老實。此婦性雖好淫。頗知大體。每見婦人有淫佚之事。就在背後笑他。嘗對女伴道。我們前世不修。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閨門。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遊玩。有朋友可以聚談。不過靠著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難道好教做婦人的不

脫得直捷痛快。使人色飛氣揚。分是女中名士。

要好色。只是。一夫一婦乃天地生成父母配就的。與他取樂。自然該當。若還丈夫之外又相處別個男人。就是越禮犯分之事。丈夫曉得要打罵。旁人知道要談論了。且無論打罵不打罵。談論不談論。只是這樁事體不幹就罷。要幹。定要幹個像意。畢竟是自家的丈夫。日間把事體做完了。兩個脫衣上床。有頭有腦不慌不忙的做去。做到後來方纔有些妙境。若還與別個男子偷偷摸摸。那慌忙急促之中。只圖草草完事。不問中竅不中竅。著題不著題。有些甚麼趣味。況且。饑時不點。點時不饑。就像吃飲食一般。傷饑失飽。反要成病。我笑那些走邪路的女子。何不把後來相情人的眼睛留在當初擇婿。若要慕虛名。揀個文雅些的。若要圖外貌。選個標致些的。只還不慕虛名不圖外貌。單要幹房中的實事。只消尋個精神健旺力氣勇猛些的。自然不差。可以做得實事來了。何須丟了自己丈夫。去尋別個。那些女伴聽了。都道。過來人的說話自

極俗之語。敍得極文。又復淋漓盡致。

然不同。句句親切而有味。怎見得他是過來人。他當初做女兒的時節。也慕虛名也圖外貌也要想幹實事。心上要選個三樣俱備的丈夫。及至嫁了那個童生。才也有幾分。貌也有幾分。只說是三樣俱備的了。誰想本錢竟短小不過。精力又支持不來。爬上身去。肚子不曾猥得熱就要下來了。豔芳是個勤力的人。那裡肯容他懶惰。少不得作興鼓舞。又要慫恿他上來。本領不濟之人經不得十分剝削。所以不上一年。就害弱病而死。他經過這一遭挫折。就曉得。才貌二字。是中看不中用的東西。三者不可得兼。寧可舍虛而取實。所以後來擇婿。不必定要讀書人。也不必定要生得標致。單選精神健旺。力氣勇猛的。以備實事之用。看見權老實生得粗粗笨笨。精力又如狼如虎。知道是個有用之材。所以不問貧富就嫁了他。起先還是單取精力。不知他的器械何如。只說。力雄氣壯之夫。不必定用長鎗大斧方能取勝。就是短兵相接薄刄輕揮。

一般可以摧鋒陷陣。那裡曉得竟是一根丈八長矛。莫說力小之人不能輕舉。就是手腕略細些的也還把握不來。所以艷芳喜出望外。自嫁之後。死心塌地倚靠著他。不生一毫妄念。因他生意微細。日進不多。清晨起來替他絡絲到晚。每日有一二錢進益。不但自己不吃男子的飯。連男子還要吃著他的。只因那一日合當有事。掀開簾子與對門婦人說話。未央生從門首經過。把他細看兩番。他因眼睛近視。只看見有個人影在門前逗留一會。却不知道面貌何如。誰想被對門的婦人看了一個像意。那婦人有三十多歲。丈夫也是販絲賣的。與權老實一同去買。一同去賣。雖不合本。却像夥計一般。這個婦人面貌雖然生得奇醜。性子却好淫不過。一來因招牌不滔。沒人想他。二來因丈夫凶狠。略有些差錯。不是打。就是罵。所以還懼怯不敢胡行。那一日把未央生從頭至脚看得淸淸楚楚。待他去後。就走過街來。對艷芳道。方纔一個絕標

致的男子走去走來。看了你兩次。你曉得麼。艷芳道。你知道我的眼睛。可是看得人見的。我坐在這邊。那一日沒有幾個男人隔著簾子看我。便舍他看看罷了。定要曉得他做甚麼。那人道。往常的男子。你這樣人物值不得舍與他看。像方纔這一個。就等他立在門前看上三日三夜。也是情願的。艷芳道。怎麼這等說。難道有十二分人才不成。婦人道。豈祇十二分。照我看起來。竟有一百二十分。我終日立在門前。這雙眼睛。那一日不看論千論百。何曾見有這樣標致的臉上皮膚。隨你甚麼東西沒有那種白法。眉毛眼睛鼻頭耳朵。那一件不生得可愛。身上的俏。竟像個絹做的人物一般。就是畫上畫的。有這樣標致。也沒有這樣飄逸。眞教人想死。艷芳道。好笑。大娘就說得這樣活現。我不信世上有這樣男子。就有這樣的男子。他自他。我自我。又不知姓張姓李。想他做甚麼。婦人道。你便不想他。我看他好不想你。出神出智。多像落魂了的

相思竟有替害者。奇絶。趣絶。

一般。要去又舍不得去。要立住了又怕人説。沒奈何。只得走過去一會。又從新走轉來。臨去的時節。那裡丟不下。你道可憐不可憐。你不曾看見自然不想他。我這看見他。竟替你害起相思病。你説古怪不古怪。艷芳道。只怕他那種光景。不是爲我。是爲大娘。你如今自己的相思不好説得。故意把我來出名。婦人道。我好副嘴臉。他肯爲我。其實是爲大娘。大娘不信。他少不得還要來走過。我遠遠望見他來。就知會大娘。大娘把身子立到外面去些。一來好看他。二來等他也好看你。艷芳道。且等他走過的時節。再做道理。婦人又説了許多趣話。方纔過去。艷芳到第二三日。倒也留心要看他。不想過了許多日子。再不見來。❶也就丟開了。及至這一日來買絲。看見這副標致面貌。自然要想起前話來了。等他去後。心上思量道。前日所説的。莫非就是此人不成。論他外貌。果然是當今第一個男人。但不知內才何如。我既要壞一場名節。畢竟也圖

些實在受用便好。若單爲人物。只消引他日日來買絲。把他的面貌看個爛熟就是了。何須要做別樣的事。他方纔有一句巧說話。今晚就夾開來試他一試。雖然是說銀子。却是雙關二意。萬一今晚當眞走來。我還是拒絕的好。收留的好。終身的名節。壞與不壞。就在這一刻定局了。不可不自家斟酌。正在那邊躊躇。只見對門的婦人走過來道。權大娘。方纔買絲的人。你認得麼。艷芳道。我不認得。婦人道。就是我前日說的。你難道不明白。世上那有第二個男子像這樣標致的。艷芳道。標致倒果然標致。只是忒輕薄些。不像個正人君子。婦人道。大娘又來道學了。世上那有正人君子肯來看婦人的。我們只取人物罷了。又不要他稱斤兩。管他輕薄不輕薄。艷芳道。是便是這等說。只是在人面前。也要略穩重些便好。方纔做出許多調戲人的光景。虧得我家主不在。若還在家看見。怎麽了得。婦人道。怎麽樣調戲你。對我說說看。艷芳道。總是不

老成罷了。說他做甚麼。那婦人是個極淫之物。聽見說出。調戲二字。不知怎麼樣摟他親嘴扯他做事。就不覺搖頭擺尾起來。把手在艷芳身上左揑一把右敲一下。定要他說。艷芳被他纏不過。就回他道。方纔是兩個人一齊進來的。難道有甚麼别樣調戲。不過是說話之間。眉來眼去。做些勾搭人的意思就是了。婦人道。這等。你也露些好意回答他不曾。艷芳道。我不罵他就夠了。還有甚麼好意回答他。婦人道。這就是你寡情了。不要怪我說。你這樣標致女人。世上沒有第二個。他那樣標致男子。世上也沒有第二個。眞是天生一對。地生一雙。原該配做夫妻纔是。既不能夠做夫妻。也該相處相處。了了心願。不要怪我說。權大爺那樣人物不是你的對頭。一朶鮮花揷在牛糞堆上。也覺得可惜。他以後不來就罷了。若還再來。只要沒有第二個。我就走過來替你做媒。若把好事幹得一兩遭。也不枉爲人一世。你不要十分古板。世上祇有。不嫁

未知(央)生此際岌岌乎殆哉。

人的寡婦起節婦牌坊。不曾見說。有丈夫的婦人一生不曾偷漢。官府肯來旌奬他的。你道我說得是。說得不是。他一邊講。艷芳一邊算計道。看這婦人心上。愛他極了。我就要做這樁事。他住在對門。若不把些甜頭到他。他豈不壞我的事。我如今不知那人的本事何如。不如讓他先弄一次。只當委他考試一般。若還本事好。我然後上場。不怕這樣醜婦人奪了我的寵去。若還本事不濟。我就一頓發作起來。趕他出去就是了。依舊不曾壞得名節。何等不妙。主意既定。就對他道。這樣事我其實不做。他若再來。倒不要大娘替我做媒。待我替大娘作伐。等你兩個做幾遭好事何如。婦人道。豈有此理。莫說大娘這句話未必出於本心。就使出於本心。我這樣醜婦人他那裡肯要。大娘若有好意。除非你兩個弄上了手。一遭兩遭之後。待我故意撞來。大娘只說不好意思。扯我也幹一遭。就像賭錢場上抽頭的一般。這還可以使得。艷芳道。我方纔說

見兎放鷹。有得無失。可謂善保名節者。

自我作古。不可謂非立極之人。

的不是假話。有個做法在這邊。我方纔看他意思。竟會歪纏不過。我要拒絕他。又放不下臉來。他方纔臨去的時節說一句巧話。今晚就要摸來。也不可知。如今你家男子與我家男子一同買貨去了。總則家裡沒人。你今晚竟鎖了門。到我這邊來睡。預先吹滅了燈。待我躲在一處。他若果然來。你竟假充了我同他睡覺。睡過之後。他少不得是暗地裡去。那裡曉道是你。祇當替我做了一個人情。又保全我的名節不致有虧。何等不妙。婦人道。這等說。是你許他來的了。我如今心上被你說得癢不過。要辭也辭不得了。只是一件。你爲甚麼原故既許他來。又不肯同他幹事。從來的節婦那有這樣做法的。艷芳道。不是我假仁假義。定要做這掩耳盜鈴之事。不瞞大娘說。房事裡面的滋味我也嘗得透了。隨你有本事的。也趕我自家的男人不上。吃過大筵席的人。些須東道看不上眼。葷不葷素不素。不如不吃的妙。我所以不肯累這個虛名。婦人

道。你的主意我知道了。權大爺的本錢是一方有名的。你被大棺頭棺過了。恐怕那棺週鞋的小棺。撩不著大人的鞋幫。所以要我做個探子。替你探探消息的意思。就做我不著。先替你探一探。料想沒有甚麼折本。只是一件。也要等我幹個像意。不要在要緊頭上。你又自己衝上陣來。使我進退不得。自古道。齋僧不飽。不如活埋。這句話。你須要記得。艷芳道。料想沒有這等僥倖的事。你但放心。兩個商量定了。只等臨期行事。這也是那奇醜婦人一時三刻的造化。奉了這個美差。一個簇簇新新改造出來的棺頭。是他這隻皮鞋棺起。要知寬窄何如。少刻棺時便見。

評

艷芳偷漢之法極其老到。乃良臣(禽)擇木之變體。與胸無主宰。漫爲觀

望者不同。惜乎遇姦人於此際。使其爲善不終。倘未央生是舉在三月以前。則鄰婦失身之時。即此女完節之日。倘有賢明有司。欲爲建坊立祠者。吾必舉一配饗之人。俾與奴要嫁之貞女同芳比烈。爲名教中開一方便法門。千載以後。凡有心懷異志。幸免二天者。皆奉爲鼻祖可也。

校記

❶「來」，原作「去」，據雙抄本、木活本、寶本、春本改。

詩云

窈窕佳人得趣時。常留餘地息男兒。
今宵預作來宵計。不是奇貪那得知。

婦人奉了這個美差。心上歡喜不過。預先尋幾塊絹衹帶在身邊。好待幹事之時。揩抹淫水。省得濕了別人家的被褥。擺到點燈時候。連忙把門鎖了。走過街來。艷芳故意哄他道。今晚竟是虛邀了。他方纔寄個信來。說被人扯住吃酒。脫不得身。還要另約日子。大娘且請回罷。婦人聽見這一句。急得眼中火出。鼻裡煙生。又怪艷芳不寄信轉去。定強他今晚來。又疑艷芳起先失口許了。如今舍不得讓人。要趕人回去自己受用。埋怨了好大一會。艷芳纔笑起來。說。是哄你的話。如今想必要來了。

只打點與他幹事就是。先燒一盆熱水。同婦人淨了下身。然後拿一張春櫈舖在床横頭。好給自家睡了。聽他們幹事。吩咐婦人。把大門閂好。悄悄立在門背後。他來的時節。畢竟要輕輕的敲門。只聽見敲一下。就開門放他進來。不可使他敲多次。等隔壁人家聽見。放他進來之後。依舊把門閂好。一同到床上去睡。只是與他說話的時節聲氣要放輕些。恐怕他認得出。婦人唯唯聽命。就打發艷芳睡了。到大門邊去伺候。等了一更多天。不見一些響動。只得走進房去。正要開口問艷芳。不想赫地之中有人摟住他親嘴。婦人只說是艷芳假裝男子和他取樂。就伸手去摸他褲襠。纔伸得下去。就有一根絕大的東西把手撞了一下。方纔知道是本人。就裝出嬌聲來問道。心肝。你從那裡進來的。未央生道。是從櫟上下來的。婦人道。好個有本事的心肝。既然如此。到床上去睡罷。兩個分開了手。各人自解衣服。未央生不曾解完。婦人已脫得赤條

條。仰睡在床上了。未央生爬上肚去。要摸著他兩隻脚。好架上肩頭。不想再尋不見。那裡曉得。自上床時節。已高高蹺在半天。擘開陰戶。只等陽物進來了。未央生思量道。不想此婦竟是這等一個淫物。既然如此。那些溫柔軟款的家數都用不著了。只得賞他一個下馬威。就把下身抬起。離陰戶一尺多高。挺起陽物。朝下一攻。那婦人就像殺豬一般。喊起來道。啊呀。使不得。求你放輕些。未央生把兩隻手替他扒開陰戶。慢慢輕捱擦。捱擦許久。只進得一寸龜頭。其餘都在外面。不能徑(竟)入。就對他道。越輕越不得進。不如還放重些。你總是熬一下疼。就有好處來了。又挺起陽物。朝裡一攻。婦人又喊起來道。使不得。求你用些饞唾。未央生道。只有幹處女用著那件東西。豈有同婦人幹事要用饞唾之理。這個例子破不得。還是乾弄的是。挺起陽物。又往裡面直攻。婦人道。使不得。你若不肯破例。請抽出來。待我自己用些罷。未央生道。寧可

是這等。就把陽物拔出。聽他自用。婦人伸開巴掌。吐上許多唾沫。就把陰物扒開。貫了一半進去。餘剩下來的都搽在陽物上。對未央生道。如今沒事了。慢慢的弄進去。未央生要顯本事。依舊不肯從容。把兩隻手捧住他兩股。唧的一聲。下面粗而且長之物已盡根入進去了。婦人又喊起來道。怎麼你們讀書人倒是這樣粗魯的。不管人死活。一下就弄到底。如今裡頭著不下。快拿些出來。未央生道。裡頭著不下。難道如今在外面不成。只該叫他活動些。不要坐冷板櫈就是了。笑了一笑。就運動起來。起初幾下。婦人還當不起。每送一次。定叫一聲。啊呀。送到半百之數。就不見則聲了。及至送到百外。又從新叫起啊呀來。起先是疼痛的啊呀。如今是快活的啊呀。啊呀二字也有幾等用法。抽到數百之後。那婦人就有無限的騷狀做出來。無限的淫聲喚出來。使人禁持不住。只得一陣緊似一陣。要催他丟過了。自己好洩的意思。誰想那個婦人

鑽心刺骨之語。

又有些奸詐。明明丟了兩三次。問他只說。不曾。他爲甚麼不說實話。只因自己是代職的。恐怕艷芳聽見。說他心事已完。要來交代。自古道。權官如打刼。多捱得一刻也是好的。未央生認做眞話。再不敢丟。抽到後來。漸漸忍耐不住。只得瞞了婦人自己丟一次。丟過之後又不敢住手。就像醉漢騎驢一般。走一步路。點一點頭。不復有勇往直前之氣。婦人見陽物逡巡不進。就問他道。心肝。你丟了麼。未央生怕笑他本事不濟。只得也說。不曾。起初未問之先。一下軟似一下。自從問了這一句。竟像小學生要睡。被先生打了一下。那讀書的精神比未睡時節更加一倍。

絕頂妙譬。

覷了空振作起來。一連抽上幾百。力也不停一停。喘也不息一息。那婦人叫起來道。心肝。我丟了。我要死了。我經不得再肏了。你摟了我睡一睡。不要動罷。未央生方纔住手。還把陽物放在牝中。一同酣睡。婦人的面貌雖然奇醜。還虧得一雙脚小。身上的皮膚黑便黑到極度。還不十

分粗糙。所以幹到臨了認不出是替身。却說艷芳躲在床横頭。側耳細聽。起先見婦人叫疼叫苦。弄不進去。就知他的傢伙不十分渺小。可以用得的。心上先寬了一半。又見他幹法在行。抽送之間。疾徐有度。不像沒有來歷的。心上又寬了一半。幹到半中間。見他懈了一陣。雖然略有些鄙薄之意。後來見他重整軍容。比入手之初更加奮勇。心上大喜道。這等看來。分明是閫內之雄材。色中之飛將了。還有甚麼說得。就失身與他。可以無悔。要趁他歇息之時鑽進被去說個明白。又怕他在黑暗之中不曾看見婦人的嘴臉。只說他好似我。還要想去弄他。況且自己的面貌沒有個醜婦相形。也還不見得好處。男子久戰之後。若不把可欲之事去歆動他。他未必能夠再舉。就悄悄走到厨下。取起火來。先舀幾瓢水在鍋裡。下面點一個草把。等他自著。然後拿了蠟燭走進房去。把帳子一掀。綿被一揭。道。是那一個姦賊。黌夜闖入人家。摟著婦人淫

慾。這是甚麼道理。好好起來同我說個明白。未央生在睡夢之中忽然驚醒。只說是他丈夫躲在家中。故意等妻子同他睡了。走來捉姦。要詐他的銀子。嚇得牙齒亂閧。冷汗如澆。及至抬頭一看。就是日間所見夜間所幹的婦人。心上思量道。難道他家又有一個不成。低下頭去。把摟著同睡的人仔細一看。纔知道是個奇醜不堪之物。一臉漆黑的癩麻。一頭焦黃的短髮。身上的顏色就像一隻金華火腿不曾刷洗過的一般。就大驚大駭。叫起來道。你是那一個。婦人道。你不要驚慌。我是替他做探子的。就住在對門。那一日你在門前走過。與他說話的就是我。他說你面貌雖好。只怕中看不中用。空等他累個偷漢的名口。所以央我過來。預先試你一試。如今料想是中式的了。你同他兩個睡罷。我論理也該睡在這邊。再討些賞賜了去。只是旁邊有個打混的人。你兩個就幹不爽利。不若回到家裡去睡。做個天下人間。方便第一罷。他說完就

爬起身來。只穿一個綿襖。一條夾褲。其餘的衣裙。連那幾塊透濕的絹袱都掛在手臂上帶了回去。臨去之時又對未央生道。我的容貌雖然醜陋。也是你的功臣。這段好事是我說起的。今晚與你睡這一次。一來是大娘的好意。二來也是前世的姻緣。以後再來。有閒空的工夫。也還同我睡睡。不要十分寡情。說完。又對艷芳拜幾拜。謝了東道主人。方纔出去。未央生如醉初醒。如夢初覺。方纔感激賽崑崙。若不虧他那些藥石之言。激我改造。今日進來。只好做個秦邦赴考的蘇秦。不中文章。白白的趕了出去。艷芳送婦人去後。依舊把門閉好。走進房來。對未央生道。我曉得你今夜放我不過。特地尋一個替身等你。你如今與他幹了一次。也消得我的賬了。還不出去。睡在這裡做甚麼。未央生道。不但消不得賬。還要加你的罪。如今已是半夜了。不多一會就要天明。快些上床來。經不得再講閒話。艷芳道。你當眞要同我睡。未央生道。怎麼不❶

當眞。艷芳道。既然當眞。你且起來披了衣服。把一樁緊要事做了。纔好同睡。未央生道。除了這一樁。還有甚麼緊要事。艷芳道。你不要管。只爬起來就是。一面說。一面走到厨下去。把起先溫的熱水舀在坐桶裡面。掇來放在床前。對未央生道。快些起來洗坐脚。不要把別人身上的齷齪弄到我身上來。未央生道。有理。果然是樁緊要事。我方纔不但幹事。又同他親了幾個嘴。若是這等說。還該漱一漱口纔是。艷芳道。不消漱得。我是不與人幹那樁事的。未央生道。又來了。豈有下面寫了中字。上面不寫呂字之理。正要去尋碗舀水。不想坐桶中間現放著一碗熱水。熱水之上。又架著一支刷牙。未央生心上道。好遇至女子。若不是這一出。就是個腌臢婦人。不問清濁的了。艷芳等他漱洗過了。自己也坐上去。把下身洗濯一番。他的下身起先已與婦人一齊淨過了。爲甚麼此時又要洗濯起來。要曉得。他睡在床頭聽人幹事的時節。未免有些淫

水泛濫出來。恐怕未央生摸著。要譏誚他。所以再洗一次。洗過之後。把一條濕手巾將席子揩了又揩。抹了又抹。又在箱子裡面取出一條簇新的汗巾放在枕頭邊。方纔吹滅了燈。坐在床上脫衣服。別的衣服都脫盡了。只留上身一條抹胸。下身一條單褲不脫。要待未央生動手。未央生摟在懷中。一邊親嘴。一邊替他解帶。只見兩個乳峯。捏來不上一把。摸去竟滿胸膛。總是嬌而且嫩。裡面沒有磊塊的原故。及至脫去褲子。摸著陰物。其嬌嫩與乳峯一樣。而光滑更覺過之。未央生放他睡倒。先取一雙小脚架在肩頭。然後提起下身。也像弄醜婦的方法。遠遠舂進去。要等他先受些苦。後來纔覺得快活。不想他便費了許多氣力舂將下去。艷芳的心上。只當不曉得的一般。豈但不覺其苦。而且不見其樂。未央生思量道。賽崑崙的言語那一個字不驗。若沒有權老實的粗長之物。焉得有此寬大之陰。我若未經改造。只好做太倉一粒滄海一

千古完論。

鱗罷了。焉能窺其底裡測其涯岸。如今軍容既不足以威敵。全要靠著陣勢了。就把他頭底下的枕頭取來墊在腰下。然後按了兵法。同他幹起。艷芳不曾到好處。但見他取了枕頭下去。又不再取他物與他枕頭。就曉得此人是個慣家了。取枕頭墊腰是行房的常事。怎見得就是慣家。要曉得男女交媾之事。與行兵的道理絲毫無異。善料敵者纔能用兵。男子曉得婦人的淺深。方知進退。婦人知道男子的長短。纔識迎送。這叫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男子的陽物長短不同。婦人的陰戶淺深不一。陰戶生得淺的。就有極長之物也無所用之。抽送的時節定要留些有餘不盡之意。若盡根直抵。則婦人不但不樂。而且痛楚。婦人痛楚。男子豈能獨樂乎。若還陰戶生得深的。就要用著極長之物了。略短些的也不濟事。只是陽物生定。怎麼長得來。這其間就要用個補湊之法。腰之下股之上。定須一物襯之。使牝戶高張。以就陽物。則縱送之時。易

於到底。故墊腰之法。惟陽短陰深者可以用之。不是說枕頭這件東西。乃行房必需之物也。所以。男子的陽物。短者可醫。小者不可醫。與其小而長。無寧大而短。術士替未央生改造之時。只求其大。不使其長。就是這個原故。如今艷芳的深。未央生的短。所以急取枕頭墊在下面。豈不是個慣家。這種道理。世上人還有知道的。至於取枕頭墊在腰下。而竟不取他物與婦人枕頭。這種訣竅。就沒人參得透了。婦人腰底下既有一物。若還頭底下又有一物。則上身一段不過二尺多長。兩頭凸起。中間凹下。祇當把婦人的身體拘折在下面。身上又壓著一個男子。你道他。氣悶不氣悶。辛苦不辛苦。況且婦人枕了枕頭。面龐未免帶反。口齒唇舌。都與男子不對。極不便於親嘴。男子要親嘴。不須鞠著身子往下面湊。婦人要親嘴。必須硬起頸項朝上面湊。礙了一個枕頭。費人多少氣力。所以幹事之時。無論墊腰不墊腰。總來頸項底下的東西。斷斷留

他不得。會幹事的。將要動手。就把枕頭推過一邊。使他雲鬢貼席。朱唇面天。五官四肢。沒有一件不與男子相合。上下二孔。又與別的肢體不同。不惟相合。而且相投。不惟相投。而且互相出入。男子的玉麈入於女子陰中。女子的絳舌入於男子口中。使他也有一件討便宜處。則樂事相均。而無有餘不足之勢矣。未央生把一隻手取枕頭下去。就把一隻手托住他的頭頸。安頓在席上。使面孔不歪不斜。預爲親嘴之地。所以艷芳暗喜。知道他是慣家。未央生墊腰之後。從新提起小脚放在肩頭。把兩隻手抵住了席。放出本事來盡力抽送。每一抽定要拔出半截。每一送定要抵個盡根。只是一件。抽。便抽得急。抵。却抵得緩。爲甚麼原故。他恐怕下去急了。要弇得陰戶響。恐怕鄰舍人家聽見。弄出事來。所以不敢放手。幹了一會。那陰戶裡面。漸漸覺得緊湊起來。不像初幹的時節汗漫無際了。未央生心上明白。知道是狗腎發作。陽物大起來的原

故。就不覺精神百倍。抽送的度數愈加緊密。艷芳起先不動聲色。直到此時。方纔把身子扭幾扭。叫一聲道。心肝。有些好意思來了。未央生道。我的乖肉。方纔幹起頭。那裡就有好意思。且待我幹到後來。看你中意不中意。只是一件。我生平不喜幹啞事。須要弄得裡面響起來。纔覺得動興。只是你這房子狹窄。恐怕隣舍聽見。不好放手。却怎麼處。艷芳道。不妨。一邊是空地。一邊是人家的厨房。沒有人宿的。你放心幹就是。未央生道。這等就好了。此後的幹法。就與前面相反。抽得緩送得急。送進去的時節就像教(叫)花子打肋礴。要故意使人聽見。好可憐見他的一般。翻天倒地幹了一陣。艷芳騷興大發。口裡心肝兒子叫不絕聲。牝中的淫水。旁流横溢。未央生見他勢頭來得洶湧。要替他揩抹乾了。從新再幹。就伸手去摸汗巾。不想摸到手裡。被艷芳一把搶去。不容他揩抹。這是甚麼原故。原來他的生性也是不喜幹啞事的。與未央生所

千古風流第一人。

好略同。而更於所好之中得其深趣。但凡幹事之時。淫水越來得多。響聲越覺得嘹喨。所以他平日幹事。隨下面横流直淌。就把身子都浸在裡邊。也不許丈夫揩抹。直待完事之後。索性坐起來把渾身上下拭個乾淨。這是他生平的嗜痂之癖。原有一種妙趣。但可爲知者道。不能爲俗人言也。未央生見他不肯。就悟到這個原故。比前愈加響弄起來。又翻天倒地幹了一陣。艷芳就緊緊摟住道。心肝。我要丟了。你同我一齊丟罷。未央生要逞本事。還不肯丟。艷芳道。你的本事我知道了。不是有名無實的。如今不曾住手。弄了一夜。抵敵了兩個婦人。也是虧你得緊的了。留些精神明日夜裡再幹。不要弄壞了人。使我沒得受用。未央生見他這幾句話說得疼人。就緊緊摟住。恨不得把將這身子擠進肚裡去。又狠狠抽了一番。兩個纔一齊完事。完事之後。不曾說得幾句話。天已將明。艷芳怕他出去遲了被人看見。只得催他起來。自己也穿了衣

思無邪匯寶

服。送他出去。從此以後。都像這等曉去夜來。俱是從門裡出入。再不做樑上君子了。還有幾次舍不得分別。連日裡也藏在家中。艷芳只推生病。不出去開門。兩個青天白日。一絲不穿。彼此看了雪白的肌膚。恣其淫樂。對門的醜婦。隔一兩夜過來一遭。未央生不好拒絕他。也時常點綴點綴。但不能夠飽其所欲。只好免於怨恨而已。隣舍裡面。有幾個知道些風聲。聽見些響動的。都只說賽崑崙自己來姦他。再不道是替人做事。未曾到晚。各家都閉戶關門。不管外面的閒事。惟恐賽崑崙惱他礙眼。要帶便去算計他。所以。一連睡了十幾夜。沒有一毫驚恐。直到權老實回來之後。方纔斷了踪跡。賽崑崙恐怕他少年心性。弄出事來。連日間也禁止他不許到門前去窺探。寧可自己做紅娘。終日託名買絲。替他傳消遞息。權老實有幾次在家。只說是生意主顧。平日與妻子交易慣的。自己倒立過一邊。憑他兩個說話。一味忠厚到底。不以詭譎待

人。這纔叫做權老實。始信。天下的混名就是汝南月旦。再取不差。不像自家取表德。只揀好字眼稱呼。天下擇交之法。不必察其爲人。觀其行事。只問此人叫做甚麼混名。就知道交得交不得也。

評

千古不傳之秘。千金不易之方。盡爲世人洩之。殊覺可惜。

校記

❶「眞要同我睡末央生道怎麼不」十二字底本空出，據雙抄本補。

第十一回　穿窬豪傑浪揮金　露水夫妻成結髮

詩云

豪客從來數綠林。一逢知己便揮金。
衣冠亦復多豪客。何事全無念友心。

艷芳與未央生睡了十幾夜。那種雲雨私情正在稠密之處。被丈夫回來打斷好事。苦不可言。心上思量道。我起先衹說。天下的男子。才貌與實事決不能相兼。我所以去了才貌。單取實事。把這個粗蠢東西當做寶貝一般。終日吃辛吃苦。幫他做活。那裡曉得男子裡面。原有三件俱全的。我若還不遇這個才子。枉做了一世佳人。與對門的醜婦何異。如今。過去的日子雖然追悔不來。以後的光陰。怎麼肯仍前虛度。自古道明人不做暗事。做婦人的。不壞名節則已。既然壞了名節。索性做個決

烈之人。棄了家的。跟了野的。省得身子姓張。肚腸姓李。我常說。從來的婦人。有紅拂妓的眼。卓文君的膽。方纔可以偷漢。生平只偷一個。一偷就偷到底。連那個偷字後面也改正過來。一般做夫人受封誥。方纔是個女中豪傑。其餘那些膿包女子。偷不上一兩遭。耽擱了一生一世。甚至有不得見面。被相思病害死的。豈不可笑。從來偷漢的訣竅。淫奔二字原分不開。既要淫。就要奔。若度量後來奔不得。就不如省了那些孽障。做個守貞不淫之人。何等不妙。爲甚麼把名節性命。去換那頃刻的歡娛。主意定了。就寫書一封寄與未央生。約做私奔之事。他當初在母家的時節。極喜讀書寫字。只因嫁做商人婦。就把筆硯荒疏了。所以寫來的書札就如說話一般。沒有文章翰墨之氣。却倒因文理不深。反寫得情眞意切。不像有才女子寫與人的書札。詞藻繽紛。眞情掩抑。使人作文字讀。不作書信觀也。書云。

無語不翻陳案。却入情入理。所以爲妙。

比才女書札是進一步。如何說文理不深。

情郎未央生賜覽

自你不來之後。我終日對了飲食吞嚥不下。就勉強吃下去。也不過三分之一。可見心肝五臟都瘦了一大半。不但身上。面上瘦得不像人也。你一向不見。如何知道。我如今立定主意隨你終身。你可速速料理。或是你煩崑崙進來盜我。或是我做紅拂前來奔你。只要期定日子。約在何處等我。不致彼此相左。使得利漁翁收留迷失。至囑。至囑。你若慮禍。躊躇不敢做此險事。就是薄倖之人。可寫書來回我。從此絕交。以後不得再見。若還再見。我的牙齒利害。要咬下負心人的肉來。當做豬肉狗肉吃也。其餘一切誓死的話。總是寡情婦女騙人的套子。我不會說。只此寄知。

辱愛妾艷芳斂衽拜寄

寫了此書。立在門前。看見賽崑崙走過。付與他帶去。又怕未央生膽小。不敢行此險著。又生一計。終日尋是尋非。與權老實爭鬧。使他不能相容。好做朱買臣的故事。就終日祇推有病。一根絲也不絡。連茶飯都要丈夫炊煮。茶冷了些就說燒不滾。飯硬了些就說煮不熟。每日清晨起來咒罵到晚。直到上床之後方纔停息。却要比往常做事的工夫勤謹十倍。方纔保得平安到晚。不然。半夜三更還要差使他起來。不是燒茶。就是煎藥。再不能夠安枕。至於幹事之時。把擺佈前夫的手段從新放出來。要打發他上路。好嫁三樣俱全的丈夫。權老實見他日裡憎嫌不過。只得竭力奉承。指望將功贖罪。誰想夜裡的功勞。補不得日間的過失。爬下床來。就換了一副面孔。不消開口。先使人懼怕。把一個如狼似虎的丈夫。不上兩月。磨得骨瘦如柴。懨懨待斃。鄰舍見了。個個替他不平。只是懼怕賽崑崙。不好說得。權老實見妻子一向安心貼意。忽然改

變起來。知道必非無故。就不住在鄰舍面前細問消息。說。我出門的時節。可曾有甚麼閒雜之人在家往來。可曾有甚麼事故落在列位眼裡。鄰舍起先只推不知。後來見他盤問不過。又憐他是個忠厚之人。將來要死於淫婦之手。只得回覆他道。有便有一個人在你家走動幾次。祇是這個主子是惹不得的。若惹了他。就要合著古語二句。明鎗容易躲。暗劍(箭)最難防。豈但不能斷絕他。只怕還有不測之禍。權老實道。是個甚麼人。就這等利害。鄰舍道。不是別人。就是天下馳名。人人懼怕。慣做神賊的賽崑崙。舊時在你門前經過。看見你娘子生得齊整。又走來問我們。說是那一個的妻子。我們說是你的令正。他又說道。這樣女子嫁了那樣丈夫。也不相配。他平日夫妻之間和睦不和睦。我們又說。是極相得的。後來見你出去買貨。又走來問道。權老實這番出去。有多少日子纔得回來。我們只說他要買絲。就回覆道。往返須得十幾日纔得

到家。不想就從那一日起。你家夜夜有些響動。就像有人說話一般。若是別個。我們就好出來稽查。你曉得。太歲頭上可是動得土的。不去惹他尚且要來照顧。何況得罪了他。有個不來攪擾的。況且從來律法沒有鄰舍捉姦之理。所以憑他自來自往。宿了十幾夜。直待你回來方纔斷了這條路。我們說便對你說。你只好放在肚裡。早晚之間。做個準備。却不可漏洩出來招災惹禍。就在令正面前。也只是隱忍。不可說破。若還說破。他就要通信過去。連我們都不得安生。輕則破財。重則喪命了。權老實道。我說他不住來買絲。那有這個大主顧。原來爲此。列位若不說。我那裡知道。既蒙吩咐。我不敢漏洩。他們終有一日落在我手裡。待我拿住了他殺頭的時節。求列位高鄰助我一臂之力就是了。鄰舍道。這都是獃話。自古道拿賊拿贓。拿姦拿雙。他做了一世賊。不曾被人拿著贓。難道通了幾次姦。就被你拿著雙不成。你不要怪我說。這位令正

不是你家人了。終有一日被他領去。只保得不賠粧奩。也就夠了。權老實道。怎見得如此。鄰舍道。他平素的手段你難道不知。幾十丈的高牆經不得他一跳。幾百層的厚壁經不得他一鑽。你那幾間低小房子。那裡在他心上。少不得要鑽跳進來。把人領去。人既被他領去。那家中的財物豈保得不做粧奩。這是椿人財兩失的事。你不可不防。權老實聽到此處。一發驚慌起來。就對鄰舍跪了。求他畫個長策。免此奇禍。鄰舍憐他情極。個個都低頭算計。閉口思量。有勸他休了妻子。斷絕禍根的。有教他帶了妻子。搬到遠處去的。權老實都躊躇不決。內中有一個老成的道。這都不是主意。他的令正雖有可出之條。却不曾拿著憑據。把甚麼題目休他。賽崑崙的路數沒有一處不熟。隨你搬到那裡。他自然會尋來。尋著之時。只怕連自己的性命都要送在他手裡。依我的愚見。只有個將錯就錯之法可以做得。你的令正既然無心靠你。留在家中

也沒用。不如賣些銀子用用。還不折本。若要賣與別個。令正決不肯去。就是賽崑崙知道。怪你斷他恩愛。也要來報讎。不如就賣與他。做賊的人銀子來得容易。他既然愛你令正。或者肯出一二百兩。也不可知。你拿了這宗銀子過來。兩個婦人怕討不上。另尋一個將就些的。自然不會招災惹禍。又得了人。又保得不破財。豈不兩便。權老實道。此計甚好。雖然不是丈夫所爲。却除了此計再無別計。竟是這等罷了。只是一件。我自己不好同他說話。須得一個居間的便好。列位之中可有那一位肯替我周全此事。鄰舍道。若是這等做。還不妨與事。只是。賣去之後。你不可生端啓釁。說我們通同姦賊。佔你妻子。這就使不得了。權老實道。若做得成。我的身家性命都虧列位保全。怎敢做此負心之事。老成的道。料他是個忠厚人。決不如此。你們放心去做。就大家一同酌擬。推出一個會說話的。約定次日去尋賽崑崙說話。却說未央生自與艷芳別

後。害起相思病來。終日要死要活。賴在賽崑崙身上。要替他顯個神通。把兩個弄做一處。賽崑崙道。若要拐他出來有甚麼難處。只是。拐出之後。這個地方你就住不得了。須要領到天南地北緝訪不到的去處。尋所房子住下。方纔做得長久夫妻。你肯去不肯去。也要商量定了纔好做事。未央生的心上因那兩個特等婦人不曾弄得上手。舍不得丟了這塊地方。起先還有幾分不決。後來看見艷芳的書寫得激切。義不容辭。只得定了主意。就回覆道。若不遠行。難以滅跡。自然要舍此而去。賽崑崙道。這等。就好處了。只是一件。拐婦人的罪過比偷財物不同。錢財是償來之物。今日失去。明日又趁得來。結髮夫妻一旦被人拐去。教他何以爲情。況且權老實是窮漢。沒了老婆。那裡還討得起。凡人情到極處。就有性命之憂。不可不替受害之人想個退步。除非帶百十兩銀子丟在他家。然後拐出人來。只當問他娶討一般。使他失了一個。還好再

比前書更深一層。如何說是淺話。

討一個。這等做來。雖於損去的陰德究竟無補。❶還不失我做英雄的本色。未央生道。此計可稱萬全。只是小弟旅囊羞澀。設法不來。未免有累知己。心上覺得不安。賽崑崙道。劣兄的銀子。來也來得容易。去也去得容易。若還拚不得揮金。怎敢說此仗義的話。都在劣兄身上就是了。你可寫書回覆他。不拘那一日。只要權老實不在家。我就去拐他出來。不消憂慮。未央生喜極。連忙磨起墨來。因他寄來的書札文理不深。也把幾句淺話回他。省得他費解。書云。

艷娘芳卿賜覽

別得兩個月。竟像幾十年。你的心肝五臟瘦了一半。我的心肝五臟倒肥了一半。不然。爲何塞住喉嚨。對了飲食。一口一粒也吞不下去。終日哀❷告崑崙。求他力圖此事。他只恐尊意不決。所以不敢輕舉。因看來札。始知向我之心。堅如鐵石。

今已力任不辭矣。紅拂之事甚險。切不可做。既有此人出力。只做紅綃可也。佳期難以預卜。典守離家之夕。即是嫦娥出月之期。速賜好音。以便舉事。我若做負心人。這豬肉狗肉。不消尊口咬得。自有烏鴉黃犬啣去吃也。別話不宣。只此奉覆。

慎不具名

賽崑崙拿了此書送與艷芳之後。就取一百二十兩銀子預先封做一封。好待臨時帶去。終日盼望消息。怎奈權老實再不出門。不想到這一日。忽見他鄰舍走來。說了幾句閒話。即便開談。說。權老實生意折本。日給不敷。不能養活妻子。要轉賣與人。我想。別人家沒有銀子。就有銀子也養活這婦人不起。祇有你寬胸大度。舍得閒飯養人。又肯做濟困扶危之事。所以特來作伐。求你積個陰德。一來超拔此婦出來。省得他餓死。二來使權老實得些聘金。好做生意糊(餬)口。極是兩便的事。賽崑

崙聽見這些話。心上躊躇道。有這樣奇事。我正要去算計他。他就像曉得的一般。央人來賣與我。或者曉得些風聲。知道我替人做事。料想出不得圈套。故此來上這條路。也不可知。既然如此。我要暗買倒不如明買了。爲何拿著銀子去做拐帶之事。就問那鄰舍道。他爲甚麼沒原沒故就要賣起妻子來。鄰舍道。不過是爲貧所使。並無他意。賽崑崙道。這等。他的妻子可肯到別人家去。鄰舍道。他在家受苦不過。巴不得出門。有甚麼不肯去。賽崑崙道。這等。他要多少財禮。鄰舍道。他的意思只討二百兩。那裡依得他。若還得一半多些。只怕他就肯了。賽崑崙道。既然如此。就是一百二十兩罷。鄰舍見他允了。就一面叫他兌銀子。一面去叫權老實親來交易。賽崑崙的初意竟要教未央生做受主。自己與鄰舍同做居間之人。後來想一想道。活人的妻子不是好討的。我的名聲在外人還懼怕。不敢同我打官司。若教他出名。後來就有官符口舌了。

所以絕不提起未央生。只說自己討來做妾。權老實走到。寫了婚書。打了手印。鄰舍押了花名。交與賽崑崙。賽崑崙取出那封銀子。恰好是這些數目。又另取十兩送與鄰舍做媒錢。當日就僱轎子把艷芳抬了過來。還不與未央生知道。直待替他尋下房屋。置了床帳傢伙。又討一個丫鬟服事艷芳。方纔備辦花燭。把他兩個送入洞房。雖鮑叔之交情。虬髯之俠氣。不過如此。只可惜。把題目錯認了些。所以算不得眞正豪傑。若把這種交情加諸道義之友。施於急難之場。則賽崑崙的人品。不特稱雄於盜賊之林。亦可藐視乎衣冠之流。

校記

❶「補」原作「害」，據雙抄本改。

❷「哀」原作「對」，據雙抄本、春本改。

詞云

喜多情。愛多情。及❶見情多妬又生。嗔郎眼別青。　戀娉婷。惜娉婷。能使娉婷兩不爭。風流始擅名。

右調長相思

未央生與艷芳做了夫妻。兩個不分晝夜。不避寒暑。盡情盡興的快樂。艷芳進門之後。經水來得一次。就有了胎。未央生大喜。以爲術士之言不驗。一般也會生育。這根取樂之具是樂得改造的。到了四五個月上。艷芳的身子漸漸粗大起來。行房之時。未免有些礙手礙脚。他兩個平日幹事是不鳴則已。鳴則驚人的。那裡肯提心吊膽。離開了身子。叨起了肚皮。做那不親不切的事。艷芳就吩咐未央生。教他。權且耽擱幾時。

養精蓄銳。待生育之後。好圖大舉。不要枉費了精神。從此以後。兩個就分房宿歇。未央生獨自一個睡在書房。未免靜極思動。又要做起分外事來。起先未得艷芳之時。却像得了這一個。就一世不偷婦人也過得日子了。及至既得之後。心上又想。似這等的。再得一個湊成雙美便好。初婚之時雖有此意。只因有得受用。也還當做緩圖。到這無聊之際。就把緩圖當了急著。認眞要做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目中所見的婦人。只有那兩個不知名姓的是當今絕色。與我新娶的這一個。可以鼎足而立的了。怎奈不知下落。無處尋訪。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在册子上面頭等之中。遴選一個出來。暫救目前之急。待從容暇豫之時。再去尋那幾個也不爲遲。就瞞著艷芳。把書房門關了。取出册子來細細的翻閱。翻著一個。名字叫做香雲。批他的批語雖然不多幾句。却比形容別個的略加厚些。別個的。不是褒中寓貶。就是貶中帶褒。只有他這幾句。都

是明誇顯讚。沒有皮裡春秋。可見是。一等之中的第一名。那日所見的
銀紅女子藕色佳人。止爭一間者也。批云。
此婦色多殊美。態有餘妍。輕不留痕。肢體堪擎掌上。嬌非作
意。風神儼在畫中。因風嗅異香。似沾花氣。從旁聽妙語。不數
鶯簧。殆色中之錚錚。閨中之矯矯（佼佼）者也。拔之高等。
以冠群姿。
未央生看了批詞。追想他的面貌。記得是個二十以外三十以內的人。
意致極來得嫵媚。從面前走過之時。覺得有一陣香氣。與薰在衣上帶
在身上的不同。別有一種甜淨之味。既去之後。又在香案旁邊撿著一
把詩扇。知道是他所遺。未央生想了數日。要去踪跡他。因後來遇著特
等的。就把他做了前魚之棄。此時翻閱著了。不覺死灰復燃。就把下面
的小字細查。看他住在何處。原來與自己的住處同是一個巷名。心上

大喜道。這一條巷內不過數十分人家。料想沒有幾里之隔。要弄他上手。一定是不難的了。連忙走出去問人。那裡曉得。作孽之事偏生湊巧。竟像天地鬼神也助紂爲虐一般。這個女子就是他的緊鄰。只有一牆之隔。書房間壁就是他的臥房。丈夫叫做軒軒子。是個才高行短名重品低的秀才。年紀有五十多歲。前妻已死。香雲是他的繼室。軒軒子在外面處館。每一個月回來宿一兩夜。其餘的日子都在館中宿歇。未央生道。這等看來。分明是前世的姻緣。神差鬼使。送我住在這處同他作樂的了。這樣便事難道還好不做。就在家中走來走去。一邊想計策。一邊看形勢。書房外面的牆雖然不高。是有房子隔住的。跳不過去。書房裡面的牆雖然不厚。也是夾磚砌的。又有石灰粉在上面。一動就有了形跡。兩家都要看出來。不好鑿孔。就丟了書上的成法。不去鑽穴踰牆。只把自己做過的文章拿來溫理。還想要做爬櫟上屋之事。仰起頭來

細看。只見屋山頭上。有三尺高五尺濶的一塊是磚牆砌不到。用板壁補完的。心上思量道。既有這一隙可乘。又不消想到屋上去了。何不把鑽穴踰牆的四個字變通其法而用之。只消把板壁撬去幾塊。那磚牆上面就可以跳得過了。有甚麼難做的事。就掇了一張梯子斜靠在牆上。然後到書櫥裡面取一副備而不用的傢伙。外面是個紙匣。紙匣裡面。刀斧鋸鑿件件都有。名字叫做十件頭。未央生自買回來一件也不曾用著。只說是些沒用的東西。只好擺在書房做件玩器罷了。那曉得。天下無棄物。偷婦人裡面竟用著他。就帶了這副傢伙爬上梯去。仔細一看。那板壁雖然堅固。還喜得有縫可尋。當初是逐塊敲上去的。沒有犬牙相錯之勢。使人不可動程。就先用一把小銼。將橫木之上銼去一二分。使撬板下來的時節沒有障礙。然後用小鑿投入縫中。往身邊一撬。不知不覺。已是一塊下來了。再去撬第二塊。連斧鑿都可以不用。只

消用手一扯。扯到沒有障礙之處。他自然會下來。竟成了破竹之勢。未央生除下兩三塊。就伸頭過去一張。只見有個婦人。坐在馬桶上小解。解完之後。未曾繫褲。先蓋馬桶。那馬桶蓋子落在地下。伸手去取。未免屈倒纖腰。把兩片美臀高高聳起。連那半截陰門。也與未央生打個照面。未央生在背後看了。還不知可是本人。直等得撒上褲子。掉過臉來。仔細一認。不消說是當初賞鑒過的。比初見之時更加嫵媚。未央生要叫他一聲。一來恐怕被人聽見。二來他在亮處。我在暗中。不知我是何人。怎麼肯來招接。萬一發作起來。反爲不便。須要想個計較。倒引他上來張我。只要看見面貌。不消我去仰扳。他自然會來俯就了。想了一會。忽然記起他那把扇子。上面有三首唐詩是他親筆寫的。料想此時還記得我。如今把板壁開在這邊。走下梯去。尋出那把扇子。把上面的詩高聲朗誦起來。他聽見了豈不會意。既然會意。畢竟上來張我。然後用

巧話挑撥他。自然一句便上了。算計已定。就如飛走下去。開開箱子。搜尋那把詩扇。他在廟中作寓之時。燒香婦女所貽之物甚多。不止這把扇子。拾到一件就收藏一件。防備尋著了人。好把原物坐(做)了證據。做個有挾而求。不怕那些婦人不肯。所以當做珍寶相看。一件不敢遺失。又怕與別的東西混在一起。倉卒之間尋不出來。所以另作一箱。箱蓋上面有四個大字。是詩經上的國風一句。分作兩行寫了。以便識認。其字云美人之貽。此時開開箱子。把那些香艷之物一齊傾倒出來。細細的揀閱。開手一把扇子就是他的。展開一看。上面的字雖不十分到家。也儘有些筆意。那三首絕句乃唐朝才子李供奉所作。名爲清平調。是玄宗與貴妃賞牡丹。召他進宮去做的。未央生看了詩句。不敢造次就念。先把頭上的巾身上的衣服。換換齊齊整整。又燒一爐好香放在面前。然後打掃喉嚨。竟像崑腔戲子唱慢調的一般。逐個字哦出韻

來。等他好傾耳細聽。詩云。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
瑤臺月下逢。

右其一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
飛燕倚新粧。

右其二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
亭北倚欄杆。

右其三

念過一遍又念一遍。念到十遍之後。不見響動。就把落款的年月與寫字之人的姓名。當做曲子裡面的介白一般。也念出來。索性等他聽個

妙語。

明白。又念了幾遍。只見板壁之上忽然響了一聲。又像咳嗽。又像嘆氣。只是隱隱約約。聽不分明。未央生知道他上來了。就對著扇子埋怨道。爲這一把扇子。弄得人死不死活不活。如今扇子在這邊。人在那裡。若還尋得著。不如送去還他。留在這裡做甚麼。說了這幾句。只見板壁上面有人回覆道。扇子的主人現在這裡。丟上來還了就是。不消苦苦埋怨他。未央生抬頭看見。故意吃一驚道。原來絕世佳人就在咫尺。枉害了一向相思。這等說。死不成了。就把十步梯子併做五步跨上去。一見了面。就摟住親嘴。先把兩根舌頭在口裡交媾一次。方纔縮出來講話。香雲先問道。你一向在那裡。再不能夠見面。如今爲甚麼原故忽然走到這分人家。念起我扇上的詩來。未央生道。這就是我的寓所。我就是你的緊鄰。你難道不曉得。香雲道。住在這邊的另是一家。並不曾見你。未央生道。我是新近搬來的。香雲道。你以前在那裡。爲甚麼原故搬到

加椿字妙。

這邊來住。未央生要買他的歡心。就隨機應變。想出話來騙他道。我搬來的意思都是爲你。你難道不明白。只因在張仙廟裡看見尊容。心下十分想念。見你臨別之時十分顧盼。又留下扇子贈我。所以丟你不下。千方百計謀到這邊來住。好與你相處的意思。香雲聽見這一句。就滿臉堆下笑來。把手在未央生肩上輕輕撲幾撲道。你原來這樣有情。我幾乎錯怪了你。這等。你家裡還有甚麼人。未央生道。只有一個小妾。是朋友贈我的。來得不久。其餘的賤眷都在故鄉。不曾帶來。香雲道。這等。你不曾搬來之先。如何再不到我門前走走。使我終日想你。害起那椿病來。未央生道。我起先問你不著。不知住在那裡。所以不能夠相見。後來訪知下落。就搬過來就你了。香雲道。這等。是幾時搬來的。未央生道。還不上半年。只好四五個月罷了。香雲聽見這一句。登時變下臉來。想了一會。又問他道。既然來了這些日子。爲甚麼往常不理我。直到今日。

這冷鍋[2]裡面忽然爆出豆來。未央生見他辭色不好。知道露了馬腳。臉上不覺有些慚色。又把巧話支吾道。一向只說尊夫在家。恐怕輕舉妄動。貽害於你。所以只當不知。熬了這幾個月。直到如今方曉得尊夫在館。家裡沒有別人。纔敢露些聲色。不過是謹慎的意思。難道敢忘記了娘子。故意冷落你不成。香雲聽了這些話。並不回言。只是一味冷笑。定了半晌。又問他道。這等。我的扇子可還在麼。未央生道。緊緊藏在身邊。一刻也不離。怎敢遺失。香雲道。這等。拿來我看。未央生只道他看見扇子。就破了心上之疑。自然回嗔作喜。好商量幹事了。就下去取了來。把一條汗巾裹住。雙手遞過去。不想香雲接到了手。兩三把扯得粉碎。往自己房裡一丟。將裹扇的汗巾擲還未央生道。這樣薄情的人。虧得不曾與你有染。從今以後。兩下開交。下去罷。說了這幾句。氣忿忿的朝下直走。扯也扯他不住。叫也叫他不應。走下梯子。就眼淚汪汪的哭起

來。竟不知爲著何事。未央生要爬下去問個明白。又怕被人撞見。只得立在上面看了他哭。正在難處之際。忽然書房門外芭蕉弄聲。竟像有人走動。未央生怕是艷芳。只得上了板壁。走下梯來。心上猜疑道。這是甚麼原故。又不曾有話衝撞他。有事得罪他。爲甚麼沒原沒故使起性來。察他口氣。不過怪我親近遲了。耽擱半年工夫不曾與他作樂的意思。自古道。有心拜節。寒食不遲。只要有心到你。拚得加上些利錢。還你半年的實事就是了。何須這等著急。我料他心上決不單爲此。還有別的原故。他方纔的話雖然說得峻厲。也未必出於眞心。還是逼我請罪的意思。日間不好去得。等到晚上。少不得要鑽過去問個明白。無論他怪得有理沒理。總來賠個不是就完賬了。也虧他度日如年。直捱到黃昏時候。打發艷芳睡了。回到書房。把門窗緊閉。除去頭上的方巾。脫去外面的衣服。先把燈滅了。然後爬上梯去。把日間撬動的板壁盡數除

下來。只當開闢了一重門戶。心上還慮道。是便是了。他那一邊沒有東西接腳。二丈多的高牆如何跳得下去。欲待叫一聲。他起先說了硬話。怎麼肯來接引。落得不要開口。誰想香雲口嘴便硬。心腸還軟。臨睡的時節。原開一面之網在那邊招納他。並不曾做已甚之事。未央生伸手過去一摸。只見日間所用的梯子不曾撤去。依舊放在那邊。若有所待。未央生大喜。就踏著梯子。悄悄爬下去。只當在木橋上走過一遭。起先平步而上。如今平步而下。並沒有一毫艱險。爬下梯子。就悄悄摸到床前。見他不響不動。只說睡著了。就要把身子挨進被去。趁他酣睡之時。先把陽物捧入牝戶。輕輕的弄他醒來。然後講話。自了未做之先那番客氣。也是好的。算計定了。就伸手去揭被。那裡曉得香雲此時並不曾睡著。未央生過來的時節他明明聽見。也只因要省些客氣。所以朝裡睡了。只當不知。及至此時。見他伸手來揭被。豈有不報腳色。擅闖轅門

之理。這番客氣就省不得了。只得掉轉身來。假裝個睡夢之中驚醒的模樣。叫起來道。你是那一個。黑地裡面爬到人床上來。未央生靠著耳朵。低低回覆道。不是別人。就是日間與你說話的人。知道自家不是。一向生疏了你。特地過來請罪的。一面說話。一面要鑽進被窩。香雲緊緊裹住。不放他進去。發作起來道。這樣寡情的人。那個要你請罪。還不快走。未央生道。我費盡心機。謀到這邊來親近你。也不叫做寡情了。香雲道。這樣好看的話。騙那一個。你那雙眼睛好不識貨。怕沒有標致絕頂的終日同你作樂。希罕我這等醜陋東西。肯丟了心上人來親近我。未央生道。我家裡這一個是朋友買來贈我的。我不得不受。娘子怎麼吃起醋來。香雲道。你同自家妻子作樂是該當的。我怎麼好吃醋。只是與我一樣的人。你不該先去纏他。把我丟在九霄雲外。若住在遠處不能夠見面也還罷了。只隔得一層壁。叫也不叫一聲。竟像不相識的一般。

這樣寡情的人。還叫別個理你。未央生道。娘子這一句話是從那裡說起。我除了妻妾之外。並不曾相處一個婦人。偷香竊玉之事。今日方纔做起。娘子爲何沒原沒故。謗起我來。香雲道。我且問你。某時某日張仙廟裡。有三個婦人進去燒香。看見他生得標致。跪在門外亂磕頭的。可就是你麼。未央生道。那一日果然曾有三個婦人在廟裡燒香。我彼時也去求子。見有女眷在裡面。恐怕混雜不雅。所以不好進去。就跪在門外磕頭。那是拜張仙。難道拜那三個婦人不成。香雲大笑起來。道。何如。自己招出來了。若說。磕頭的不是你。還講得去。既然是你。還有甚麼辯得。世上有個躲在張仙背後偷看女子的人。見了內眷。肯避嫌疑。不闖進去調戲他。跪在門外磕頭之理。這樣混話。騙三歲孩子也不信。竟來騙起我來。未央生見他說到實處。知道掩飾不過。只得吐露眞情。一來認自家的不是。二來要套出那三個婦人的下落來。就對他笑一笑道。

不瞞娘子說。我那一日磕頭。一半爲神。也有一半爲人。原有個乞憐的意思。但不知娘子坐在家裡。怎麼曉得外面的事。這句話是那個對你說的。香雲道。我自有千里眼順風耳。何須要人說得。未央生道。娘子既然知道這樁事。畢竟也曉得那三個婦人家住在那裡。自己叫甚麼名字。丈夫叫甚麼名字。索性求娘子說個明白。香雲道。你同他相處半年。怕不曉得。倒問起我來。未央生道。這一句話又從那裡說起。我自從一見之後。就不曾再見。怎麼說。與他相處半年。這樣的寃情教我那裡去伸訴。香雲道。你還要胡賴。既然不曾與他相處。爲甚麼半年之中再不見我一面。分明是他們的主意。教你不要理我。我難道不曉得。未央生道。屈天屈地。何曾有一些影響。竟這等疑心起來。香雲道。若果然沒有此事。你發個咒來。未央生就對天發誓。說。我若與這三個婦人有一毫干染。教我如何如何。不但沒有干染。就是曉得他姓張姓李。住在何處。

到他門上去張望一次。也教我如何如何。香雲見他發的誓願十分狠毒。纔釋了一半疑心。又問他道。你果然不曾與他相處。未央生道。果然不曾。香雲道。這等說。你的罪還可原。未央生道。如今說明白了。我沒有甚麼不是。求娘子揭開被窩。放我進來睡罷。香雲道。我的面貌不如那三個婦人生得標致。你還去尋標致的睡。不要來纏我。未央生道。娘子又來謙遜了。怎見得你的面貌不如那三個生得標致。香雲道。你的眼力自然不差。畢竟見他標致到極處。方纔跪了磕頭。若是略有幾分姿色的。不過像我。那一日得你眼睛相一相。也夠得緊了。怎麼受得拜起。未央生道。那磕頭的事。不過是興之所至偶然做出來的。何曾有甚麼成見。據娘子這等說。是怪我磕他的頭。不曾磕你的頭。只說有。磚瓦之別。所以這等牢騷不平。也就沒有甚麼難處。待我加上些利錢。多磕些頭。補還前日的欠賬就是了。說完。就爬下❸床去。對了香雲的枕頭。跪

在地板之上。一連磕了幾十個響頭。把床都振動。香雲纔伸手下來。扶他上床去。未央生鑽進被窩。那下面的傢伙就與陰門湊著。竟像輕車熟路。走過幾次的一般。想來也是初交之際。彼此情濃。又被客氣的話耽擱了一會。經不得在被窩裡面再使客氣。所以我要湊他。他也要湊我。兩件東西自然傾蓋如故。不消人去介紹他了。未央生湊著之後。就往裡面直抵。香雲的牝中雖在寬窄之間。只因慾火甚炎。不能姑待。正要借些疼意。好煞陰中之癢。所以耐著艱難。任他抵塞。未央生見他承受得起。知道是一盤敵手棋。饒不得幾子的了。就放出本事來同他對壘。抽送一次。定要拔出重圍。搗進巢穴。起先幾十提。裡面倒還滑溜。到半百之外。就漸漸有些濡滯起來。香雲反覺抵當（擋）不住。就問他道。我往常與自家男人幹事。都是先難後易的。爲甚麼今日不同。開手反容易。幹到後面倒艱難起來。未央生道。我生平沒有他長。只得這根

賤物與普天下的陽物不同。有兩樁異樣處。第一樁是先小後大。就像一塊乾糧。一入牝戶就漸漸大起來。竟像是浸得脹的一般。第二樁是先冷後熱。就像一塊火石。擦磨幾下就漸漸熱起來。竟像有火星要爆出的一般。只因有這兩樁好處。所以不敢埋沒他。要求親近娘子。求你賞鑒賞鑒的意思。香雲道。不信你身上有這等一件寶貝。只怕是哄人的話。就作是眞的。照像這等艱難起來。只怕幹到後面也沒有甚麼樂處。未央生道。如今裡面乾燥不過。所以覺得艱難。少刻有些淫水浸潤他。自然不像這等了。香雲道。這等。待我熬住了疼。索性讓你狠弄一陣。弄些水出來。省得裡面乾澀。未央生道。極說得是。就把雙脚架在肩上。緊緊的抽。重重的送。不上數十下。那陰戶也滑起來。此時他陽物又熱起來。滑則不覺其疼。熱則愈見其樂。香雲道。心肝。你方纔的話不是哄我的。果然是件寶貝。我如今快活起來了。未央生就乘這個機會。愈加

狠弄。一邊買他的歡心。一邊套他的口氣。道。心肝。我這句話不哄你。可見別樣的話都不是哄你的了。如今也該信得我過。就把那三個婦人的話。對我說說何妨。香雲道。只要你有眞心到我。我自然會對你說。何須這等著忙。未央生道。也說得是。從此以後。就把他的舌頭緊緊含在口裡。再不說話。一味啞幹到底。足足抽了一二更天。只見香雲手足冰冷。香汗如澆。一連丟了三次。就對未央生道。心肝。我的精神單薄。再經不得掏(擹)了。摟著我睡罷。未央生依他的話。爬下身來。摟住了同睡。睡的時節。覺得枕席之間有一陣異香。與那日初會之時聞見的一樣。就問他道。心肝。你平日薰衣服的是甚麼異香。就這等可愛。香雲道。我平日並不薰香。你在那裡聞得。未央生道。那日相見的時節。你在我面前走過。就覺得有一陣香氣。今日睡在床上。也是如此。你平日若不薰香。這一種氣味是那裡來的。香雲道。那是我皮肉裡面透出來的氣

味。不是甚麼異香。你聞錯了。未央生道。不信皮肉裡面有這樣好氣味出來。這等說。你的皮肉也是一件寶貝了。香雲道。我生平也沒有別長。只有這一件與別的婦人不同。當初父母生我的時節。說臨盆之際。有一朵紅雲飛進房裡來。又覺得有一陣香氣。及至生下我來。雲便散了。這種香氣再不散。常常在我身上聞出來。因有這些徵驗。所以取名叫做香雲。若坐了不動。還不十分覺察。但是勞碌之後。有些汗出的時節。這種氣味就從毛孔裡透出來。不但別人聞得出。連自家也聞得出。我只因有這些好處。也不敢埋沒他。那日在廟中相遇。見你生得標致異常。所以留連顧盼。把扇子贈你。要你尋到我家來。把這種氣味與你賞鑒賞鑒。誰想你再不尋來。直到今日。方纔了得心願。未央生聽了這些話。又把他渾身上下仔細一聞。沒有一個毛孔之中沒有一線香氣。方纔曉得。絕世佳人不是眼睛相得出來的。與英雄豪傑一般。當索於牝

果有此種此妙。非虛語也。

即欲不死。不可得矣。

即欲不餂不可得矣。

牡驪黃之外。就把他緊緊摟住。一連叫了幾十個心肝。還不住口。香雲道。我身上的香氣你聞到了麼。未央生道。都聞到了。香雲道。只怕還有遺漏的所在。未央生道。沒有甚麼遺漏處。香雲道。還有一處的香氣更比身上不同。索性與你賞鑒賞鑒。未央生道。在那一處。香雲把一隻手捏著未央生的指頭。朝陰戶裡面點一點。道。此中的氣味。更自不同。你若不嫌褻瀆。也去聞一聞看。未央生縮下身子去。把鼻孔對著陰門。重重的嗅了幾嗅。就爬上來道。眞寶貝。眞寶貝。我如今沒得說。竟死在你身上罷了。說了這幾句。又把身子縮下去。扒開那件至寶。就用舌頭餂他起來。香雲道。這怎麼使得。還不快些上來。不要折死了我。一面說。一面去扯他。越扯得急。未央生越餂得慌。把一根三寸多長的舌頭。竟做了幹事的陽物。在裡面一抽一送。一來一往。與交媾無異。一見有淫水流出。就吸在口裡吞下肚去。一滴也不教狼藉。直餂得他丟了。連陰精

看管著爬。知前日因此時受者是。

都吃下去。方纔爬上肚來。香雲死緊的抱住道。我的心肝。你怎麼這等愛我。我如今沒得說。也死在你身上罷了。你若果有眞心到我。今晚就同我發個誓願。未央生道。我也正要如此。兩個一齊爬下床來。穿了衣服。對著外面的星月一同發誓。不但這一世生死不離。連來生願做夫妻的話。都禱祝在裡面。兩個發誓完了。依舊脫衣上床。細談衷曲。未央生道。照我看來。你這樣佳人。如今世上沒有第二個了。不知你的丈夫是幾世修來的福分。就娶著這件至寶。既有這件至寶在家。又爲甚麼不回來受用。終日睡在外邊。使你孤眠獨宿。這是甚麼原故。香雲道。他心上也要受用。只是力量不濟。支持不來。所以借處館的名色。在外面躲避差徭。未央生道。我聞得。他還是中年的人。怎麼就這等不濟。香雲道。他少年的時節也是個風流子弟。極喜偷摸良家女子。不分晝夜去淫慾婦人。所以斲喪太過。到中年就沒用了。未央生又問道。這等。他少

年時節的力量。與我今夜的力量何如。香雲道。做事的技(伎)倆雖然差不多。那有你這兩樁好處。未央生道。我這件東西是世上沒有的。你這件東西也是世上沒有的。如今兩件寶貝湊在一處。切不可使他分開。我從今以後。不住要過來同你睡了。香雲道。你是有家小的人。怎能夠不住的過來。只不要像以前那樣寡情。也就夠了。未央生道。不知是那個多嘴的人到你面前來學舌。使我抱了不白之冤。到這個時候還說我寡情。我若知道那學舌的人。定要與他狠做一齣。香雲道。我老實對你說。學舌的不是別個。就是那三位佳人。未央生道。這又奇了。這樣沒正經的話。就是別人說。他也該沒趣。難道自己不怕腼腆。竟告訴起人來。香雲道。不瞞你說。是我告訴他起的。我與他們三個同是一個人家的女兒。兩個年紀小的。我叫他妹子。一個年紀大的。我叫他姑娘。平日相處得極好。兩個妹子更與我心投意合。竟像同胞的一般。我有

心事就對他講。他有隱情也對我說。我那日燒香回來。見了他們兩個。就把你生得標致。不住的偷眼看我。我也愛你。丟下扇子的話盡情告訴他。他兩個道。既然這等愛你。又見你有心到他。少不得有個尋來的日子。看你怎麼樣打發他。我心上也料你決要尋來。立在門前。等了你十來日。再不見一毫踪影。後來他兩個燒香回來。也恰好遇見我。就問我道。你那日看見的人是怎麼樣的面貌。怎麼樣的打扮。我就把你的身段面孔衣裳服色。細細說與他聽。他兩個道。這等說。你心上的人我們今日也領教過了。又問我道。他既然愛你。那一日可曾對了你磕頭。我說。他只好愛在心上罷了。那有在衆人面前磕頭之理。他見我說這一句。就不作聲。只是相對而笑。却像個得意之極。不肯使人知道的光景。我就疑心起來。再三盤問他。他方纔把你磕頭的話細細告訴我。一面說。還一面笑。眉眼之間。儼然有個驕人的意思。我一連沒趣了幾日。

心上思量道。我與他們一般是初見之人。一般是初上眼。爲甚麼見我就避嫌疑。啫也不唱一個。見了他們就風顚起來。一些嫌疑不避。竟磕起頭來。可見我的面貌不如他。可見他的時運好似我。你就要尋。也去尋那磕頭的人。那裡還來尋我。所以斷了那條肚腸。再不到門前去等。時時刻刻防備你去尋他。往常是極好的姊妹。爲這一件事竟有些妬恨他起來。所以今日與你相會。見說來了半年。直到如今方纔理我。不得不疑到他們身上。直見你發出許多狠咒來。方纔知道沒有此事。這些戲文。都是你磕頭磕出來的。請問你。該做不該做。未央生道。原來有這些磊塊橫在胸中。怎麼教你不發急。既然如此。他們兩個既是你的令妹。也只當是我的小姨了。可好使我見他一面。別的事不想做。只等我叫他幾聲姨娘。使他知到(道)我們兩個有了私情。他起先把磕頭的話來驕你。待我替你把不但磕頭。又且相與的話去驕他一驕。做個

有謂從來小說在肉蒲團之上者。吾必唾其面。

神于驕者也。

禮無不答。你心上何如。香雲道。那也不消。我與他兩個不但是姊妹。又且同盟。原說有福同享。有苦同受。他以前若果有此事。瞞了我做。是他的不是。他既不曾背我。我如今背了他們。獨自一個把你藏在身邊受用。就是我的不是了。心上也過意不去。我見了他。少不得要講出來。先與他斷過。不可得魚忘筌。倒反佔我的強。吃我的醋。然後引你去相會。使他兩個也知道。天地之間有這一種妙物。大家賞鑒賞鑒。這叫做。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只是也要與你斷過。你得了他們之後。不可改變心腸。還要像今夜這等愛我。方纔使得。你改變不改變。也要發個誓來。未央生聽到此處。不覺手舞足蹈。一個觔斗就翻下床來。對了天地。比以前所發的咒更加狠毒。發完之後。又爬上床去從新幹起事來。又當央媒。又當會新。把兩桌喜酒併做一席請他。你說。這個媒人醉也不醉。這位大姨飽也不飽。兩個完事之後。交頸而睡。直到天明日出。方纔

醒來。香雲打發未央生依舊從木橋上過去。兩個從此以後。日日見面。夜夜同床。比結髮夫妻更加恩愛。但不知兩位小姨何日到手。未央生迷戀女色的話。自第二回至此。也說得夠了。今且暫停。下面一回。另敘別事。少不得一兩齣戲文之後。又是正生上台也。

評

小說之奇。未有奇於肉蒲團者。肉蒲團之奇。又未有奇於此回者。初看香雲使性一段。使人張眉豎眼❹莫知所自。疑作者硬疊奇峯。故排險陣以難觀者。及至看到末幅。始知從前一段乃理之當然。情所必至。一毫非作意也。香雲未經相與之先。便吃無影之醋。則既同枕席之後。必拈有理之酸。此婦人之常情。亦小說之故智也。乃不惟不妬。而且以月老自居。使三段奇緣。一時畢集。觀者至此。已入山陰道中。雖有徵辟臨門。亦不暇接。且

看未央生得意之事矣。

校記

❶「及」原作「反」，據雙抄本改。

❷「冷鍋」原作「令原」，木活本同；雙抄本作「冷原」；春本作「冷灰」。按「冷鍋爆出豆」，爲明清小說習用語，據改。

❸「說完就爬下」以下，自「床去」至「我如今快活起來」共六百十八字底本錯簡，置於「這一種氣味是那裡來的香」後，木活本同。雙抄本、鳳本、春本均不錯簡。據雙抄本改。

❹「張眉豎眼」原作「張笠眼」，木活本、春本同；寶本、鳳本作「張豎眼」；據雙抄本改。

詩云

聞道春秋大復讎。敢將野史附春秋。
董狐不記閨中事。鄭衛全無濮上羞。
做首色詩寒色膽。敘場姦事寢姦謀。
冤家別有相逢處。不在區區狹路頭。

却說。權老實自從賣妻之後。一來憤恨不過。二來無顏見人。就把生意都歇了不做。終日悶坐在家。拷問那個十二歲的丫鬟。說他與那長大漢子是幾時睡起的。可還有甚麽人替他往來做事。那丫鬟起先怕主母利害。不敢多嘴。如今見主母賣去。料想沒有轉來的日子。就把某時睡起某時纔住。連對門醜婦過來同睡的話。盡情都說出來。又說。與他

同睡的人不是那個長大漢子。另是一個標致後生。那長大漢子反是替他做事的。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心上鶻突起來。走去問鄰舍。鄰舍道。有便有個標致後生。只同他來得一次。不像賽崑崙終日走動。況且賽崑崙是個傲性的人。只許人奉承他。他不肯奉承別個的。怎麼肯替人做事。大家都不明白。直待艷芳歸了未央生。有人傳說過去。方纔曉得以前的圈套。權老實得了眞情。就去查訪未央生的來歷。知道他。不是本地人。家中現有妻子。這是娶來做妾的。權老實思量道。若是賽崑崙自己做事。我這冤也不想伸。讎也不想報。只好忍過一世。到陰司地府之中與他算賬罷了。如今姦騙之人既不是他。我這口怨氣怎麼忍得住。少不得要想個法子報讎。難道罷了不成。我若與他告狀。一來有賽崑崙幫助他。他不怕沒有銀子用。如今的官府那個是不聽分上的。他央了人情。我的官司就要輸與他了。二來。婚姻的曲直全出在媒人口

裡。鄰舍懼怕賽崑崙。那裡肯替我說話。這條死路落得不要走他。我如今想來。別樣的事不但做不得。就做出來也不快心。只除非尋到他的故鄉。訪著他的住處。千方百計。鑽進內室之中。把他結髮的妻子也拿來淫慾幾次。方纔遂我的心。他淫我妻。我淫他妻。這纔叫做。冤報冤。讐報讐。就是殺死他。也沒有這樁事痛快。自古道。有志者事竟成。只要心堅。有甚麼難做的事。如今這遠近的人那一個不曉得我的妻子被人先姦後娶。背後談論的話。料想不十分中聽。我就不想去報讐。這塊地方也住不得了。何況有這樁心事。他如今有了那個淫婦。料想還不回家。我就趁此時尋去。或者皇天有眼。要明彰報應。肯保佑我成事。也不可知。算計定了。就把那十二歲的丫鬟與一應傢伙物件。都變賣出銀子來。連那一百二十兩財禮與平日販絲的本錢都收拾在一處。別了鄉鄰。破釜焚舟而去。不一日。到了地頭。先在飯店之中將就歇了。去訪

未央生的住居與他家裡的動靜。起初未到之時。把報讎的事看得容易。不過竟像探囊取物一般。一毫不放在心上。及至既到之後。問著了住居。訪著了動靜。方纔曉得事體難做。漸漸有些憂慮起來。起先只說。別人家的閨門與自己的一樣。男子在家的時節自然嚴緊。男子出去之後。就像門上少了閂。家中沒了人。只要是個有心人。就可以直進直出了。那裡曉得。讀書的人家比做生意的不同。不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就不許跨進門檻的。他那分人家又比別個讀書的不同。就是三黨的親戚至交的朋友。也不許跨進門檻的。心上躊躇道。這等看起來。那椿心事多應做不來了。只是。既然舉了此念。無論成與不成。也要盡心竭力去做一做看。若萬萬做不來。就是天意了。難道千鄉萬水來到這邊。八字不曾看見兩筆。就被鐵扉二字嚇了不成。主意定了。就要到他前後左右賃間房子住下。早晚之間。好看機會行事。誰想他住的

所在。是孤孤另另一個宅子。四面都是空地。就是有家小的人尚且不能夠做他鄰舍。何況遠來的光棍。能夠比鄰而居。想做踰牆鑽穴之事。權老實相了一回。知道沒有房子賃得。就要走回寓處去。走不上四五十步。只見他宅子旁邊有一根大樹。樹上釘了一個木牌。却像有字的一般。權老實走去一看。果然有八個大字寫在上面。道。荒園召墾。初種免租。權老實看字之後。又把大樹周圍相了一週。只見。野草連天。一望無際。心上思量道。字上所說的荒園。想來就是這些空地了。不知是那分人家的。既有荒園。畢竟也有間把房子等人住了。纔好鋤種。不如就去租了來。住在近邊。終日以鋤地爲名。好看他家的動靜。就走到附近之處去問人道。這荒園的業主是那一個。可是有間把房子租與種園的人居住。那人道。荒園的業主叫做鐵扉道人。就住在那所孤另房子裡面。只有園。沒有屋。是要種園之人另尋房子住的。權老實道。我如今

要替他開墾。但不知這位園主平日做人何如。那人搖頭道。普天之下第一個難相處的。若好相處。不到如今年年有人開墾出來了。權老實道。怎見得他難相處。那人道。開荒的舊例。原該免租三年。他只肯免一年。到第二年就要交納。這也罷了。他平日做人酸嗇不過。舍不得飲食養人。一個管家也沒有。做他的佃戶。就只當做他的長工。家裡有生活不住要叫進去做。又沒有工錢與他。這塊園地。三年之前也有人開墾過了。只因被他差使不過。只得丟了不種。所以荒到如今。權老實聽見這句話就喜歡不過。肚裡思量道。我以前所慮者是不能夠進門。只要進得門去。就有三分機括了。別人怕差使。我巴不得求他差使。別人要工錢。我巴不得沒有工錢。正要使他用著我。纔有妙處。只是這件事不是一朝一夕做得來的。萬一被他女婿回來識破機關。就不妙了。他的女婿雖是我的仇人。還喜得不曾見面。兩下是不相識的。他就回來也

認我不出。只要另換一個姓名。他就識不破了。算計已定。就改姓爲來。名字叫做遂心。他原爲報仇而來。取來到即遂心之意。他便叫做來遂心。做小說的還稱他爲權老實。省得人看花了眼。改名之後。就寫了一張租約。走去伺候。知道他家的門是從來敲不開的。落得不要敲。只是坐在門外死等。等了一日。不見有人出來。回到寓處宿了。到第二日又去。只見走到之時。却好遇著鐵扉道人。拿了一把秤一個籃立在門前等買豆腐。權老實見他相貌端嚴。衣裳儉樸。就知道是本人了。走上前去深深唱一個喏。起來問道。鐵扉道人莫非就是尊號麼。道人道。正是。你問我怎的。權老實道。聞得府上有一片荒園召人開墾。小人因手頭乏本。沒有生意做得。要替府上租來種作。不知可肯租與小人。道人道。開荒的事。不是無力之人與懶惰之人做得來的。你平日力作何如。勤謹不勤謹。不要好吃懶做。躭誤我的產業下來。權老實道。小人平日是

吃苦慣的。力氣也將就去得。府上若不信。待我權做幾時。若還開墾不來。再換佃戶就是了。道人道。這等。我家沒有房子。你在那裡居住。權老實道。這個不難。小人又沒有妻小。不過單身一人。待我自出工本搭一間草舍起來。就可以住得了。何須另出房錢。既種府上的園。又到別人家去租屋住。道人道。也說得是。這等去寫張租契來。權老實道。❷在這邊了。就把租約遞過去。道人見他形體粗笨。知道是個健漢。不但園地開墾得來。連自己家裡的長工也充當得過的了。就收了租約。隨他自備工本來搭草舍。權老實身邊有的是銀子。就去買幾根木料幾擔稻草。叫一兩個料工木匠。不上半日就苦蓋起來。雖是茅屋草舍。也覺得煥然一新。竟不是個無家之客了。又把種園墾地的傢伙辦得整齊。每日清晨起來。頭也不梳。面也不淨。就去誅茅剷土。要使主人看見。知道他勤謹。好垂青看顧的意思。鐵扉道人有一間小閣恰好對著荒園。行

起坐臥。都在這間閣上。他平日起得極早。誰想權老實又早似他。他還不曾下床。權老實已鋤過許多地了。道人看見。不住的喝采。自己家裡若有費力的生活。丫鬟做不來的就央他去做。權老實竭力奉承。替他做事的精神比鋤地更加一倍。不但不要工錢。連飯也不敢吃飽。鐵扉道人見他辛苦。臨去之時。要買壺白酒犒勞他。他就說。生平與麴蘗無緣。一滴酒也不吃。寧可回家中自出己資。沽來獨酌。不敢累他多費一錢。斷了這遭主顧。他不曾進去之先。心上還慮道。他的女兒不知怎麼樣生得奇醜。所以丈夫厭惡他。離鄉別井去偷女色。我是睡過好婦人的。萬一勾引他上場。看了那奇醜面貌。這根陽物不舉。我要報仇。他不肯替你報仇。也衹看得。及至初次進去。看見一個絕美的婦人。心上雖然歡喜。還不知是與不是。後來見他手下的人都叫小姐。方纔曉得就是此人。心上思量道。這樣妻子也睡得過了。爲甚麼丟在家中。去佔別

人的妻子。從此以後。他還要忍心耐性。緩緩的報仇。那根陽物倒不肯忍耐。❸竟要剪滅此而後朝食。一見了面就舉起義來。權老實是個謹密的人。見他家裡閨門嚴肅。不敢露一毫窺伺之容。在玉香面前走過。頭也不抬。聲也不則。竟像個誠實不欺的人。一連過了幾個月。道人見他。又勤謹。又老實。又不貪嘴。心上竟愛他不過。自己躊躇道。前日女婿臨行。曾留下幾兩銀子。教我討一個薪水之僕。我看見別人的管家。好吃懶做的多。體心得力的少。所以不敢輕討。都像這樣的人。討得一個。也不枉賠茶賠飯。養他一生。我想此人窮無依倚。或者肯賣身爲僕。也不可知。只是一件。光棍漢子討在家中有兩樁不便。一來怕他沒有牽絆。要偷物件逃走。二來男女混雜。那裡防閒得許多。莫說丫鬟使婢照管不來。就是女兒在家。也有許多不便。我家有的是丫鬟。他若肯賣身。拚得把一個配他。他有妻子繫住了身。自然不想逃走。就是出入之間。

有妻子防閒他。別樣的事也可以不消慮了。道人雖有此意。還怕權老實不肯。不好明白問他。一日。走去看鋤地。不意之中。把幾句巧話試他道。你這等克勤克苦。又舍不得濫用。論理就該做起人家來了。爲甚麼家小也不討一房。掙到這樣年紀還是自家一個。權老實道。自古道。智養千口。力養一身。靠力氣養活的人。糊（餬）得口來也就夠了。那裡能夠討家小。道人道。人生一世。妻子兒女都是少不得的。你自家既不能娶親。何不投靠一分人家。有現成女子配他一個。生得兒女出來。百年之後也有個燒錢化紙的人。爲甚麼巴巴結結。苦掙一生。掙到後來一些結果也沒有。權老實聽了這句話。知道他有迎納之心。就將計就計。回覆他道。大樹底下好遮陰。這句古語我難道不曉得。只是。投靠人家也是一樁難事。一來怕主人不知甘苦。終日替他做馬牛。他不是❹功勞。反❺要打罵。二來怕同伴裡面不能相容。他先來。我後到。就要我去

奉承他。他不肯替主人出力。見我赤膽忠心。就怕形他短處出來。反要在主人面前離間。使你不能安身。我常見鄉宦人家有這些情弊。所以不敢輕易去投靠。道人道。那鄉宦人家勢耀大了。僕從多了。上下之間情意不洽。痛癢不關。所以有這些情弊。若還是不大不小的人家。那手下人的好歹。主人就看得出了。況且同伴甚少。有甚麼相容不得。譬如。人家像我這般大。主人像我這樣賢。一進了門。又有妻子配你。你肯去不肯去。權老實道。這是極相應的了。有甚麼不肯去。道人道。老實對你說。我家少一個使喚的人。只因沒有中意的。所以不討。如今見你勤謹老實。心上要留你。所以問你這些話。你若果然情願。就寫一張身契進來。要幾兩身價也先對我說。待我好設處。進門之日。我就揀一個丫鬟配你。你心意何如。權老實道。若得如此。我終身有靠了。明日就送身契進來。只是一件。小人平日慾心極淡。妻子有也得。沒有也得。不十分思

想他。方纔說把丫鬟配我的話。且從容些。待我服事幾年。到精力衰倦的時節。把來配我。也不爲遲。如今這樣年紀。正要替主人出力。不要把做生活的精神。鋤園地的氣力被婦人消耗了去。至於身價二字。一發不消提起。我是自己賣身的。又沒有父母兄弟。身價把與那一個。自己跟了主人。只要有得穿有得吃就是了。要銀子何用。只是文契上面不寫我的身價。怎麽叫做賣身。只好在紙上領情罷了。其實一分一文都不消主人破費。道人聽到此處。不覺眉歡眼笑起來。又對他道。你這些話句句說得中聽。可見是個忠義之僕。只是兩件之中。你祇可辭得一件。身價不領。或者留在我身邊待後來做衣服穿。這還使得。若說不要妻子。那就成不得了。從來賣身的人。只爲得一房老小。要圖些夫婦之樂。你爲甚麽不要。身價既不領了。若還妻子又不受。只當是個毫無干涉的人。你便叫我做家主。我不好叫你做僮僕。就是差你做事。心上也

不安。這等說起來。反不好收留你了。權老實道。我知道主人的尊意不過怕我心性不常。後來要去。所以把妻子配我。使我沒有二心的意思。我不是那樣歹人。既然主人不放心。我承受了就是。兩個說明白了。權老實不等第二日。當晚就寫身契送去。道人也不等第二日。當晚就把丫鬟配他。從此以後。道人把草舍拆了。教他在家裡宿歇。起先喚他來遂心。如今把來字剷去。單喚遂心。却好配他的丫鬟又叫做如意。眼見報仇之事有了八分。如意之名。又增一遂心之兆矣。

評

妙在以粗笨直率之權老實。而能委曲(屈)迂迴。極盡詭譎。鑽入鐵扉之中。爲司馬相如之韻事。又妙在鐵扉道人。於將來之事節節慮到。著著預防。究竟入權老實計中。爲卓王孫之後身。文心思路。造到肉蒲團。亦可謂。

奇之極。曲之至矣。

校記

❶「破釜焚舟除隱恨，臥薪嘗膽復姦讎」原作「斧焚舟除隱恨，節薪普膽復姦讎」，據雙抄本、寶本、鳳本、春本改。

❷「道」原作「寫」，據雙抄本、春本補。

❸「耐」原作「而」，據雙抄本改。

❹「是」，雙抄本作「見」，寶本、鳳本、春本作「爲」。

❺「反」原作「又」，據諸本改。

第十四回　閉戶說歡娛隔牆有耳　禁人觀沐浴此處無銀

詩云

從來淫女善窺鄰。及見人窺又惱人。
究竟惱人無別意。欲留情眼看嬌嗔。

却說權老實賣身之事。還是後話。他不曾進門之先。那玉香小姐有許多幽鬱之情。總因筆墨不閒。不曾叙得。如今方纔說起。他當初正在得趣之時。被個狠心父親把丈夫趕了出去。竟像好飲的人戒了酒。知味的人斷了葷。就是三夜五夜也熬不過。何況經年隔歲守起活寡來。實在的歡娛既不可得。只好把春宮册子擺在面前。做那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之事。誰想。望見之梅能增渴而不能解渴。畫中之餅可助饑而不可充饑。越看越難過起來。從此以後。就把春宮册子放過一邊。尋幾種

閒書出來消愁解悶。看官。你道他當此之時。要消愁解悶是一種甚麼書好。據在下看起來。隨你那一本戲文。那一部小說都不中用。只有他少年所讀父親所授的書如。烈女傳。女孝經之類極是對科。若肯拿來一看。豈但消愁解悶。還可止望梅之渴。充畫餅之饑。不但活寡守得來。就是死寡也守得住了。怎奈他計不出此。只因把四德三從的道理認得過當了些。道是。在家從父。出嫁從夫。所以丟了父書不讀。讀起丈夫的書來。就把那些淫詞褻語。如癡婆子傳。繡榻野史。如意君傳之類。盡數翻出來。從頭細看。只見那些書上面。凡說著男子的陽物。不是讚他極大。就是誇他極長。甚至有。頭如蝸牛。身如剝兎。掛斗粟而不垂的。凡說男子抽送的度數。不是論萬。就是論千。再沒有論百論十的。心上思量道。我不信天地之間有這樣精健的男子。男子身上有這樣雄壯的東西。我家男子的物事。長不過二寸。大不過兩指。幹事的時節。極多不

過一二百提。就要洩了。何曾有個上千的時節。他還對我自命說是天下無敵的了。難道男子裡面竟有強似他幾十倍的。自古道。盡信書則不如無書。這些不經的話。一定是做書之人造出來的。那有這等異事。疑了一會。又思量道。不是這等說。天下甚大。男子甚多。裡面奇奇怪怪。何所不有。焉知書上的話不是實事。倘若做婦人的嫁得這樣一個男子。那房幃之樂。自然不可以言語形容。就是天上的神仙也不願去做了。祇是那有這等僥倖的事。把這些話疑了又信。信了又疑。白日爬起來。女工針黹一些不做。只把這幾種閒書做對頭。要使心上的淫興索性濃到極處。好等丈夫回來。一齊發洩。誰想等到後面。一毫音信也沒有。不由他不怨恨起來。心上思量道。我看見這些書上。再沒有一個婦人不相處幾個男子的。可見婦人偷漢不是甚麼奇事。我前世不修。嫁著這樣狠心男子。成親不上幾月。一去倒去了幾年。料他那樣好色的

人。再沒有熬到如今。不走邪路之理。他既走得邪路。我也開得後門。就與別個男子相處相處。也不爲過。只可惜。閨門嚴緊。沒有男子見面。想到那個地步。就把怨恨丈夫的心遷怒到父親身上。巴不得早些死了。好等男子進來。及至看見權老實。就像。餓鷹見雞。饞貓遇鼠。不論精粗美惡。只要吞得進口。就是食了。起先做工的時節。雖有此心。一來見他老實太過。相見之際。頭也不抬。不好突然俯就他。二來。日間進來夜間出去。就要俯就他。不但無其時。亦無其地。後來聽見他要賣身。心上就跳了幾跳。要想。進門的頭一夜就不肯放過他。不想專等遂心的反不遂心。不想如意的反如了意。見他兩個拜堂之後。雙雙進房。心上就吃起醋來。伺候父親睡了。獨自一個潛出閨房。走去聽他幹事。權老實的陽物是非同小可的。如意雖有二十多歲。只因主人志誠。不曾偷摸過他。所以還是個處子。指頭伸不進的東西那裡塞得棒槌進去。那些叫

喊之聲。啼哭之狀。自然驚天動地。連竊聽之人都要替他疼痛起來了。玉香心上道。這個丫頭還大我幾歲。我成親那一夜。略熬一熬。男子的東西也就捱進去了。他爲什麼這等沒用。一些苦也受不起。竟做出這等模樣來。權老實這一夜見他承受不起。只得草草完事。玉香立了一會。聽不出好處來。只進房睡了。到第二三夜。又去補聽。也還只見其苦。不見其樂。直聽到三夜之後。也是權老實的本事該當出現。以前幾夜都是吹滅了燈然後睡的。獨有這一晚。竟像曉得有人竊看。要去賣傢私的一般。燈也不吹。帳子也不放。未曾動手之際。先把一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教如意揑在手中。摩弄了好久一會。方纔插入陰戶。此時的陰戶已被陽物楦大了。不像以前緊澀。權老實就放出本領來。同他幹事。抽送的度數竟與書上一般。不到數千之後不肯住手。如意從奇苦之後忽逢奇樂。那些癡狂之態。呼喚之聲。又不覺驚天動

前面老實。後面不老實。此之謂權老實也。

地。以前替他疼痛之人。如今又替他快活起來了。看出來的淫水。比弄出來的淫水更多。不但褲子不乾。連一雙凌波小襪都濕透了半截。從此以後。玉香一顆芳心注定在權老實身上。權老實自進門之後。也就改絃易轍。不肯老實起來。遇見玉香不住把眼睛偷覷。玉香若有笑面他也把笑面相承。玉香若有愁容他也把愁容相對。一日。玉香在房裡洗浴。他從門外走過。無心中咳嗽了一聲。玉香知道是他。要引他看看肌膚。好動淫興。故意說一句道。我在這邊洗澡。外面是那一個。不要進來。權老實知道這句話是。此處無銀之意。就不敢拂他的盛情。把紙窗濕破一塊。靠在上面張他。玉香看見窗外有人。知道是了。起先是背脊朝外。胸膛朝裡的。此時就掉轉身來。把兩個肉峰。一張牡戶。正正的對著窗子。好等他細看。還怕要緊的去處浸在水裡看不分明。又把身子睡倒。兩脚扒開。現出個正面。使他一覽無遺。睡了一會。就坐起身來。把

兩隻手捧住牝戶。自己看了。長嘆一聲。做個技癢難搔。無可奈何的意思。權老實看見這些光景。一來慾火甚炎。不能止渴。二來知道這個婦人。淫也淫到極處。熬也熬到苦處。只怕不能赴席。反要怪人。肯去領情。決不拒客的了。就把房門一推。直闖進去。跪在玉香面前。說一句。奴輩該死。就爬起身來。把他摟住。玉香故意吃驚道。你爲何沒原沒故。這般膽大起來。權老實道。小人賣身之意。原是要進來親近小姐。起先還要在沒人的去處訴出衷情。待小姐許了。纔敢放肆。不想今日偶然走過。看見千金之體生得嬌嫩不過。熬不住了。只得進來冒瀆小姐。求小姐救命。玉香還有幾句套話要講出來。祇恐怕躭擱遲了被人撞見。就對他道。這等。你的意思要怎麼樣。難道在浴盆裡面。好幹甚麼事體不成。權老實道。小人也知道。這個所在與這個時候。不是幹得事的。只求小姐恩允過了。待我夜間來服事就是。玉香道。你夜間與如意同睡。他怎

麼肯放你來。權老實道。他是極會睡的。夜間幹事之後。一覺直睡到天明。直等叫過幾十遭方纔得醒。我若夜間瞞了他來。他那裡知道。玉香道。這等。依你就是。權老實見他允了。就把渾身上下摸過一遍。又親了兩三個嘴。方纔出去。出去之後。玉香怕他失信。又叫轉來問道。你今夜當眞來不來。若當眞來。我好開了房門等你。若還未必。我就關門睡了。權老實道。怎麼不來。只求小姐忍耐些。不要心焦就是。兩個訂明白了。方纔散去。此時天色已晚。玉香揩乾了身子。衣服也不穿。夜飯也不吃。就爬上床去。要先睡一覺。養養精神好同他幹事。誰想再睡不著。捱到一更之末。二更之初。聽見房門挨響。知道是他進來。就低低叫一聲道。遂心哥哥。你來了麼。權老實也低聲應道。小姐心肝。我來了。玉香怕他在黑暗之中摸不上床。連忙爬下來接引。接著了手。就牽上床去。恐怕他不知寬窄。要鑽弄起來。先吩咐一聲道。心肝。你的東西我看見過了。

比別人的不同。我承受不起。求你從容些。權老實道。千金之體。怎麼敢輕易唐突。我自有絕妙的法子引他進去。決不教小姐吃虧就是。玉香道。若是這等。我就感激你了。權老實說便說這一句。還疑他故意裝嬌。說那樣謙遜的話。豈有偷婦人的男子沒有絕大的本錢。使自家妻子還怕疼痛之理。就把陽物對著牝戶。口說不唐突。依舊唐突起來。玉香熬不過。就惱起來道。你難道一邊說話。一邊忘記了不成。怎麼叫你從容些。又是這等急遽。權老實見抵不進去。知道起先的話不是虛情。就賠個小心回覆道。不瞞小姐說。我不曾見過標致婦人。摸著小姐這樣肌膚。心上愛你不過。巴不得早進一刻也是好的。所以用力太重。得罪了小姐。如今待我將功折罪。著實從容些就是了。說過這幾句。就把陽物提起。在他陰戶兩旁東挨西擦。不但不敢入室。亦且不敢升堂。竟在腿縫之中弄送起來。你道他是甚麼意思。原來是個疏石引泉之法。天

下最滑之物莫過於淫水。是天生地設。要使他。滋陰戶潤陽物的東西。唾沫雖好。那裡趕得他上。凡用唾沫者皆是男子性急不過。等不得淫水出來。所以把口中之物沁入陰中。用那假借之法。究竟別洞之泉不若本源之水來得便益。又且與他物相宜。以淫水滋淫物。猶如用河水煮河魚。滋味不變。自然容易入口。這兩件事同是一種道理。這種道理權老實起先也不知道。只因初娶艷芳之時。陽大陰小。不能相入。虧得艷芳搜索枯腸。想出這種道理來。就把極難之事弄得極易。如今玉香的陰戶與艷芳昔日的陰戶寬窄相同。權老實撫今追昔。忽然記起舊事來。所以仍用此法。把陽物放在腿縫之中。替陰戶摩肩擦背。使他裡面癢不過。自然有淫水出來。淫水一來。就如淺灘上的重船得了春漲一般。自然一息千里。連篙櫓之工都可以不費了。玉香見他過門不入。只說走錯路頭。竟把腿縫認做陰戶了。就笑起來道。你在這裡做甚麼。

權老實道。在這裡幹事。你難道不曉得。玉香又笑道。你這樁事幹錯了。我們往常不是這樣幹事。權老實道。一毫也不錯。只怕你往常倒幹錯了。還你快活就是。弄送了一會。只見腿縫裡面有些滑溜起來。權老實知道春漲已至。又怕淫水太滑。抵不著陰門。要溜到別處去。就把兩腿分開。捏住玉香一隻手。把陽物交與他道。起先果然弄錯了。如今摸不著眞穴。求你自家點一點。玉香就疊起陰門。把龜頭湊在上面。吩咐他道。如今是了。你自己用力。我放了手罷。權老實道。且慢些。還求你扶住他。待他進了大門然後放手。玉香也知竅。見他說了這句。倒添上一隻手。把陽物圍在中間。抵住陰戶的外廓。使他必進無疑。權老實挺起陽物。先在外廓慢慢弄起。漸漸弄進內廓去。每抽一次。送進一二分。再抽二十餘抽。那根八寸多長一手把握不來的陽物。不知不覺。已盡根進去了。玉香見他幹法在行。愈加愛惜。就緊緊摟住道。心肝。你是初近女

色的人。怎麼就這等知情識趣。我自家的男子終日偷婦人嫖女客。何曾有這樣溫柔款款。我如今要愛煞你了。權老實任事之初。就得了這篇奬語。自然要勵精圖治。不肯偷安了。抽送過遲。慮蒙罷軟之誚。舉動太急。恐來浮躁之譏。只是。不猛不寬不緩不急的做去。做到後面。竟使他一辭莫讚。連奬語都做不出來。方纔住手。玉香自有生以來。不曾嘗著這樣滋味。那裡歡喜得過。從此以後。夜夜少他不得。起先還是背著如意做事。後來曉得瞞不到底。索性對他說過。明明白白的往來。玉香怕如意吃醋。盡心竭力奉承他。名爲主婢。實同大小。或是每人一晚。直睡到天明。或是各人半夜。到子時交代。甚至有高興之時。三人同睡。權老實幹到樂處。竟不知。誰是小姐。誰是梅香。若要叫喚。只是一概心肝到底。權老實的初意。原爲報仇而來。指望弄上了手。睡幾個月。即便抽身。不可被婦人戀住。朝淫暮樂。耗損精神。倒被他報了仇去。誰想。寃孽

之事容易不得開交。當初與艷芳睡了幾年。再不見生子。如今與玉香一幹。就成了孕。起先還不覺。及至兩三月之後。害起喜來。方纔知道。千方百計尋藥來打胎。再打不下。玉香對他啼哭道。我這條性命送在你身上了。你曉得我家父親是何等的心性。一句話講錯尙且要打罵的人。肯容我做這樣歹事。明日知道。我少不得是一死。不如預先死了。還省得啕氣。說了這些話。就要上吊起來。權老實再三苦勸。他回覆道。你若要我不死。只除非生個計較。領我逃走。逃到他鄉外國去。一來免了後患。二來好做個長遠夫妻。三來肚裡的生出來。是男是女。總是你的骨血。也省得淹死了他。只當把一樁事救了兩條性命。你心下何如。權老實見他說得有理。就依他定了主意。不想瞞著如意做事。恐怕他預先知覺。要說出來。只待與他商量定了。把隨身衣服捆在一處。伺候鐵扉道人睡了。三個人開了大門。一同逃走。但不知他們走到何方。後來

怎生結果。直要看到第十八回。纔知下落。

評

有人看到此回。怪作者顧此失彼。說果報處。尙有勸懲相礙❶之弊。❷未央生姦人也。當有淫佚之妻。鐵扉道人善士也。不當有私奔之女。天公即欲懲姦。獨不欲勸善乎。余曰。不然。此等報應正是天公不謬處。鐵扉道人生平不交一友。不見一人。未免谿刻太甚。況有怪吝之惡以濟之。如開荒之例。原該免租三年而只免一年。不時呼佃戶服役而不給工錢之類。皆殘忍刻薄之事。焉得使後來無報。所以從來孤介之士。厥後反不昌者。即此理也。孤介到已甚處。定有無限谿刻之事與殘忍刻薄之政出來。所以干犯於初。不昌厥後。爲君子者。不可不愼。作者於此不但懲奸。亦且戒刻。彼烏知之。從來看書之法。要看四面。不可看一面。此類是也。❸

校記

❶「礙」原作「混」，據雙抄本改。

❷「弊」原作「笑」，據雙抄本改。

❸「懲奸」至「此類是也」三十九字底本及木活本、鳳本、春本、寶本均缺，據雙抄本補。

詞云

春宵無奈時光遁。訴與羲和偏不問。願將白壁幾千雙。換取夜光珠一寸。天邊懸作菱花鏡。照取紅顏看綠鬢。世人不起我常眠。庶使風流無別恨。

權老實報仇的因果雖不曾說完。十分之中已經說過八九。那一二分。少停再叙。如今且把未央生得意之事暢說一番。索性等他樂到極處。好到後面一齊煩惱。他自那一夜摟住香雲。細談往事。知道那三個美婦都是他一家。兩個少年的。又分外心投意合。只因話長夜短。兩個又要幹事。工夫值錢。竟不曾問那三個婦人叫甚麼名字。三個丈夫是甚麼別號。家住在那裡。與他遠近何如。直到第二夜過去。方纔補問。香雲

道。我叫他姑娘的那一個。是花朝日生的。名字叫做花晨。我們一來因他名分尊。二來見他年紀大。不好喚他名字。相見的時節大家都叫他晨姑。丈夫死過十年了。他心上要嫁。只因生下個遺腹子。累住了身。不好嫁得。所以無可奈何只得守寡。我叫他妹子的那兩個。就是他嫡親侄婦。大的叫做瑞珠。小的叫做瑞玉。瑞珠的丈夫別號臥雲生。瑞玉的丈夫別號倚雲生。兩個是胞兄弟。他三分人家門戶雖然各別。裡面其實相通。只當是一門出入。時刻見面的。只有我遠一步。也只隔得幾家門面。總來都在這條巷內。我昨日與你相見。只說你搬來的意思是爲他們三個。所以住了半年不來看我。我故此發急起來。那裡曉得沒有此事。未央生聽了這些話。愈加歡喜。又記起賽崑崙舊日之言。曾說。那兩個富貴女子在娘家是姊妹。在夫家是妯娌。恰好兩個丈夫的別號又與今日所說的相同。可見賊眼與色眼一樣。同是一絲不漏的。就問

香雲道。昨日蒙你盛情。把兩位令妹一同許我。但不知到那一個日子纔許我相會。香雲道。也快了。再過三五日我就要過去。少不得同他說明。就引你去相會。只是一件。我一去之後就不回來。這張床上不是我們作樂之處了。未央生吃一驚道。這是甚麼原故。難道我搬來就你。你倒要搬去避我不成。香雲道。有個原故在裡面。我便不回來。你可以常來看我。看我的時節就可以會他。是一舉兩得的事。你不要怕。未央生道。這句話我究竟不明白。你快些講來。香雲道。你聽我說。我家丈夫就在他家處舘。那兄弟兩個是我丈夫的學生。文理都不齊。怕做秀才要歲考。兩個一齊緣了例。目下要進京坐監。他兩個是離不得先生的。少不得我家丈夫要同他進去。他怕我沒人照管。要接到他家。等我姊妹三個一同居住。這數日之內就要起身。所以我一去之後就不回來。只好在那邊相會了。未央生聽到此處。一發喜上加喜。竟像是天地鬼神

有意奉承他。把三個男子一齊打發開去。三個婦人一齊撮合攏來。好等他肆意宣淫。無所忌憚的意思。果然。數日之後。師徒三個一齊起身。起身的那一日。就把香雲接去。香雲與未央生兩個正相與到好處。那裡離得長久。少不得一見之後。三言兩語就要透露出來。好商量定了。領他來幹事。爲人之念只好三分。爲己之念。還有七分不止。對瑞珠瑞玉說了幾句閒話。就問他道。你兩個這一晌可曾再到廟裡去燒香。瑞玉先答應道。燒過一次就罷了。難道只管去燒。香雲道。有那樣標致男人磕你的頭。就三日五日去燒一次。也不爲過。瑞珠道。香倒要去燒。只是沒有扇子送他。不好空手去得。香雲道。賢妹不要笑我。我的扇子固然折了本。就是你們兩個。雖然受了幾拜。也不曾見他的魂靈跟了你們回來。只好磕幾個空頭哄你害害相思罷了。瑞玉道。這倒也是句眞話。我們姊妹兩個說起這樁事。就有些解說不出。爲甚麼那個男人這

等虎頭蛇尾。若照那樣顚狂起來。就像等不得第二日。當晚就要跟來的一般。及至等到後面。一些踪影也沒有。既然這等寡情。何不省了那幾個頭。不磕也罷。香雲道。我聞得人說。他終日在那邊思想。只是尋你們不著。也叫他沒奈何。瑞珠道。我們兩個他倒未必思想。只怕對了那把扇子。睹物思人。要害起相思病來。香雲道。扇子的相思他倒果然害過。不是假話。只是。還喜得病根不深。容易醫治。如今倒勾過賬了。只是磕頭的相思害得沉重。一時醫他不好。將來害死。只怕要你們償命。瑞珠瑞玉二人見他口裡的話說得可疑。就一齊相到臉上去。看他顏色何如。香雲一面說。一面笑。也做出一種驕人的光景。兩個一齊道。看你這樣得意。莫非果然弄❶上了手。把扇子的欠❷賬勾過了不成。香雲道。也差不多。偏背你們二位。與他勾賬過了。兩個聽見這一句。就像科場之後不中的舉子遇著新貴人一般又慚愧又羨慕。硬賠個笑臉回

添字惡毒。

此女談鋒甚利。

覆他道。這等。恭喜新添了個得意的姐夫。不曾賀得。他這一句話有三個意思在裡面。一來妬忌他。二來譏誚他。三來。還說未必果然到手。是頑皮女子與人取笑的話。他若沒有此事。聽見這一句自然要沒趣起來。誰想香雲並不羞慚。還愈加得意。竟對他道。你們雖不曾賀我。這鐘喜酒是少不得的。終有一日要辦出來奉請。瑞玉道。這等。新姐夫在那裡。可肯借我們看看。香雲故意作難道。你們都是見面過的。頭都磕過了。何須再要見得。瑞玉道。當初是陌路之人。他便磕頭。我們不好回禮。如今是至親瓜葛了。何妨再會一會。待我們回他個禮。叫幾聲姐夫。替你親熱他親熱。也是好的。香雲道。要見有何難。隨你寅時要見。寅時就叫他來。卯時要見。卯時就叫他來。只怕一見了面。只要像那日磕頭的光景。風顚起來。得罪了二位賢妹。不成體統。所以不好會得。瑞玉又道。他起先少人拘管。所以輕舉妄動。如今有你這個吃醋的人立在面前。

原來結盟之意就是爲此。

他怎麼還敢放肆。瑞珠對瑞玉道。你這些話都是枉說的。他心上的人怎麼舍得把與別個見面。當初結盟的話雖是那般說。那裡依得許多。有苦便好同受。有福那裡好同享。如今只是哀求他不要追吃以前的醋。把磕頭的話置之不問。也就夠得緊了。怎麼還想別樣的事。香雲聽了這些話。知道他發急了。不好再講笑談。就認眞回覆道。你不要發急。我不是那樣的人。若還要獨自受用。不與你們同樂。只消住在家中不肯過來。終日終夜同他快活就是了。何須帶了自己的醋到別人家吃起來。我今日肯對你們說。就可見不是歹意了。如今。只要從公酌擬定一個大中至正之法。使見面之後彼此相安。大家沒有爭競。我就叫他進來同你們相會就是。瑞珠道。你若肯如此。也不枉結拜一場。就求你立個規矩。我們一概遵依就是了。何須要我們酌擬。香雲道。我當初與他見面是在你們之先。後來與他相處也在你們之先。論起理來。就該

有個妻妾之分。大小之別。凡事要佔些便宜。我得一半。你們兩個共得一半纔是。只因是相好的姊妹。不好這等論得。別樣的話總不必提起。只是序齒罷了。無論日間取樂。夜裡行房。總要自大而小。從長而幼。不可像闕黨童子。居位並行。使先生長者不能孤行獨坐。有礙手礙脚之病。就是言語態度之間。也都要留些餘地。不可以少年之所長。形老成之所短。使他有後來居上之評。不可以新交之太密。使舊好之漸疏。使我有前魚見棄之恨。若依得這幾句話來。自然情投意合。不致參商了。你們肯依不肯依。瑞珠瑞玉一齊答應道。這番議論是公道不過的了。只怕你不肯。我們有甚麼不依。香雲道。這等。取一幅單箋過來。待我寫字去喚他。瑞珠瑞玉歡喜不過。取箋的取箋。磨墨的磨墨。香雲提起筆來。寫出兩句詩道。

天台諸女伴。　相約待劉郎。

寫了這兩句。就丟下筆來。把單箋折做幾折。要放進封筒裡去。瑞玉道。爲甚麼祇寫兩句。後面不見續完。這首詩叫做甚麼體。瑞珠道。我曉得雲姐的主意。是舍不得他搜索枯腸。留那兩句待他續來。省得再寫回帖的意思。你也忒煞愛他了。香雲笑一笑。就把詩封好。交與丫鬟。吩咐拿到自家房裡。從板壁縫中丟過去。討了回字轉來。丫鬟去後。三個人又講前話。瑞珠道。我且問你。你是怎麼樣一個法子引他到家裡來的。如今睡過幾夜了。香雲就把他住在隔牆。撬開板壁。夜間鑽過來。日間鑽過去。共睡幾夜的話。對他說了一遍。瑞玉道。這等。他的本事比姐夫的本事何如。香雲道。若說起本事來。竟要使人愛煞。你們兩個不過看見他的面貌。面貌的標致雖然世上沒有。還是畫匠畫得出。塑匠塑得來的。他那副本錢。竟是一件至寶。從來婦人女子不但不曾見過。連說也不曾聽見說過的。瑞珠瑞玉聽見。一發踴躍起來。一遞一句的問他。

就像未考的童生遇著考過的朋友。在試舘門前扯住了問題目一般。是大是小。是長是短。出經不出經。給燭不給燭。件件都要問到。彼時正在吃飯之後。碗碟未收。香雲怕口裡形容不出。不若示之以形。見他問多少長。就拈一根牙筯對他道。有如此筯。見他問。多少大。就拿一個茶鐘對他道。有如此鐘。見他問。堅硬不堅硬。就指著一碗豆腐對他道。有如此腐。瑞珠瑞玉兩個一齊笑起來道。這等。是極軟的了。既然如此。要他長大何用。香雲道。不然。天下極硬之物莫過於豆腐。更比金銀銅鐵不同。金銀銅鐵雖然堅硬。一見火就軟了。只有這東西放在熱處。他就越烘越硬起來。他那件東西也是如此。是幹得硬弄不軟的。我所以把豆腐比他。瑞珠瑞玉道。我不信有這件好寶。只怕還是你形容太過。香雲道。我這些話莫說不是虛譽。還不曾盡其所長。他另有兩種妙處。不在長大堅硬之中。說來你一發不信。只好到幹事的時節你自家去驗

出來罷了。瑞珠瑞玉道。你說就是了。管我們信不信。香雲不肯輕說。直待他問到急處。方纔把先小後大先冷後熱的話次第形容出來。瑞珠瑞玉聽了。不覺慾火上升。面紅耳赤。但願他即刻走來。寒溫也不敘一句。就扯上床。好試他的絕技。誰想丫鬟去了半日。再不見來。原來未央生不在家。他坐在房裡等候。被書笥看見。也從板壁洞裡爬過來。兩個大弄了半日。直待未央生回來之後。把書丟過去。方纔討得回字轉來。回字一到。三個人就擠在一起拆開來看。只見他果然會心。不曾另寫回帖。就在原詩後面續兩句道。

早備胡麻飯。　相逢節餒腸。

瑞玉瑞珠看見。知道今夜的好事是萬無一失的了。各人都要走進房去。鋪床疊被。洗浴薰香。好等他來幹事。正想要走。被香雲止住道。你們兩個且慢些走開。就把今夜的次序議一個妥當。省得到臨事之時。個

個要想爭先。人人不肯落後。被他看出破綻來。瑞珠心上明曉得。他睡過幾夜該當讓人。除了香雲自然是他。沒有今夜就序齒之理。心上雖然如此。口裡故意謙遜道。你方纔做定規矩了。自長而幼。自大而小。不消說是你起頭。還有甚麼議得。香雲道。論理原該如此。只是今夜之事又當別論。自古道。先入者爲主。後入者爲賓。我同他宿過幾夜。就要算做主人了。今晚且序主客之禮。等你們兩個各人睡了一次。然後纔序長幼。這是至當不易之論。你們不要虛謙。只是一件。除了我算。自然該從珠妹起了。只是。你們兩個。還是每人一夜。睡個完全的好。還是每人半夜。睡個均勻的好。你們自己商議定了。回我的話。只見瑞珠瑞玉二人。你相了我。我相了你。再不則聲。相了一會。瑞珠對香雲道。我們兩個自己不好說得。你是個家長。隨家長吩咐下來就是了。香雲道。每人一夜覺得像意些。只是難爲了候缺的。還是每人半夜罷。他說便說這一

句。還是疑而未定之辭。要等他兩個答應了。方纔定議。誰想他兩個各有隱情。不好說得。只是閉口不道。香雲道。你們不說的意思我知道了。前面的一個怕他不肯盡歡。要留量去赴第二席。所以不應。後面的一個怕他是強弩之末。幹事的時節沒有鋒鋩。所以不應。我老實對你說。他的本事是一個當得幾個的。對著瑞珠道。你就同他睡一夜。也只好做半夜實事。只怕還不到半夜。你就要求免了。樂得交與下手去。又對瑞玉道。自古道。酒醉後來人。況且他那壺酒又分外是下半壺好吃。你兩個不必狐疑。竟是這等罷了。瑞珠瑞玉的隱情被他參破。又決了心上之疑。就一齊答應道。依命就是。三個計議定了。香雲就吩咐丫鬟立在門前去等。不多一會。就把未央生領了進來。瑞珠瑞玉見他來到。也還假裝個羞怯之容。都退後一步。讓香雲招接他。未央生見了香雲。深深作一個揖。爬起來道。請兩位小姨過來相見。香雲每一隻手扯住一

個。同他相見。見過之後。瑞珠喚丫頭拿茶。香雲道。不消喚茶。他爲你們兩個也想得苦了。各人把口裡的瓊漿送些過去。當了茶罷。一面說。一面把他兩個的手。交與未央生。未央生接到了手。就雙雙摟住。把自己的舌頭先伸在瑞珠口裡。等他咂了一會。又伸在瑞玉口裡。也等他咂了一會。然後把三張口合在一處。湊成一個品字。又把兩根絳舌一齊含在口裡。咂了一會。方纔放手。瑞玉恐怕坐夜深了。躭擱自己工夫。連忙走到廚下去催擺夜飯。未央生道。天色晚了。大家睡罷。瑞珠道。胡廝飯還不曾吃。怎麼就講要睡。未央生道。方纔飲過瓊漿。也當得胡廝飯。還不曾取笑得完。只見飯已取到。未央生上坐。香雲下坐。瑞珠居左。瑞玉居右。四個人吃了夜飯。將要收碗。未央生扯了香雲到背後去問道。請問娘子。今夜是怎麼樣的睡法。香雲道。我預先替你酌擬定了。上半夜是阿珠。下半夜是阿玉。未央生道。這等。娘子呢。香雲故意調他道。我

是中半夜。未央生道。這等也好。香雲道。這個也字來得古怪。莫非怪我不公道。就像吃魚的一般。自家取了中段。把頭尾兩截丟與別人。使他有骨多肉少之歎麼。這等。你把工夫用在兩頭。中段取小些就是了。未央生道。怎敢如此。只怕走來走去。躭擱了工夫。求娘子說一聲。不如大家同睡了罷。香雲道。我曉得你的主意。不是怕走。總是心上太貪。舍不得丟那一個。要像適纔親嘴一般。上面寫品字。下面寫串字的意思。這樣睡法。少不得有在後面。如今初會之際且不要如此。我方纔的話是哄你的。今晚我且暫退一夜。讓他們兩個受用。你照起先的話。上半夜睡阿珠。下半夜睡阿玉。只要爭氣些。應得我的口來就是了。未央生道。那個不用吩咐。只是忒難爲你些。兩個說明白了。香雲就叫丫鬟拿燈。送未央生與瑞珠進去。自己怕瑞玉難過。陪他說了一會閒話。方纔就寢。瑞珠與未央生進房之後。你替我寬衣。我替你解帶。兩個走上牙床。

比敘香雲之事不同。另是一番摹寫。

就行樂事。初幹之際。頗覺艱難。瑞珠也不能勝任。虧得日間的話說得好聽不過。知有將來之樂足償此際之苦。不受此際之苦焉得將來之樂。所以咬住牙關。任他衝突。只因自己有心要驗他那件至寶。時時刻刻防他大起來。時時刻刻望他熱起來。所以他裡面的寬窄冷煖。比別的婦人愈加覺察。只見。抽到後面。果然越弄越大。越幹越熱。竟像是個絕大的角先生。貫了一肚滾水塞進去的一般。就是不抽不動。留在裡面也要快活起來。何況有活潑流行之趣。方纔知道日間所言不是虛譽。至寶二字。竟可作此物的別名。就把未央生緊緊摟住。撲幾撲道。我的心肝。你這一副標致面孔。也想得幾千個婦人殺了。爲甚麼又有這件至寶生在身上。難道要把普天下的婦人都想死了不成。未央生道。弄得人死。纔想得人死。心肝。你舍得一條性命等我弄死了麼。瑞珠道。遇著這件狠東西。難道還想要活不成。只是讓我多幹幾次了。死纔死

得甘心。不要頭一次就送了我的性命。未央生道。今晚與令妹平分。就死。也只好半死。料想不到半死的地步。若到明後夜就不可知了。說過這一句。就翻天倒地幹起來。瑞珠的陰戶雖深。花心生得極淺。只消進一二寸。就撓著癢筋。所以抽送之間。再沒有落空的時節。抽到半千之後。就要死要活起來。口裡不住的叫道。心肝。我不止半死。竟要全死了。求你饒了罷。未央生要見所長。聽見這些話只當不聽見。力也不輟。從一更幹起。直幹到二更。只見他四肢癱軟。口裡的冷氣直沖。未央生知道不是勁敵。就住了手。緊緊摟住睡了一會。瑞珠醒轉來道。我的心肝。你怎麼這等會幹。我這條性命。不消說要送在你身上。如今妹子在房裡等。你過去罷。未央生道。黑魆魆的。我那裡摸得去。求心肝起來領我一領。瑞珠道。我被你弄得手酸腳軟。那裡爬得起來。叫丫鬟送你去罷。就叫一個丫鬟起來。攙了未央生的手。送他過去。那個丫鬟是十五六

歲的處子。起先聽見他們幹事。弄得山搖地動。陰中騷癢不過。淫水不知流去多少。如今攙著未央生的手。又在黑暗之中。那裡放得他過。走到一個僻靜去處。就立住了不走。對未央生道。你怎麼這等狠心。方纔那樣好滋味。竟不使我嘗一嘗。自古道。過水田。不愁旱。如今從我關上經過。難道稅❸也不納一點。竟要漏稅過去不成。說了這幾句。就把一隻手摟住未央生。一隻手去脫自家的褲子。未央生見他情極不過。不好推辭。只得要犒他一犒。就敎他睡在懶櫈之上。❹自己扒開了陰物。然後取出陽物來。唾沫也不搽。對了陰物竟抵。那丫鬟不曾經人弄過。直說他這件東西是好吃的湯水。所以扯住他弄。還愁他不肯弄。那裡曉得是一鐘燒酒。辣芥不曾吃過的人。聞見氣味就要咳嗽起來的。見他抵一下。就喊叫起來。未央生見是原來頭。不曾開封過的。就搽上許多唾沫。緊緊朝裡面一抵。他又叫起來道。成不得。照像這樣起來。一些

好處也沒有。爲甚麼同是一件東西。我弄了就苦楚。主母弄了就快活。這是甚麼原故。未央生就把初次幹起。定要皮破血流。直要幹到十遭廿遭之外方纔會快活的話。說與他聽。又安慰他道。我的本錢忒大。你當不起。我有個小廝叫做書笥。他的本錢還小。明日帶他進來。先與你幹幾次。然後等我幹。就不妨了。丫鬟感激不盡。就立起身來。穿了褲帶。引他行走。走到瑞玉門前。只見明燭輝煌。點在房裡伺候。聽見外面走響。就教丫鬟開了房門。把他招接進去。未央生走到床前。叫一聲道。心肝。我來遲了。你不要見怪。瑞玉道。你索性在那邊睡了罷。爲甚麼辛辛苦苦又走過來。未央生道。半夜不得親近。心上已不安之極了。怎麼還經得成夜不來。這句話說得完。身上的衣服已脫盡了。就揭開被窩。爬上肚去。挺起陽物就幹。初幹的時節。少不得與瑞珠一般。定有一番痛楚。不消說得。幹到妙處。那種要死要活的模樣。更比瑞珠不同。使人看

又比叙瑞珠不同。此番摹寫更覺消魂。連觀者都起憐心。不忍未央生直幹之矣。

了竟要可憐起來。舍不得再弄他的光景。爲甚麼原故。他的年紀比瑞珠小三四歲。身體也在瘦弱一邊。肌膚之嬌嫩竟無一物可比。胸前兩個肉峯。竟像雌雞肚裡破出來的軟蛋。身子壓下去。就要壓破了的一般。至於身體之柔軟。態度之嬌怯。就是立在階前。尚怕隨風吹倒。坐在椅上。還要東扶西靠之人。那裡經得幹事之時那番蹂躪。所以抽至數百之後。星眼微撐。朱唇半啓。心上有話。口裡說不出來。無非是怕。弱體難勝。香魂欲斷。再抽一會。定有性命之憂。要未央生罷送停抽。好等他甦醒的意思。未央生看了。心上憐惜不過。就問他道。嬌滴滴的心肝。你經不得再弄了麼。瑞玉答應不出。只把頭點一點。未央生流水爬下去。等他蘇息一會。要幹。又經不得再幹。不幹。又愛他不過。只得把他抱上身來。睡在肚子上面。伏伏貼貼。一覺直到天明。香雲與瑞珠兩個清早起來。要商量個長久之策。就到瑞玉床前。催未央生早起。揭開帳子一

看。只見瑞玉倒在上面。未央生倒在下面。就叫醒來。取笑他道。今夜點燈不消買得蠟燭了。瑞珠道。油倒熬出許多來。沒有甚麼蠟燭。不要寃屈別人。姊妹三個取笑了一會。就與未央生商議道。你如今曉去夜來。終久要被人看見。就是你自己家裡的人見你夜夜不回去。疑心有外遇。也要根究出來。怎麼樣生個法子。索性在這邊住幾時。連日裡也不回去。時刻相向。不必定要幹事。就是下下棋。做做詩。說說笑話。也是快活的。你可有這個妙法。未央生道。我不曾來的時節。就把絕妙的著數下在那邊了。不到這個時候纔費商量。三個一齊問道。甚麼著數。未央生道。我新娶的小妾現今懷孕在身。幹不得事。我昨日同他商量。只說。離家日久。不曾回去看看。不如趁你懷孕之時。到故鄉去走一次。往返只消三個月就好轉來看你分娩了。省得到分娩之後又要回去。妨了我們作樂的工夫。他說我這句話極講得是。我今日回去就收拾行李。

帶一個小价出門。只說回故鄉去。竟挑到你家來。這三個月之中。莫說做詩下棋說笑話。就是要串戲。也串得幾本出來了。三個女子聽見。一齊跳躍起來道。是陳平想不出來的妙策。未央生道。還有一句話要與三位商議。我身邊有兩個伴當。一個老實些。一個伶俐些。我如今把老實的丢在家裡。把伶俐的帶他出來。只是那個小价也有主人之風。是好色不過的。若不把些甜頭到他。他就坐不住。要回去了。一走回去。就要弄出事來。却怎麼處。瑞珠道。這個不難。我們家裡有的是丫鬟。到臨睡的時節都又與他。隨他去作樂就是了。不但繫伴當之身。還可塞梅香之口。省得我們的男子回來。他要去學舌。未央生道。說得有理。四個人計議定了。就把未央生打發回去。當晚就挑行李過來。從此以後。不但未央生醉臥群芳。享盡溫柔之福。連隨身的伴當也做了個小小林逋。遶屋盡是梅妻。幾被衆香薰死。只可惜。故園春色。一旦飄零。使人有

不堪回首之歎耳。

評

香雲不吃同盟之醋。而肯以鍾愛之人公之同好。雖所爲出於不正。而交情亦自可取。求之男子中。正不可得。今之同盟弟兄所共圖之事。亦未必盡出於正。而嫉妒之心。更有甚於不同盟者。此等男子。幸不生爲婦人。若爲婦人。必極盡天下之淫行而後止。

校記

❶「弄」原作「來」，木活本同，據雙抄本改。

❷「欠」原作「文」，木活本同，據雙抄本、春本改。

❸「稅」原作「見」，雙抄本作「鈔」，據木活本、春本改。

❹「上」原作「下」，寶本、鳳本同，據雙抄本、木活本、春本改。

羊車之樂。不過是矣。

第十六回　眞好事半路遭磨　活春宮連箱被刼

詩云

芳心忍負春晴日。小閣添絲繡碧蘿。

繡到鴛鴦針忽折。畫中好事也多磨。

香雲與瑞珠瑞玉把未央生藏在家中。依了序齒的定例。一個人睡一夜。週而復始。再不紊亂。輪了幾次。未央生又於舊例之外。增個新例出來。叫做。三分一統。並行不悖之法。分睡了三夜。定要合睡一夜。合睡了一夜。又依舊輪睡三夜。使他姊妹三人。有共體聯形之樂。自添新例之後。就另設一張寬榻。做一個五尺的長枕。縫一條六幅的大被。每到合睡之夜。就教他姊妹三人並頭而臥。自己的身子再不著席。只在三個身上滾來滾去。滾到那一個身上。興高起來。就在那一個的裡面幹起。

漸漸幹到鄰舍家來。喜得三個婦人的色量都還不高。多者不過一二百抽。少者還不上百來抽。就要丟了。中間的丟過一次。就好輪著左邊的。左邊的丟過一次。就好輪著右邊的。只消把一二更天完了正事。其餘的工天就好。摩弄溫柔。咀嘗香味了。這種妙境。就是帝王裡面。也祇有唐玄宗隋煬帝陳後主。幾個知情識趣的人曾經領略。其餘那些老實天子。尚且不曾享過此福。何況一妻不保。半妾難容之窮秀才乎。他起初進來的時節。香雲與瑞珠瑞玉在背後商量道。我們三個把這等一位神仙。這等一件寶貝放在身邊受用。可謂僥倖之極了。只是一件。從來的好事一定多磨。須要在得意之時。預防失意之事。不可被外人知覺。傳播開來。使他立腳不住。就不妥了。瑞珠道。我家屋宇深沉。沒有閒雜人進來。房戶之中的事。外面那裡曉得。就是自己的管家也只許在二門外伺候。不容他進來就是了。男子裡面我倒不怕。所怕者。是個

鄰近的婦人。萬一被他知道。我們的好事就做不成了。香雲道。是那一個。瑞珠道。就是我們同姓的人。你難道不曉得。香雲道。莫非就是晨姑麼。瑞珠道。除了他還有那一個。你曉得他的性子是好淫不過的。雖然守寡。那一時一刻不想男人。況且那日去燒香。他也在裡面。看見磕頭。他也風顛起來。就像要跪下去與他同拜的一般。好不做得出像。及至回來的時節。又極口讚他標致。還說。可惜不認得他。若曉得他姓名住處。定然放他不過。你說。那樣貪極的人。若曉得被我們三個藏在家中這等作樂。豈有不懷妬忌。暗算我們之理。一經他暗算。我們三個就有不測之禍出來了。豈但好事做不得。香雲道。說得有理。果然。他平日是個極有城府的人。這樁事不可不慮。瑞玉道。這等。如今該怎麼樣。瑞珠道。我起先怕丫鬟洩漏。如今有書筒塞了口。料想不肯傳說過去。如今。不怕他聽見。只怕他看見。他往常過來的時節。不響不動。一鑽就鑽進

房來。那雙眼睛就像偷油的老鼠。不住的東張西望。就像有人瞞他做事一般。如今若要防備他。第一著。要吩咐那些丫鬟。教他在兩邊交界之處輪班看守。一見他過來就要做個暗號。或是咳嗽。或是叫喚。我們就好藏人。第二著。要算計一個藏人之處。使他撞不著尋不出。就沒事了。瑞玉道。藏在那一處好。三個人交相酌議。有說躲在門背後的。有說伏在床底下的。瑞珠道。這都不是算計。他那雙賊眼好不利害。豈有門背後躲了人他看不出來。床底下伏了人他搜不出來之理。照我看來。只有一件東西。把人睡在裡面。就是神仙也想不到。香雲與瑞玉道。是件甚麼東西。瑞珠指著一件傢伙。是收藏古畫的一隻篋箱。有六尺多長二尺多濶三尺多深。外面是一層竹絲。裡面是一層薄板。瑞珠指著道。此物甚妙。又不十分長大。又不十分短小。剛剛睡得一個人。將裡面的古畫出脫空了。到要緊時節。把人藏在裡邊。他那裡知道。所慮者。是

氣悶不過。只要把裡面的薄板撬去一兩塊。就不妨了。香雲與瑞玉道。果然絕妙。竟是這等罷了。三個人定了主意。就吩咐丫鬟叫他輪班打聽。又把畫箱裡面撬去幾塊薄板。吩咐未央生。教他。見有婦人進來就睡在裡面去。不可響動。自從設計之後。果然有幾次過來。被丫鬟做了暗號。未央生連忙躲進去。一毫也看不出。偶然一日。也是他姊妹三個合該有事。在未央生拜匣裡面拾著一本册子。揭開一看。見有許多婦人的名字。前分等第。後列批評。都是未央生的親筆。就問他道。這些婦人是幾時見的。這個册子是幾時造的。要他何用。未央生道。就是我在廟中作寓之時。一邊看見。一邊登記的。要待造完之後。選幾個玉筍門生出來。好做公門桃李。不時去澆灌他。培植他的意思。三個問道。這等。那玉筍門生如今有了不曾。未央生拱一拱手道。就是三位賢契。三個一齊笑道。不信我們三個就當得這樣品題。還是你隨口答應的話。未

未雨綢繆。詩經鴟鴞。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央生道。不必多疑。有詩爲證。就把三個人的等數批評逐個查出來。指與他看。三個人仔仔細細看了一遍。就大家得意起來。說他批評的話雖然過譽了些。也還都與本身相切。不是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著的。只有香雲一個見他的批語比別人略減約些。歡喜之心不十分滿足。還虧得他未雨綢繆。怕香雲要看見。預先在兩圈之上加了一圈。把頭等提做特等。所以香雲看了。見他雖有詳略之分。實無高下之別。還不到艴然的地步。只見翻到後面。又有玄色女子一名。批評的話竟與瑞珠瑞玉不相上下。若同香雲較量起來。還覺得彼勝於此。三個人見了。不覺驚駭起來。一齊問道。這一位佳人是甚麼人家的。怎麼就這等標致。未央生道。就是那一日同著二位進來的。怎麼就忘了。瑞珠聽見這句話。不覺大笑起來道。這等說。就是那個老東西了。他是何等的年紀。何等的面貌。竟與我們三個一齊考起特等來。有這樣僥倖的事。香

雲道。這等說。我們的考法都不足爲榮。反足爲辱了。那樣批評要他做甚麼。不如塗抹了罷。瑞玉道。你們還不消發惱。他這種取法定有個意思在裡面。想是聽見人說。當初有個老門生三世報恩的故事。他所以不論文章。單考三人。恐他取做特等。好等他報恩的意思。這等說。你們三個倒也罷了。只有我的年紀小到極處。該考末等纔是。怎麼反考起特等來。如今。把我的名字除去了罷。未央生要剖白原情。把一人有福。帶挈一屋的話說與他聽。怎奈三個門生一齊鼓噪起來。竟不容主司開口。瑞珠道。玉妹的話極講得是。你的年紀雖然極小。我們兩個也不叫做老成。總是一概除名。讓那一位老門生獨佔鰲頭罷了。就提起筆來。把三個人的名字批評一齊抹去。後面批一筆道。

淮陰齒幼。絳灌年尊。不敢雁行。謹當遜位。

批過之後。就對未央生道。這一位玉筍門生還喜得不遠。那旁門裡面

是走得過的。請去澆灌他。我們三個。自今以後不勞培植了。未央生見他動了公憤。不好措辦。只得低頭下氣。認一個頭腦冬烘。隨他驅逐。只是不理。直待他們氣平之後。方纔剖出原情。說。取他的意思。一來是推你們的屋烏之愛。二來要尋著了他。求他做個介紹。好與列位相處。所以違了本心奉承他幾句。其實不是公道批評。列位不要過責。三個人聽了這些話。方纔釋了公憤。未央生就於釋憤之後。買笑求歡。自己先脫了衣服。睡在床上去。等香雲與瑞珠瑞玉次第寬衣。正要爬上床去。不想守門丫鬟重重的咳嗽一聲。三人知道是暗號了。就流水穿起衣服來。留香雲在裡面藏人。瑞珠瑞玉兩個連忙出去招接。未央生的衣服脫得最早。堆在女衣下面。尋不出來。及至衆人穿完。檢出來的時節又穿不及了。只得精赤條條。爬進箱去。且說花晨走到中堂。見了瑞珠瑞玉。看他兩個的面容。大有驚慌之色。又雙雙立在面前。却像要攔住

活跳的春宮。凋（彫）得佳覺十分有趣。

了他不使進房的意思。花晨越疑惑起來。知道這三個婦人必有不良之事。偏要闖進臥房。察他的動靜。誰想。一人之巧不敵兩人之智。等他闖得進去。已把一幅活跳的春宮。鎖在畫箱裡面去了。花晨走到房中。故意喝采道。好幾日不來。一發擺列得齊整了。就到床前床後走了一次。連櫥櫃裡面都去搜檢一番。並不見一毫形跡。只說是自己生疑。成了弓蛇之影。其實沒有相干。就坐下地來。與他姊妹三人共說閒話。他這番舉動。把一樁極危極險之事。做得極平極穩。可謂僥倖不過的了。那裡曉得。忙中有錯。到底做不完全。弄來弄去。依舊露出馬腳來。起先聽見咳嗽。大家慌了。止有工夫穿衣服開畫箱。只要把窩藏的人塞得進去。就是一樁事了。竟把一本袖珍册子遺在案頭。不曾收得。直到說話之際。方纔看見。正要伸手去取。不想花晨眼快。一把就揑在手中。三個人慌了手脚。一齊去奪。那裡奪得過來。香雲知道奪不過來。就先放

了手。故意對瑞珠瑞玉道。不過是路上走過拾到的一本殘書。送與晨姑拿去罷了。搶他做甚麼。花晨道。畢竟是雲姐量大。巴掌大的一本書。料想值不得多少銀子。何須這等搶奪。既蒙雲姐見賜。也待我揭開簿面張他一張。且看是本甚麼書籍。就把身子立開。與他姊妹三人隔了一丈多路。揭開一看。看見。廣收春色四個字。還只說是本春意圖。就急急翻到後面去。要先看人物。後看標題。纔曉得其中意味。誰想翻到臨去。不見一幅春宮。都是些蠅頭小字。只得從頭看過去。看了幾頁。方纔曉得是個多情才子評品佳人的冊籍。比春意還好看些。就把一概批評。細細的玩味過去。及至看到臨了一個。名爲玄色佳人。後面批評的話。竟像爲他寫照的一般。就不覺動起心來。肚裡思量道。這本冊子莫非就是廟中相遇之人做出來的不成。就倒翻轉去看他前面的題頭。只見有。某時某日。遇國色三名的話寫在名字之前。再把銀紅藕色的

字眼想個一會。就暗笑起來。知道是他無疑了。及至看到。淮陰齒幼。絳灌年尊的一行批語。認得是瑞珠的筆蹟。就放下臉來。把册子藏入袖中。故意歎一口氣道。當初造字的倉頡果然是個聖人。香雲道。怎麼見得。花晨道。他造的字。再沒有一筆一劃是沒解說的。譬如。姦淫的姦字一般。是三個女字合起來的。你們三個女子方纔住在一處。就做出姦淫的事來。難道還不曉得倉頡聖人造字的妙處。瑞珠道。我們住在一處。並不曾做出甚麼事來。這一句話從那裡說起。花晨道。你們既不曾做。這本册子是從那裡來的。香雲道。是我過來的時節在路上拾到的。花晨道。那樣的話。三歲孩子也不信。落得不要說他。如今只問。這個造册的人現在那裡。好好招出來。萬事干休。若還不說。我就寫一封家書。把這本册子封在裡面。寄與你們的丈夫。叫他回來同你們說話就是了。香雲姊妹三個見他詞色不佳。不好與他相抗。只得低聲下氣。回覆

他道。其實這本册子是拾到的。並不知那造册的人姓張姓李。住在何方。教我把甚麼話說得。花晨一面盤剝他。一面東看西看。心上思量道。別處都相過了。只有這隻畫箱不曾檢驗。往常是開著的。爲甚麼忽然鎖了。其中必有原故。就對瑞珠瑞玉道。這樁事你們既不肯招。只得暫時免究。待改日再審。只是。你這箱子裡面有幾軸古畫。我一向不曾看了。可開出來借我看看。瑞珠瑞玉一齊回覆道。鑰匙不知放在那裡。再尋不著。這隻箱子久已不開了。待尋著鑰匙之後。開出畫來送與姑娘看就是了。花晨道。這等不難。我家鑰匙最多。隨你甚麼鎖都可以開得。叫丫鬟取來就是了。說過這一句。就吩咐丫鬟去取。不上一刻。取了幾百把來。花晨接到手裡。就去開箱。香雲與瑞珠瑞玉。就像三個死人一般。又不好嗔道。又不好攔阻。只得憑他去開。心上還癡心妄想。或者鑰匙湊不著。開不開來。也未可知。誰想寃家湊巧。竟不消用第二個。頭一

把就開著了。揭開蓋子一看。只見一個粉光雪白的男子睡在裡面。腿上橫著一根肉棒槌。軟到極處尙且令觀者吃驚。不知他堅硬起來更作何狀。花晨見了如此奇貨。焉有不居之理。就不忍驚動他。依舊放下箱蓋。把原鎖鎖了。對著他們三個發作起來道。丈夫不在家。做得好事。這個男子是幾時弄進來的。每人睡過幾十夜了。好好的招出來。香雲與瑞珠瑞玉驚得面如土色。隨他盤駁。再不則聲。花晨道。既不肯招。只得要驚官動府了。吩咐丫鬟。快去知會四鄰八舍。說靑天白日拿住姦夫。先教他進來驗一驗。好連箱抬去送官。香雲與瑞珠瑞玉到背後去商量道。他的話雖是假意。只是我們不收拾。就要弄假成眞了。說不得要走過去調停他。拚得把男子放出來。大家公用就是了。難道問我們一個死罪不成。就一齊走到花晨面前。大家賠個不是。道。這樁好事原不該偏背姑娘在背後做。如今自知理虧。不敢巧辯。只求姑娘海涵。就

把箱中之物送出來請罪就是了。花晨道。既然如此。那個請罪之法該怎麼樣。也要預先說過。香雲道。不瞞姑娘說。起先是我們姊妹裡面。三股均分的。如今也把姑娘派上一分。只是次序之間讓你尊長居先。我們落後些就是了。花晨大笑起來。道。好個請罪的法子。你們把人藏在家中。不知睡過多少時了。到如今敗露出來。方纔搭我一分。這等說起來。官府拿住賊盜。也不消打。也不消夾。只限他以後偷著的東西送來入官。以前偷過的贓物。都不消追得了。瑞珠道。據姑娘的意思。要怎麼樣。花晨道。若要私休。只除非教他跟我回去。隨我自游自樣。睡上幾時。補了以前的欠數。然後把他交付出來。與你們一個一夜。從新睡起。這還可以使得。不然。只有個官休之法。拚得打破飯鍋。大家不吃就是了。有甚麼說得。瑞玉道。這等。也要說個數目。或是三夜。或是五夜。就放他過來便好。難道隨你的意思。論年論月睡去不成。花晨道。這個數目定

不得。等我帶他回去審問一番。說你們三個以前睡過多少夜數。我獨自一個也睡多少夜數。然後交出來。再沒得說了。三個人口中不說。肚裡思量。料想。未央生愛我三個。未必肯說眞話。或者少說幾夜。也不可知。就一齊應允道。既然如此。他只來得一兩夜。你竟帶回去審問他就是了。三人定議之後。就要開開箱子放未央生出來。好隨他過去。花晨怕他要逃走。心上躊躇不決。就對他們道。日間走過去要被家人看見。還有些不妙。另想個計策出來。做得秘密些便好。三個道。這等。你且請回。到點燈時節我們送他過來罷了。花晨道。那也不勞。我有個妙法在這裡。連鎖也不消開得。只說這一箱古畫原是我家的。叫幾個管家進來。連箱連人抬過去就是了。有甚麼難處之事。說了這一句。也不等他們回覆。竟便宜行事起來。就吩咐丫鬟去叫管家。不上一刻。四個管家一齊喚到。把畫箱撮上肩頭。抬得飛走。可憐這姊妹三個。就像送棺材

的孝婦一般。心上悲悲切切。只不好啼哭出來。不但舍不得這幅活春宮被人連箱抝去。還怕箱中之人要被淫孀幹死。有路過去。無路轉來。祇因畫箱這件東西。抬在肩上。與棺材無異。恐怕是不祥之兆也。

評

看廟中相遇一回。定疑花晨之好事在瑞珠瑞玉之先。而評花數語。即穿珠之線引玉之磚也。孰意作者之心。與造物之心無異。別有一種安排。決不肯由人計較。以最易得之人。反出最難得之人之後。亦可謂奇之極幻之至矣。乃以穿珠引玉之物。變爲抛珠擲玉之由。枕蓆風波。起於一場鼓噪。此又奇中之奇。幻中之幻。何文心中不測乃爾。

第十七回　得便宜因人瞞己　遭塗毒爲己驕人

詩云

老成莫與少年爭。年少從來忌老成。
矍鑠到頭終有失。不如袖手看縱橫。

花晨把畫箱抬到家裡。打發管家出去之後。且不開畫箱。先去開自己的箱子。取出一套男衣一頂舊巾一雙鞋襪。是他丈夫在日時常穿著的。擺在箱邊。然後開了金鎖。請出主人。替他穿著起來。兩個先見了禮。然後對坐談心。未央生那張利嘴是極會騙婦人的。少不得造些假話出來。說在廟中相見之後。終日思想。但不知尊姓芳名。無由尋覓。幸得今日天假以緣。因禍得福。方纔得親芳容。花晨只因看見批評。道他果然見許。就把假話當了眞言。心上十分感激。吩咐丫鬟收拾午飯。吃了。

等不得到晚。兩個就上床做事。他的身體雖不叫做極胖。也是有八分肉來的。未央生爬上身去。還不曾動手。被他緊緊抱住。親得一個嘴。叫得一聲。心肝。就遍體酥麻起來。覺得婦人便睡過許多。未嘗有此一抱之樂。這是甚麼原故。要曉得。婦人裡面。有中看中用二種。中看者。未必中用。中用者。未必中看。從古以來。婦人之中能兼此二美者。惟楊貴妃一人而已。但凡中看的婦人要有三宜。那三宜。

宜瘦。不宜肥。宜小。不宜大。宜嬌怯。不宜強健。

所以畫上畫的美人。都是腰如一捻。體不勝衣的。再沒有個肥胖的身子。健旺的精神。這樣美人是畫與人看的。不是把與人用的。那中用的婦人。又另是一種。也要有三宜。那三宜。

宜肥。不宜瘦。宜大。不宜小。宜強健。不宜嬌怯。

怎見得中用的婦人要有這三宜。但凡男子睡在婦人身上。第一。要溫

柔似褥。第二。要身體相當。第三。要承載得起。瘦婦人的身體與石床板榻一般。睡在上面。渾身都要疼痛起來。怎能夠像肥胖婦人又溫又軟。睡在上面。不消幹事。自然會痲木人的身體。最爽人的精神。況且還有冬暖夏涼之妙。所以知道。瘦不如肥。與短小婦人同睡。兩下的肢體再不能夠相當。湊著上面湊不著下面。湊著下面湊不著上面。況且身軀微細。像個孩子一般。但能起人憐惜之心。不能動人歡暢之趣。所以知道。小不如大。男子身體之輕重。多者有百餘斤。少者亦有七八十斤。若不是個強健婦人。那裡承載得起。睡在嬌怯婦人身上。不住要提心吊膽。惟恐壓壞了他。追歡取樂之事全要以適性爲主。那裡經得要戰戰兢兢。所以知道。嬌怯不如強健。這等說起來。中看中用兩件事竟是相反的。若能於相反之事相兼得來。這樣婦人。只要有八分姿色。就要算他十二分了。那裡還好求全責備。花晨的年紀雖大。實能兼此二美。未

央生睡在床去。不知不覺就露出所長。把一雙嫩臂摟住他上身。一雙嫩腿摟住他下身。竟像一條綿軟的褥子把他裹在中間。你說。快活不快活。況且肢體又相當。氣力承載得起。未央生以前所御的婦人都在瘦小嬌怯一邊。何曾知有此樂。所以還不曾動手。就覺遍體酥麻。只因心上快活之極。引得下面的東西也分外雄壯起來。不待浸而自脹。不待擦而後熱。竟像抽過幾十次的一般。對著陰戶。往裡面竟攮。花晨的陰戶是生育過的。裡面自然寬大。不像香雲姊妹三個。定要受些苦楚方纔漸入佳境。只見到十抽之後。就渾身動撣起來。摟住未央生急急的叫道。心肝。快弄些。我要丟了。未央生狠抽亂搗不上十下。又急急的叫道。心肝。不要動。我丟了。未央生就把龜頭抵住花心。停了一會。待他丟過之後。又弄起來。一邊弄。一邊問道。心肝。你的本事怎麼這等不濟。抽不上一二十下。竟自丟了。你那三位侄女。多的要二三百抽。少的也

要一二百抽。方纔得洩。我還說他容易打發。那裡曉得婦人裡面。更有容易打發的。花晨聽了這句話。就正顏厲色回覆他道。我對你說。你不要把我看容易了。我是婦人裡面第一個難打發的。不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不得我丟。就是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要我丟的時節也要費上好些氣力。不是這等抽抽送送。就弄得丟的。未央生吃一驚道。怎麼有這樣本事。既然如此。方纔這一遭爲甚麼又容易打發。難道是假丟騙我不成。花晨道。不是假丟騙你。有個原故在裡面。我是十幾年不近男子的人。慾火盛到極處。忽然遇見了你。人物又標致。本錢又壯大。心上歡喜不過。所以纔塞進去。那陰精不知不覺就要出來。這是我自己丟的。不干你抽送之事。你不信。只看這一次。就不比方纔了。未央生道。原來如此。這等。你方纔的話我還有些不明白。你說。就到一千之外。二千之內。也要費好些氣力。不是弄得丟的。這一句話著實費解。難道除

恨與花晨之夫同一果報。

了抽送之外。還有別樣幹法不成。花晨道。幹法不過如此。只要加些助興的工夫。或是弄出響聲來。或是說起騷話來。使我聽得興致勃勃。方纔會丟。若是底下沒有響聲。口裡不說騷話。就像啞男子與聾婦人幹事一般。有甚麼興趣。隨你一夜弄到天明。雖然裡面也一般爽利。這心窩裡不快活。那陰精再不肯來。只是一件。丟便丟得。連我那種丟法却與別人不同。竟要死去一刻時辰。方纔活轉來。我預先說在你肚裡。等我死去的時節你不要驚慌。未央生道。這等說起來。除非是極有精力的男子。方纔弄得你丟。我的精力雖然算不得頭等。也還是二等前列的。若奮起全力來。或者也還應付得過。但不知你亡過的尊夫精力何如。你可能夠夜夜遂意。花晨道。他的精力還算不得二等。只好在三等前列罷了。他當初也極好色。也極會偷婦人。做了許多傷倫越禮之事。他嘗對我說。別的婦人陰戶都是肉做的。只有你的陰戶是鐵打的。千

方百計再弄不丟。就想出許多助興之法。煽動我的慾火。後面幹起來。也就容易了許多。不論一千二千。只是心窩裡快活。就要丟了。未央生道。這等。請教那些法子是怎麼樣的。如今雖無老成人。也有典型。待我照依成式做來。或者還省些氣力。花晨道。那些法子極容易做。做來也極有趣。不過是。三件事。九個字眼。只消念與你聽。你就明白了。何須說得。未央生道。那三件事。那九個字眼。花晨就念出來道。看春意讀淫書聽騷聲。未央生道。看春意讀淫書。這兩件事我初婚的時節都曾做過。果然是好的。只是一件。初看的時節覺得動興。看到兩三遍上。就索然無味了。這樣法子也只好偶一爲之。不是長久可行之法。花晨道。想是這兩件東西你家裡收藏得少。所以一覽而盡。覺得興致索然。我家裡。這樣東西買得極多。春宮有幾十副。淫書有幾百種。看完一遍之後。那前面看過的又好忘了。所以從頭看起。依舊動興。只是。看這兩件東西

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此論足以當之。

也各有個時候。看春意要在未曾動手之先。兩個穿了衣服。相對如賓。看一幅講究一幅的妙處。就是偶然興動。也還不要做事。陽物等他自舉。淫水等他自流。只是不要去理他。直等看到數十幅之後。萬萬禁止不得。方纔幹起事來。這等一個看法。方纔得那春宮之力。讀淫書。要在已經動手之後。未曾竣事之前。讀來方有用處。將幹的時節先把淫書擺在面前。兩個幹了一會然後揭開。或是他念我聽。或是我念他聽。念到興高之處。又幹起來。幹到興闌之處。又念起來。這等一個讀法。方纔得那淫書之力。未央生道。這段議論極講得精微。可見我以前讀書。只是粗心浮氣。沒有進益的。古語說不差。做到老。學到老。你若不見教。我那裡曉得。如今這兩件事都明白了。只是那臨了一句。不但文字不曾做過。連題目也解說不來。怎麼叫做聽騷聲。花晨道。男子與婦人幹事。那種歡暢之情。淫佚之趣。自己看來也還不過如此。倒是睡在旁邊側

此法若行。天下無妬婦矣。

耳聽聲的人。替他快活不過。我生平極喜聽人幹事。當初男子在的時節。故意教他去偷摸丫鬟。又要他弄得極響。幹得極急。等丫鬟快活不過。叫喚起來。我聽到興濃之際。然後咳嗽一聲。他就如飛爬上床來。把陽物塞進去。狠椿亂搗。不許他按兵法。只是一味野戰。這等幹起來。不但裡面快活。連心窩裡都快活進去。只消七八百抽。就要丟了。這個法子。比看春意讀淫書更覺得有趣。未央生道。這種議論一發奇暢不過。只是一件。按你方纔說來。尊夫的精力也在單薄一邊。怎麼能夠先弄丫鬟。後幹主母。況且起先又要弄得極響。幹得極急。料想過來的時節一定是強弩之末了。怎麼能夠再肆野戰。這椿事我還不敢輕信。花晨道。起先不要他幹。另有個代庖的人。就是後來野戰的時節。也要央他接濟接濟。不然。那裡支持得來。未央生道。那代庖的人。我知道了。莫非是一位姓角的麼。花晨道。然也。這件東西我家裡最多。就是標致丫鬟。

如今也還有幾個。我和你今日初交。料想不到難丟的地步。明日幹事。就要用此法了。未央生聽到此處。一發歡暢起來。就像弄過丫鬟聽見咳嗽爬上床來的光景。也就不按兵法。一味野戰起來。起先說話之際。原不曾空閒說一句。定要抽幾下。抽到此時。也有半千之數了。再經一番野戰。自然從陰戶之中快活到心窩裡去。只見他手寒腳冷。目定口張。竟像個死人一般。若不是預先說破。未央生竟要害怕起來。果然。死了一刻時辰。方纔甦醒。摟著未央生讚歎道。好個有本事的心肝。不消用代庖之物。竟把我弄丟了。這等看來。你的精力竟是特等的。怎麼說在二等前列。未央生道。我冊子上面取你做特等。你如今也取我做特等。何相報之速耶。花晨道。我正要問你。那冊子上面。他們三個的名字是那個塗抹的。後面一行批評是那個添上的。未央生不好說得。只推不知。花晨道。你雖不肯說。我心上原是明白的。不過是那三個丫頭說

我。年老色衰。配他們不上。把自己比做淮陰。把我比做絳灌。是個不屑爲伍的意思。不是我欺嘴說。他們的年紀雖比我小幾歲。面上的顏色雖比我嫩幾分。只好坐在面前把你看看罷了。若要做起事來。只怕還趕我老人家不上。且不要說幹事。只把大家的陰戶脫出來一比。只怕也有。高低貴賤之分。我如今忍在肚裡不替他爭論。等到閒空的時節。待我走過去約他們做個勝會。一個男子四個婦人都要脫了衣服。青天白日幹事。與他各顯所長。且看是。少年的好。老成的好。未央生道。說得有理。他們三個都少不更事。也須得個老成人教導教導便好。這個勝會不可不做。花晨道。這是後面的事。慢些商量。且圖現在之樂。彼時天色將晚。起來穿了衣服。吩咐丫鬟擺設筵席。替未央生接風。花晨的酒量極高。與未央生不相上下。兩個猜拳行令。直飲到二更多天。方纔乘了酒興。依舊上床做事。這一晚是久曠之後。陰精易洩。不消用那三

種法子。到第二日起來。就把多年不看的春意。常遠不讀的淫書一齊搬運出來。擺在案頭。好待臨時翻閱。他身邊有四個丫鬟。都有殊色。兩個十七八歲。是已經破瓜的。都還承受得起。有兩個十五六歲的。還是處子。取用不得。未央生就對花晨說過。把他發與書笥。教他三日三夜闢出來。以備助興之用。從此以後。朝朝取樂。夜夜追歡。都用那三種成法。未央生自遇花晨之後。不但受用不同。又長了許多學問。花晨怕隔壁的人要求索取原物。自從畫箱過來之後。就把旁門鎖了。隨他叫喚。只是不開。叫到第五日上。未央生過意不去。替他婉轉哀求。花晨沒奈何。只得引經折獄。把七日來復的成語做了斷案。許到七日之後。送去還他。那姊妹三人見他有了定期。剝琢之聲。方纔稍息。到第八日清晨。未央生要辭別過去。花晨還有求閏之意。虧得未央生善爲說辭。方纔得脫。及至開了旁門。走得過去。香雲姊妹三個。竟像天上掉下日頭來。

那裡歡喜得了。相見之後。就問未央生道。你連夜的受用何如。老東西的興趣何如。那汪洋大海之中。可曾摸著些底裡。靠著些涯岸。未央生怕他吃醋。不敢十分讚揚。只把三種成法說與他聽。好等[1]他學樣。連花晨要做勝會的話也說出來。教他各人爭氣。不可以一日之短。埋沒了千日之長。香雲道。這等說起來。做勝會的時節。他畢竟讓我們居先。自己落後。要先樂衆人之樂。然後自樂其樂的了。不要管他樂不樂。且佔了他的先來。再做道理。只要弄得恬靜些。下面不要響。上面不要叫喚。等他便宜又折了。興又不動。做個作法自斃。你們心下何如。瑞玉道。照我的意思。偏不要依他。只說。他是姑娘。我們是侄女。自然該是他起頭。等他幹到半三不四的時節。臨著我們做事。偏要浪起來。引他動興。叫他幹又沒得幹。聽又聽不過。活活熬死他。方纔遂我的意。瑞珠道。這兩個主意都想得不差。只怕他又有別樣詭計出來。用我們的主意不

著。且到臨時相機行事罷了。香雲與瑞玉道。也說得是。三個又依❷了從前的次序。每人分睡一夜。到第四日上。正打點要做合體聯形之事。不想花晨寫字過來。約他三個做勝會。又出了一兩公分。教他備辦酒筵。要一面飲酒。一面幹事。方纔覺得有興。三個商量道。恰好臨著今日是個合睡的日子。自古道。添客不殺鷄。就等他來。也不過是枕頭上面緊促些罷了。分不得多少實事去。落得做個虛人情。就寫字回覆他道。謹依來命。花晨的名分大似他們三個。爲甚麼不叫侄女就姑娘。反屈姑娘就起侄女來。要曉得。花晨家裡有個十歲的兒子。雖然不大。也是有知有識的。起先把未央生一個藏在家中。還不覺得。如今一男四女。飲酒作樂起來。就遮掩不住了。怕孩子看見不好意思。香雲姊妹三個都是沒有兒子的。只要關了二門。就不見人影了。所以不論尊卑。只取其便。情願過來就他。祇見回字去後。停了一刻時辰。花晨就來赴會。未

央生見他衣袖之中隱隱約約却像有一件東西一般。就問他道。袖中何物。莫非是角老先生麼。花晨搖頭道。另是一件有趣的東西。酒色兩件事都用著他。所以帶在身邊備不時之用。就取出來與衆人看。原來是一副春意酒牌。未央生道。這件東西往常都是虛設。只有今日做勝會纔用著他。如今且不要看。等到酒興發作的時節。你們各取一張。就照上面的法則同我做起來。摹倣一摹倣就是了。花晨道。帶來的意思就是爲此。香雲道。這等。待我們先看一遍。看明白了。到臨事之時纔好摹倣。未央生道。也說得是。就拿來擺在花晨面前。心上要使老成之人率領少年觀看。好教導他們的意思。花晨道。我看過多次。上面的方法都是爛熟的。不待臨時抱佛脚。如今立過一邊。讓他們赴考就是了。香雲姊妹笑了一笑。就攤開牌來。逐張細看。看到一張。只見一個少年女子。伏在太湖石上。聳起後庭。與男子幹龍陽之事。三個看了。一齊掩口

止該配賽艷芳。

而笑道。這是甚麼形狀。爲何丟了乾淨事不做。做起齷齪事來。花晨道。是那一張。拿來我看。香雲就遞與他。他看了道。這個幹法是從文字上面摹擬下來的。難道你們不曉得。香雲道。是那一篇文字。我們悟不到。花晨道。有一篇。奴要嫁傳。你們看過不曾。香雲姊妹道。不曾看過。求你見教一番。花晨道。當初有個標致閨女與一個俊俏書生隔牆居住。書生爲想這個閨女不得到手。害起相思病來。央人到閨女面前致意。說。只要見得一面。就死也甘心。不想做非禮之事。那閨女見他說得可憐。只得應允。及至相會的時節。坐在書生懷裡。隨他要摟就摟。要摸就摸。要親嘴就親嘴。只不與他幹事。等他要幹。就回覆道。奴要嫁。此事斷不可爲。書生急不過。跪在地下哀求。他到底不允。只把奴要嫁的三個字婉轉回覆他說。你求見之心。不過因我生得標致。要靠一靠身體。貼一貼皮肉。完你那椿心事的意思。我如今坐在你懷中。把渾身肌肉隨你

摩弄。你的心事也可以完得了。何須定要壞我的原身。我的原身要留來做新婦的。如今壞了不至緊。明日嫁去的時節被丈夫識破。我就一生一世作不得人了。這怎麽使得。書生道。男女相交。定要這三寸東西進了皮肉。方纔算得有情。不然。終究是一對陌路之人。隨你身體相韋。皮肉相貼。總了不得這椿心事。說了這些話。只是跪在地下不肯起來。閨女被他苦纏不過。只得低頭暗想。想個權宜之法出來。就對他道。我是要嫁的人。這件東西斷然許你不得。我如今要在此物之外。另尋一物贈你。你心上何如。書生道。除了此物。那裡還有一物。閨女道。除非舍前而取後。等你把那三寸東西一般進了皮肉。了却這椿心事。再沒得說了。書生見他說得眞切。也就不好再強。竟依了這個權宜之法。把後庭當做前件。交媾起來。這個辦法。就是從那篇傳上摹擬下來的。你們爲甚麽這等荒疏。那樣好書都不曾讀過。香雲姊妹三人見他說來的

話驕傲不過。心上甚是不平。還愁他到幹事的時節不知有多少驕人的氣質要使出來。就丟了酒牌不看。一齊到背後去商量。大家協力同心。要擺佈他一個。花晨與未央生隔了三日不見。勝似九秋。把(巴)不得衆人開去。好與他綢繆一番。兩個就摟在一處。親了許多嘴。說了許多話。那姊妹三個方纔走來。就叫丫鬟擺酒。未央生上坐。花晨下坐。香雲與瑞珠瑞玉分坐兩旁。飲過數巡。花晨就叫拿牌過來。各取一張。照上面行酒。香雲姊妹道。看了那件東西。只想要幹事。連酒都吃不下了。如今且行別令。吃到半酣之際。然後取他過來。照上面行酒也得。照上面行事也得。就無礙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瑞珠就把骰盆送過去。叫未央生行令。未央生道。擲骰子費力。不如猜個狀元拳。定了前後的次序。如今照次序行酒。少刻就照次序行事。列位心上何如。花晨的拳經最熟。聽見這一句。就眉歡眼笑起來。巴不得要做狀元。好擺佈他們三

個。所慮者。恐怕中了狀元。幹事的時節未免從他幹起。他是要先聽虛聲。後幹實事的人。那裡肯當陣頭。躊躇了一會。就對未央生道。行事的次序不必照依。行酒只憑狀元發揮。憑他要先就先。要後就後罷了。未央生道。也說得是。酌議定了。就把五個雪白的拳頭一齊伸出來。從未央生猜起。猜到瑞玉住。果然。花晨的拳高。一口就被他猜著。頭名狀元是他中去了。不等榜眼探花出來。就預先發令道。我既中了狀元。就是個令官了。不但老儒聽考。連榜眼探花都要受我節制。如有抗令者。罰一大碗。未央生道。既然如此。倒求你把條教號令。預先張掛出來。定了個規矩。省得衆人肚裡疑疑惑惑。花晨道。吃酒的數目。從狀元起到探花住。吃個節節高。老儒執壺旁立。只教他斟。不許他吃。幹事的先後要與前面相反。從探花起到狀元住。也幹個節節高。老儒執巾旁立。只教他揩。不許他幹。未央生道。你這些號令都是絕妙的了。只是。還不曾思

想得到。萬一區區做了老儒。却怎麼處。我一個不許幹。你們大家都沒得幹了。豈不是作法自斃。花晨道。不消你說。早早慮過的了。如今除出你不考。委你做個監令官。好待後面用你。未央生道。這等說。我事便有得做。酒都沒得吃了。花晨道。你的酒數更多。狀元有酒也要你陪。榜眼探花有酒也要你陪。只是老儒服役。不許你去代勞。代勞討好者。罰一巨觴。未央生道。就做我一個不著。陪你三個做老儒。那是他自己不爭氣。不干我事。憑他去受苦罷了。香雲姊妹三個大家側目而視。讓他一個發揮。不敢稍參末議。還虧得慮在事前。起先到背後去的時節想了一個妙計放在胸中。但不知用得著。用不著。就對未央生道。你既做監令。也要露些風采出來。令官不公道你也要參劾他。不要阿諛曲(屈)從。助紂爲虐。若是如此。我們就鼓噪起來。不受約束了。花晨道。我若做得不公。不消監令參劾。你們祇管公舉。舉得確當。我祇管受罰就是。花

晨定了條約。就除出未央生。教他姊妹三人決個勝負。却也古怪。那三個拳頭就像有靈性的一般。恰好也照序齒之例。香雲中了榜眼。瑞珠中了探花。把個經不得大幹的瑞玉做了老儒。却像三個舉子之中。只有他還作得科起。就暫屈一屈。做個。有事弟子服其勞。也是該當的一般。猜定之後。花晨就叫瑞玉行酒。自己一杯。香雲兩杯。瑞珠三杯。都是未央生陪吃。吃完之後。就吩咐瑞玉。教他。把酒牌洗好放在桌上。然後執巾旁立。待衆人幹事之際。好替他揩抹淫水。瑞玉不敢違拗。只得依命而行。花晨又把從前的號令申飭一番。先對未央生道。頭一個。限你一百抽。第二個。限你二百抽。多一下。少一下。都要照數罰酒。丟與不丟。看他們的造化。不要你包管。幹到第三個。就該臨著我了。主令之人與衆人不同。不計數目。定要丟了纔住。以前兩個的數目都要老儒代數。數差者。罰。又對香雲姊妹道。你們從上面揭起。揭著那一張。就依那一

張的幹去。好與不好。看自己的時運。不許換牌。幹事的時節。要摹做得酷肖方纔中式。若有一毫不像。除罰酒之外。還要減去抽數。瑞珠道。我們做得不像。自然受罰了。倘若令官自己不如式。却怎麼處。花晨道。若還令官不如式。罰了三杯。從新做起。定要做到如式了纔住。瑞珠道。這等說。面上一張。就該是我揭了。花晨道。正是。瑞珠揭起第一張。只見。一個婦人睡在床上。兩足張開。但不提起。男人的身子與婦人離開三尺。兩手抵住了蓆。伏在上面抽送。叫做。蜻蜓點水之勢。瑞珠把酒牌呈過了堂。然後照依成式。脫下褲子。仰臥在床。未央生爬上身去。做起蜻蜓的樣子來。把陽物塞進陰中。不住的亂點。瑞珠要奉承令官。使他動興。不等快活之後方纔叫喚。未央生點一點他浪一浪。點十點他浪十浪。點到六七十點之後。就一點幾浪起來。直浪到百點纔住。香雲道。如今臨著我了。就揭起第二張。拿來一看。只見。一個婦人睡在春櫈頭上。男

子立了。把他兩脚放在肩頭。兩隻手抵住春櫈。用力推攘。叫做。順水推船之法。香雲也把酒牌呈過了堂。就睡在春櫈上去。與未央生摹倣成式。他那種浪法更比瑞珠不同。順水之船既容易推。則順船之水也容易出。船頭上的浪聲。與船底下的浪聲一齊澎湃起來。你說。好聽不好聽。聲響既然好聽。面目必有可觀。花晨往常竊聽騷聲。都是暗中摸索之事。何曾看見快活頭上是怎生一副面容。如今不但聞所未聞。又且見所未見。那種淫興。比往常咳嗽的時節更不相同。大有不能姑待之意。等得香雲滿數之後。就立起身來。道。如今。輪著令官了。你們走過。待我來上場。就把一隻手取牌。一隻手揷入褲襠。先去解帶。及至揭起第三張。拿來一看。就驚慌失色起來。連那隻拿牌的手。都癱軟下去。對衆人道。這一張是用不得的。只得要另換一張了。香雲姊妹三個一齊鼓噪起來。先把餘下的牌藏在一處。然後來看這一張。你道這張牌上是

個甚麼幹法。原來就是。奴要嫁的故事。婦人聳起後庭。與男子幹龍陽的套數。爲甚麼這等湊巧。多少好牌揭不著。偏生揭到這一張。原來就是他姊妹三人商量出來的計策。料想他三個裡面畢竟輪著一個洗牌。就把這一張做了記號。要分與他。誰想他又預先號令出來。衆人居先。令官落後。所以瑞玉洗牌的時節。就把這一張放在第三。如今恰好取著。雖然如此。也是因他驕傲太過。造物忌盈。所以遭著這番磨埱。未必盡是人力所爲。三人看過了牌。就催花晨脫褲。花晨抵死不肯。對衆人道。只求列位公議。這一樁事是做得的。做不得的。他那一件東西是做得這樁事的。做不得這樁事的。大家想一想就是了。衆人道。這個說不得。大家馬兒大家騎。若是我們揭著。你可肯饒恕我們。況且不許換牌的話又是你自己說的。牌上的方法只有你自己爛熟。我們都是荒疏的。既知道這張用不得。何不預先除出這一張。如今揭著了。還有甚

麼說得。快些脫褲。省得衆人動手。不像體面。又對未央生道。好個監令官。爲甚麼口也不開。手也不動。難道要我們剝了衣服。送與你幹不成。未央生道。不是監令官徇情。其實我這件東西。他後面承當不起。還要開個贖罪之例。等他多吃幾杯酒。當了這樁事罷。衆人道。你這句話只當放屁。若是吃酒當得幹事。我們起先只該吃酒。不該幹事了。那個是不顧廉恥的。肯脫了衣服。在人面前出醜。未央生見他說得辭嚴義正。沒得開口。連花晨也低頭喪氣。不能措詞。未央生對衆人道。如今沒得說。只求列位開一面之網。不要求全責備。等他脫下褲來。略見大意罷了。香雲瑞玉兩個還不肯假借。定要與尋常幹事一般。不許留些餘地。瑞珠擠一擠眼。道。只要見得大意。也就罷了。難道定要盡法不成。未央生道。這等。還易處。就伸手去扯花晨。替他脫褲。花晨執意不肯。被未央生苦勸不過。只得曲(屈)從。就把褲子解開。伏在春櫈頭上。未央生取

出陽物來。抹上許多涎唾。只在肛門外面抵得一抵。花晨就叫喊起來。正要立起身子。不容他幹。誰想這班惡少。安排下三雙毒手立在那邊等他。起先擠眼的話。是哄他脫褲的。等他脫了褲子伏上春櫈。就一齊走上前去。捺頭的捺頭。封手的封手。莫說立不起。掙不脫。就要把身子動一動。屈膝歪一歪。也不能夠。更有一個最惡的。躲在未央生背後。等他抵一抵肛門的時節。就把未央生的身子狠命一推。那陽物竟推進了半截。又抱住未央生的身子。替他抽送起來。花晨就像殺豬一般。直聲叫喊。除饒命二字之外。再無別法。未央生道。人命相關。不是當要的事。饒了他罷。衆人道。他起先說過的。令官與衆人不同。不論數目。直要丟了纔住。如今問他。丟了不曾。花晨連聲應道。丟了。丟了。衆人見他狼狽已極。又因未央生再四哀求。只得放手。花晨立起身來。就像死人一般。話也說不出。站也站不牢。只得叫丫鬟扶了回去。後來肛門臃腫起

來。發寒發熱。睡了三四天。方纔爬得起。祇當害了一場大病。從此以後。心上雖然懷恨。只因要做這樁勾當。不好惡識同事之人。古語說不差。要好。打場官司。他姑娘侄女。一向以前是極矛盾的。只因做過這番仇敵。兩下倒相好起來。一男四女。共枕同衾。說不盡他們的樂處。未央生出門之日。原與艷芳約過。只以三月爲期。就回去看他分娩的。不想被女色覊留。樂而忘返。等到想著歸期。已在三月之後了。叫書笥出去打聽。聞得艷芳已經分娩。一胞生下兩個女兒。花晨與香雲姊妹就斂起公分。好替他賀喜。又作樂了幾日。方纔送他回去。艷芳恐怕孩子累身。不好行樂。生下來的時節。就僱了兩個奶娘。把孩子抱回去撫養。清清靜靜。只當是未經生育的一般。恰好到彌月之時。未央生走到。就叫他大整旗鎗。從新對壘。要嚴追已往的積逋。那裡曉得。民窮財盡。一時催徵不起。爲甚麼原故。只因這四五月之中。以一男而敵四女。況且不分

晝夜。肆意姦淫。就是鐵打的陽物。也要被他磨穿。水做的陽精。也要被他吸盡。豈有不神疲力倦之理。三月不見。又要使人刮目相待起來。從此以後。艷芳遂有悔恨之心矣。

評

有病此回形容太過。不爲姦夫淫婦留餘地者。然非此回之奇淫。不足起下回之慘報。縱容他處。正是難爲他處。看到玉香獨擅奇淫。替丈夫還債處。始覺以前數回正不妨形容太過耳。

校記

❶「等」，原作「替」，據諸本改。

❷「依」，原作「爲」，據雙抄本改。

第十八回　妻子落風塵明償積欠　弟兄爭窈窕暗索前逋

詞云

勸君莫借風流債。借得便宜還得快。
家中自有代償人。我要賴時他不賴。
眼前債主能寬貸。頭上原中❶偏利害。
賣妻還債有何妨。逼你賣心身不賣。

右調玉樓春

未央生得意之事。已經叙過八九。失意之事。還不曾叙得二三。如今把他的風流債務。次第還清。完了這段因果。好收拾筆硯。他妻子玉香。跟了權老實與丫鬟如意一同逃走。逃到一處。忽然肚痛起來。他肚裡的東西。起先在家時節千方百計再打不下。如今走到路上。略略受些辛

苦。不知不覺就墮了下來。若肯早墮幾日。豈不省了這番舉動。如今逃走出來。回去不得。白白做了個私奔之人。豈不是丈夫造下的寃孽。帶累他如此。權老實的初意。原爲報仇。不是貪淫好色。自從拐出鐵扉之門。就要賣他下水。只因有孕在身。不知是男是女。豈肯把自己的骨血生養在門戶人家。到後來出乖露醜。所以躊躇不決。此時見他落下胎來。方纔定了主意。就把主婢兩個。連夜帶入京師。寓在店中。尋人貨賣。但凡賣良爲娼。定要做個圈套。瞞了本婦。只說有親眷在此。託他尋房居住。纔好領人來看。看中了意。纔好騙他過門。京師裡面。有個馳名的鴇母。叫做顧仙娘。一見玉香。就知道是椿奇貨。照媒人所說的身價。一天平兌出來。連如意也買了過去。依舊做丫鬟服事他。權老實未賣玉香之先。還刻刻以報仇爲事。沒有一毫轉念。及至賣過玉香之後。就有些過意不去。漸漸的懊悔起來。反覆思量道。我聞得佛經上說。要知前

世因。今生受者是。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我自家閨門不謹。使妻子做了醜事。焉知不是我前生前世淫了人家的妻子。故此罰我。到今生今世。把自家的妻子還人。也不可知。我只該逆來順受。消了前生的孽障纔是。爲甚麼又去淫人家妻子。造起來生的孽障來。就是要報仇。既然與他睡過幾夜。消了隱恨。也就罷了。爲甚麼又賣他爲娼。把一人之妻做了萬人之妻。難道我與他丈夫有仇。天下的人都與他丈夫有仇不成。賣他一個爲娼。罪孽也當不起了。爲甚麼又把個無辜使女也隨他賣下水去。難道玉香有個丈夫與我有仇。他也有個甚麼丈夫與我有仇不成。權老實想到此處。不覺搥胸頓足。自家恨起自家來。知道從前的事俱已做錯。不可挽回。只有個懺悔今生預修來世之法。就把賣人所得的銀子。施舍與殘疾窮苦之人。自家把頭髮剪去半截。做個頭陀的樣子。往各處雲遊。要訪個眞正高僧。求他剃度。後來遊到括蒼山

中遇著孤峯長老。知道是一尊活佛。就摩頂皈依了他。苦修二十年。成了正果。這是後話。如今且說玉香小姐墮落風塵之事。他與如意兩個走到顧仙娘家。看一看動靜。就曉得不是良家的光景。墮入奸人之計。不消說了。俗語說得好。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就是貞烈婦人。跨進這重門檻也跳不出去。何況是已經失節。不十分肯怕男子的人。只把自己的來歷對仙娘說過一遍。就安心貼意。做起青樓女子的行徑來。少不得進了娼門。定要改個姓名。取個表字。好待嫖客稱呼。他便改名換姓。作者還叫他玉香。也與權老實一般。省得人看花了眼。初到的一晚。就有個大財主來嫖他。嫖得一夜。第二日就要起身。顧仙娘再三苦留。他只是要去。臨去的時節。吩咐仙娘道。你這位令愛容貌風姿件件都好。單少那三種絕技。強將手下不宜有此弱兵。你還該傳授他傳授纔是。我如今暫別。待你傳授他會了。再來請教也不遲。說了這些話。竟

飄然去了。他爲甚麼原故說起這些話來。原來。顧仙娘生平有三種絕技。都是婦人裡面不曾講究過的。他少年時節容貌也只平常。筆墨之事也不會。竟享了三十多年的盛名。與他相處的。都是鄉紳大老公子王孫。平常的人。求一見而不可得。就到四五十歲做鴇母的時節。還有富貴之人去嫖他。就是爲此。那三種絕技。第一種是俯陰就陽。第二種是聳陰接陽。第三種是舍陰助陽。他與男子幹事。不要男子弄他。都是他弄男子。教男子伏伏貼貼仰面睡了。他爬上身去。把陽物揷入陰中。立起來套一陣。坐下來揉一陣。坐下來揉一陣。又立起來套一陣。別的婦人弄了幾下就要脚酸腿軟。動不得了。他那一雙膝彎竟像銅澆鐵鑄的一般。越弄到後來越有氣力。不但奉承男子。他自己原有樂處。常對人說道。教男子幹事就像央人搔癢一般。定有幾下搔不著。不若自己抓撓。分外著癢。再沒有一下落空。這就叫做俯陰就陽。是他頭一種

絕技。他有時睡在底下。與男子幹事的時節。再不教男子一人著力。定要把自家的身子聳動起來協濟他。男子抵一抵他迎一迎。男子抽一抽他讓一讓。不但替了男子一半氣力。他自家也討了一半便宜。省得裡面的玄關一時攻抵不著。常對人說道。天下快活的事不是一個人做得來的。陰也要湊陽。陽也要湊陰。湊到半中間。恰好遇著。自然快活起來。這纔叫做陰陽交媾。若還女子不送不迎。只叫男人抽抵。何不把泥塑木雕的美人腰間挖一個深孔。只要伸得陽物進去。就可以抽送得了。何須要與婦人幹事。所以做名妓的人要曉得這種道理。方纔討得男子的歡心。圖得自家的快樂。這就叫做聳陰接陽。是他第二種絕技。至於舍陰助陽之法。一發玄妙不過。他與男子幹事。再不肯使有限的陰精洩於無用之地。每丟一次。使男子受他一次之益。纔不懊悔。不然。竟像失落了錢財。做差了事體的一般。完事之後。必然要嗟歎不已。

他是怎麼樣的法子能使男子受益。凡到將丟之際。就吩咐男子。教他把龜頭抵住花心。不可再動。他又能使花心上的小孔與龜頭上的小孔恰好相對。一線也不差。預先把吸精之法傳授了男子。到此時。陰精一洩。就被男子吸進陽物之中。由尾閭而直上。竟入丹田。這種東西的妙處。不但人參附子難與爭功。就是長生不老之藥。原不過如此。這種妙術。是他十六歲上有個異人來梳攏他。無意之中說出這種道理。被他學了過來。遇著有情的嫖客就教他如此如此。嫖客依他做來。無有不驗。與他宿過幾夜。不但精神加倍。連面上的顏色也光彩起來。人都說是仙女轉世。所以叫他做顧仙娘。這種道理既然傳與嫖客。那些嫖客就該到自己家裡去做。不消用著他了。要曉得。吸精之法雖然可傳。那對著精孔之法是傳授不去的。要在幹事的婦人善於湊合。這些關竅只有他肚裡明白。別的婦人那裡湊合得來。妙在。天下婦人皆迷。惟

有他一人獨悟。所以叫做絕技。玉香初到的時節。那個財主嫖客原是慕名而來的不是慕他的名。是慕顧仙娘善戰之名。只說是他操演出來的人再沒有不諳兵法之理。況且這個財主又生得極肥極胖。上床的時節。伏在玉香身上抽得四五十抽。就鼻息如雷。喘個不住。流水爬下肚來。抱玉香上身去幹。玉香平日是個以逸待勞的人。何曾做過這般難事。就是倒澆幾次蠟燭。也要男子捧住他下身迭起迭落。他居其名。男子任其實的。那裡能夠把嬌怯怯的身子做起狠巴巴的事來。套不上十下就腿酸脚軟。滾下肚去。嫖客見他這番勾當尙然不會。那兩樁絕技一發做不來了。就與他草草完事。睡到天明。要嫖。又嫖他不得。要不嫖。又舍他不得。所以臨行之際。有這一番叮嚀。仙娘送了嫖客出門。就說他。裝嬌作態。不會奉承。把這樣一個大老官接得一晚就打發開去。以後怎麼樣趁錢。拿❷了家法。就要鞭打起來。玉香跪在地下。再

四哀求。方纔饒了個初犯。仙娘盛斥之後。就把那三種技藝日夜與他講究。自己同嫖客幹事。就教他立在面前定睛細看。會與不會。好當面指教他。他與嫖客幹事。自己也坐在面前定睛細看。是與不是。好當面提醒他。俗語說得好。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玉香一來懼怕鴇母的法度。不敢不學。二來要圖自己的名聲。不得不學。只消一兩月工夫。把三椿絕技都學會了。技藝與仙娘一般。而姿容筆墨。更出其上。那些車馬闐門。應接不暇的光景。自然不問可知。一時間。名動京師。沒有一個鄉紳大老公子王孫不來賞鑒他。更有兩個大老官極肯破鈔。宿他一晚。定有一二十金之贈。所以玉香看銀子面上。極奉承他。你道這兩個大老官叫甚麼名字。原來就是瑞珠瑞玉的丈夫。一個叫做臥雲生。一個叫做倚雲生。因在京裡坐監。聞得玉香的盛名。兄弟兩個爭先拜訪。起先是臥雲生瞞了阿弟。先去嫖了幾夜。後來是倚雲生瞞了阿兄。也

去嫖了幾夜。兩個你瞞我。我瞞你。都只說。他雖是門戶中人。倫理二字一般也是曉得的。沒有個接了阿兄又接阿弟。接了阿弟又接阿兄之理。那裡曉得。娼妓人家是祇顧錢財。不顧倫理的。莫說兄弟同科是他裙帶底下的常事。還有祖孫父子。個個接到。竟把小小一物。做了三代宗祠。使老幼尊卑。同在裡面出入的都有。後來兄弟兩個彼此盤問出來。索性把他包在寓中。大家公用。不但兄弟同科。又且師弟同門。連香雲的丈夫名爲軒軒子者。也時常點綴點綴。與他睡過一兩夜。竟有些老當益壯起來。方纔曉得。玉香的陰物竟是一味補藥。若娶著這樣妻子。竟不消躲避差徭了。臥雲生兄弟兩個在監裡坐了一年。偶然想起故鄉。要回去看看妻子。省得他少年之人思想丈夫。要憂鬱成病。就央了一個人情。求大司成給假數月。大司成准了。師弟三人別了玉香。一同回去。到家之後。少不得三位佳人替丈夫接風。之後。就問。一向在外

嫖了幾個女客。相處了幾個龍陽。比在家的時節快活多少。三位丈夫少不得把相處玉香的話陳說一遍。又把那三種絕技。次第誇張出來。祇有多說幾句。再沒有少說幾句之理。香雲姊妹三個。第二日爬起來各述所聞。都是一般詫事。瑞珠瑞玉道。我不信婦人之中。竟有那樣怪物。這等說起來。我們三個都是沒用的了。這些話還是他們三個通同造出來的。見得天下的婦人祇有我們不濟。好激勵我們用心幹事的意思。香雲道。這樣的事再瞞不得我們相與的人。他生平見廣識多。若有這一種妓婦。他畢竟曉得。等他進來的時節。大家問一問就是了。瑞珠瑞玉道。也說得是。一日。遇著清明佳節。三個的丈夫一齊出去掃墓。要到第二日回來。就教丫鬟請未央生進去相會。一見了面。就把這樁疑事問他。未央生道。天下的事奇奇怪怪。何所不見。或者妓婦裡面有這一種怪物。也不可知。這個婦人既在京師。我終有一日遇著。也待我

嫖他一夜。若對得我過的人。方纔是個眞怪物。他們那樣的男子。那裡試得好婦人出來。四個人說了一會。宿了一晚。未央生第二日出來。心上躊躇道。他們三個丈夫說來的話如出一口。可見這一樁事是眞的了。當今之世有這樣異人。難道好不去會他一會。標致女子我雖然相處得多。再不曾遇著個會幹事的。也是一樁缺憾。況且。我的精神被這四五個婦人也耗得多了。正要學個採戰之法。滋補一滋補。那個妓婦既有這許多妙術。我只消嫖他一夜。把個吸精之法傳授過來。就一生一世受用不盡了。這樣便宜的事爲甚麼不做。主意定了。就要先回故鄉。看一看妻子。然後束裝進京。去訪那個名妓。他這一去不打緊。有分教。

觸翻東嶽。洩不盡憤懣之胸。

搊盡西江。洗不淨羞慚之色。

要知分解。就在下回。

評

未央生之淫惡。已造到極處。若使其妻止於偷漢。而不至於爲娼。人心猶不痛快。即使爲娼。止接他客而不及香雲姊妹之夫。人心猶不痛快。一部淫書看到頭。無一人不報。無一事不報。稍有風流罪過之人。未有不通身汗下者。如此淫書。不可不多讀也。

校記

❶「原中」之「原」字漶漫，據雙抄本補，春本作「青天」。

❷「拿」，原作「家」，據雙抄本改。

詩云

姚黃魏紫本來濃。佛法何言色是空。
不到衆芳零落後。那知佛眼未全矇。

未央生臨行之際。走去辭別賽崑崙。把家中之事交託與他。求他照管。賽崑崙道。託妻寄子的事。不是輕易任的。寄子容易。託妻甚難。劣兄是個粗豪的人。只好替你料理薪水。不能替你防守閨門。賢弟去後。若是薪米欠缺。盤費短少。只管來取。其餘的事。包不得許多。賢弟自家回去吩咐。未央生道。小弟所託之事。單爲薪米。不慮閨門。閨門裡面的事小弟都吩咐過了。你弟婦是個過來人。比初嫁丈夫的不同。天下中用的男子不過像權老實罷了。他尚且嫌他不濟。要跟小弟終身。料想男子

裡面沒有第二個小弟了。老兄不消過慮。賽崑崙道。也說得是。只要賢弟信得過就是。劣兄受託也不妨了。未央生別過賽崑崙。就寫一封密札。四首情詩。寄別花晨與香雲姊妹。又與艷芳綢繆幾夜。方纔起身。不一日。到了故鄉。走到鐵扉道人門首。敲了半日。再敲不開。心上暗喜道。原來家中的門禁還是這等森嚴。料想沒有閒人進去。我就再遲幾月回來也不妨的了。直敲到晚。方纔有個人影在門縫裡面觀望。未央生看見。曉得是鐵扉道人。就朝裡面叫道。岳丈開門。小婿回來了。鐵扉道人聽❶見。流水把門開了。接他進去。未央生走進中堂。見過了禮。少不得坐下地來。就問起居。先候岳丈的台安。後問令愛的清吉。道人歎一口氣。道。老夫的身體倒還粗安。沒有甚麼病痛。只是小女不幸。自賢婿出門之後就生起病來。睡臥不安。飲食不進。竟成了憂鬱之症。不上一年。就物故了。說到這一句。就放聲痛哭起來。未央生道。怎麼有這等異

事。說得這一句。也就搥胸頓足。陪他痛哭起來。哭了一陣。又問。靈柩在
那裡。如今葬了不曾。道人道。現停在冷屋之中。等你回來見一見。纔好
安葬。未央生就教開了冷屋。伏在靈柩上面。又從新哭了一場。方纔安
息。你道這口棺木是從那裡來的。原來是鐵扉道人見女兒跟人逃走。
不好說得。一來怕鄰舍取笑。二來怕女婿討人。只得買口棺木回來。封
釘好了。只說。女兒病故。停在家中。既可掩衆人之耳目。又可免女婿之
追求。未央生因他平日至誠。料想沒有虛話。況且自己出門之日。正是
妻子得竅之時。慾火失蒸。不能發洩。憂鬱成病而亡。原是理之所有的
事。所以並不疑心。反有自怨自艾之意。就請了幾衆高僧。做三日三夜
好事。追薦亡靈。叫他早生早化。不要怨恨丈夫貪戀女色。在陰間吃起
醋來。做活捉王魁的故事。追薦之後。仍以遊學爲名。別了道人。往京進
發。要學滋補之方。難辭跋踄之苦。受盡許多勞碌。纔到京師。安頓了行

李。就去訪問佳人。訪著了住處。就去登門指見。誰想玉香數日之前。被一個大老官請去。睡了數日。只不肯放他回來。仙娘回覆了未央生。未央生乘興而來。不想盡興而返。只得回到寓中。候了一兩日。又去拜訪。仙娘道。小女昨日有信回來。說今日靠晚纔到。若有佳客。不妨留住了等他。未央生大喜。就送嫖金三十兩。隨他留宿幾夜。還有幾件私禮待他回來面送。仙娘收了嫖金。又對未央生道。如今天色尚早。相公若有別事。去轉一轉了再來。若還沒有別事。就在這邊等他罷了。未央生道。不遠千里而來。止爲求見令愛。並無別事。仙娘道。這等。到小女房中坐下。或是看書。或是睡覺。待小女一到。就來奉陪。老婦還有些私事要去料理。恐怕不能相件。未央生道。不要相拘。有尊事只管去做。仙娘把未央生領進房中。吩咐一個小妓。教他一面燒香。一面煎茶。服侍未央生看書。未央生只要將養精神。好到夜間幹事。就從午前睡起。直睡到薄

暮。方纔走下床來。取了一本閒書。正在那邊翻閱。只見紗窗外面。有個絕標致的婦人把他張了一張。就慌忙急促跑了開去。却像要躲避他的一般。彼時那個小妓正在房中。未央生問他道。方纔張我的人是那一個。小妓道。就是我家姐姐。未央生看見那些光景。怕他有拒絕之心。就不等他進來。竟自出去詣見。玉香起先張了一張。認得是自己的丈夫。只說有心來捉他。所以慌了手脚。去同鴇母商量。要尋去路。不想走到仙娘面前。還不曾說話。就望見未央生走出來要尋他相會。一發慌上加慌。沒了主意。只對仙娘說道。此人是接不得的。不可使他見我。說了這一句。就跑到仙娘房裡。把門窗緊閉。聲也不則。睡在床上亂抖。仙娘不知就裡。只說他心上不愛。所以不肯接他。就去回覆未央生道。小女又有信來。說。依舊被他留住。還有一兩日不得回家。却怎麽處。未央生道。令愛回來過了。怎麽是這等說。莫非怪我禮物輕微。還要加厚些

的意思麼。仙娘再三掩飾。只是不曾回來。並無他意。未央生放下臉來道。方纔明明白白在窗子外面張我一張。就避了開去。怎麼講這樣胡話。就是禮物不周。不肯招接。自古道。怪人須在腹。相見有何妨。就同我相會一相會。再把別話辭我。也是辭得去的。何須這等絕人已甚。難道見我一面就被我描了樣去不成。仙娘咬定牙關。只照以前回覆。未央生道。我方纔看見一個婦人躲在你房裡去了。若果然不曾回來。待我搜一搜看。若還搜不著。我嫖也不嫖。禮物也不取。竟是這等回去。何如。仙娘見他的話說得對針。恐怕搜出人來不好意思。只得把幾句好話挽回他道。不瞞相公說。來是果然來了。只因被個作孽的男子一連漉了幾夜。身子竟弄疲了。要將息一兩夜纔好嚮(饗)客的意思。相公既然執意要見。待我喚他出來就是了。何須搜得。未央生道。這等。待我自己去請。省得說我來意不誠。又要推託。就跟定了仙娘。立在房門

外面。一齊敦請。仙娘道。我兒相公會你的意思怪切❷得緊。你就出來會一會罷。一連說上幾遍。再不見則聲。未央生道。還再等一會不見開門。我要出之勁利了。❸玉香看見勢頭不好。少不得見面之後。定要驚官動府。加起刑來。少不得是一死。不如死在未見之先。還省得一場沒趣。就解下束腰的織紺。繫在矮樑之上。去尋自盡。等得未央生打進房去。他已吊死好一會了。未央生看見弄出事來。只要思想脫身。那裡還看吊死的人是何面貌。掉轉身來竟走。仙娘見他逼死了人。一把扯住道。往那裡走。我和你前世無寃。今世無仇。爲甚麼把我養老送終的人活活逼死。正在那邊嚷鬧。只見許多嫖客一齊走到。都是些公子。往常嫖過玉香的。連日因人接去不得相見。聞得回來了。大家不約而同都來看他。見說被人逼死。就是自家妻子遇害也沒有這等傷心。大家怒髮沖冠。都有不共戴天之意。就吩咐管家一齊動手。把未央生捺在地

下。用青柴短棍打了上千。只有致命之處不曾受傷。其餘的地方。沒有一寸皮肉不被他撻得烏青。打得爛熟。打過之後。就把鐵鍊鍊了。鎖在死人旁邊。要等地方鄉保同來看過。好領屍主報官。未央生起先還想逃走。所以不看死人。此時打得骨損筋傷。動彈不得。又被鎖索鎖住。料想脫不得身。落得相他一相。看是個甚麼寃家。就把人害到這樣地步。及至走近身去。把他面容。頭腦仔細一看。就大驚大怪起來。心上思量道。這個面貌與我亡過的妻子纖毫無異。難道天下人的面孔竟有這樣相同的。看了又想。想了又看。看到後面。竟越看越像起來。想到後面。竟越想越是起來。就醒悟到。病死的話原有可疑。焉知不是跟人逃走。交人不得。只得弄口棺木騙我。也不可知。況且這個婦人若還沒有虛心之事。爲甚麼見我就躲。躲到後面見躲不脫。就尋起自盡來。想到此處。已有八分明白了。還怕天下的人一般有像到極處的。不可不驗個

仔細。記得妻子頂門裡面有一個灸疤是不長頭髮的。就把他鴉髻解散。分開裡面來一看。恰好有指頭大的一塊沒有頭髮。正在了然之際。只見地方鄉保一齊擁進房來。查問致死的來歷。好寫報呈。未央生就說吊死之人是他結髮的妻子。被人拐騙出來。賣與仙娘接客。自己還不曉得。走來嫖他。他自己虛心不敢見面。所以懸樑自縊。及至鎖在一處。細看面容。方纔識認出來。我這番寃枉。少不得要到官伸訴。只求早些到官。就見天日了。沒有甚麼說得。衆人盤問仙娘。仙娘其實不知就裡。說他滿口胡言。總是支吾的話。衆人道。這個女子是甚麼人賣與你的。若是販娼的人。決不止販這一個。定有幾個婦人一齊帶來。如今吊死的人雖然不會說話。只消把活的一問。就曉得了。仙娘道。我是一主一婢同買下來的。那個丫鬟現在家裡。叫來問他就是。說了這一句。就起身去叫如意。誰想尋了半日。再尋不著。只說他走了。那裡曉得並不

曾走。竟躲在仙娘床底下。被衆人看見。一把拖將出來。原來也爲看見原主。慌了手脚。同玉香兩個一齊躲入房中。看見玉香吊死。未央生又打進房來。知道沒有好處。所以鑽在床下。躲過這一刻時辰再作區處。那裡曉得被人看見。拖了出來。衆人指著未央生盤問他道。這個嫖客你可認得他。如意的心上還要打點不認。怎奈面上的顏色。口裡的聲音。竟替他遞起認狀來。衆人知道有些原故。再把利害的話恐嚇他一番。他就把玉香在家的時節與某人通姦懷孕。怕父親知道。要置他於死地。只得跟了某人。與自家一齊逃走。誰想某人負心。賣他下水的話。細細招了一遍。衆人知道情節。就勸他兩下解交。不必驚官動府。一個逼死自家妻子。料想決不抵命。一個明中正契買婦人接客。沒有問他拐帶之理。只是。這個使女問原主還要不要。若要。便贖他回去。不要。還留在這邊。未央生到了這個時候。只當是已死之人。連自家身子都可

以不要。巴不得早死一刻也是好的。那裡還要甚麼使女。就回覆衆人道。論理起來。定該到公堂上去。求官府替我追究一番。消消隱恨纔是。只恐怕氣便出了。被人傳播開去。名聲不雅。不如依了列位。隱忍些罷。這個使女既然做過娼婦。也不便帶回。由他在這邊罷了。仙娘見他所說的話都是眞情。料想沒有後患。就依衆人處分。開了鐵索。退還嫖金。打發他出去。臨去的時節。還被那些嫖客揍了一頓拳頭。指在臉上罵了多少烏龜。王八。方纔走得脫身。未央生回到寓處。棒傷就發作起來。叫天叫地。喊個不住。睡在床上思量道。我起先只說。別人的妻子該當是我睡的。我的妻子斷斷沒得與別人睡的。所以終日貪淫女色。要討盡天下的便宜。那裡曉得報應之理。如此神速。我在那邊睡人的妻子。人也在這邊睡我的妻子。我睡別人的妻子還是私偷。別人睡我的妻子竟是明做。我佔別人妻子還是做妾。別人佔我的妻子竟是爲娼。這

等看起來。姦淫之事竟是做不得的。我還記得。三年之前孤峯長老勸我出家。我再三不肯。他就把姦淫的果報細細的說來勸我。我還與他強辯。說。姦淫之事未必人人有報。到如今看起來。這樁債務再沒有不還的了。難道天公與我有仇。寬待別人。單單刻薄我不成。我又說。一人之妻妾有限。天下之女色無窮。若使姦淫了無限婦人。就把一兩個妻妾還債。也就本少利多。不叫做吃虧了。到如今打算起來。我生平所睡的婦人不上五六個。我自家妻子既做了這樁勾當。所睡的男子多則論千。少則論百。決不止幾十個了。天下的利息那裡還有重似這樁的。孤峯又說。這種道理口說無憑。教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方見明白。我這幾年的肉蒲團也坐得夠了。肉蒲團上的酸甜苦辣也嘗得透了。此時若不醒悟。更待何時。今日受衆人這番凌辱。也不叫做打。也不叫做罵。分明是孤峯長老的棒喝。假手於人。要逼我回頭的意思。我如今就

不回頭。也無顏歸故鄉了。不如做個急流勇退之人。寫一封懇切的書寄與賽崑崙。教他尋一分人家。把艷芳打發出去。兩個孩子。隨他帶去也得。留與賽崑崙撫養也得。我自家一個。竟往括蒼山中。尋見孤峯長老。磕他一百二十個響頭。陪了以前的不是。然後求他指透迷津。引歸覺路。何等不妙。定了主意。就要寫書寄與賽崑崙。怎奈兩隻手臂都被衆人打傷。寫不得字。將養一月有餘。手臂好了。就要寫書。恰好賽崑崙有書寄到。拆開一看。說。家中有緊急之事。教他開信之日即便起身。不可羈留一刻。又不說緊急之事是那一樁。未央生心上猜疑道。不是大人生病。就是孩子有災。料也沒有別事。及至盤問來人。他只是不說。直等問到極處。方纔吐露出來。原來是他第二房夫人。也學令正的故事。跟人逃走去了。問他。跟甚麼人逃走。來人道。莫說我家不知。就是府上的丫頭伴當也不曉得。只說。未走之先。夜夜聽見床上有些響動。及至

起來的時節。又不見有個人影。一連響了十幾夜。那一日清早起來。只見重門洞開。尋覓二娘。竟不知那裡去了。故此家主一面緝訪。一面著小人前來追趕相公回去。未央生嘆口氣道。這個信來。又是一番棒喝了。可見姦淫之債。斷斷然是借不得的。借了一倍。還了百倍。也夠得緊了。誰想依舊當不過。只要家裡有婦人。又要從頭還起。這等看起來連那兩個血塊也不要認做好東西。焉知不是還債的種子。我也慮不得許多。且待見了孤峯。再與他商量後事。就研起墨來。寫一封決絕的書回覆賽崑崙道。

淫姬私奔不足爲奇。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常理也。故鄉之事亦復類此。自知。罪惡貫盈。當有此報。魔障消除之日。即道心發現之期。不返江東。逕歸西土。所恨者。禍胎未滅。猶存二孽於懷中。暫累故人延其喘息。俟見我佛後。當借慧劍除之

耳。單覆。不盡。

打發回書去後。就收拾起身。起先的意思。還要把書笥帶在身邊。做個沙彌服事。後來想了一想。惟恐狡童在側。又起淫心。不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竟教書笥跟了來人。也發他回去。自己單身獨往。俗語二句說得好。一年吃蛇咬。三年怕見爛草繩。即未央生打發書笥之謂也。

評

作書本意。直到此回乃見。凡看肉蒲團者。別回只看一遍。此回與下回能看三四遍者。即會看小說之人也。

校記

❶「聽」原作「拜」，據雙抄本改。

❷「怪切」，木活本同；雙抄本、春本作「堅切」。

❸「我要出之勁利了」，雙抄本作「我只得要動粗了」。

詩云

不是寃家不到頭。　寃寃相報幾時休。
闢條吳越相逢路。　留與夫差句踐遊。

却說。孤峯和尚自從放過未央生。不曾收得住他。就時時刻刻自家埋怨起來。說。畢竟是我法力不高。婆心不切。看了情魔色鬼從面前走過。都不能收縛住他。任他流毒於蒼生。肆惡於閨閫。此非本人之罪。乃老和尚之罪也。既不能縛鬼收魔。要這皮布袋何用。就拿去掛在大門外面松樹梢頭。又削一塊小板。寫幾行細字釘在松樹上道。

未央生一日不至。　皮布袋一日不收。
皮布袋一日不爛。　老和尚之心一日不死。

但願早收皮布袋。免教常坐肉蒲團。

這件東西却也有些古怪。自從未央生去的那一日在松樹上掛起。掛到如今。已是三個年頭。一千零幾十日了。不但一些不爛。反覺得比未掛之先。倒硬撑起來。未央生走到的時節。遠遠看見樹梢之上懸著一物。只說是衲衣。掛在上面曬晾的。及至走到門前。纔曉得是個皮袋。又把這幾行小字念了一遍。就不覺號啕痛哭起來。不消到見面的時節纔磕響頭。先把這條木板當做孤峯的法像一般。跪在松樹旁邊。不知拜了幾十拜。然後爬上樹去。取了皮布袋下來。頂在頭上。走入佛堂之中。恰好又遇著孤峯打坐。就跪在他面前不住的磕頭。從入定之初。磕到出定之後。約有三個時辰。就像童子拜觀音。五十三參一恭。有許多拜數。豈止一百二十個響頭而已。孤峯走下蒲團。一把挽住道。賢居士重來賜顧。就見盛情了。爲何行此重禮。快請起來。未央生道。弟子賦性

愚蒙。悔恨當初不曾受得教誨。以致肆意胡行。把種種落地獄之事都做出來。如今。現在的陽報雖然受了。將來的陰報還不曾受。要求老師父及早哀憐。收在法座之下。使弟子懺悔前因。皈依正果。不知老師父可肯收納。孤峯道。你既然收我的皮袋進來。畢竟看見那兩行字了。貧僧爲你去後。幾乎望穿了眼。豈有見你皈依。反不收納之理。只恐怕你道念不堅。將來又有入塵之事。貧僧這個皮布袋爲你曬露了三年。如今再經不得曬露了。未央生道。弟子因悔恨之極。方纔猛省回頭。如今只當從地獄裡面逃走出來。那裡還敢再去。自然沒有反覆的。只求師父收納。孤峯道。既然如此。收納你就是了。未央生爬起身來。從新行了地面之禮。孤峯立❶受不辭。就揀個好日。替他落了頭髮。未央生告過孤峯。自家取個法名。叫做。頑石。一來自恨回頭不早。有如頑石一般。二來感激孤峯善於說法。使三年不點頭的頑石依舊點起頭來。總是要。

顧名思義。惟恐忘却前情。又起邪念的意思。從此以後。得意參禪。專心悟道。惟恐飽暖太過。要起淫心。一件好衲衣也不穿。一樣好蔬菜也不吃。時常帶些饑寒。好使道心生發。誰想少年出家。到底有些不便。隨你強制淫心。硬澆慾火。日間念佛看經。自然混過去了。睡到半夜之後。那翹然一物。不知不覺就要磨起人來。不住在被窩之中礙手絆腳。捺又捺他不住。放又放他不倒。只得要想個法子去安頓他。不是借指頭救急。就是尋徒弟解紛。這兩樁事是僧家的方便法門。莫說旁人撞見不好責備他。就是佛菩薩知道也要見諒。難道叫他被慾火焚燒。竟坐化了不成。未央生却不如此。他道。出家之人無論姦淫不姦淫。總要以絕慾爲主。這兩樁事雖然不犯條款。不喪名節。其不能絕慾之心。與姦淫無異。況且。手銃即房事之媒。男風乃婦人之漸。對假而思眞。由此以及彼。此必然之勢。不可不愼。其初。偶然一夜夢見許多婦人到庵裡來拜

佛。近身一看。不想都是舊交。花晨也在裡面。香雲姊妹也在裡面。連玉香豔芳逃走的兩位夫人也在裡面。未央生憤恨之極。就叫花晨與香雲姊妹。幫助他拿人。誰想轉眼之間。不見了逃走的兩個。單單剩下四位舊交。就把他引進禪房。依舊像當初的光景。大家脫了衣服。竟要做起勝會來。纔把陽物湊著陰門。正要抵塞。不想被隔林犬吠。忽然驚醒。方纔曉得是夢。他便曉得是夢。那翹然一物還只當是舊(眞)竟在被窩裡面東鑽一下。西撞一頭。要尋舊時的門戶。頑石揑了這件東西。正要想個法子安頓他。又忽然止住道。我生平冤孽之根。皆由於此。他就是我的對頭。我如今不想報仇也罷了。怎麼反縱起仇來。想到此處。就止了那番妄念。要安睡一覺。好起來念經。誰想翻來覆去。再睡不著。總爲那件孽根在被裡打攪不過。心上思量道。有這件作祟之物帶在身邊。終久不妙。不如割去了他。杜絕將來之患。況且。狗肉這件東西是

佛家最忌之物。使他附於身體之間。也不是椿好事。這件東西若不割去。只當得個畜類。算不得個人身。就修到盡頭的地步。也只好轉個人身罷了。怎能夠成佛作祖。想到此處。就等不得天明。竟在琉璃上點下火來。取一把切菜的薄刀。在水缸上磨了幾下。一隻手扭住陽物。一隻手拿了薄刀。狠命一下就割了下來。也是他人身該轉。畜運將終。割下來的時節竟不十分疼痛。從此以後。慾心頓絕。善念益堅。參禪悟道的聰明。一日好似一日。此時孤峯門下徒弟甚多。都是有些知識的。沒有一個懵懂漢。大家坐在一處。聽孤峯說起法來。第一個會點頭的。還要算著頑石。初進去的半年還是泛泛的修行。不曾摩頂受戒。一到半年之後。聚了一二十衆僧僚。都是死心受戒。場地參禪。沒有一毫轉念的人。請孤峯登壇說法。但凡和尚受戒。先要把生平做過的罪犯。一件一件自己陳告出來。定了個罪案。然後跪在佛前。求大和尚替他懺悔。若

有一件曖昧之事不說出來。就叫做。欺天誑佛。犯了祖師不赦之條。隨你苦修一世。也成不得正果。衆和尚請孤峯登了戒壇。參拜已畢。以入門之先後定了次。大家分坐兩旁。聽孤峯說戒。孤峯把受戒的條約說了一番。就吩咐衆僧。敎他各陳罪過。不得隱瞞。頑石進門最遲。坐在末席。一時輪不著他。只是側著耳朶聽人說話。只見衆和尚裡面。也有殺人的。也有放火的。也有做賊做強盜的。也有與頑石一樣。姦人妻女。敗倫傷化的。都自己陳告出來。一毫不敢欺隱。後來輪著一個和尚。坐在頑石上手。相貌雖然粗笨。却像也有些道氣一般。對著孤峯道。弟子生長三十餘年。不曾做別樣反事。只曾賣身與人爲僕。姦了主人之女。連他身邊的使婢都拐帶出來。賣入青樓爲妓。這椿罪犯。眞是死有餘辜。求師父懺悔。孤峯道。你這椿罪犯忒重大了。只怕也懺悔不來。自古道。萬惡淫爲首。只消一個淫字也夠得緊了。那裡再經得個拐字。這淫拐

兩件事都是極難懺悔的了。爲甚麼又賣他爲娼。使一人之妻。做了萬人之婦。那個女子一世不得超昇。你就有幾世不得超昇。我便替你懺悔。只怕佛菩薩不准懺悔。却怎麼處。和尚道。稟告師父。這一樁事是別人逼我做。不是我自己要做的。只因那婦人的丈夫預先姦了我的妻子。又逼我賣與他。我自己沒有勢力。敵他不過。所以逼上梁山。做了這樁狠事。事非得已。情有可原。比貪淫好色之人有心要做的不同。或者還可以懺悔。頑石聽了這些話。不覺動起心來。就對他道。請問老師兄。你拐他去賣的婦人叫甚麼名字。是那一家的妻子。那一家的女兒。如今現在何處。和尚道。他是未央生之妻。鐵扉道人之女。自己叫做玉香。丫鬟叫做如意。如今現在京師接客。賢弟莫非認得他麼。未央生大驚道。這等說。你就是權老實了。爲甚麼也來在這裡。和尚道。請問賢弟。你莫非就是未央生麼。頑石道。正是。兩個人一齊走下蒲團。各人賠了個

不是。然後對著孤峯。一來共剖原情。二來各陳罪犯。孤峯大笑起來。道。好寃家。好對頭。一般也有相會的日子。早知今日。何不當初。虧得佛菩薩慈悲。造下這條濶路。使兩個寃家行走一毫不礙。若在別條路上相逢。今日就開交不得了。你們兩個的罪犯原是懺悔不得的。虧那兩位賢德夫人替丈夫還了欠債。使你們肩上的擔子輕了許多。不然。莫說修行一世。就修行十世。也脫不得輪迴。免不得刼數。我如今替你懺悔一番。求佛菩薩大舍慈悲。倒要看那兩個妻子面上。寬待你們一分。可憐這些婦人都是起得牌坊掛得扁額的。只因男子好淫。竟使他做了淫婦替丈夫還債。陽間還了債。陰間又不勾賬。在男子固不足惜。可不難爲了還債的婦人。枉做一生醜事。說了這些話。就叫他兩個跪在佛前。自己念起經來。替他懺悔。懺悔之後。頑石又問孤峯道。請問師父。譬如姦淫之人既有妻子。又有女兒。妻子還過了債。那懷抱中的幼女。也

可以赦得他過。後來再不還債了麽。孤峯搖頭道。赦不過。赦不過。姦淫的人只除非不生女兒就罷了。生下女兒來。就是個還債的種子。那裡赦得他過。未央生道。不瞞師父說。弟子不幸。現有兩個債種在那邊。照師父說來。將來定是不赦得了。弟子要別師父回去。用慧劍除了孽根。只當生下來的時節一盆水淹死了。不曾領起來的一般。只怕也沒有十分罪過。孤峯合起掌來。念一聲。阿彌陀佛。道。如此惡言。不該出於你之口。入於我之耳。那裡有受過法戒的和尚還想殺人的道理。且不要說出家之人戒殺不戒殺。先問那在家之人該殺不該殺。他如今尚在襁褓之中。並不曾壞事。你將何罪去殺他。若等他壞事之後然後去殺。那還去的債又追不轉來了。枉下一雙毒手。總來只是不殺的妙。頑石道。爲今之計。當用何法以處之。孤峯道。那兩個孩子不是你的女兒。是天公見你作孽不過。特地送與你還債的。古語說得好。一善好以解百

惡。你只是一心向善。沒有轉移。或者有個回心轉意的天公替你收了轉去。也不可知。何須用甚麼慧劍。頑石點點頭道。師父之言極是。弟子聞命了。就從這一日起。斷了內顧之憂。一心奉佛。又過了半年。正在禪堂之上與孤峯說話。只見有個長大漢子闖進門來。頑石抬頭一看。原來就是賽崑崙。先把佛像參謁過了。然後與孤峯行拜見之禮。頑石與孤峯道。這不是別人。就是弟子的盟兄。叫做賽崑崙。往常曾對師父說過。是當今第一個俠士。能於不義之中做得有義之事出來的人。孤峯道。莫非就是那位穿窬豪傑。生平有五不偷的人麽。頑石道。然也。孤峯道。這等。是一尊賊菩薩了。貧僧何人。受得菩薩的拜起。就要跪下地去拜還他那幾拜。賽崑崙一把扯住道。師父不肯受弟子之禮。想是要擯出法門的意思麽。弟子賊便是個賊。這一副肚腸。還比不做賊的略好些。今日輕造寶山。一來爲訪故人。二來爲參活佛。師父若不受拜。是絕

人向善之路。堅人作惡之心。可見天下的人只該作暗賊。不該做明賊。只該做衣冠之賊。不該做穿窬之賊了。如何使得。孤峯道。這等說。貧僧倒不敢回禮了。賽崑崙又與頑石見過了禮。然後分賓主坐下。對孤峯敍了幾句寒溫。就立起身來。要與頑石到背後去說話。頑石道。小弟以前的事都與師父說過了。家中有甚麼隱情。不妨面講。這尊活佛是曉得過去未來。瞞他不得的。賽崑崙聽了這句話。就依舊坐下來。與他敍家常之事。說自己謀事不忠。失信於朋友。不但不可託妻。亦且不堪寄子。今日相會。甚覺無顏。頑石道。這等說起來。想是家中的孽障又有甚麼原故了麼。賽崑崙道。便是這等說。不知甚麼原故。那兩位令愛又不出痘。又不驚風。好好的睡在床上就一齊死了。臨死那一夜。兩個乳母都在睡夢之中聽見有人叫喚。說。他家的賬目都已消清。用你們不著了。跟我回去罷。及至醒轉來。把孩子一摸。就是沒用的了。這樁事著實

有些古怪。頑石聽了這句話。且不回言。竟走到佛前去拜了幾拜。又去在孤峯面前拜了幾拜。然後對著賽崑崙。把自己懼怕女兒還債。終日憂愁。師父教他一心向善。自有回心轉意的天公收拾轉去的話。述了一遍。說。如今孽障消除。乃大幸之事。老兄該替我賀喜纔是。怎麼說起負託的話來。賽崑崙聽了這些話。不覺毛骨悚然。停了一會。又對他道。方纔說的是音訊。還有一個喜訊對你說一說。使你暢快一番。頑石道。有甚麼喜訊。賽崑崙道。艷芳那個淫婦背你逃走。其實可恨。小弟終日緝訪他。再緝不著。誰想被個和尚拐去。藏在地窖之中。被小弟無心看見。替你除了這個孽根。你道這一樁事暢快不暢快。孤峯道。他藏在地窖之中。也可謂極穩的了。爲甚麼又被你看見。賽崑崙道。這個和尚住在三叉路口。慣要謀財害命的。弟子打聽他有無數銀子藏在地窖之中。那一夜走去偷他。誰想他睡在床上與婦人說話。那婦人的聲音與

艷芳無異。我就躲在旁邊細聽。只見說到明白。竟把弟子與高徒的名字都說出來。說。當初的原夫叫做權老實。雖然粗魯些。倒是一馬一鞍。沒有第二個婦人分他的。賽崑崙想某人。替某人做事。把他姦騙上手。強娶過來。丟了自家妻子。每日去走邪路。教他獨守空房。況且弄到後面。精力衰微。應付不過。又到遠處去躲避逍遙。不管家人的死活。這樣薄倖男子。我爲甚麼跟他。弟子聽了這些話。不覺怒氣塡胸。把持不住。虧得有一把利劍帶在身邊。就掀起帳子來。一劍斬下去。把兩個身子分爲四段。然後點起火來。搜尋財物。約有二千餘金。都被弟子取了回來。任意揮霍。濟了無限的窮人。做了許多的好事。請問老師父。你說這兩個男女。該殺他。不該殺他。這一主錢財。該取他。不該取他。頑石道。殺也該殺。取也該取。只是。那兩個男女該是天殺。不該是賢居士殺。那一主錢財該是官取。不該是賢居士取的。孤峯說道。是極痛快的了。只是

天理王法上還有的說不去。只怕輪迴天理。總有所不免。賽崑崙道。人情合乎天理。只要人情痛快。就是天理昭彰。❷有甚麼說不去。弟子做了一世賊。不曾弄出事來。難道單偷這項銀子。就犯了王法不成。孤峯道。居士不要這等說。天理王法。件件事都是一絲不漏的。傷了天理。犯了王法的人。沒有一個躲過。又有遲早之分。報得早的倒還輕些。若是常逮不報。必然候到時來。只怕就當不起了。那個做和尚的犯了淫色之戒。做婦人的犯了私奔之條。天公自然會誅殛他。難道少了雷神。不然。定要假手於人去殺他不成。就作要假手於人。天下之人不少。何不假手別人去。單要借重你一人。難道祇有你這雙手段。就沒有第二個不成。大權不可假人。太阿不容旁落。殺人夫妻。還被人夫妻所殺。殺有罪之人。依舊被有罪之人所殺。豈有遺失。天眼恢恢。疏而不漏的陰報定不能免。或者比殺良善之人不同。殺惡之人還略輕些可知。居士這

樁營業。既然做了一世賊。實實未曾弄出禍來。那個衙門不知。沒有一個官府不曉的了。有日報應到來。悔無及矣。雖然你偷來銀子。濟了窮人。做了好事。有些好處。即使家中挖個地窖。藏在家中。少不得有個尋著你的日子。家中有偷來之財物。若果然藏在家中。還好送去買命。只恐怕濟窮人用盡這項銀子。一時追不出來。就有性命之憂了。所以將來的事不可發作。恐怕發作起來。何以克當。雖然去惡救弱。未必是善。賽崑崙平日原是有些根器的人。只因性子不好。見了不良之人。雖善言難入於耳。如今聽了這番正論。就不覺動了悔過之心。不消強逼。他竟有個去邪歸正的意思。就對孤峯道。弟子所做的事。原不是正人君子所爲。只因。世上有錢的人自家不肯揮霍。所以要去取些出來。替他做成件好事。只想爲人。竟不想著自己。照師父說來。弟子作孽多端。陰陽二罪。都是不免的了。但如今從此回頭。可還懺悔得去。孤峯指著頑

石道。他之作孽。比你還重得多。只因一心向善。就感動了天心。把還債的女兒都替他收了回去。這是你親耳聽見的話。不是貧僧附會出來的。即此一樣。懺悔得去。懺悔不去。就知道了。頑石見他有向善之心。不勝之喜。就把自己三年以前。只因不受師父的教訓。所以肆意妄行。後來的報應。句句正合符所言。不可不以小弟爲鑑的話。砥礪❸一番。賽崑崙定了主意。當日就拜孤峯爲師。削了頭髮。立志苦修。不上二十年。成了正果。與孤峯頑石。一同坐化。可見世上的人沒有一個不堪作佛。只因被財色二字束縛住了。不能跳脫迷津。超登彼岸。所以使天堂之上。地廣人稀。地獄之中。人稠地窄。玉皇大帝清閒不過。閻羅天子料理不來。總是開天闢地的聖人多事。不該生育女子。設立錢財。把人限到這般地步。如今把兩句四書。定他的罪案。道。

始作俑者。其惟聖人乎。

評

開手處感激聖人。收場處又埋怨聖人。使聖人歡喜不得。煩惱不得。眞玩世之書也。仍以四書二句爲聖人解嘲曰。知我者。其惟肉蒲團乎。罪我者。其惟肉蒲團乎。

校記

❶「立」原作「丘」，據木活本改。
❷「就是天理昭彰」原作「還有甚麼主張」，據雙抄本改，惟雙抄本「彰」原作「張」，今逕改。
❸「砥礪」原作「砥研」，據雙抄本改。

思無邪滙寶 ㊺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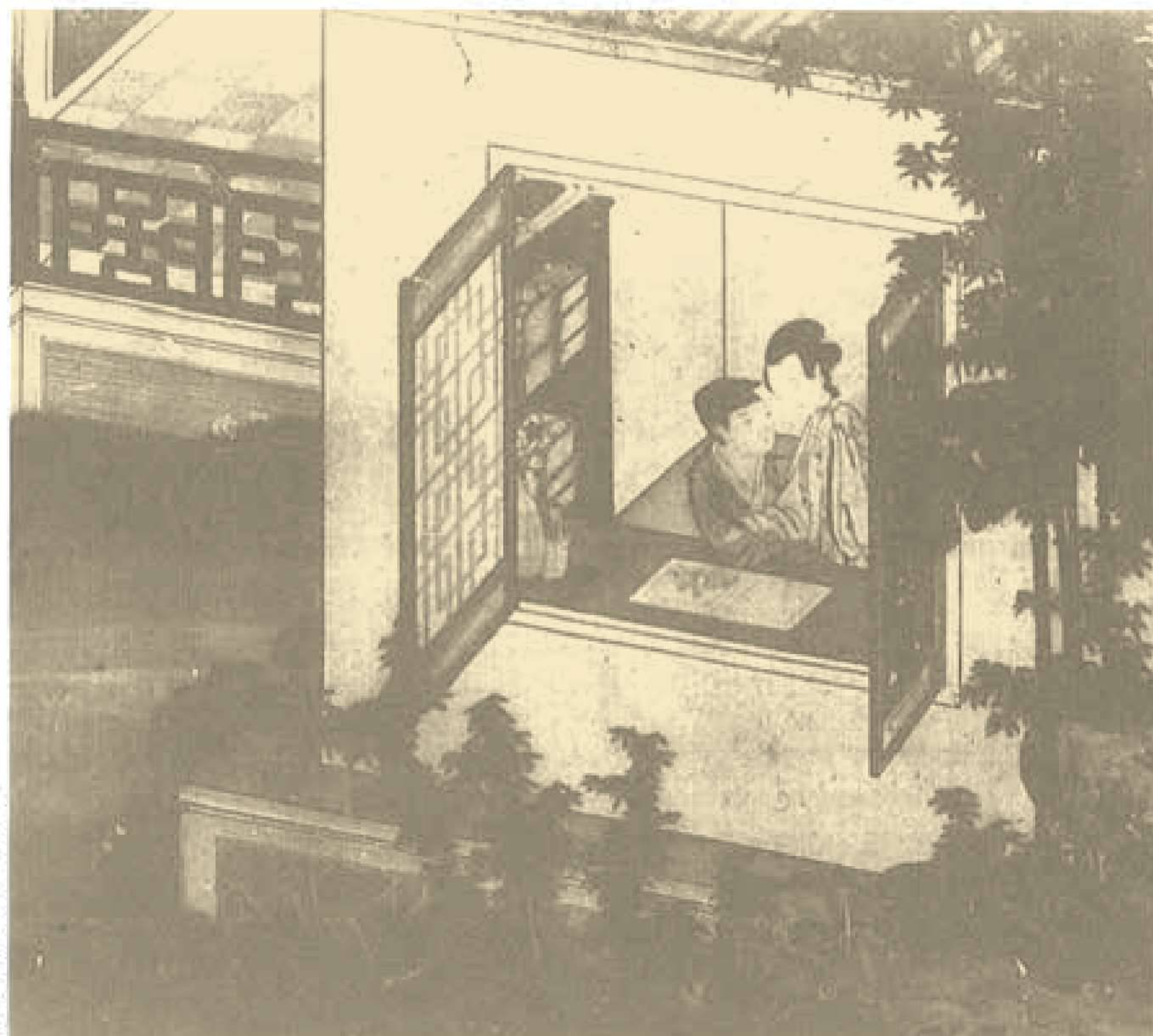
附錄

「清・《肉蒲團》畫册」

卌頁目錄



未央生初見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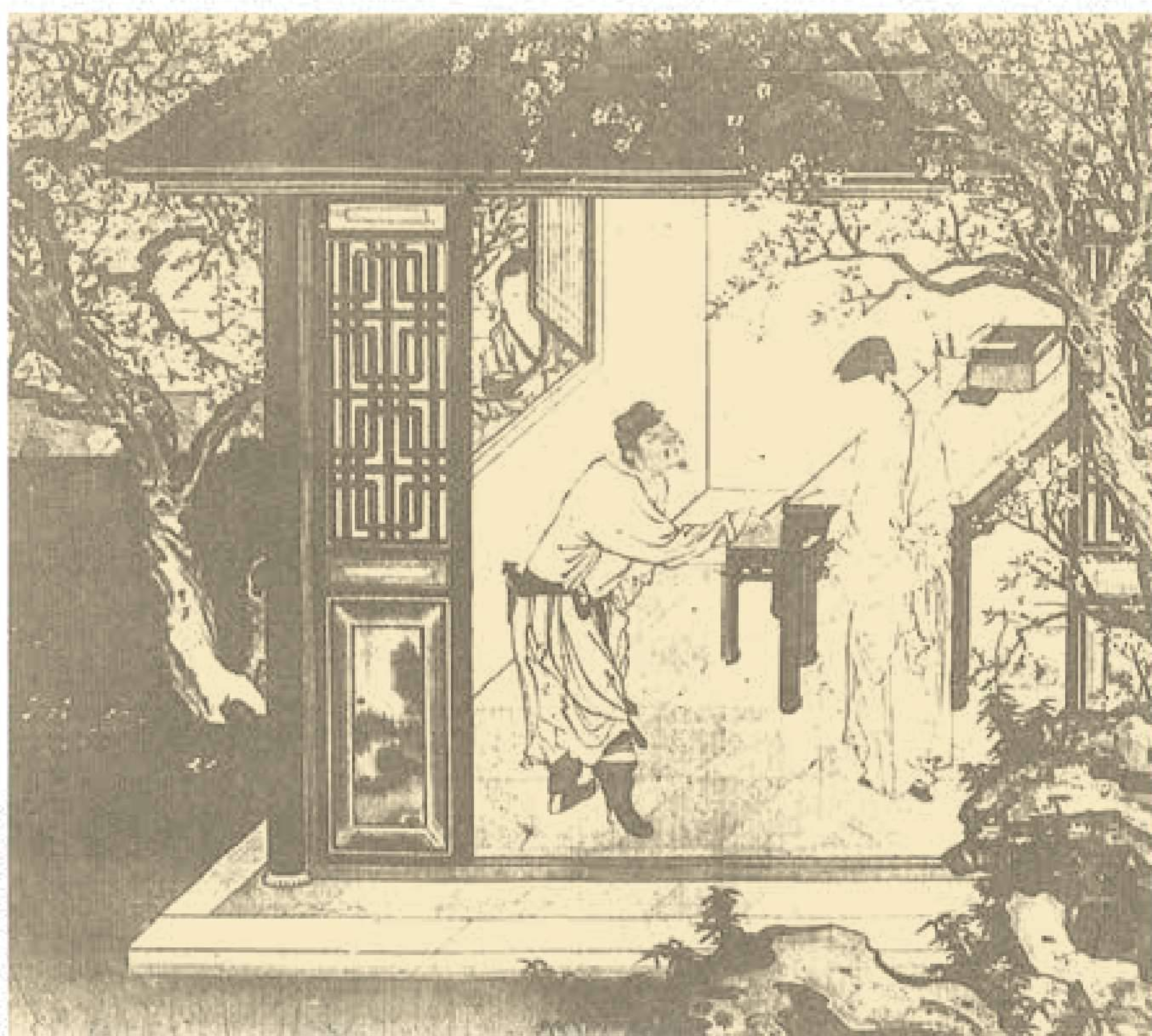
開導玉香尋春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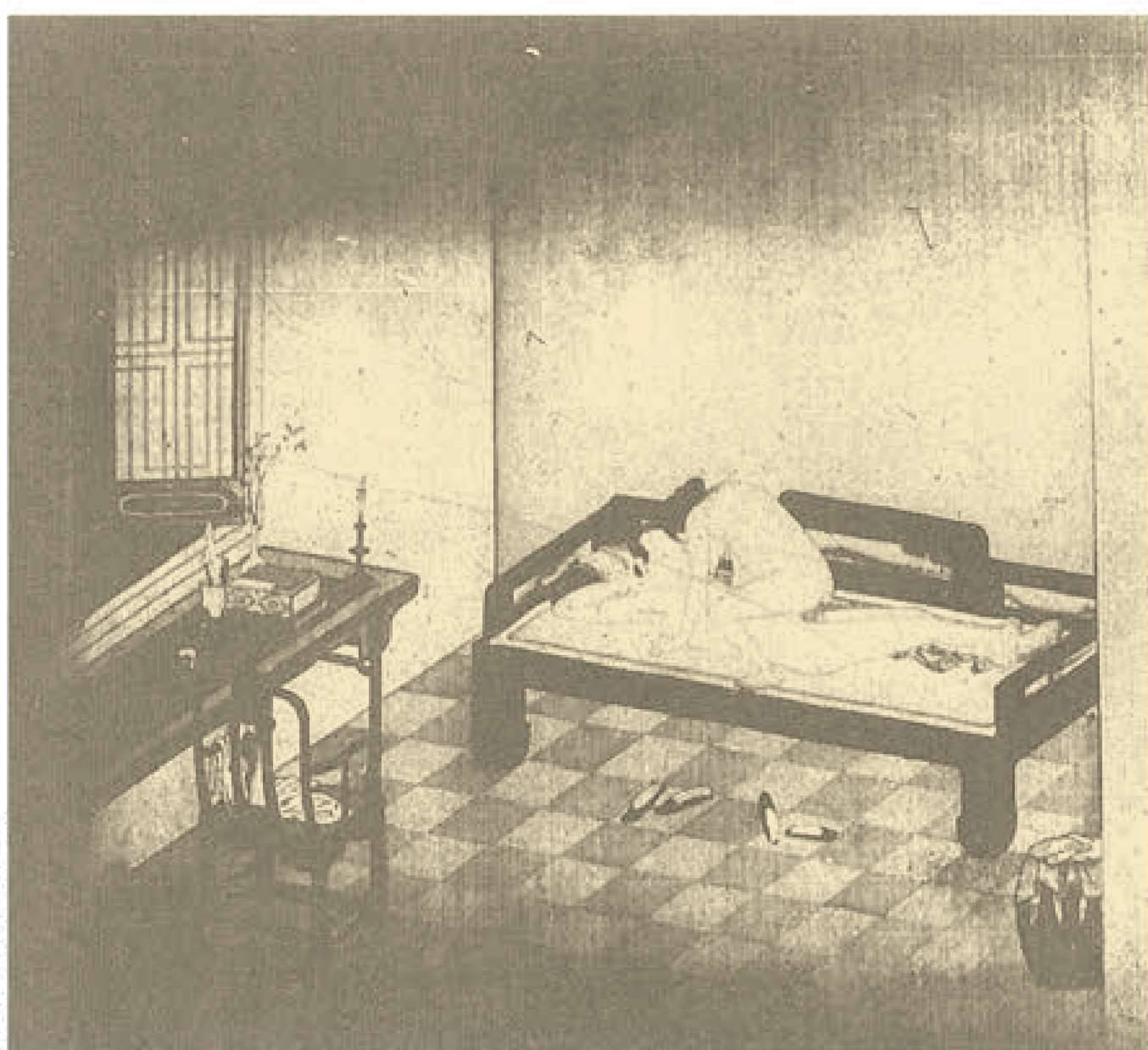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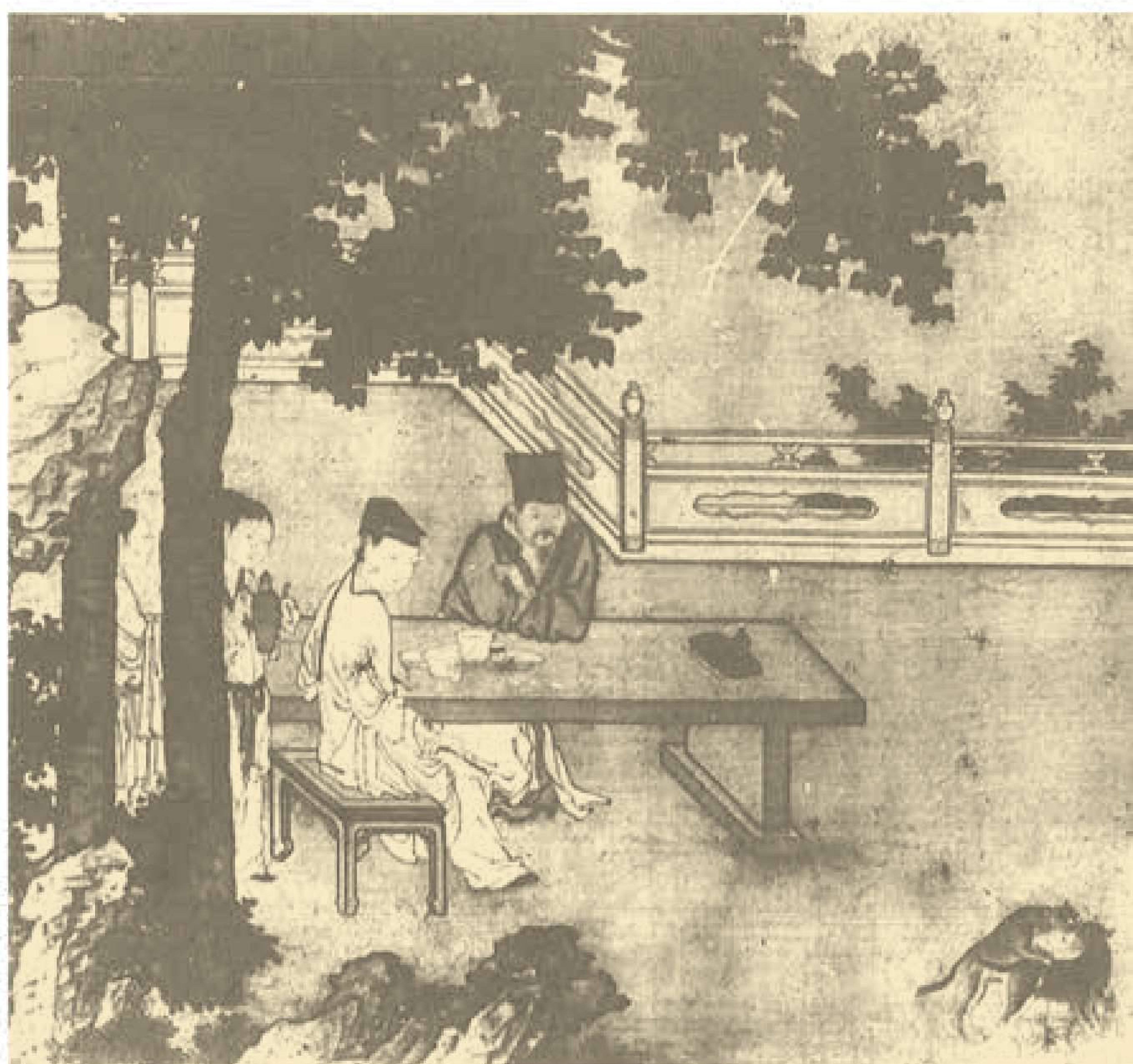
玉香春心從此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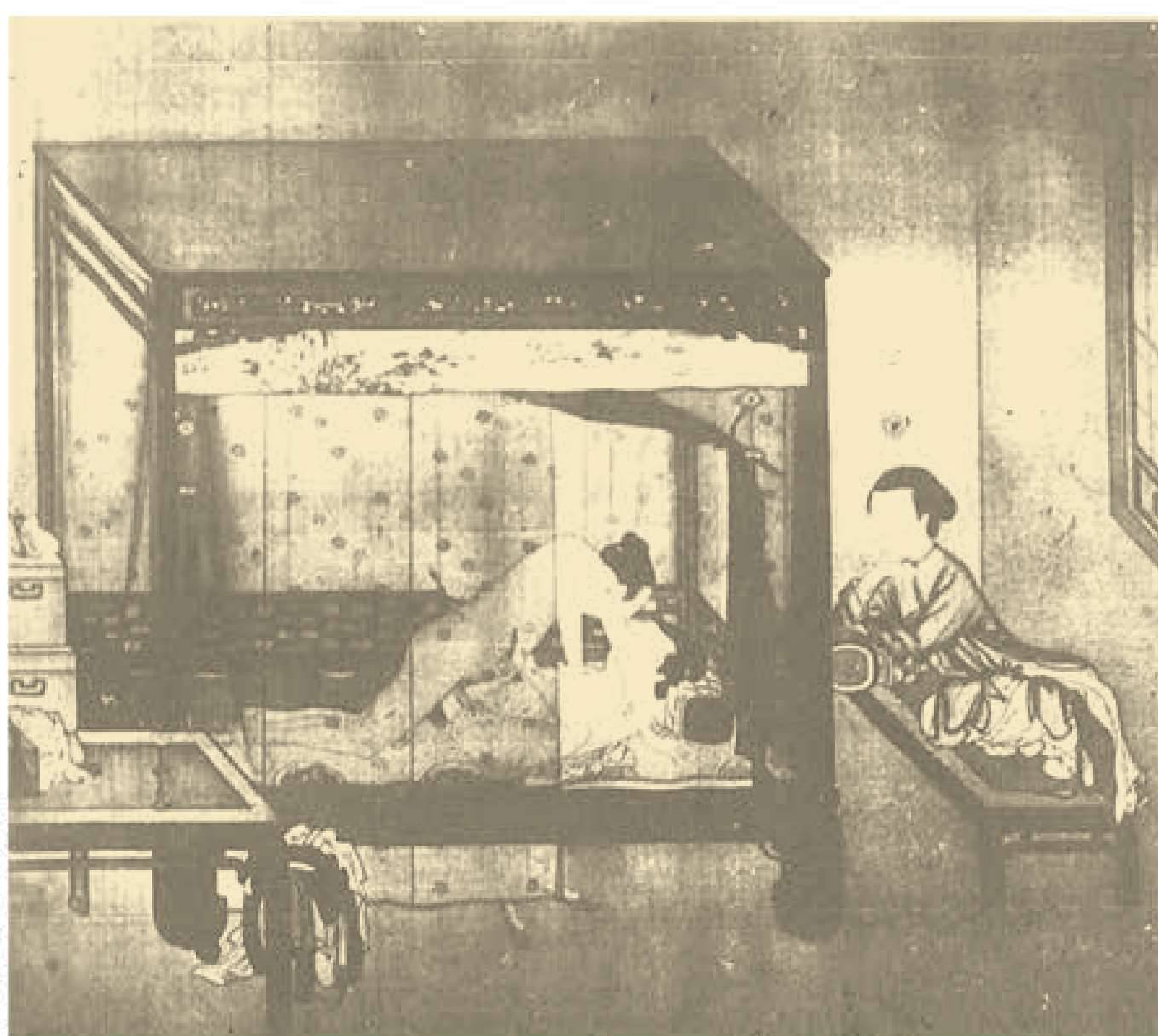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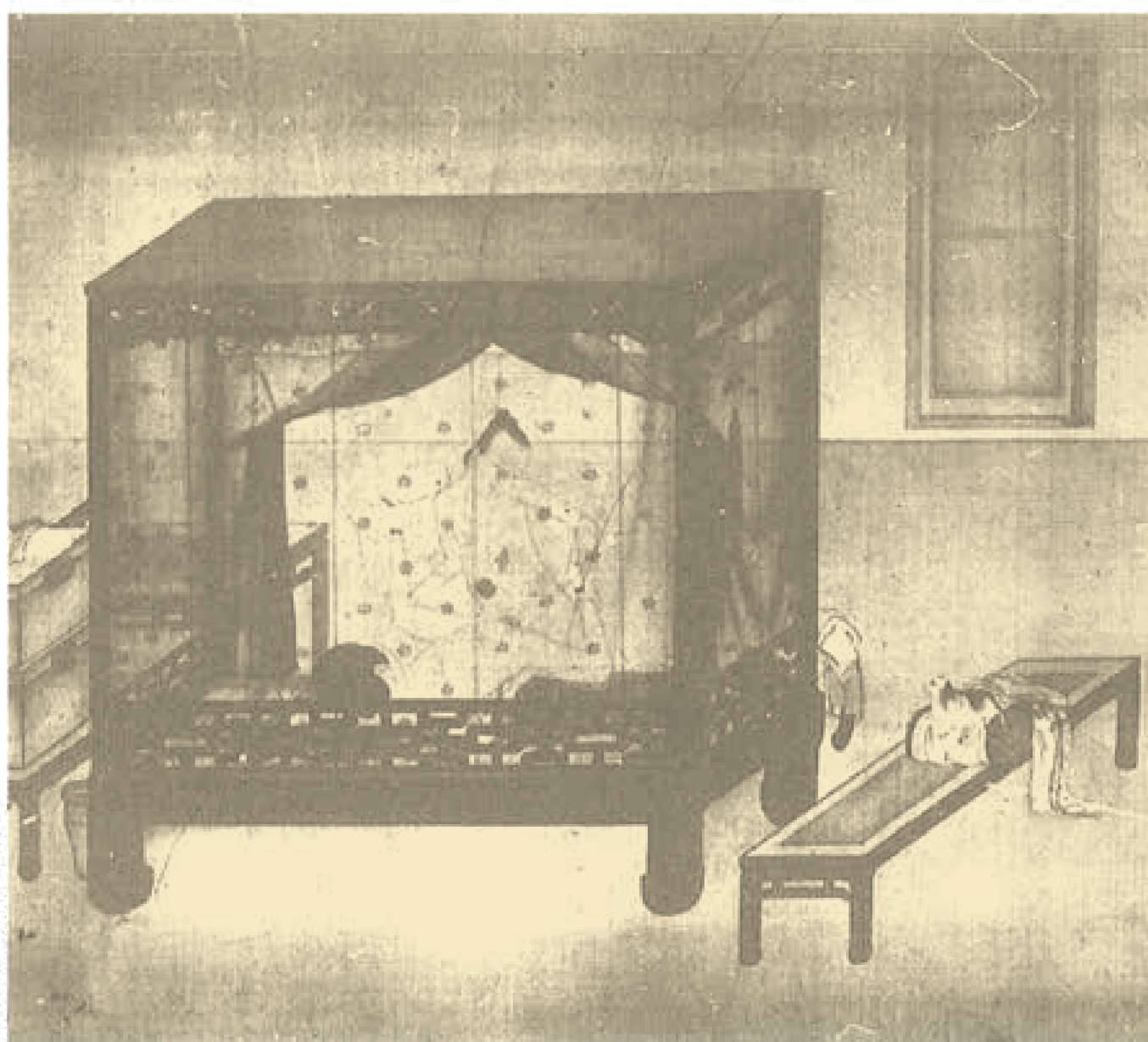
假語求名尋絕色


賽崑崙長君之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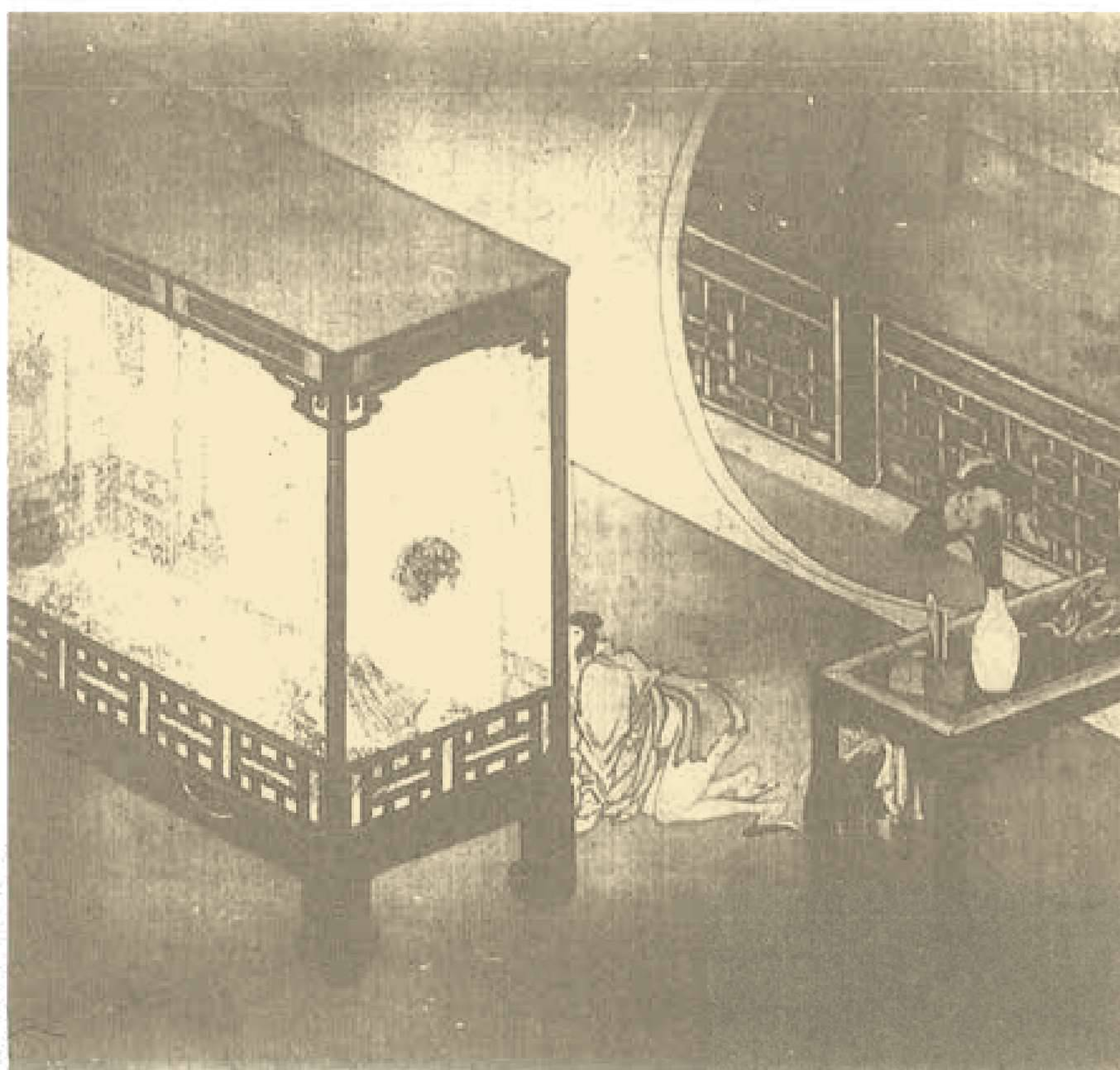

書笥從此斷後緣


生之淫術士有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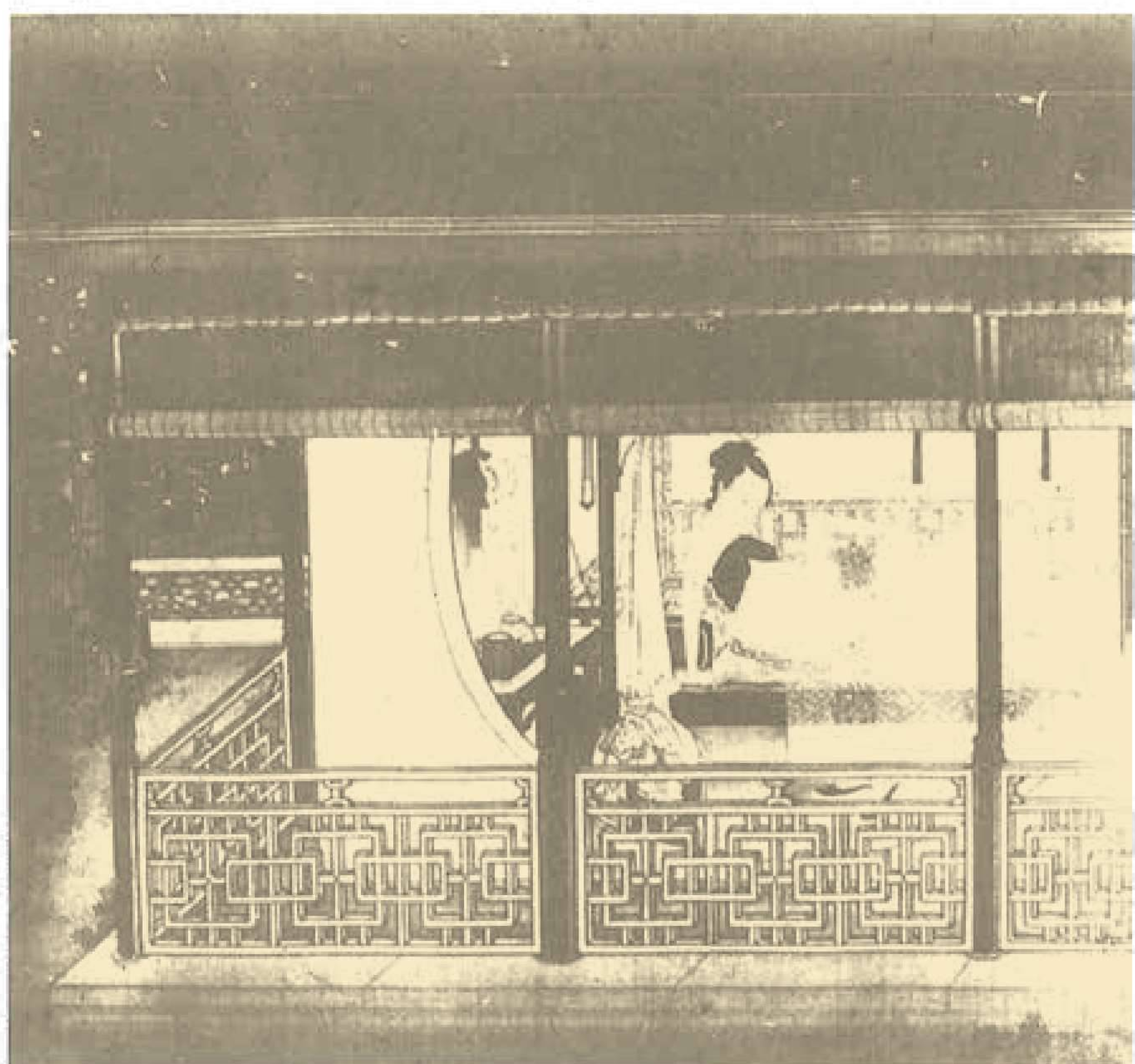

聽罷方知又中用



艷芳從此結珠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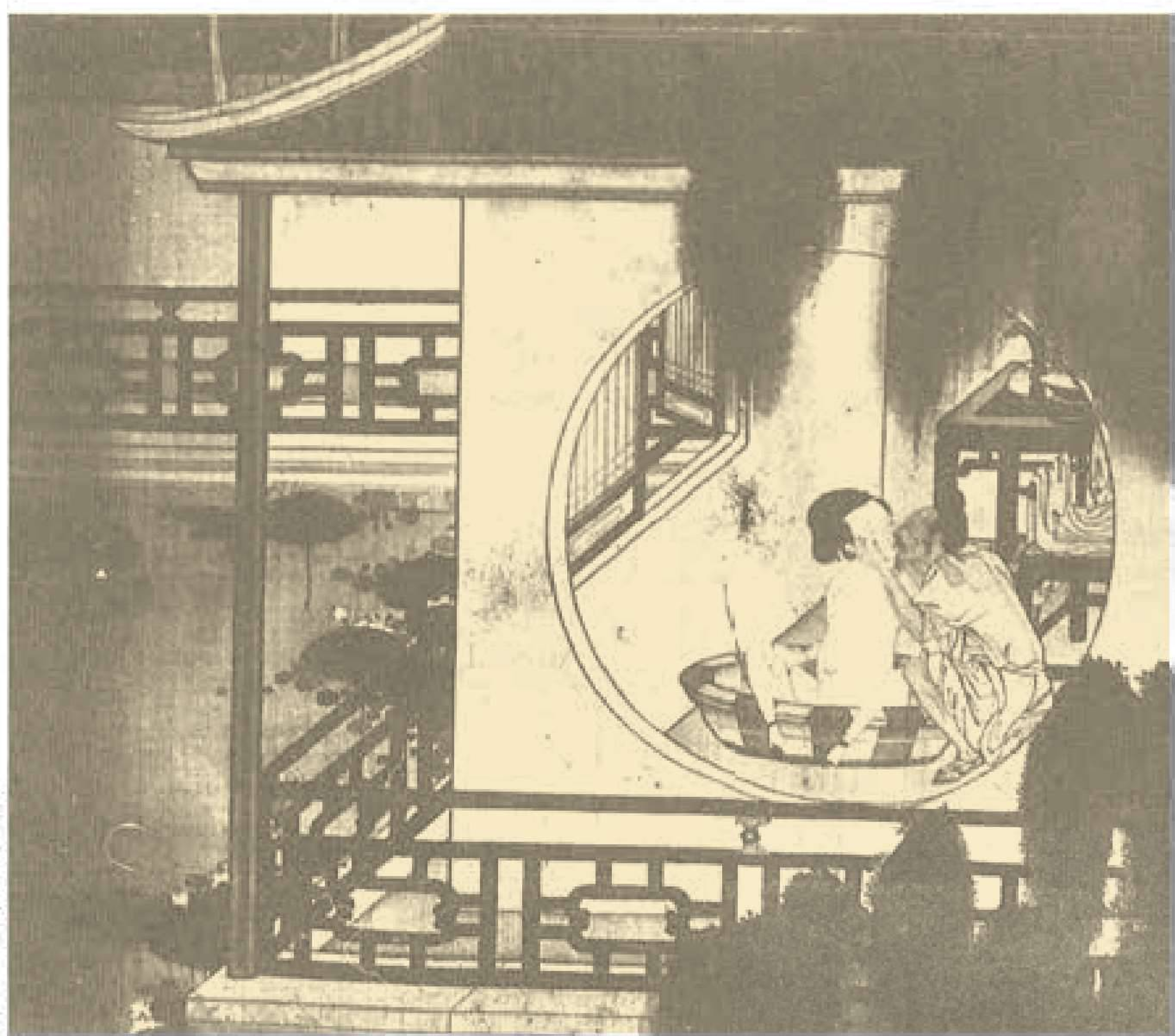
香雲初見怪來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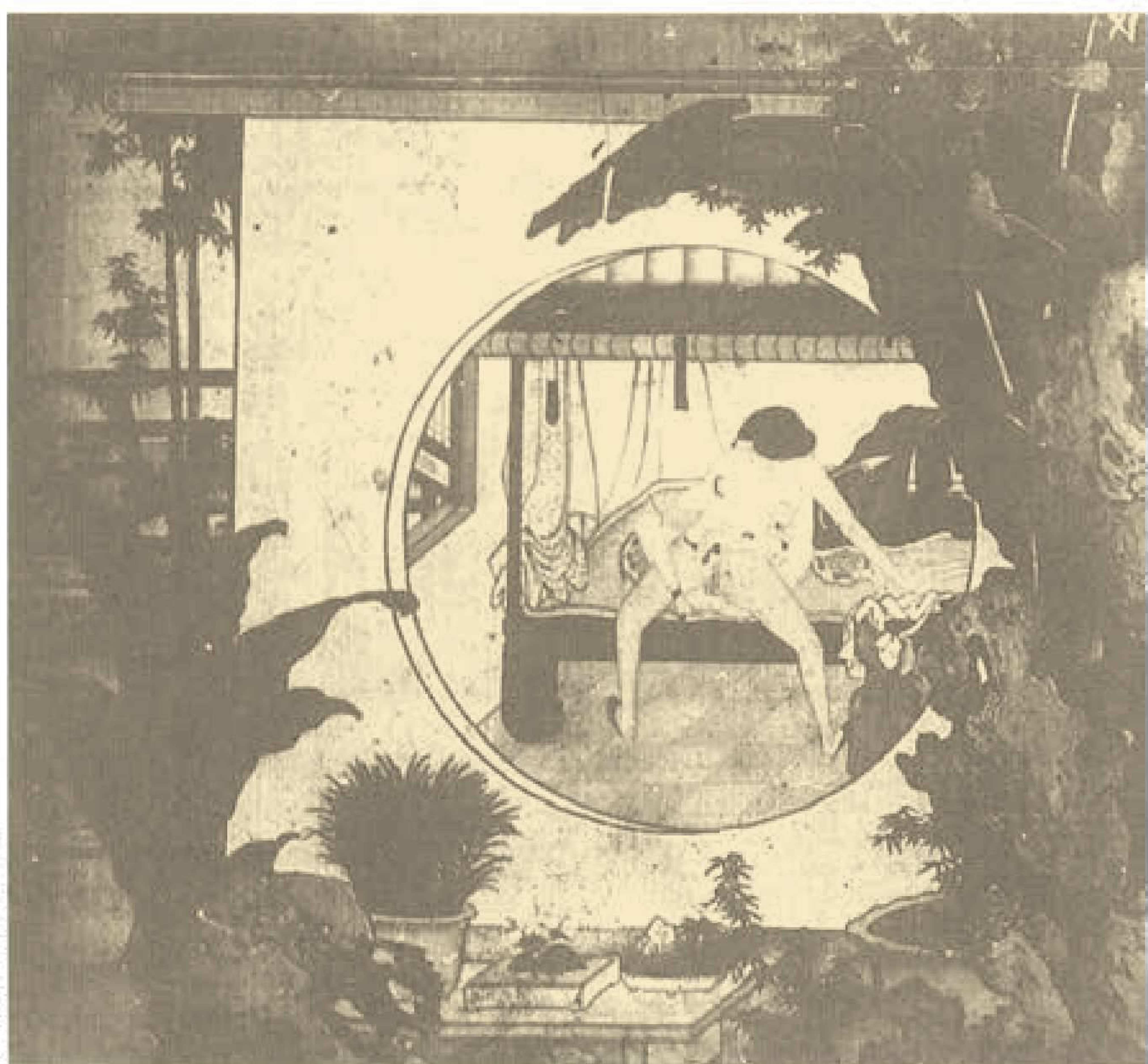
香雲名良有以也



玉香何故偷聽耶　老實因茲報初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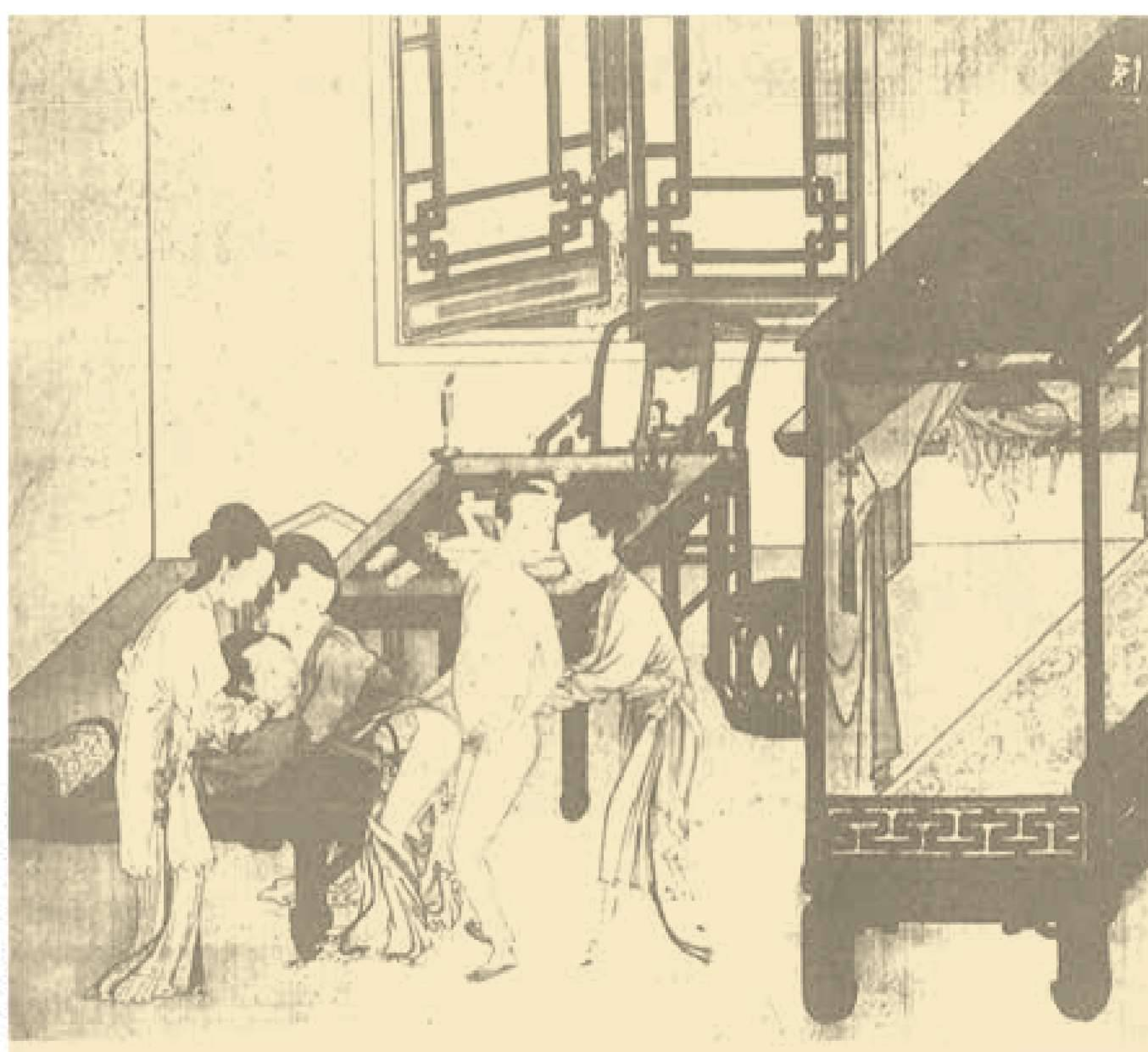


禁人觀浴詎眞情



篤伉緣從戲浴來


露水難分處婢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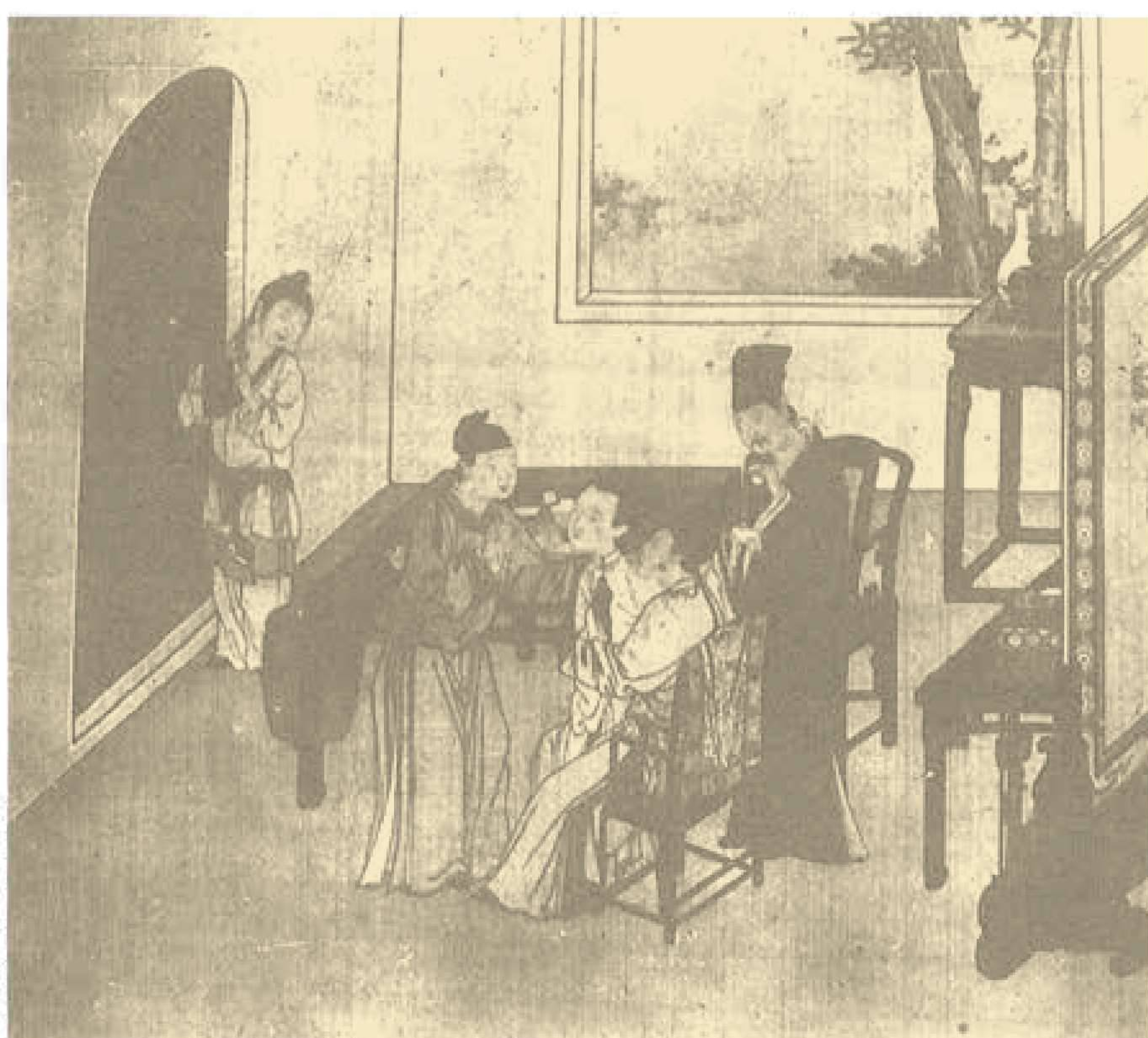

三美一時樂未央


香雲迎接花晨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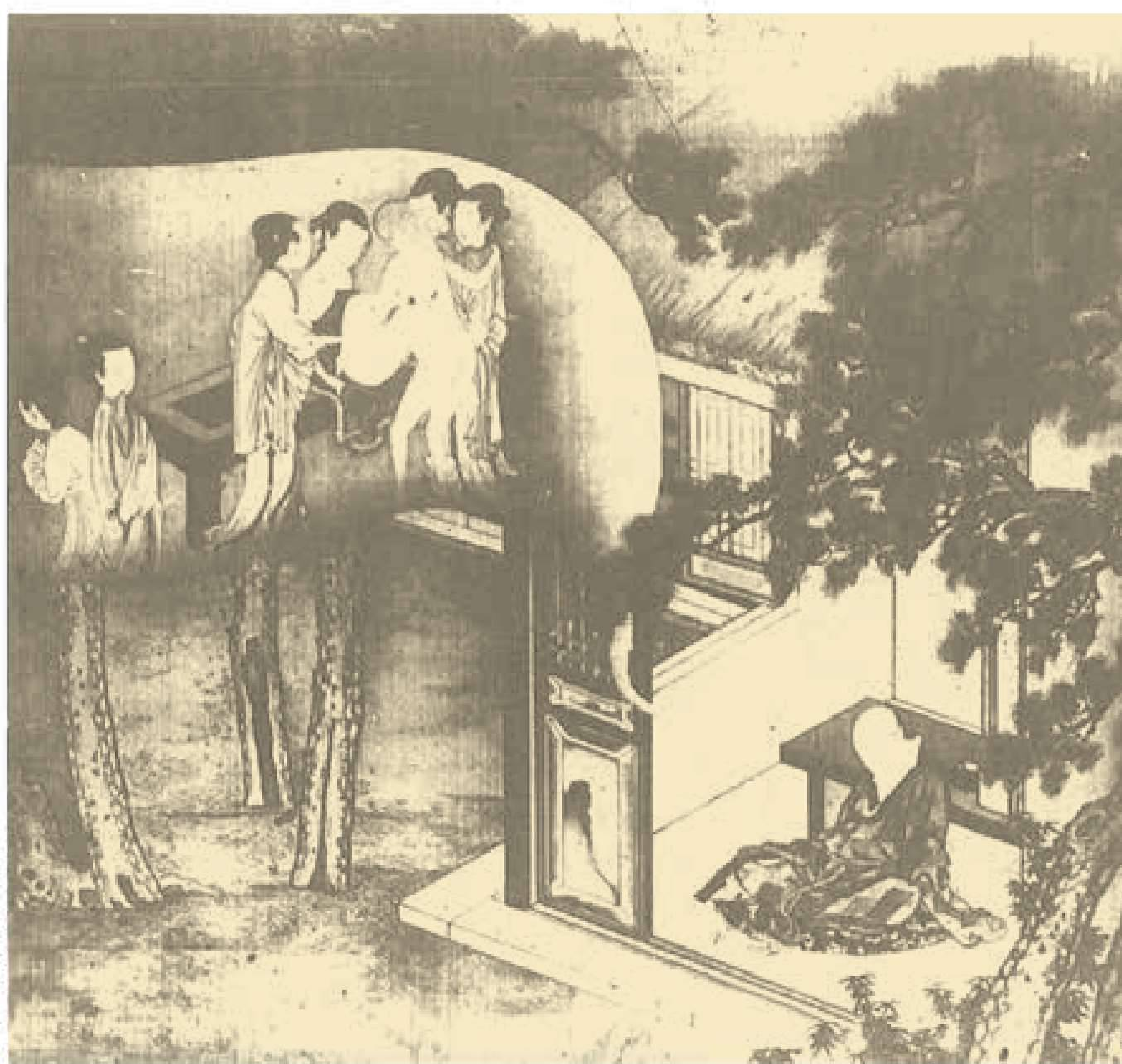

花晨久旱逢甘雨



酒牌嚴令換不來



老實報仇太過了



塵緣未泯猶入夢



韋陀點化割酷污



買來殺了障亦了



雲散水乾緣已盡　恩仇同證佛菩提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肉蒲團 二十回 / (清)情隱先生編次. -- 初版.
-- 臺北市 : 臺灣大英百科, 1994[民83]
面 ; 公分. -- (思無邪匯寶 ; 15)
ISBN 957-8592-13-2(精裝)

857.44　　83008980

思無邪滙寶〔拾伍〕

肉蒲團

發 行 人／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
美　　編／許瓊褘
校　　對／陳櫻瓊・薛淑敏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 186 號 7 樓之 3
電　　話／(02)5778314
傳　　眞／(02)577897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永馨實業社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3101 號
初　　版／1994 年 10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13-2(單册；精裝)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